孤機也為



本刋緊急啓事

謹啓者:茲因各國紙張來源短缺,紙張價值直綫上升,更因稿 費和人工也不斷上漲,爲保存十多年來讀友們愛護本刊的雅意,年 來均不計成本,極力維持原有一百四十五頁的版數,迄今不衰。現 因不勝負荷,却又不願增加售價,致增重讀友們的負担。幾經硏討 唯有略減篇幅(由730期起從原有145頁改為129頁,保證文字 决不減少。),但這並不顯示讀友們會有損失,本刊只是將原來的 插圖減少多刊文字,在此情况之下,可能編排方面有欠美觀,但內 容充實無負讀者,區區苦衷,幸祈垂察!



死 亡 眼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空謀殺 地室懲兇 勇捉强徒 痛失愛侶 安排巧計 故意被擒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春雨濺花紅 (新穎中篇俠義連載) 拯危情暗寄 驟雨風滿樓…………………蕭 逸 11 曉山風雲 (民初遊俠傳) ◆四▶ 坦誠肩重責 携手踏征途……… 朱 羽 27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妾年今十九 深情綰郞心…………高 皐 71 降龍伏虎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五龍護眞主 北嶽鬥羣雄………… 臥龍生 103

長篇新派俠義	連載故事		337	
霸海心香 坦將隱秘吐	暗藏詭詐心.		東方英	3
七 代 劍 三仙傳絕藝	千里共嬋娟·		秦紅	19
刀 神 淮河驚暴客	深谷救佳人		獨孤紅	77
天 殺 星 步步入牢籠	刻刻鬥心智·		慕容美	85
寒 中 花 腥風吹君山	烟波攏洞庭	11 - W	東方玉	91
香 羅 帶 妙計騙梟雄	機詐擒虎倀·		高庸	97
神眼遊龍軟硬全不受	公私兩不忘·		臥龍生	117
魔 劍 恩 仇 忍辱充牛馬	含悲入虎牢·	林 非	123	
泉 <u></u>	武安罩陰霾	單于紅	135	

督 印 人:羅 輯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 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 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塲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毎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霸 海 心

收藏。而那幅真圖却暗藏於雲履夾層之中是以真圖得以無恙。」
李中元道:「翠谷之秘原本交由師父收藏,師父小心過人。仿製了一份假圖。貼身

小弟罪該萬死,請准小弟說明『翠谷之秘』後,賜予一死。」
話聲一頓,接着又叩首如泥,悲不成聲地道。「這都是小弟給師父惹來的殺身大禍

各中元年年而己,纷遏而己,然炎道;「思达是邦夏圖專多了音章之人的目票,下秘』?」 《教授》我們想辦法找出暗算師父的人,報此殺師之仇爲要,……你可是得到了『翠谷之於懷,我們想辦法找出暗算師父的人,報此殺師之仇爲要,……你可是得到了『翠谷之於懷,我們想辦法找出暗算師父之被害,你雖有保護不週之實,但罪不在你,你也無需梗梗你了,不必再提,至於師父之被害,你雖有保護不週之實,但知過能改,師父已經原諒問古人長嘆一聲,拉起李中元道:「你過去誤入岐途,但知過能改,師父已經原諒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面容一蕭,又道:「這次你如此張揚做作,可是意在『引鬼瞑目含笑……。」

東方英盧令

李中元點頭道:「小弟正是此意。」

引导、发发而之一卷,京屋一直等真之之,就直,下水水见、 丁亭及及 **了弟料定那殺人兇手,定必聞風而到。」 *** 李中元雙目貶動,深具信心地道:「小弟在秘谷之中,爲恩師之死,深思有年,小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什麼態度?」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李中元劍眉一軒道:「小弟要以戴罪立功的心情,爲武林之中伸張正義。」

了你也有過過錯。 周吉人輕嘆一聲。道: 「師弟,

作俑者,深惡痛絶,决不寬貸。」 以小弟更有切身之痛。小弟對引人入罪之 周吉人暗暗緊鎖眉頭。忖道:「這位 李中元道:「就因小弟有過過錯,所

- 5 --

他存仁寬恕爲本才好!」 心爲惡之人,能有幾人?……不過總得勸 罪惡,無不起因於誘惑慫恿之間,眞正存 • 「這個問題 • 我們以後慢慢再談吧!至 人入罪的作俑者。也實在可惡。世間多少 小師弟以身受之痛。雖然立論偏激。但引 周吉人笑了一笑。當時話鋒一轉。道

貌 於明天郭夫人之召見。師弟却不可失了禮

·小弟知道。」 李中元點頭笑道:「這個不勞師兄吩

此時此地重逢。此刻不便多談。愚兄先回 身來道:「愚兄很高興,我們師兄弟能在 周吉人欲言又止的躊躇了一下 。站起

難之處? 一個意念,忖道:「不知師兄也有什麼爲 周吉人這種態度。使李中元腦中掠過

走一步。」 李中元忽然叫了一聲,道:「師兄,請慢 周吉人回轉身來。望着李中元一臉迷 轉念之下,周吉人已舉步到了門口

·請師兄笑納·聊表小弟寸心。」 手送給周吉人道。「師兄・這本武功秘笈 李中元伸手懷中。 取出一本絹册。 雙

周吉人搖手叫了一聲•「師弟……

變念頭。止住了要說的話。收了那本武功 一很明顯的做出了拒絕的手式。但忽然轉

下。周吉人已走出了重門。李中元竟不及 舉止。不免微微一怔。就在他微一怔神之 李中元對師兄周吉人這種三心一意的

得大師兄似乎也有着難言的心事。 李中元這時心中又多了一個疙瘩。覺

久久而不能成寐。 這一晚,李中元又憑添了一番心事,

把事情弄清楚,否則,將來什麼事都不好 我今後唯一的依仗。我一定要去看看他。 忽然翻身而起。自言自語的道。「師兄是 已覺得此事大不尋常。輾轉反側之下。他 反應靈敏。師兄稍爲不正常的反應。他 受過折磨的人。他已被歷練得觀察銳利 李中元可是曾經在黑白兩道中打過液

夜撲向了威公府。 他下床忽忽穿上衣服。飄身而出。連

師兄執教的書院。 加上他功力奇高。毫不費力的就找到了 威公府的建築位置。他早已瞭然於心

極輕微的衣袂風聲。而且也正是朝着這書 身入院之際,忽然身後不遠處,飄來一陣 對師兄。他沒有什麼顧忌的。正待飛

暗中看看再說。」於是矮身隱在一叢花樹 李中元心中一動。忖道:「我還是先

形。來人便已出現在李中元眼前。 來人身形相當快速。李中元剛藏好身

訝得說不出話來。那不正是威公府的主人 李中元看清來人之後。心中止不住驚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 十左右的人了·而師兄只不過三十過頭· 難道他們……不。郭夫人已是將近五 深更半夜,郭夫人來找師兄做什麼?

已經不是頭一次了 毫不躊躇的行動,可見她私自來會師兄 見郭夫人毫不猶豫的飄身越牆而入,看她 李中元腦念如飛,反覆自辯之下,只

暗暗的嘆了一口氣,楞在當場, 李中元但覺心頭上梗上了一塊硬物 不知如何

害了大家,不進去嗎,這又是多麼難竭制 的渴念啊! 怕看到叫他壓不住心頭怒火的事情,而傷 他很想跟進去偷窺他們的秘密,但又

牙,暗自一嘆,身形一轉,掠出了威公府 情緒上的緩衝吧! 他不願自己看下去了,讓他保留着一個 李中元心口相商了半天,忽然一咬鋼

相候於門口。只請她外廳落座,並未相携 郭夫人飄身進了書院。周吉人已聞聲 其實,他跟進去看了,倒好了。

郭夫人舉目四望了一眼。周吉人心領

神會的道:「夫人。你來得早了一點。 郭夫人說道:「我是特別早來一點。

鷲· 臉上現出了惶悚之色。 話,眞說中了郭夫人的心事,兩人同是一 「想先交換一下意見是不是?」這句

幽靈似的一條黑影忽然冒了出來。站在廳 「正好。今天老夫也早來了一點!」

上了黑色手套, 人,除了一雙眼睛露在外面外,連手都戴 這是一個全身包裹在黑布之中的一個 簡直全身都充滿了神秘味

道。 不僅如此,他一出現之後, 原本火焰

淡下來,使人擴大了陰森森的感覺 高張的燈火,也因受了他的影响,陡然黯 郭夫人與周吉人神情雖然顯得非常惶

悚。但却仍端坐不動。沒有起身相迎。 那黑衣人也未續進,就站在門口,掃

他却顯得既畏怯又恭順,道。「那李中元 力已算得上當今江湖上一流身手,但這時 視了全廳一眼道·「周吉人,你先說·· 實在是在下的五師弟……。」 周吉人藝出乾坤一絕傅龍夫,一身功

呢? 那黑衣人一伸手道:「那本武功秘笈 當下把經過情形,據實說了一遍。

衣人。 他的那本武功秘笈。推手一送。飄向那黑問吉人乖乖的從懷中取出李中元送給

個意思。」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希望你懂得這 便向懷中一收,轉向郭夫人道:「夫 那黑衣人接過那武功秘笈看也不看

了一點頭,表示知道。 郭夫人這時恢復了她高貴的神態。點

吉人道·「你有什麼話說。」 那黑衣人更是惜語如金的人,轉向周

周吉人道:「敝師弟機智武功都非等

此遷怒我們身上。」 閑 ,母駕在他身上吃了虧,希望你不要因

只要你們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老夫定必遵 那黑衣人陰森森的一笑道:「放心

你做了不少事了,你有個完沒有? 郭夫人輕咳一聲,道:「我們已經替

這件事辦完之後,夫人便可安心等符令 那黑衣人嘿嘿而笑道:「就只這件事

郭夫人冷笑一聲道:「但願你言而有

郭夫人道:「咱們同歸於盡。 那黑衣人截口道: 「否則呢?

日杳 出他是怎樣來的,怎樣走的。 那黑衣人哈哈一笑,笑聲未了 ,以周吉人的一身修爲,竟然沒有看

的嘆了一口氣,道:「吉人,這都是老身 笑聲漸漸的消失了,郭夫人神色沮喪

郭夫人道・「更想不到的是,李中元生自愧無能,不能替夫人任勞分憂。」 又是你的師弟,唉~……」 周吉人故作輕鬆的一笑道:「敝師弟 周吉人欠身道:「夫人,那裏話,學

們這位更是心黑手辣,……吉人,老身有 歷經憂患,百煉成鍋,吉人自有天相,夫 人不必替他担心了。 字,已够令師弟對付的了。再加上我郭夫人憂心忡忡的道:「有了一個金

一句話,請你記着。」 郭夫人道:「以後風雲日緊,變幻莫 周吉人恭聲道:「請夫人吩咐!」

> 測 •一切應以蒼生爲重。』……。」 。請你心中緊記着『遇事但從大處着想

說在必要的時候,應該以保全李中元爲要 郭夫人日舉步出廳而去。 周吉人只感動得流淚。却待有所申辯時 周吉人完全明白郭夫人的意思,那是

有搖頭長嘆。惶悚的等待命運的支配。 能够解除他身上的枷鎖。最後。他還是只 周吉人苦惱得只跺脚。但是。這並不

機會。回去之後。整晚都在心煩意亂的情 李中元錯過了這次發現另一個秘密的

精力充沛。精神抖擞。 好在他功力深厚。第二天起來。依然

夫人而影响整個的談判。 三提醒李中元言語謹慎。不要因此觸怒郭 李愷記着簡又青婆家的事。一路上再

也鄭重其事的鋪張了一番。 子,這件事已經轟動了整個的長安,威公 府雖是長安豪門互戶。因李中元來拜訪 李中元賑濟黃河水災。一諾千萬兩銀

走進後院內宅,這時,郭夫人已領着郭倩一路迎賓如儀,由周吉人陪着李中元 霞親自相迎於堂前。

端茶送客,完成了這齣戲劇性的相親 平平淡淡的間了一間李中元身世近况。便 李愷本來提心吊胆。不知郭夫人葫蘆 迎賓肅客。奉茶寒暄之後。郭夫人只 簡又青未見現身這是她應有的避忌

進門便忍不住笑道:「看來已經大局有望 過是豪門互戶的官樣文章而已。 李愷陪着李中元回到李中元府中,一

> 是雲山遠隔。望穿秋水。」 一。那像小弟想了郭小姐多少年。至今還 辦法。看中了就霸王上弓。管你三七二十 。只要等着做新郞哥了……還是你宗兄有 李中元笑道:「那是因爲小弟有你宗

安,人生地不熟,誰叫你我五百年原是 兄一力促成之故。」 含糊其詞,笑了一笑。道:「宗兄初來長 說來有意無心,聽到杰愷耳中,更是

兄効勞了 家……宗兄放心。小弟已經替你解决去 現在是萬事俱備。只差一個問題了…… 家人。小弟也顧不得拍馬之嫌。而爲你宗 李愷笑笑截口接訝道:「她已有了婆 雙眉忽然一皺。 李中元想起了道:

生有。故意做出來。一方面爲自己討好 一方面加重壓力的一種手法而已 ,因爲他已經看出,這完全是李愷無中 如何解决,李愷沒說,李中元更沒再 0 3

何必呢?豈不太見外了。」脚下的步度反 小弟替你準備了一點小禮物,請你到書 李愷口中客氣着道:「宗兄。你這又 李中元感激地一拉李愷,道:「宗兄

抽屜,一開一閣之間。迅快的取出一把短 而比平時快了不少。 兩人來到書房坐定,李中元打開書桌

裏要賣什麼藥,事情過去之後,才知這不

些莫非都是『翠谷』之實!

是幸。」 劍,尙堪把玩,聊以相贈,尙望笑納不却 熱腸,世之君子,小弟無以爲謝,這把小 中短劍。向他面前一托道:「宗兄。古道 他方自心旌搖撼之際。李中元已把手

先不看劍,單看那後來配的劍鞘,已在萬着一隻上鑲珠寶的鯊魚皮鞘,一古一新, 短劍長不及尺,劍柄形式古樸,外面却配 金之上。 李愷歛神向那把短劍看去,只見這把

什麼劍?配上這樣華貴的劍鞘? 李愷心中暗暗詫異地忖道:「這是把

然物外的淡漠之色,畧帶笑容地接過那短他暗暗壓住心弦的猛跳,裝出一副超 劍,輕輕向外一拔。

一花,驚叫一聲,道:「魚腸劍!」 只見一道霞光脫鞘而出,照得他眼睛 手中就是稀世名劍,他再也沉不住氣

寶劍贈烈士·畧表寸心而曰。」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紅粉送佳人,

放射着興奮的光芒,口裏却假客氣的道。 「這……這把魚腸劍乃是干古奇珍,小弟 李愷五指如鈎緊扣着劍把,雙目之中

見面禮呢?」 小弟,如何敢當。 李中元笑道:「要是作爲一位兄長的

認下我這位兄弟? 李愷猛然一震道:「宗兄, 可是有意

李愷驚喜過望,拜伏於地道:「固所 李中元道:「你願意有我這個土裏土

中一篇,暗叫了一聲,忖道:「唉呀!這之內裝滿了各色各式希奇古怪的東西,心 抽屜之際。已打量了抽屜一眼。只見抽屜 李愷眼睛又快又利。就在李中元期間

-6-

拜。」 願也,不敢請耳,大哥在上,請受小弟一

長安的李公子,這一拜小兄可受當不起, 快請起來吧! 李中元伸手拉起李愷,笑道:「名聞

正意味着他別有所想。並不重視這份兄 他笑着拉起了李愷,但自己並沒回拜

去了

注意這些小節。 李愷聰明一世,利慾薰心之下 ,那還

失踪,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的收下了那把魚腸劍,接着又打蛇隨棍上 情後,如何進一步使自己成爲翠谷之主。 •間道:「大哥,這把魚腸劍,據說久日 李中元拉起李愷,李愷也就理所當然 這時,他只想着與李中元建立兄弟之

之秘」沒有?」 李愷搖頭道:「叫小弟從何猜起。 李中元笑了笑道:「你聽說過『翠谷 本中元笑着道:「你猜猜吧!」

翠谷藏珍? 李愷做出驚震失態之色,道:「這是

> 就是翠谷藏珍得主,你相不相信?」說着 ,又伸手緩緩拉開了那隻抽屜。 李中元道:「如果小兄告訴你,小兄

都忘記了,張大着一雙眼睛,連知覺都失 但忘記了自己的姓氏,甚至連自己的存在 李愷這時被那一抽屜希世奇珍照得不

正人君子,那能不原形畢現。 世奇珍,任何一件都價值連城,李愷又非 常言道「財帛動人心」,何况這些希

李中元輕輕在李愷肩上拍了一掌,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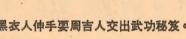
道:「兄弟……」 李愷一震回過神來,訕訕的應了一聲

道:「大哥,你說什麼?」 本中元含笑道:「兄弟,你願不願和

我共享這份翠谷藏珍?」 李愷夢囈般的僵硬着舌頭道:「大哥

你不是騙小弟吧?」天下那有這樣的好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你知不知道 驟然之下,誰能相信。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藏珍再多, 如果沒有知心朋友共享,那也



自己書房,他要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了。

烙印,使他揮之不去,不得不想。 正當他想入非非的時候,忽然聽得

抹頭就向內院跑去。 他猛然想起,還沒有向大姐回話,當

悦之色,四姥陪在她左右,亦都是一言不 李愷提心吊胆的走到大姊面前,行了

把魚腸劍帶進來了,大姊望了那魚腸劍

哥的條件麽? 李愷聲氣低弱的道:「小弟够得上大

止。 選了,只是有一點……。」神秘的一笑而 察了很久了,你够聰明,有才智,有胆識 能言善道,又富機變,是最好不過的人 李中元道:「不瞞你說,小兄對你觀

喪然若失的道:「小弟有那一點缺點? 李中元道:「但不知你對我的忠心如 李愷先是聽得滿懷高興,這時不由得

何? 一笑道:「小弟對大哥縱然忠心耿耿,但 李愷暗中吁了一口氣,恢復了信心

弟也無由表達,請大哥日後慢慢觀察好 李中元笑了笑道:「小兄現在就有幾

件事想問你,你能不能據實回答?」 小弟知無不言。」 李愷揚頭挺胸的道。「大哥但有所間

姑娘合計着計算小弟,是不是早已知道小 兄就是『翠谷之秘』的得主?」 李中元微微帶笑道:「你這次與鶯鶯

大變,虎的一跳而起…… 李愷滿腦子財寶夢,一驚而醒,臉色

小兄既然認了你這兄弟,就不會對你出手 李中元含笑搖手,說道:「不要怕

了。 過你現在是隱於市,而小兄是初來長安罷 是李中元,同你一樣,也是江湖中人, 李中元道:「小兄現在叫本中元,就 李愷惶恐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李愷見李中元冷靜得像一塊石頭,而

的未婚夫,是不是?」

絕不會就在此時攤牌,他乃聰明絕頂之人 分能耐和準備,認定了可以吃得下自己 且又表明了身份,看他這樣子,要沒有幾 ,有些瞭解之後,便不敢輕舉妄動了。 他極力裝作鎭定,哈哈一笑,道。「

大哥明察秋毫,小弟自不量力,班門弄斧 但憑處置就是。

之力。」 明。而且,心誠意誠希望你兄弟助我一臂 夫人,所以小兄才感恩圖報,和你把話說 兄弟 何况小兄因你的作成,已經得了一位好 李中元臉上依然毫無慍色,笑着道。 小兄根本就沒有和你計較的意思

中思量了一下,苦笑一聲,落回座上,道 信,却有着令人無法擺脫的誘惑之力,暗 時面對李中元,只覺李中元的話雖不盡可 :「大哥的意思是?」 李中元道:「請你坦誠相告!」 李愷不是輕易相信別人的人,但他這

諒。 李中元一笑起身道:「兄弟,大哥交

李愷道:「小弟身不由己,請大哥原

想吧! 你前來共享翠谷之秘,你自己回去多想一 上你這個朋友,請你記着,大哥隨時歡迎

較了? 李愷愕然道:「大哥真的不與小弟計

件事,請你不必麻煩了。 李中元一拍李愷肩頭道。「不過有一

顆人頭,表示你已替小弟除去了簡姑娘 我想你兄弟爲了要圓讌,定必要送小兄 李中元道:「如果小兄沒有料錯的話 李愷道:「什麼事?

在本中元面前簡直成了一絲不掛赤裸裸的 ,他還能說什麼話哩!只有一溜烟的跑 李愷臉色一紅,輕輕叫了一點。「大 …。」他是什麼話也不敢說了,自己 訥着道: 眼 天發生的一些事情。」 是 對她十分畏怯,也不知什麼理由,現在更 心慌,而且口齒也顯得不大靈活了,木 冷冷的道:「你在想什麼問題? 李愷可清楚這位大姊的厲害,平時就 「小弟……小弟在想……在想今

得你這樣神不守舍?」 大姊皺了一皺眉頭道:「什麼事,值

他的那把魚腸劍。

下心來,才知道自己手中還握着李中元送

李愷跑到大街上,

吁了一口長氣,

定

實話實說了的好。」 看出我神不守舍了,莫羊肉沒吃到,惹上 一身羶,那才凶星照命,自尋死路,還是 李愷暗暗一凛,忖道:「糟了,她已

中元竟出奇的把什麼都說出來了。 的口才,道:「大姊,你不知道,今天李 解决了,心情一鬆,又恢復了他舌燦蓮花 此念一生,當下倒把久思不决的問題

腸劍。」 谷之秘』的得主,而且還送了小弟這把魚 李愷道:「第一,他自認他就是『翠 大姊冷靜的道:「他說了些什麼?

的用心。」 李愷道:「第二,他也看出小弟對他 大姊淡淡的道:「還有呢?」

享翠谷藏珍哩 認爲小弟可以做他的帮手,要小弟和他共 計着計算他,但他並不知道二姊的眞正身 奇怪的是,他竟不加追究,而且,還 李愷道:「他只看出小弟與二姊在合 大姊微微一震道:「他知道多少?

從何說起,小弟怎會有這種想法,小弟要 着和大姊怎樣分手是不是?」 李愷惶悚的搖手叫道。「大姊,這話 大姊含着冷煞的笑紋道:「你在計劃 **幪面黑衣人伸手要周吉人交出武功秘笈。** 他的心弦跳動了一下,腦中忽然與起了一 劍鞘上珠寶的光芒,在他眼前閃樂

被嚇得一現而隱。 個念頭,但隨之又出了一身冷汗,那念頭 李愷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

家中,這次,他沒有逕奔後院,先回到了 李中元的話,就像是烙在他心坎上的

聲大喝之聲,道:「公子,內院有請!」 ,天色近晚了 李愷一驚而醒,只見眼前已是華燈初

跑到內院,只見大姊臉上,已有了不

一禮,割道:「大姊,小弟因想一個問題 一時想得入神,忘了馬上進來回大姊的 他這時說的是實話,而且手中也把那

有此意,也就不會向你直說了。」

道我這做大姊的還不成全你麼?……」 圖大展的好機會,你我姊弟情份深厚,難 這意思,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你將來鴻 大姊微微一笑・道・「其實你就是有

翠谷藏珍弄到手中,我和大姊二姊共享, 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意在挑撥離間。 豈不比和他共享更好,何况,他說的話明 大姊滿意的微微含笑,點頭道:「你一看,就知道他意在挑撥離間。」 小弟實在沒有這個意思啊,我們把他 李愷臉色急變,急口道:「大姊,大

知道他意在挑撥離間就好。

話的原因。 最後又補上一句,說明他沒有馬上進來回 於這一點,自然看得很清楚,因思慮對策 所以一時入神,忘了回大姊的話了。」 李愷暗中吁了一口氣,道:「小弟對

大姊笑了一笑道:「你想到對策了沒

不知可不可行。」 李愷道:「小弟,想是想了一個,只

大姊道:「你先說來聽聽!」

何? 要辦, 以,先用利誘安撫之計,穩住我們,如果 弟搗他的鬼,便是他自己另外有什麼事情 小弟和他合作,他不是自有恃仗,不怕小小弟對他心懷不善,而仍然容忍小弟,要 這是小弟對他的看法,不知道大姊以爲如 可能,他一定還想利用我們替他出力…… · 新對他心懷不善,而仍然容忍小弟,要 李愷道:「小弟認爲李中元既然明知 不願這個時候便分心對付我們,所

有理由,你的對策呢? 大姊嘉許地點頭道:「你的看法,很

> 谷之秘的得主,將來想向他分一杯羹的人 求利不求名,來得實惠無憂。 到了他全部藏珍,我們也必變爲衆矢之的 替別人打頭陣,就算我們現在千辛萬苦得 ,一定很多,我們似乎犯不着拚死拚活, 代他受過,倒不如捧着他,暗中行事, 李愷道:「小弟覺得,他既然眞是翌

不出,這幾年你眞學了不少了。」 李愷笑道:「這還不都是大姊教誨之

大姊聽得笑臉盛開,道:「老三,看

的辦法,咱們為示誠意,你不妨把我們的 大姊正了一正臉色道:「好 ,就照你

切,老老實實告訴他。 李愷一怔道:「統統告訴他!

大姊的眞實身份,你也不妨告訴他。」 李愷愕然韶道:「大姊,這不大妥當 大姊點頭道:「對,統統告訴他,就

是,大姊自有主張。」 大姊一笑道:「沒關係,你告訴他就

要不要告訴他?」 迷惑的道。「大姊,……簡姑娘的事, 李愷實在不知道這位大姊有什麼主張

絶不隱瞞,知道什麼,說什麼就是。」 大姊點着頭道:「你記着,我們對他

肯定,也就不敢再問了,應了一聲,道: 一是! 李愷雖然滿腹疑懷,見大姊說得這樣

大姊,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就去

也不妨帶他前來與大姊一見。」 向他說個明白吧,如果他想見大姊我,你 李愷知道,這位大姊比自己又高明一

中元笑着道·「兄弟·你是想通了。」

很欣賞你,你做得很對,你如果現在出賣 哥不會認爲小弟不該這樣做吧!」 誠,所以小弟回去和她們商量了一下,大 你忠誠,小弟自然也該對我原來的伙伴忠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兄弟,大哥

你原來伙伴,大哥還真担心你將來也會

何不可。」

憑大哥吩咐就是。」 得大哥胸襟如海,小弟輸誠膺命,今後但

大哥不會虧待你!」

弟是姊弟二人相依為命,其實,小弟除了 嘴唇,接着道·「在長安,大家只知道小 現在家中的大姊之外,小弟還有一位二姊

定是鶯鶯姑娘了。」 笑,李中元截口道:「我想你那二姊 說着,目光一轉,望着李中元訕訕的

點頭道:「大姊,二姊和小弟,我們也不

下別了大姊,又去找李中元。 籌,大姊不說,自己只有悶在鼓裏了,當 李中元似乎是在等着他,見面之下李

李愷點點頭道:「大哥,你要小弟對

不知可否也讓小弟的同件畧沾餘歷? ,只要大家能忠誠相處,大家分享,有 李中元點頭道。「翠谷藏珍,爲數極 李愷漲紅着臉道:「大哥翠谷藏珍,

李愷大大的吐出一口長氣, 道。「難

李中元望着他微微一笑道。「兄弟

爲人所不知…… 一微微一頓,伸出舌頭潤了一潤乾燥的 李愷笑了一笑,道:「小弟看得出來

李愷目中放射着驚佩的神色,點了一

子,當年在武當學藝時,因一時不愼,犯 不會因此看不起小弟吧!」 希望能改過自新,從頭做起……大哥,你 了門規,至被除名開籍, 小弟藝出武當,乃是武當一萍道長俗家弟 是同胞手足,乃是互結生死的異姓姊弟 所以遠來長安,

來千言萬語的說不清。 來,輕描淡寫,兩三句就可以了, 他眞是一個聰明人,有些話現在說出 强似將

瞞也未必瞞得過去。 何况,有些事遲早總要被人知道,想

動。 牆的事都說了出來,當時,倒眞的相當感 然這樣坦白,把自己出身武當,被逐出門 李中元更是大感意外,想不到李愷竟

多少,你大哥早年做錯的事,只怕比你要說起過去的歷史,你大哥也不見得比你强 當派,毫不給人重新振作的機會,所以我 多得多,不過你大哥的師父,不像你們武 比你幸運,沒有被師父逐出門牆。 上就同情的一笑,寬慰李愷道:「兄弟, 他自己就會經是個回頭浪子, 因之馬

抓住機會,不由得莞爾一笑,問道。「但當然他不便向李中元向他一樣直問,這時 不知大哥令師是那位老前輩? 李愷當然也希望對李中元有所認識,

先師就是乾坤一絶傅·上龍下夫。 李中元面現戚容,輕輕的一嘆道:

肅然起敬道:「啊!大哥原來是傅老前輩 是相當有名的一代奇俠,李愷聞言之下 一絶傅龍夫在近代武林之中,可

李中元搖頭而笑道:「慚愧!慚愧,

偏巧一路上,又沒有遇見半個自己的人, 失措, 連想先給大姊送信的機會都沒有。 上就採取行動,確使他內心之中甚是慌忙 隨在李中元身後,暗暗着急不止,

刻之間就到了李愷家中門前。 上人山人海,兩人便抄近路,走冷巷,片

這時,正是夜市方興未艾之際,大街

之下・完全新生。」

小弟明白,但望從今以後,能在大哥教導

人只要知過能改,是不會沒有機會的。」 小兄提起先師,只是要兄弟你知道,一個

李愷感慨的一嘆道:一大哥的盛意,

姊和二姊又是什麼人物呢?」

李愷道:「二姊原名施樂美,小弟沒

話鋒一轉,接着又問道:「還有你大

李中元道:「以後我們共勉吧!」

一禮道。「我家大小姐在冷雲軒有候公子二老成奇郭偉當門相迎,見了李中元抱拳 送出,被大姊斥責,抬眼之間,只見雙城 到得門前,李愷還在担心未能將消息

路!」繞過前廳,沿着一條小徑,分花拂 了一口氣,搶身而前道:「小弟爲大哥領 來到荷池旁邊一座水樹之前。 李愷停身止步道:「這裏就是『冷雲 李中元微微一震之下,李愷却暗自吁

年來,就完全仰仗她,在長安立下這份基 解的人,其實她對人最重道義,小弟這多 姊朱錦如是一個憤世嫉俗,不爲人們所瞭 有認識她以前,她就和大姊在一起了

面 鶯鶯姑娘日陪着一位長髮披肩的女子從裏 話聲未了,只見冷雲軒內人影閃動,

走進了大廳。

李愷話鋒一轉,道:「二姊之旁,就

想見見她,可以麼?」

的人,兄弟既然有一位這樣好的大姊,我

李中元道:「小兄也是一個不計毀譽

之稱。」

在小弟眼中,確當得起『女中丈夫』四字

李愷道:「不管別人的看法如何,她

一位女中丈夫了。」

李中元一笑道:「這樣看來,令姊是

及待,連夜前來求教,尚請見恕不速冒昧 及姑娘,才藝雙絕,不禁心神嚮往,迫不 雙拳一抱,詡道:「在下李中元聽令弟道

已是榮寵非常,公子如此說來,倒叫賤妾 一翻,含笑道:「公子能惠然光臨, 大姊朱錦如欠身一福,玉手暗中微微 寒舍

大駕多時了,公子請!」

軒一丁……。」

小弟大姊了。 李中元哈哈一笑,主動的搶步向前,

惶愧汗顏了,公子請!

-10-

和李愷向李愷家中奔去。

李愷沒料到李中元說去見他大姊,馬

李中元打開抽屜,取了二件奇珍,便

着牙齒,

道:「好!大哥請!

去,好不好?」

李愷能說不好麼?暗中一皺眉頭,咬

李中元忽然站起來道:「我們現在就

果沒有大姊點頭,小弟也不敢來向大哥回

,我們一人的事情,概由大姊作主,

如

李愷點頭道:「當然可以,不瞞大哥

大姊朱錦如「請」字出口,李中元但

到 覺一股威猛絶倫的陰柔勁力,同時壓身而

他沒有發動還擊,却迎着她發來陰柔

他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失禮

震,但覺李中元如魚入水,破勁而入。 暗勁,舉步向廳中走去。 和李中元身子一接時,自己心頭便是一 大姊朱錦如但覺自己所發的八成功力 自

己八成勁力,竟是擋他不住。 一經全力相拚,那就勝負立見了。 如果硬要擋住他,勢非全力相拚不可 勝負立見之後的結果,無疑的,必然

公子眞人不露相,賤妾佩服!佩服!」 頭微微一皺之後,勁力一收而回笑道:「 李中元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人却 這不是大姊朱錦如的構想,因此她眉 帶來一場熱戰。

定李中元不是可以硬摘的果子,當下暗中 擺手,撤銷了原來的安排。 兩人這一暗中較勁,大姊朱錦如更認

爲幸· 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尚請公子不却 妾謹此致謝,今後並願在公子麾下聽便差 愚姊弟惶恐羞愧之餘,不勝感慕之至,賤 量寬宥,不但不予追究,而且傾蓋下交, 不藏泰山,對公子諸多冒犯,幸蒙公子海道。「這次賤妾一妹三弟一時糊塗,肉眼 「這次賤妾」「妹三弟一時糊塗,肉眼 賓主依禮落座之後,侍女奉上香茗。 大姊朱錦如嫣然一笑之下,輕啓朱唇

客氣了,也太言重了,常言道『單絲不成本中元哈哈一笑道:「朱姑娘,你太

大家重新論交好不好?」 事,請姑娘不要再提了,我們從今天起, 貴寶地,將來仰仗姑娘之處甚多,過去的 線,單木不成林』,在下人單勢孤,來到

願和我們姊弟論交麼?」 李中元笑道:「在下要沒有誠意,也

大姊朱錦如藹然笑道:「公子,你虞

就不會冒昧前來造訪了。」

知不知道賤妾就是江湖上人稱的『金蛾妃 ? 大姊朱錦如面色一正, 說道:「公子

下便是當年形雲雙鵬之一?」 「咱們物以類聚,不知姑娘知不知道在 李中元微微一震,接着縱聲一笑,道

藉的那位了。 李中元姓李,自然是雙鵰之中聲名狼

的大事業了。」聽她的語氣,她的抱負真 我們倒眞可以携手合作,做一番驚天動地 得金蛾妃子會心而笑,道:「這樣說來, 李中元那句物以類聚的話說得好,聽

哈哈大笑了起來 話聲微微一頓,忽然左右一顧二女,

不好意思起來。 金蛾妃子朱錦如玉面忽然襲上一陣紅

你公子運籌帷幄 接口說道:「以我們大姊的聰明才智,替 一直沒有開過口的二姊,輕笑一聲, ,再加上你公子的無窮財

國顏色!」 李愷一笑接口道:「還有你一姊的傾 (未完)

春雨濺花紅



的索子槍尖抓住一 平手持一雙鋼槍向怪老人撲攻,被怪老人一掌震得退回車座,另 狼面長毛的怪老人單騎追來,把駕車的老何摔落車外,武師徐升 譚貴芝對桑似一見投緣,毫不避嫌的允許他同坐車廂,未幾,一 ,怪老人鼻子裏冷哼一聲,一手倏地翻起,一拿一揑,已把喬泰 升平,途至一叢林,遇曾有一面之緣的桑南圃,要求乘搭便車, 一武師喬泰勃然大怒,一振手中索子槍,向怪老人面門疾點而去 前文提要: 行者除小婢彩蓮外,尚有二武師喬泰和徐

上回書至譚貴芝奉父令護母避禍,隨

拯危情暗寄 驟雨風滿樓

狼面老者冷笑着叱了聲:「去!」

五六丈高下·直向着地面上摔了下來! 索子鎗「嘩啦!」的响了一聲,喬泰的身子忽悠悠直翻起了

可以想見的,這麼高摔下來。當然不是好兆頭。不死也得當

眼睜睜的看着喬泰的身子忽悠悠直墜下來,就在此危機一瞬

車窗內「唰•• 」的縱出了一條人影。

好快的身法,好美的人兒

正好接住了「混元掌」喬泰落下的身子 那麼嬌滴滴輕飄飄的往地面上一落。 雙手往空一舉。不偏不

偌大的一個人,接在譚家大小姐的手上,宛若稻草人兒般的 這個由車廂出來的人。正是譚家的大小姐譚貴芝。

輕岩無物。

邊。向喬泰道:「喬師傅。請到那邊去,讓我來對付他! 輕輕的把他放在了地上,譚貴芝沉着那張清水臉,指一下旁

到了一邊 • 保護人的反而被人保護 • 自然是面子上不大好看 • 紅着個臉走 「混元掌」裔泰對於這位小姐的武功簡直是欽佩得五體投地

大家夥都是一個的灰頭土臉,三個人站在一塊,誰也不比誰臉上 還好·另外還有兩個人· 「金鎗」徐升平和趕車的老何

甚麽的?」 似壓制着滿腔無比的怒火。用手一 譚貴芝那張秀俏臉盤兒。霍地轉向馬上那個狼面老人。她像 指他道:「你這個人到底是幹

身上轉着 馬上人那對黃光熠熠的眸子,咕咕噜噜的一個勁的在譚貴芝

赆。妳的這一手『小天縮地』功夫不賴不用說。一定是你爹教給 露出了七上八下的幾個牙齒,他仰天打了個哈哈道:「大姑

湖上可以說是一向罕見,對方居然一眼就看了出來,當然不是泛 狼面老人說完這句話,一個勁的往嘴裏喝風笑着,臉上的肉 譚貴芝心裏着實的吃了一驚 「小天縮地」這手功夫,江

起了一陣顫動。

着她,道。「姑娘,妳十幾了……十九……喔!應該有一十歲了 「不用說我就知道……嘿嘿……嘿嘿……」狼面人上下打量

上一陣子搔抓…… 說着。他抬起了一隻手,用彎曲如同鳥爪般的指甲。在頭皮

「有二十多年了一 有了一有了!」

「你是誰?」

是輕輕的一按,他就像是雲般的輕飄。日由馬身上飄了下來。 「我……我……嘿嘿……」怪老人一隻手按在馬頭上,不過

全身骨骼上發出了一片克克骨節响聲。却回復到他高人一頭的奇 弓着腰,那樣子簡直像是個大馬猴,可是當他舒背直腰起來時。 當眞是「輕若無物。落地無聲」。他落下的身子。弓着背

了·用力的咳出了一口痰吐出來 你問我是誰?嘿嘿……哈哈……」大概是笑得太急

-12-

「不是我老頭子托大,姑娘,妳叫我一聲六叔,一點也小不

你。倒是……倒是……」

貴芝身上不由自主的就會起了一層鷄皮疙 的掀動着。每當他這麼喝風般的笑時,譚 「嘿嘿……哈哈……」下巴一個勁兒

灼灼的眸子裏,也會發出一種凌人的鋒芒 a 含着一種難以向人傾訴的憂鬱沉怨! 這種笑聲太可怕で 每當他發出這種笑聲時,他那雙黃光

口白光熠熠的三尺長劍撒在了手裏! 人家你報個萬兒吧!」 譚貴芝一擰手。「唰」的一聲。把一 往前上一步。她倒交左手。道:「老

臉上了一陣難以刻劃的怒容! 「我……哼哼… 哈哈……」老人家

着·一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的樣子 臉上那層黃毛。像刺蝟般的,豎了起 「你不會認識我的……」他冷冷的笑

「姑娘,妳手裏拿着劍,好吧!今天

你叔叔要放究一下妳的功夫!妳就放劍過 說罷雙手向兩側平伸一下・發出了「

克克」的一陣骨節响聲,那雙凝視的瞳子 却是始終不離開貴芝身上

態。使她再也難以忍下心中這圈怒火! 意。由於對方那種汹汹氣勢,目高於頂神 個怪老頭絕非善於應付之人。當然不敢大 譚貴芝早已存下了戒心,知道對方這

道:「得罪了!」 當下。掌中劍向外一指,冷笑一聲 一「唰」」舞起一片劍花

剣光如秋水一片,直向怪人喉下斬去。 長毛狼面老人怪聲叫道。「好招」」

掌影同時襲過來 不住打了個踉蹌。緊接着第二、第三兩片 譚貴芝忽然身上打了個冷戰。足下由

影出來得太快,太妙了! 人影一閃·那個翩翩風度·氣字昂昂 像白雲翻飛,像海燕掠空……這條人

由於時間的急促,他不得不先照顧着的桑先生,已站定在貴芝的身前!

只見他雙手猝提。向空中一揚,已接

紅色掌印。經他的手掌一接觸。即為之消住了疾飛而來的兩片血色掌影,怪的是那

是精血大虧。只見他臉色大變。全身突然 的連繫。此刻猝然給桑南圃收去其一。自 發出的紅色掌印。與他本身氣血有着微妙 大動了一下·像是被人兜心擊了一記重拳 大口張處·噴出了一口鮮血! 狼面老人却有了極大的反應。原來那

着桑先生抓去! 之間已到了桑南圃面前,一雙怪手霍地向 他大吼了一聲。身驅騰起如箭。起落

。冷笑之下。雙手回揚· 桑先生好像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

子一落下,足下更形蹒跚。 是斷了線的風筝般的飄出了丈許以外!身 桑先生身軀固岩磐石 · 那狼面老人却像 「噗」的一聲,四掌接實·聲如裂帛

貴芝。陶氏也驚嚇失措的撲了過來! 桑先生這才伸手拉住了搖搖欲墜的譚

可令她倒下! 「令媛受傷不輕。請扶她平坐。萬不

彩蓮哭叫着跑過來。陪同着陶氏。匆

劍尖呼索着僅僅差在毫厘的揮了過去! 嘴裏叫着。那顆頭顱霍地向後一縮。

掌中劍再施絶招 譚貴芝足下一上步。倐地一個疾滾。

奇亮的銀虹。在這個弧形的劍光圈子裏。 响,劍尖在沉沉的暮色裏。劃起了一道 五劍撩七星」這一劍聲勢果然不同

怪老人的上中下三盤。分在鋒利的劍勢圈 在於此! 內·看起來對方却是險到了極點! 武林中所謂的「高手」。其「高」也

是砍撩了一個空! 來。譚貴芝的劍尖再次的呼嘯而過,依然 整個的騰空而起。他的身子整個的彎曲過 他那看來較常人高過一頭的長大身軀。 怪老人顯然可以當此類高手而無愧! 一」隨着此老嘴裏的一聲怪叫

的人物 可證明對方這個怪狀的老人,是一個厲害 譚貴芝臉上一紅,兩次走了空招,足

手「黑心回手劍」!最是詭異莫測! 女兒貴芝幾手敗中取勝的招法。其中有一 昔日學習劍術時。譚霜飛特別指點了 她當然不甘心輸在對方手上

易使用,譚貴芝自從學成這一手劍招之後 譚霜飛告誡女兒·非萬不得日·絶不可輕 大概是那一手劍招太過於奉辣,是以

還不曾有機會試過一次! 這一次可能是機會剛剛凑巧

之上抓下來 ・兩隻大 。兩隻大手十指均凌空照着貴芝臉、肩 怪老人巨蝦似的身軀,在空中倏地一

十指之間,帶出了尖銳的十股風力。

匆把貴芝掺了下去!

次攔在了狼面老人身邊! 乎不見他雙脚移動·却似浮光掠影般的再 來!桑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雙肩微幌。幾 發出了一聲怪嘯。循着陶氏的背影猛撲上 此一瞬間。只聽得那狼面老人再次的

帶·那狼面老人已被摔出三丈以外! 單着一片怒火。只見他手伸之處。一翻一 他臉上已不像先前那般温文。似乎籠

桑先生撲到! 就空一滾。日足尖先着。再次的長嘯着向 狼面老人長嘯聲中。不待身形落地。

」一連擊了兩掌! 雙方在快速的動作之中。「拍『拍『

身子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十幾步。踉蹌着坐 的手。總之。狼面老人再次的吃了大虧。 在場數人幾乎看不清楚二人是怎麼動

間不禁爲之氣餒心寒! 輕人竟然是身負有高不可測的武功。一時 串吃虧受挫的過程裏·體會出對方這個年 論如何也不肯服人的脾氣。然而在他一連 他這裏坐在地上,大口的喘息着。那 這個怪老人生就倔强的個性,本是無

南圃冷冷一笑,接下去道:「這等攔道打 行江南已久的『人面狼』葛嘯川了?」桑 江湖武林中,會有這麼樣的一個人物! 裏挖空心思的憶測着。却是怎麼也想不起 雙狼般的瞳子。死盯在桑先生身上,腦子 對一個後輩女子施以殺手。豈是丈夫 「如果在下眸子不花,閣下想必是橫

行徑 狼面老人嘿嘿一笑,雙手力按之下 • 眞是可耻之至!」

> 方尖銳指風攻破的可能,她身形一擰,甩 身一震。發覺到自身護體的游潛。有被對 譚貴芝甫一與對方指力接觸,登時全

就在這一刹間,譚貴芝霍地向前一 身子再進,如影附形的欺了過去! 長毛怪人一聲叱道:「你想跑?」

那 絶招,果然不同凡响,真正有一招生死之 劍如出水銀龍,正是其父譚霜飛所傳授的 一招「黑心回手劍」。名家精心創始的 整個身驅由自己袴下倒竄而出,掌中 灣

再想逃走脫身已經嫌晚了一點! 總之。在你眼睛發覺到它的一瞬之間 劍光如蛇·如龍·如狂風疾電!

大意這一點上! 是不會吃這個虧的,然而錯就錯在他過於 中已是罕見的高手,若非他過於自負,他 長毛老人當然不是弱者,在當今武林 譚貴芝長劍直穿,集功力於一臂之間

快了·太妙了。 「噗」 一」一聲,深深的扎進了老人

當眞是「意引力,力傳神」,這一劍太

的左面肩窩! 也許是劍身太薄。劍鋒過於鋒利的緣

州落極了 故。一進一出如過腐肉。如刀抽水。眞是 抽劍。騰身。如宿鳥驚飛。間以她美

好的身段·却是美極了·

時間,把他身上那襲皮褂全都染紅了。 那邊却剔眉張目。劍傷處,血湧如泉。刹 她這裏抱劍守一,凝目貫神,怪老人

長毛老人臉上是說不出的驚異。由驚

吞下去 死死瞧着對方,真恨不能一口把桑南圃生 長驅又復站起。他那雙滿佈紅絲的眼睛。

「小子・你報個萬兒吧!」

股無珠。你既目中無人。我也就說不得給 管閒事的人·那裏想到你這老兒當眞是有 却是遇見了我這個對頭。先前在露店遇見 的道•「葛老兒•你慣日恃武行兇•今天 你點教訓!」 江湖上走動之人,不應該不認得我這個愛 你時本想懲治你的。却又想到你既是常在

道。「你是 三年前在雁盪劫鏢時,可有你這老見?」 狼面老人神色一怔。霍地退後一步。 桑先生忽然一笑,道:「我且間你 狼面老人目眦欲裂道:「你是誰? 9

的眸子。往事一湧而現。由不住使得他全 身機伶伶打上一個冷戰! 一抬頭·正好看見對方那對丰朗神采

了一下。他一連退後了三四步! 「你是一 像是觸了電·又像是打擺子般的哆嗦 刹時間。他想起了這個人.

」接着長嘆了一聲。垂下頭來! •道:「你既然知道就不必再說出來!」 狼面老人連連點頭,道:「是是..... 「够了!」桑先生冷冷的比了個手勢

份 已盡知·請回去帶話給可徒老鬼·就說冰 河集有我這麼一個人在,叫他多少留點情 見了面也好說話。」 桑先生哼了一聲。道:「你等來意我

狼面老人勉强的點了點頭。狼臉上隱

咧開了那張大嘴·喝風般的又自怪笑了起 異轉爲忿怒·瞬息間全身起了一陣戰抖

妳爹那兩手更毒,更狠! 一掌舉頂,一掌下沉,如狼的面頰上,頓 說着,這老頭兒身子霍地向下一蹲 只是這般笑聲。聽在耳朵裏較前番更 「丫頭!好劍法!比

怒的血光! 時現出了一片殺機!兩隻瞳子裏閃爍着狠 譚貴芝一劍得手·心裏篤定多了·那

裏知道這一劍爲自己帶來的危難殺機? 的顫抖之後,刹時間其紅如血! 狼面老人那隻托天的大手在一陣劇烈

瞬 連在空中拍了三掌! • 也正是出掌的同時,一隻棋盤大手一 突然間。他騰身而起。身子前伏的一

掌印子! · 」三聲脆响。空中浮起了三隻血般的手 三掌看來是一氣呵成。「波。波。波

成了面盤大小般的三團掌影。緊緊隨着譚 手掌一般無二,只是彈指間見風即大。 貴芝的身軀一閃而至! 紅色縹渺的掌影在初出之時,大小如老人 看起來就像是在變戲法的奇怪。三隻

而來的三隻掌狀血影。其勢如風,其快如 血拍影」的功夫,心中一驚,可是那疾飛 譚貴芝忽然想起父親似曾說過一種「

飄即過! 烟。隨着淸風一縷。緊襲着貴芝的倩影 掌影襲近的一瞬。 貴芝回身騰避的一刹。也正是第一隻 像是淡淡的一片輕

隱現出怒容。半天他才冷笑着道。「…… 這件事只怕不是你所管得了的。」

點人情!」 的是不才恰爲譚某人的座上客。多少總有 底有什麼樑子·我固然並非全知·可是巧 冤有頭·債有主·你等過去和譚某人。到 桑先生道。「這話倒也是一句直話

吧。我們不妨說好。先來上一個交易! 說到這裏·點點頭·冷笑道·「這麼

火在內。今天見了他多少也得買三分賬! 江南九鳥」中的龍頭大哥「鬼太歲」可徒 他却是清楚得很,不止是他。就連他們 萬個不甘心。 「狼面人」葛嘯川儘管是內心一千 可是面前這個主子的厲害

應。做不到的。也就莫能爲力!」 「閣下講直說,葛某能做到的一定答

是涉及仇恨之事更是我一向不願多管! 少閒事。但是却也不平白無故多事。尤其 「狼面人」葛嘯川臉上帶出一絲猙獰 桑先生冷冷的道:「我雖生平管了不

作謙虛應了聲:「是!」 儘管是心裏怒火攻心,嘴裏却不得不假 桑先生道:「姓譚的這件事我可以不

則的話·休怪我手下無情!」 管。但是却不容許你等向他妻女出手!否

「桑先生你這是在爲姓譚的老婆孩子 「狼面人」葛嘯川凄冷的怪笑一聲

桑先生面色一沉道:「說得客氣一點

是請命。」 「要是不客氣呢!」

子吧!」 「就算是桑某人給你們兄弟的一頂帽

-14-

注視着他。

「你們哥幾個就是戴不下。也請頂着

着紅紅的血漬。「哼!」了一聲・抱了一 拳。道:「葛某人聽淸楚了 葛嘯川登時一楞。發黑的牙齒裏滿喰

磕之下。放開四蹄。循着來路如飛而去! 彩般的。已經落在了他的那匹灰馬之上。 說到此·身子一個倒折·像是一絲雲 桑先生回過身子。「金槍」徐升平 那匹馬緊接着長嘶一聲。在他雙腿力

就像看神仙般的盯着他看。 「混元掌」喬泰・以及趕車的把式老何・

下等有眼不識泰山。不知先生一方高人請 徐升平上前一步·深深打躬道·「在

說能·步向車廂· 桑先生笑道:「三位不必客套。請上 此路一去大概可保平安無事了!

車廂內 三個女人。俱都用驚訝。神秘的目光

> 含蓄着傷感·自慚·欽敬與神秘 貴芝倚在母親懷裏·那剪水雙瞳子裏

力,看上去如不是陶氏和彩蓮倚偎着她 她的臉色泛着一層暈紅。全身怠滯無

譚貴芝一雙妙目在桑先生面上微微一

她神秘的笑了一下,凄凉的看着桑南

下。 看上去更顯得嫵媚動人! 生眞是我們譚家的大恩人!」 她眞要倒下去了。美人再加上三分病態。 不輕!」 血影手法向令媛猝下毒手·致使令媛受傷 只可惜我一時疏忽。想不到對方竟然會以 不必過謙。這件事原是在晚生意料之中。 怕我們母女已喪生在那個惡賊手裏。桑先 前的靜寂。「如果不是先生仗義援手。只 桑先生坐下以後。馬車繼續向前馳! 桑南圃微微嘆息了一聲・道:「夫人 感覺如何?」 話聲一頓。轉望貴芝道·「姑娘妳刻 「謝謝你桑先生 」陶氏打破了眼

低下頭道:「還好!

啞巴·不說話就是了! 說完把嘴閉上·倚身車座一角·只把

起來!」

錯。這麼一說。倒有幾分相似……這麼說

「哦……」陶氏恍然而有所悟的呆了

徐徐點着頭, 訝道:「先生說的不

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注視着對方。

什麼要對我母女下這種毒手?」 · 「剛才先生與那人對話,我都聽見了, 陶氏面色十分的沉重的看着桑南圃道

有九名巨寇,人人武功精湛,號稱江南九

這些人想必已到了古松嶺…… 桑南圃搖頭道:「大概還不至於這麼

會有萬全之策! 快吧。譚老先生是一個做事謹慎之人。必 陶氏苦笑着點點頭。長嘆一聲道:

累你爹!」 口道。「娘!我們還是回去吧!」 但願如此……只是我却是放心不下 陶氏搖搖頭道:「不!那樣反而更拖 一旁的譚貴芝聽到了這裏。忍不住開

如不是桑先生插手援助。只怕方才已 陶氏冷笑道·「妳的功夫我已經見識

貴芝道:「我總還可以帮帮爹爹的忙

過一邊! 誰的忙? ■的面。覺得不大好看。當時賭氣把臉扭 遭不測。泥菩薩過河自身不保。妳還能帮 貴芝蓋得臉色通紅。大概是當着桑南

葛的那個醜八怪。我非要好好的跟他比劃 的不服氣。以後有機會能見着剛才那個姓 算啦·你也別給我戴高帽子了·不過我輸 離青草湖·反倒不妙了!」 是要姑娘負責保護令堂安危·姑娘如果擅 奪所以要姑娘陪伴令堂前來青草湖·自然 有這身功夫,着實是不容易的了。我想令 譚貴芝翻過眼來·白着他,嗔道·「

好一些了沒有? 桑南圃笑了笑。道:「姑娘覺得身子

什麼!」欠起腰來·向窗外看了一眼道·

貴芝道:「除了頭有點香…

…別的沒

差一點我都被你瞒住了 圃道:「桑兄你原來有這一身好功夫… 桑南圃一笑道:「妳眼前傷勢不輕 』葛嘯川 鳥。剛才那人乃是九人中行六的『人面狼 陶氏點頭道:「這人我好像聽說過。

上。 提着氣的緣故。還是不宜多說話爲是!」 表面不顯那是因爲姑娘妳內功深湛。倘能 說完一隻手探出來扣在了貴芝腕脈之

只是他與外子有什麼仇?先生可知道?」

「這個晚生就不太清楚了

- 」桑先生

加的紅丁。 又中止住。那張原本暈紅的臉。看上去更 貴芝臉上一紅。本想抽出手回來。却

情如何·晚生也就不便置啄!」

陶氏嘆息一聲。道:「外子乃一向薩

生當年交友不慎。而種下的禍端。至於詳 極可怕的事情。以晚生忖測。必是譚老先 輕輕嘆息一聲接道:「武林中結仇是一件

姑娘竟然習過少陰玄功・這就無妨了! 貴芝眸子一瞟道:「怎麼?」 桑南圃把脈少頃。放開道:「想不到

> 怎麼會與這類匪人結下仇恨?實在是令人 愼之人。二十年來深居簡出。爲善地方

足可無慮了!」 五臟不損。只是那厮血影掌也非比等閒。 謂的五行眞氣。有此功力,足可保護姑娘 僅僅傷了姑娘護身游潛·今夜姑娘安歇時 ·只須凝神運氣一周天。功行四肢。也就 「少陰玄功功在五內玄機・也就是所

人提及當年之事麼?

「先生的意思是……

末。事出必有原因。莫非老先生不曾與夫

桑南圃微微一笑。道:「大風始於頻

事? 貴芝臉上一喜。瞧着他說道:「不碍

早年所結。這二十年來。老先生避居古松

晚生猜想·這段仇恨·必係老先生

嶺·不直接參與世事·必也與這件仇事有

- 只是目前姑娘還是不宜多說話的好!」 貴芝一笑。道·「好吧。我就暫時當 桑南圃鬆下一口氣。道:「不碍事

一下。

那人是誰?和外子究竟又有什麼仇恨?爲

鍵在此·可見得丈夫已經察覺到仇人的來

急忙的要把自己和女兒送來馬場。原來關

陶氏忽然明白過來,爲什麼丈夫匆匆 當然。有些話是不便對外人說的!

桑南圃冷冷笑道:「昔日江南地方。

「坐了一天的車・眞把我悶死了 話聲才住。却覺得馬車忽然停了下來

驚懼·臉上也就帶出了焦慮之色!

這麼一想·她內心禁不住昇起了一片

呆了一下·她吶吶道:「這麼說起來

升平手裏的那盞馬燈。簡直是什麼也看不 車門・道・「到了 各人才注意外面天早已黑了。若非徐 快下來歇歇吧!」

又過了一會兒・「金槍」徐升平拉起了

籠·老遠的跑過來後面還跟着三四個人。 了車·才見兩個夥計·各人打着一盞紙燈 當時由彩蓮摻蒼譚貴芝。各人陸續下

·一面吩咐下去備酒爲主母接風。 禮!一面開了柵門。招呼着大家進了場子 在馬場負責馴馬的師傅。當時上前紛紛見 大家見了面。那後來的幾個人。皆是

「夫人與姑娘請多珍重。我告辭了 陶氏一怔道:「剛來就走? 這時候桑南圃才含笑向陶氏抱拳道。

覥。頗不是滋味! 生是專程保護我們來的……」言下面色靦 「金槍」徐升平恍然道:「原來桑先

桑南圃一笑道:「姑娘女中翹楚。能

不再多留你了。只是也應該吃了飯再走不 陶氏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也就

現成的吃食! 桑南圃道・「那倒不必・我馬上備有

丁嗎? 話聲才住,日關得遠處一聲馬嘶。夜 陶氏說道:「先生的馬,不是已經傷

這匹畜牲一直在暗中尾隨着馬車·並未遠 可不就是桑先生騎的那匹馬麼!原來 「混元掌」喬泰用手裏的燈照了一下 色龍駒·已來到了眼前。

色裏但聞得蹄聲得得。一匹油光水亮的黑



馬,却向着佇立道旁的譚貴芝點頭微笑。 道·「姑娘保重 桑南圃欠身向各人施了一禮。扳鞍上

-17-

跑出十數丈外・桑南圃才帶住了馬韁。 譚貴芝忽然縱身而前。一追一馳。直 黑龍駒嘶叫着掉過身來。揚蹄前奔!

注視着她。 「姑娘有什麼吩咐?」桑南圃在馬上

那雙明亮的眸子 看得清楚她的臉。可是却很清楚的看見她 貴芝一隻手扣着馬驅。天黑·不十分

「桑兄的大名是-

兄你真的名字!」 「不一那是桑兄的化名。我是在間桑

不知,反正我是這麼認為……還有 「姑娘何以認定桑南圃是在下化名?」 她微微的偏過頭來·那雙眸子裏除了 譚貴芝黯然的笑了一下·道:「我也 「這……」桑先生臉上無比驚異的道

某些情意以外,更多的是無窮的猜疑。 桑兄你爲什麼要救我?」 「我與桑兄不過是迎春坊一面之緣。 」桑先生慨然的道:「姑娘

之事屢見不鮮・愚兄之舉何異之有? 這番話。顯然並不能使得這位大小姐

·武林中抱刀相助·抱打不平

是桑兄你却能事先得知!而且……唉…… 打不平,仗義援手只適用於夾道途中。可 我眞有點想不通……」 她低頭思忖了一下。微微笑道:「抱

的門側·聽候着主客的任意差遣· 大樹的聽差的·垂手侍立在大廳四個出入 献在每一位客人座前。另有四個穿着青布

閣娘子「黑馬蜂」花四姑て 客人裹最顯眼的該是「迎春坊」的老

細腰豐臀。風姿綽約。儘管是三十好幾的 脫下了斗蓬。現出裏面的紅色綿緞小襖。 人了,看上去還是頂惹人注意的「 她今天披着一襲翻毛的銀狐大斗蓬,

太窩囊。太老氣了。有點配不上的樣子! 相對之下。她那個漢子左大海却顯得

狠的凌厲殺機! 其上横肉叢生。皺紋重重。兩隻眼睛即使 只是他那張臉。却顯得太寬了一些。而且 是很友善的看人,也會讓人家覺出有些凶 左大海穿着灰鼠皮褂子。新刮的脸。

沒有!所以他篤定的很。帶着他的人。 裏面的一個頭兒 譚家半邊客廳坐得滿滿的!他可以說是這 大家全數成交·搖搖頭·可就一點法子也 皮貨全控制在他手裏·他點點頭就能代表 松了。他手下有七八十個人。數千件大小 要講究氣派,那得推「賽呂布」蓋雪

只有一個人例外!

在那裏慢慢品喝着 他接過來還說了一聲謝謝。然後獨自個的 不顯眼的角落裏。丫環爲他送上一碗茶。 -他一個人靜悄悄的落座在大廳一個最 其實這所有的來客當中。最早來的是

客人陸續又來了很多了

-18-

對於這班專營皮貨買賣生意的人來說。很 最後進來的是八個穿着體面的商人。

「姑娘太多疑了!」

之間制其於死地。但是你並沒有…… 對付那個葛老怪物來說。你儘可以在出手 迎春坊看見你。我就猜出你是一個奇怪的你的武功看來高不可測。就拿方才 桑南圃道:「那是因爲在下與他並無 譚貴芝微微一笑道·「自從第一次在

深仇大怨!」 譚貴芝一笑,說道:「可是你却重傷

「那是他咎由自取!」

與你干休? 「對在下來說·並非可憂之事! 「你可會效慮到·姓萬的自此將不會

爹過 這個人! 的女孩子·但願我眞有那份智慧來瞭解你 去常說我是一個冰雪聰明·智力過人 「唉!」譚貴芝輕嘆一聲道:「我爹

淡淡的道:「姑娘果然是一個聰明絶頂之桑南圃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

的道理!」 「可是我仍然想不明白桑兄與這其中

子 邊韻秀的翩翩神采,却是難得一見的美男 桑南圃朗笑了一聲·月光映照着他半

的! 是早一點安歇好!切莫忘記睡前行功! 桑先生一怔。說道:「不會有這麼快 譚貴芝一笑道:「我的傷已好了 「姑娘,妳身體不適,不宜多言,還

遠的遷在向這邊注視着,遂即揮手大聲道 貴芝回過身來·發覺到母親一行。 遠

少有不認識這八個人的-

號掌櫃的「 大王」譚老太爺手底下,在各處的八個皮 快的悉知了這八個人的身份。原來是「皮 大家的一番私語之下。桑南圃也就很

估性的·北邊幾個省的大皮號幾乎是由他 籌辦·別人很難能插得進手。 手包辦。即使是紫禁城黃圈圈裏的人物 每年添製的新皮貨。也多半是由他負責 譚老太爺生意做的很厲害,幾乎是獨

這些年來。他可以說眞正的做到韜光養晦 其實一向也只有很少數的人這麼稱呼他。 譚雁翎一 -這個「皮大王」的稱號

人家是「皮大王」的。已經很不在少數了 是洩露了風聲。直到今天爲止。知道他老 起碼在座的百十個人。都很清楚的知道 但是紙包不住火,日子久了 ・慢慢環

今天的盛會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譚雁翎好像也不打算再隱瞞大家了

在雪天出沒捕獲互獸。所以得了這麼 供給譚家,爲首的頭兒複姓「歐陽」單名 年春秋兩季所得的皮貨,毫無條件的全數 「賽呂布」蓋雪松爲首的迎春坊的貨客人 來個人一向是譚家最忠實的支持者。每 除了蓋雪松的一帮子以外,另外還有一 人的一小帮子黑龍江來的皮貨客,這一 今天一共來了兩撥皮客人·一撥是以 人稱「雪中客」,因爲他慣於 一個

是下楊在「青松嶺」的「客來軒」! 這一帮子皮客不是住在迎春坊的。 而

「娘!你們先進去吧!」

力高强·你當我眞不知道麼? 炁打通了我的三處穴道,却美言我自身功 ·剛才你在馬車上爲我把脈時,已暗以內 笑了笑,她才又回過身來道:「桑兄

細如髮。察人之不能察!」 桑南圃聞言一笑,道:「姑娘果然心

之言。姑娘太也多疑了! 可是你又以『一氣行功』暗中封了我百里 穴,使我微感不適……這又爲什麼? 桑先生沉下臉道:「這全是烏有子虛 譚貴芝秀眉微微皺了一下・又道:「

三四天不易行動是難免的了……這到底爲 疑。如果我沒有學會『氣閉』之術。看來 譚貴芝甜甜的笑道:「我一點也不多

處死穴。却又暗中封閉我一處不關重要的 什麼……?」 輕穴。目的在使我不便行動。這又是爲了 接着又道:「你爲我解開了足以制命的三 她似乎也爲之困惑不解。自言自語的

安勿躁!」 桑先生冷冷的道。「那是要姑娘妳稍

「姑娘妳也是一樣!」 「你真是一個莫測深淺的人物……

究竟是我救命的恩人!」 美麗的眸子翻起來,多情而感激的看 「但是……」譚貴芝微微笑道:「你

「我們還會

再見面吧!還是就此而終?」 她很爽朗的笑了笑。道:

「我們會見面的! 說了這句話。他輕抖了一下鹽繩

賬房胡先生進來之後·才算靜了下來。 譚家大客廳裏高談闊論着,直到譚家的主 人;有「皮大王」之稱的譚雁翎與其心腹 譚老太爺由胡先生陪同着站在大廳正 來的人實在太雜了。大家亂哄哄的在

中。向四下裏抱了一抱拳道:「各位貴客 --譚某人招待不週。尚請海極!」 四下裏掌聲如雷。這上來的一個彩頭

就給了主人一個十足的臉・的確够體面的 譚雁翎接着咳嗽了一聲·道·「各位

先吃飯

節問題,在下會與各位仔細的討教。現在

大概也都知道了。譚某人是幹皮貨起的家 · 說直了一句話。那是全靠各位的大力支

大廳裏又掀起了一陣子掌聲。

是一個身懷絶技的江湖人物! 果不是有些人事先知道他出身的底細的話 那麼精神抖擞,目光烱烱。神氣內蘊。如 。僅僅由他的外表。你是很難觀察出來他 七十開外的譚老爺子。看上去依然是

我這裏敬備水酒數席。爲各位接風!」 地方。譚某忝爲地主。理當有一番敬意。 「大家夥辛苦了好幾個月。來到了這個小 皮客中不識得幾個大字的居多。聆聽 掌聲稍歇·譚老太爺抱着拳繼續道·

之下,竟自吆喝了起來,一時掌聲,叫囂

· 只得含着微笑· 暫時坐了下來! 譚老爺子還有很多話一時却說不下去

先生用力的拍了幾下手,把混亂的場面鎮 這個局面暫時就由胡先生來主持,胡

「各位先不要吵·在下還有更好的消

胯下黑龍駒長嘶着如飛而去! 不過是驚鴻一瞥。人馬俱已無踪!

那張英俊的面頰上。在臨去的瞬息之間牽 扯出一種使人無法理解;難以臆測的笑容 她留有深刻的印像。她似乎看見了對方 ·就祗是這一點·已經是够她澈夜深思 譚貴芝定了定神·對於他臨別的一瞬

皮貨的買賣有關。 商。僅有極少數是外來的朋友。但是却與 人中十之八九。俱都是經營買賣皮貨的客 站立在天棚下面・迎接着與會的賓朋・客 他和賬房先生今天都穿戴得很整齊。 譚老太爺今天顯得精神很抖擻樣子!

帖·成了此一刻譚府的貴賓! 客。幾乎每一個人都接到了一份譚家的請 「迎春坊」可以說全空了。所有的住

來說,能够成爲有「皮大王」之稱的譚老 歡歡喜喜的來到譚家赴宴。 個人都穿上他們平日最漂亮的一件衣裳 殊榮。是以,大家的與采都顯得極高。每 太爺的座客,實在是以往夢寐難求的一種 對於這般整天與山林野獸爲伍的獵者

皮……營營總總不下百數十張,流目其間 有一種貼身的親切。賓至如歸特殊感覺! 展覽。當然以此來接待與會者。更顯得別 獸皮靠墊,有熊皮。虎皮,豹皮。金絲猴 每一張太師靠椅上。都加覆着一襲鮮艷的 簡直就像是在參觀一項別開生面的皮貨 譚家的大廳。今天佈置得煥然一新

息奉告 **敝東這一次請各位來**,是有意與各位直接 的成交一筆生意!」 • 各人手捧着香茗和精緻的點心盤子。 」順了一下。他接下去道:

四個穿着青紅緞子小襖的俏麗的丫

關自己的貼身利益時。俱都仔細的靜聽下 全場頓時靜了下來。每個人體會到事

想一次與各位作成這筆生意。這件事的細 「敝東的意思。各位辛苦了幾月。

子拉開來。 兩個聽差的把客廳與飯廳之間的幔簾

飯廳裏早日擺好了酒席·各人喧嘩着

座在毫不起眼的一個座頭上 桑南圃也隨着衆人起身。他仍然是落

也不認識! 四姑夫婦・以及「賽呂布」蓋雪松等有限 生的·除了「迎春坊」的老闆左大海·花 幾個人對他晷曾相識以外。他簡直一個人 在他來說。這裏每一個人對他都是陌

只有八個人。桑南圃居然厠身其間,爲八 張桌子本來可以坐十二人。可是因爲人頭 過於低下的關係。大家都不恥爲伍。是以 現在他屈坐在最側的一張席位上,這

事實上·自從他一進來之後。 但是,這樣並不表示主人就冷落他 譚老太

爺就注意到他了。

不止一次的用眼睛觀察着他! 他在廳角優別的品茶時。譚老太爺也

現在他厠身末座·譚老太爺更注意到 (未完)

前文提要: 光,但因急於想往鐵船帮奪回被越西鴻搶去的無鋒寶劍,不敢多留,當下便向三仙長拜 鉢禪師,瀛洲居士和蓬萊老人所授絶藝學成,原想在島上逗留一二天,瀏覽蓬萊仙島風 居土要戚明星居留島上二十一天,由三仙各授以一式絶學,二十一日期滿,戚明星將一 指出中原三老的錯誤觀念,降魔怪丐顯悟前非,聲稱從此不與啟明星作對後離去,贏洲 瀛洲居士在,蓬萊老人 化破臟身棺中的降魔怪客的詭行, 瀛洲居士 上回書至戚明星和海友蘭隨蓬萊老人至蓬萊仙島,適一鉢禪師和

三仙傳絕藝 千里共嬋娟

『天山飛狐勾兆旗』决門,地點在鐵嶺關 日期是明年元月十五日。」 ,海書郎有無遺言你替他做什麼事?」 瀛洲居士道:「這還有七個月的時間 戚明星道:「有的,頭一件是代他與 嬴洲居士道:「你成爲第七代大殺体

恐非其敵手,不過你用老夫三人傳授你的 兩下子,你在未練成大殺門的劍法之前, 届時你去不去赴約?」 瀛洲居士道:「勾兆旗那小子的確有 威明星點頭道・「當然要去!」

> 三招功宍對付他,諒可自保。」 戚明星道。「即是替他琴回失踪的女 瀛洲居士道:「第二件是什麼?」 戚明星道·「是的。」

要說,對麼?」 見・這件事現在已完成了。」 戚明星道•「第三件……」 瀛洲居士道:「第三件呢?」 瀛洲居士微微一笑道: 「他叮囑你不

瀛洲居士笑道•「那就不要說出來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 着蓬萊老人循徑下峯而來。 -你們去吧,恕不相送…」

蓬萊仙島的西邊,登上一艘停泊於海邊的

副落落寡歡之狀,心中頗覺過意不去, 在苦練武功,很少與她交談,這時見她 海友蘭一直默默的坐着,不發一言

以告訴我,我會替妳解决。」 戚明星道•「如果妳有什麼困難,可 海友蘭搖搖頭道·「沒有。」

魔怪丐,不過我想他們中原三老非一般江 不會讓令奪的遺體暴陳於地面上。」 湖人物可比,他們與令尊並無私仇,想來

於是,戚明星與梅友蘭再拜而別,隨

迤邐下了山峯,蓬萊老人領他們來到

萊仙島,向西方緩緩航進。 蓬萊老人扯起風帆,隨即開船駛離蓬

·開口道·「海姑娘妳有什麼心事?」 戚明星在過去的二十多天中,由於一

是在想着我爹,不知他的遺體被丢棄在何 海友蘭道:「我沒有什麼困難,我只

戚明星輕嘆一聲道。「那天忘了問降 他頓了一下·接着道·「我送妳到都

> 間,如果可能,我仍將把令奪的遺體送往 陽投奔妳姑媽之後,便去找中原三老間一 大殺門安葬,妳放心好了。」 海友蘭點點頭。

下,省得明年還要遠道跋涉一次。」 數千里路程,你們不妨買兩匹馬代步。 海關,老漢送你們在山海關上岸如何?」 兆旗』人在何處,要不就可先找他了斷一 老前輩打算將小可二人送到何處上岸? 戚明星道:一可惜不知『天山飛狐勾 蓬萊老人道•「由山海關到鄱陽要走 戚明星道·「好的。」 蓬萊老人道:「由此往前直駛可到山 戚明星道:「不知道,但既稱『天山 蓬萊老人道·「他一向住在何處?」 戚明星轉去和蓬萊老人攀談,道。

暮時分果然到了山海關附近的 路南行途中,可以順便打聽打聽。」 飛狐』。想來應在北方一帶。」 久才能達山海關? 船,在風不浪靜中緩緩航進,這天薄 蓬萊老人道: 戚明星點點頭,轉問道:一這船要多 蓬萊老人道:「那麽,你自山海關一 「日落之前可到。」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路徑,最後說道。「好了,今晚你們可在蓬萊老人停住了船,指點去山海關的 山海關過夜,老漢則要連夜返回蓬萊仙島 ,你我有緣再相見吧!」

戚,海二人乃拜別上岸,目送老人掉

並海,自古視爲要隘,有「天下第一關」 東臨海,北有冤耳,覆舟二山,山皆陡絶 轉船頭遠去不見之後,才往山海關而來。 山海關,爲長城極東的第一關口,關 行不多久,已到山海關城中。

友蘭自上岸之後,心情似乎變得開朗起來 名已久的關城不免有一份好奇與崇敬之心 ,先到關口瞻仰一番,然後沿街而行,海 這時很高與地道:「這地方很不錯, 兩人都是第一次來到山海關,對這聞 一會好麼?

過萬里長城是個甚麼樣子呢!」 海友蘭道:「到城上去看看, 我沒見 戚明星微笑道:「怎麼玩?」

戚明星道:「它和一般城牆,並無兩

陷我去?」 海友蘭呶呶嘴,畧現不悅道•「你不

一家客棧投宿,養足精神體力,明早好趕 戚明星說道:「咱們去吃飯,然後找

戚明星道:「我沒心情遊山玩水。」 海友蘭噘噘唇道•「你急什麼嘛。 海友蘭輕哼一聲,賭氣不說話了。

路要走,一路上保證有讓妳看不盡的風光 「不要生氣,明天開始,咱們有幾千里 戚明星又覺過意不去,便好言安慰道

> ,何必一定要去看那萬里長城呢?」 海友蘭道:「人家就是要看萬里長城

去看萬里長城,如何?」 ,然後去買兩匹馬,假如還有時間,再 戚明星道:「這樣好了,咱們先去吃

幾家馬場,乃再往關口行來。 十個水餃,食飽之後,打聽得關口附近有 於是,兩人找到一家小館子,叫了幾 海友蘭這才轉嗔爲喜,微笑點頭。

壓辦呢? 上只有五十多两銀子,不够買兩匹馬,怎 子,他便把她拉到一旁,低聲道:「我身 戚明星一間價錢,最便宜的也要二十一個銀 到了關口左近,果然找到兩家馬場,

共乘一騎・一様可以趕路呀。 戚明星想了想,點頭道:「只好如此 海友蘭道:「那就買一匹好了,咱們

妳的?

城的雄偉景色。 來取,便同海友蘭走上城牆,觀賞萬里長 成交,他付過銀子,說明暫寄馬場,等下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以二十二兩銀子 他於是挑上一匹棗紅色的雄馬,雙方

女,緊緊偎依着戚明星,似乎把戚明星當 步而行,海友蘭這時就像個情寶初期的少 來,另有一種幽美的姿態,兩人沿着城慢 這時,夜翼日降,萬里長城在夜下看

戚明星却一點也沒有「花前月下」的 ,他對她只有一種兄長的情份。

沉寂說道:「這萬里長城,當眞有萬里長 兩人並肩走了一會,海友蘭首先打破

長城的故事沒有。一 於能够來到這萬里長城之上。」 訴我這座萬里長城的故事,沒想到今天終 戚明星道•「唔……」 海友蘭道:「很小的時候,我爹就告

戚明星道•「聽過,那是神話。」

姓建造萬里長城一 戚明星眉頭微皺道•「這是令魯告訴 海友蘭道:「秦始皇無道,驅役老百

死傷不計其數一 建造這萬里長城,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海友蘭道:「是呀,他說秦始皇爲了

戚明星道••「令尊怎麼會這樣告訴妳 海友蘭一怔道:「什麼奇怪?」 戚明星搖頭道•「奇怪--」

的? 海友蘭道:「他說錯了?」

也許是奶媽告訴我的……」 戚明星道:「一定是她,令尊不會這

戚明星道:「不知道,可能沒有

海友蘭說道:「不,那是真的,我相 海友蘭道:「你聽過孟姜女哭倒萬里

戚明微笑道:「哦。」

,這是不對的,他眞是這樣告訴妳麼?」 首尾以禦匈奴,令奪說秦始皇建萬里長城 疆圉計,先後築城,後來秦始皇才聯綴其 始皇建造的,那是在戰國之時,各國爲固 戚明星道••「是的,萬里長城並非秦 海友蘭想了一下,道:「我記不得了

來。」 倒萬里長城一定是真的,她萬里尋夫,其 海友蘭道:「不過,我相信孟姜女哭 情感動上蒼,因此上蒼才讓萬里長城倒下

戚明星微笑不語。

我爹爲什麼是大殺門的第六代大殺俠?」 後,忽然轉身面對戚明星道:「戚大哥, 戚明星道:「他沒告訴妳?」 海友蘭道: 海友蘭靠上城垛眺望關外風光,一會 「沒有。」

女兒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物,他生前的一切行爲,絶對不會使他的 應以他爲榮,因爲令奪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殺俠,我也不大淸楚,不過最重要的是妳 戚明星道:「令尊如何成爲第六代大

要去大殺門的武庫曆練劍法,然後成爲第 是好奇罷了 七代大殺俠?」 海友蘭道:「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 -你奪回無鋒寶劍之後,便

戚明星道。「令尊沒有告訴妳?」」 海友蘭道•「六殺門武庫在哪裏。」 海友隣道:「沒有。」 戚明星道·「是的。」

戚明星道••「那麼,我也不能够告訴

仙也不知道。」 沒有第二人知道武庫的地點,就連海外三 傳男不傳女,如今除了我之外,普天之下 戚明星道: 海友願道: 戚明星道:「妳沒有知道的必要。 海友蘭道:「我爲什麼不可知道? 一大殺門代代單傳,而且 「可是,我好想知道!

海友蘭道:「爲什麼呢?」

戚明星道:「大殺門的劍法十分霸道

你可以告訴我,我發誓不洩漏便了。」 戚明星搖了搖頭。 海友蘭道。「我爹沒教我武功,所以

每一代有一位六殺俠已經够了。」

海友蘭噘着嘴,說道:「哼,你不信

任我?」 戚明星道:「不必談信任不信任,妳

害無益。 無須知道的事就不必知道,知道了對妳有

難道無權知道。·」 海友蘭道:「我是第六代大殺俠的女

第六代大殺俠・但是大殺門却不是令奪創 戚明星一笑道:「令尊雖是大殺門的

權知道吧?」 啓口道。一另外有一件事,我想我應該有 海友蘭似覺委屈,沉默了片刻,才又

的第三件事。」 海友蘭道:「我爹遺命你去替他完成 戚明星間道:「哪一件?」

理? 戚明星道:「這事妳更不能知道。」 海友蘭很不高興地忿忿道:「什麼道

「走,咱們該去找客棧過夜了。」 戚明星搖搖頭,移步往關口走回,道

練武呢?」

她一人乘坐,出了山海關之後,海友蘭問 戚明星不好意思與她同乘一騎,就讓 次日一早・兩人卽取道南下。 一夜無話。

鄱陽? 「最快要一個月。

道:「咱們這樣走路,要走多久才能抵達

「你何不上來?

「不大好……」 「這馬可坐二人,不是麼?

「不要緊,你上來吧!」

向前疾趕。 路, 小節,於是便上馬與她同乘,催快坐騎, 心想一個人只要行爲端正,大可不拘 戚明星也覺一個騎馬一個步行無法趕

的腰身,很高興地道:「對啦,這樣可快 海友蘭坐在他後面,雙手緊緊抱住他

海友蘭道•「戚大哥!」 戚明星沒開腔。

不肯答應。」 海友蘭道:「我有個要求,不知你肯 戚明星道:「嗯?」

麽? 海友蘭說道。「我想學武,你教我好 戚明星道·「說說看。」

戚明星道•「不。」

海友蘭道:「爲什麼?」

就教妳了。」 海友蘭道•「可是,我爲什麼不可以 戚明星道:「令尊如要妳練武,他早

以他不要妳練武。」 平安的日子,我想令尊也有這種想法, 希望自己是個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過 如我,我就後悔當初練了武功,我現在很 戚明星道:「練武不一定是好事,譬

一個人若練成了武功,便可爲所欲爲 海友蘭道:「我不懂練武有什麼不好

> 壞人也不敢欺負我了,不是麼? 戚明星道:「不對,一個人練武功,

天山飛狐』勾兆旗,他也想擊敗令尊以揚 **尊**,他一生鋤奸懲惡不遺餘力,可是却有 初爲什麼要練武呢?」 名天下,這都是練武帶來的麻煩。」 練不好沒有用,練好了麻煩却多,譬如令 人要殺他,名之爲『武林除害』還有那『 海友蘭道。「你既然有此種看法,當

那時是個孩子,什麼都不懂。」 戚明星道。「我才十歲便開始練武

答應繼承爲第七代大殺俠呢?」 戚明星道•「現在我已騎虎難下,我 海友蘭道:「現在你懂了,爲何又肯

如不再練成更高深的武功,便會被人殺死 所以只好繼續走下去了 海友蘭道: 戚明星道• 海友蘭道:「誰要殺你?」 「他爲何要殺你?」 「鐵船帮主越西鴻。」

於是仇恨越來越深了。」 出十二鷹追殺我,而我反將十二鷹擊斃, 」之一,後因某種原因而背叛他,他便派 海友蘭道•「什麼原故使你决定背叛 戚明星道•「我原是他麾下『十三鷹

騎,馬上也坐着一男一女。

他 鏢局的人射中一箭,我負傷逃到某地,被 派我去一家鏢局踩採,結果行藏敗露,被 戚明星道:「有一次,他準備刦鏢,

西鴻最痛恨的人,但我不知他是王捕頭, 鳳 在他的家養傷數日,愛上了他的女兒王小 個退休的王捕頭所救,那王捕頭原是越

海友願追問道·「怎樣。」

是王捕頭…… 處,就派我和另二人去擒他,到了那地方 越西鴻不知從何人口中探悉王捕頭隱居之 ,我才知道曾經救我性命的恩人,原來就 戚明星道。「後來傷癒回到鐵船帮,

戚明星苦笑道:「底下的事,我不想 海友闡道:「王捕頭死了?」

海友蘭動容道:「這怎麼辦?

戚明星點點頭。

海友蘭道:「王小鳳呢?」

戚明星搖搖頭。

戚明星道•「找她幹麼?除非我情願 海友蘭道:「你沒去找她?」

死在她的手裏,否則。找她只有帶給她痛

戚明星神情一片落寞,沒有回答。 海友蘭道:「你心裏還喜歡她麼?」

海友蘭掉頭望去,只見後面道上馳來 一片馬蹄聲,由身後道上响了過來。 「得得,得得,得得……

様呢! 戚明星恍如未聞,策騎直進。 她不禁笑道:「你看,還有人跟咱們

苦 每當想起王小鳳,他就有如刀割的痛

切事情。 這痛苦使得他沒有心情去理會周圍的

「得得得……」

蹄聲近了。

到他們身邊,這對男女似爲情侶,男的生 一瞬間,從後面趕來的一男一女已趕

兵器。 相驃悍,女的容貌妖艷,兩人身上均帶有

要去
日公堡看人打擂台?
一 同行,開口笑間道:「喂朋友,你們可是 男的趕上戚明星時,便與戚明星並肩

-23-

戚明星漠然不理。

回對身後的女子乾笑道:「他媽的,這小 男的碰了一鼻子灰,不禁心頭有氣

戚明星笑問道:「小子,你是啞巴麼?」 個啞巴!」 男的仰頭「哈!」的笑了一聲,又向 女的笑道:「誰叫你不長眼睛,間上

男的訝笑一聲,道:「嘿,眞是不長 戚明星冷冷一哼,道•「走開,不要

眼睛的東西,大爺肯跟你說話,可是抬舉 戚明星眉頭一皺,面色更冷了

痛快的麼?」 男的又笑道:「怎麼回事,有什麼不

家在鬧蹩扭,沒咱們的事!」 女的拍拍他背部,笑道:「走吧,人

有這麼標緻的小姐兒同行,居然還苦着一男的看了海友蘭一眼,笑道:「嘿, 哦・老子明白丁!」

男的回頭向她笑道:「我知道他們爲 女的笑道:「贼漢子,少噜嘛,快走

何簡整扭,一定是跟咱們一樣! 女的道。「什麼呀。

男的道:「少了一匹馬!」 女的道:「去你的!」

三鷹中的『黑鷹』戚明星。」 戚明星點點頭。

包取出,扔到地上,嗒然說道。「你拿去 男的沒說什麼,立刻將身上的一隻銀

戚明星道··「謝謝。」

姑娘講下馬如何?」 走到那女的面前很有風度的一躬身道。「 他俯身拾起銀包,往懷裏一揣,然後

男的一抱拳道••「抱歉,在下要走了。」 戚明星笑了笑,一躍上馬坐定,向那 女的慌忙滾鞍下馬,退到一旁。

> 哈,正跟我們一樣,剛才我們也爲此吵了 因少了一匹馬,因此很不開心,是不o·哈 你們八成也是要去呂公堡看人打擂台,只 一架,哈哈哈……」 男的回對戚明星笑道:「喂,朋友,

伸手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子有個『君 男的全不把他的「臉色」放在眼裏, 戚明星憎惡地道•「走開!」

子成人之美』的辦法,要不要聽聽?」 戚明星不答。

様・」 我的馬給你,你敢了,你的馬給我,怎麼 男的說道:「你我打一架,你勝丁。

戚明星勒停坐騎,含笑說道。「眞的 男的笑道:「敢不敢?」 戚明星忽然笑道。「好主意!」

些,要麽安步當車! 是真的,老子就喜歡這樣,要麼坐得舒服 男的跟着勒停坐騎。大笑道:「當然

馬之外,盤纏也不够,閣下身上帶着多少 戚明星微笑道•「我們除了缺少一匹

男的神色一振道:「怎麼,你還想下

馬和銀子全給你,要麼你的馬和銀子全送 戚明星點頭道。「正是,要麼,我的

老子的胃口!」 男的哈哈大笑道•「好啊,正對上了

男的道。「一百多両。」 戚明星道•「閣下有多少銀子。」

賞銀五百両紋銀,最後能擊敗他本人的人 的,聲稱凡能打敗他四個徒弟,每勝一場 有萬夫不當之勇,這次的擂台便是他擺設 乃是三國猛將呂布的後裔,手中一支畫戟 最爲著名, 點是武風極甚,家家戶戶的子弟都喜歡練 」的教頭,消息一傳閉,立刻轟動了北方 ,更可得黃金一百両及被聘爲「神風武館 這裏的居民沒有赤貧和極富,很特別的一 因此武館不少,就中以「神風武館」 **吕公堡是個鎮,是通大城縣的孔道,** 數日後,兩人到了呂公堡。 據說館主「鐵臂神猿呂君鵬」

起來。 武林,使得一向平靜的呂公堡頓時熱鬧了 擂台擺在鎮外一塊空地上,這時已是

午後交未時分,但擂台前面仍是人山人海 盛况空前。 那座擂台, 有一丈二尺高,寬約五六

丈,其上張燈結綵,左旁另設有一座小小 副台,上面擺着文案,似爲報名打擂台之

會友」四個大字,兩旁台柱上的對聯是•• 拳打九州豪傑 擂台上面掛着一塊匾額,上書「以武

脚踢四海英雄

持大板斧的畧佔上風。 一個穿黃衣持短戟,一個穿靑衣持大板斧 兩人搏鬥甚烈,打得難分難解,看上去 這時,台上有一對青年在龍爭虎門,

猿呂君鵬』的徒弟。」 海友蘭對此興緻很高,一邊看一邊說道。 「那使用短戟的青年,想必就是「鐵臂神 戚明星拉着海友蘭擠入人羣中觀戰

戚明星點點頭。

,但恐怕要後力不繼。 戚明星道•「那打擂的青年攻勢很兇 海友蘭間道:「你看他們誰較强?

子可得,這不壞嘛!」 海友蘭道:「你要不要上去試試?」 海友闡道。「打勝一場便有五百両銀 戚明星笑笑道:「看看再說吧。」

等下上去試試如何?」 海友關道。「你一定可以打敗他們 條命呢。」

戚明星道:「但如敗了恐怕要賠上一

十両如何?

直奔他右腿砍去,喝道:「看我的!」 了他的變貫拳,然後手中鋼刀突揮而出

出手很快,的確不是庸手!

, 我全給你, 我勝丁, 你全給我!」 男的一擺手,道:「不管幾两,你勝 說着,跳了下去。 戚明星笑道:「好,咱們下馬!」

笑道:「我沒帶傢伙,只有一雙內掌。」 用傢伙,反而麻煩。」 用你的傢伙,在下擅長拳脚,若要在下使 上拍拍手道:「來,你使用甚麽傢伙?」 戚明星道•-「閣下不必客氣,只管動 男的也翻身下馬,走到道旁一塊空地 男的面露難色道:「這怎麼打呀?」 戚明星移步過去,在他面前站定,含

你兩招!

戚明星笑道•「這一招不算,我再讓

被踢得脱手掉下,而且被踢斷爲二截!

「拍!」的一响·男的一柄鋼刀不僅

這下,男的呆住了。

右脚一縮一蹬,笑道:「撤手!」

戚明星微微一笑,身形忽的跳起三尺

男的聞言欣然說道・「那我就不客氣

他面門打去。

戚明星低頭避過,道•「還是不行

忽然老羞成怒的大吼一聲,刀鞘猛揮,向

大的,好像見了鬼似的,驚望他好半天,

男的一張臉脹紅了,兩顆眼睛瞪得大

• 「你沒兵器,我讓你先,進招吧!」 ,左手握鞘,擺出一個「名家」<u>姿態</u>,道上,這時他將鋼刀解下,拔出,右手握刀 身形一挫,拉開架式踩出三步,大喝 戚明星抱拳道:「有僭!」 他的兵器是一柄鋼刀,連鞘懸掛在腰

他放在眼裏,當下閃身讓開,哈哈一笑道 一聲,一拳直揮出去。 「這一招不算,我再讓你二拳,動作快 男的一看他出手平平無奇,更加不把

聲飛起,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然後垂直

男的小腹登時挨了一脚,整個身子應

不作

按地面,身子猛可一個翻轉,右脚條抬而

戚明明長笑一聲,滑步斜身,右手

扔掉刀鞘,雙掌一揚。十指張如鷹爪。餓

男的瘋了

,口中發出一聲狼嘩,憤然

虎撲羊般的飛撲上去。

還是不行,動作太慢了! 男的又很輕鬆的避期,口中叫道:-「 戚明星又大喝一聲,揮拳擊出。

式少林拳中的雙貫拳。 戚明星身子一個飛騰,雙拳齊發,打

何?

久,才開口間道•「你……你亮個萬兒如

男的面加土色,一楞一楞的呆望他良

男的面色一菱,失聲道:「鐵船帮十 戚明星客氣的笑道•「戚明星。」 輕輕放他落地,笑道:「够了吧?

戚明星趕上一步,接住他掉下的身子

出 男的大笑一聲,身形往左一偏,避過

他向海友蘭一招手,隨即一抖馬索,

戚明星道•「我只有二十两,就賭二

豫婦般的尖叫怒罵•「好呀!你這個賊漢 驅騎向前馳去。 ·現在可好了,好好的路你不走,却偏 兩人才馳出數十丈,就聽那女的發出

有什麼可說。 着妳去便了!」 男的道:「別叫嚷,臭婆婆,老子馱

要跟人賭門,如今偷雞不着蝕把米,你還

大笑起來。 戚明星和海友蘭聽得忍俊不禁,哈哈

笑聲中,兩人縱馬向前疾馳。



戚明星右脚倏抬,把男的踹上半空。

-24-

-25-

旗八成不會來,即使來了,也絕不會上台 手,他就有些失望,而斷定天山飛狐勾兆 但是,看到台上那持短戟的青年的身

飛狐勾兆旗的對手,天山飛狐是絕對不會 臂神猿呂君鵬的武功再高,也絶不是天山 「紆奪降貴」到這種地方來的 因爲,從徒弟的身手去衡量師父,鐵

海友蘭見他不說話,又碰碰他道。

戚明搖搖頭道:「不,沒意思。」

戚明星道。「他們不是我的對手,我 千两銀子花花不好麽?」 海友蘭道。「你勝他們一二場,拿他

若上去挑戰,等於自貶身價……」 里路要走,你身上那一百多两銀子,够用 海友闡說道:「可是,咱們還有數千

都沒有,這個樣子前去,人家不把我當作 也該帶些錢去,還有我連一件換洗的衣裳 海友蘭呶呶嘴道:「我去投靠姑媽

說着說着,眼眶都紅了。

妳,至於妳需要的錢,到時候,我會給妳 「妳放心,改天到了大城市,我一定買給 心中暗罵自己太粗心,當下連忙安慰道。 戚明星這才想起她的確有許多需要,

海友蘭道:「你那來的錢?」

台! •-「下一位打擂的是戚明星,請戚英雄上 一聲鑼响,只見那老文士又起立大聲說道 兩人正在拉拉扯扯,忽聽那副台上又

海友關聽了又驚又喜,叫道:「咦,

是誰在跟我開玩笑! 戚明星眉頭皺成一團,沉聲道:「哼

興奮地道·• 「一定是那天被你赢得了 的那個漢子,他知道你武功高强,因此 海友蘭巴不得戚明星上台打擂,故很 一匹

定是你的朋友替你報的。」

小霸王趙翼一哦,笑道:「那麼,

小霸王趙翼神色一呆道。「閣下沒有 戚明星道•「是誰替在下報名的。」 小霸王趙翼還禮道•「請說。」

已失去了坐騎,不可能跟咱們同時到達此 戚明星沉容說道:「不,不是他,他

那位戚英雄,請即上台如何?」 說畢,鼓掌鼓勵。 沉吟間,只聽那老文士又大聲道。「

鼓掌,立時也紛紛鼓掌起來。 挑戰了,他們唯恐看不成,故見那老文士 戚明星思忖電轉之下,忽然展顏一笑

台下觀衆也以爲戚明星胆怯不敢上台

麼啦?」

誰替這位戚英雄報名的?

那劉師爺起身答道:「是個少年,

台上那位老文士問道。「劉師爺,剛才是

小霸王趙翼點點頭,轉去台邊,向副

老先生如何?」

戚明星道:「請問問那位接受報名的

小霸王趙翼又輕哦了一聲,感到迷惑 戚明星道:「在下沒有朋友。」

我一下,也罷,我就上去,打一塲讓妳瞧 · 向海友闡低聲說道:「大概有人想戲弄

小霸王趙翼轉回到戚明星面前,笑笑

劉師爺道。「走了。」

小霸王趙翼道:「那少年呢?

,越過數丈,輕飄飄的落到台上! 話落,雙足微頓,人便如飛魚般射起

大起,大家都知道有好戲可看了。 功比剛才那個徐慶高明數倍,因之喝采聲 那小霸王趙翼一看戚明星輕功高絶, 即使不懂武功的人,也看得出他的輕

定·凡勝一場,便有五百両銀子可得。」

戚明星道:「在下不要銀子。」

小霸王趙翼道:「本擂台日有明文規

不過有個要求……」

戚明星一笑道:「不,在下討教也好

情知是個可怕的勁敵,面上的笑容頓時消

什麼?」

小霸王趙翼不禁詫異道:「那麼你要

機會,你却不要,還有什辦法可想呢!」 戚明星道:「有的,有的,我 海友蘭道。「眼前就是一個贏錢的好 戚明星道•-「我會想辦法。」

觀衆一齊叫了起來。

大板斧「拍達!」一聲,被打掉,左肩上 戟的青年一陣反攻之下,一時招架不住, 挨了一戟,登時血如泉湧,跌落擂台下去 持大板斧的青年果然後力不概,被那持短 原來,擂台上那對青年勝負已分,那

道:「下面是哪一位,請快上台來! 態度驕傲的環望台下衆人一眼,一掀嘴皮 口氣也很狂,連「賜教」兩個字都不 那持短戟的青年一脚將大板斧踢下

後面的一位老文士站起身子,大聲道:一 觀衆的議論聲「嗡嗡」响起來。

龙馬雲,飛快的飄上擂台 人叢裏縱起一個彪形大漢,好像一團

輕功很不弱,台下觀衆紛紛喝采叫好

還請五台主手下留情。」 拳道:「在下徐慶,不揣冒昧上台討教, 這彪形大漢一到台上,即向那青年抱

那青年笑了笑道:「徐英雄不用客氣

失,神情變得十分嚴肅。

在下戚明星,在動手之前,先要請教一

戚明星向他抱拳一拱,很冷靜地道:

要是在下侥倖獲勝 戚明星一指台柱上那副對聯,道••「 • 只希望暫時換另一副

嘿冷笑道:「本擂台這副對聯,很使關下 小霸王趙翼以爲他存心鬧事,不禁嘿

總要寫上一些挑逗性的字眼,貴台這副對 戚明星搖頭道…「不是, 一般擂台

換上什麼樣的對聯?」 小霸王趙翼道:「既然如此,閣下想

採納·感激不盡。 」 在紙上寫了幾個字, 遞給他道:「如蒙 戚明星自懷中取出一張紙和一支炭筆

這是什麼意思?」 小霸王接過字條一看,面色微變道••

阴玩笑罷了! 戚明星微笑道:「跟捉弄在下那人開

報名的,就是這兩個人?」 小霸王趙翼吃驚道:「閣下認爲替你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好玩的,我們犯不着招惹這兩個人……」 你們既然敢擺設擂台,難道還怕得罪人 戚明星故意發出譏諷的笑聲·說道·· 小霸王趙翼眉頭一皺道:「這可不是

閣下稍候,容在下入內請示家師!」 語學,轉入後台去了。 小霸王趙翼臉上掛不住了,道:「好

呀! 耐,紛紛鼓噪起來,大叫道。「打呀!打 戚明星站着不動

「得罪」,立時欺身進招一尺横打上去。

意何在。」

飛踢對方太陽穴,攻勢異常凝辣! 住對方打到的鐵尺,同時右足橫抬而起, 那青年身形畧側,手中短戟一沉,截

踢來,招式立變,鐵尺一翻,反向青年胯 原是虚招,目的只在探測虚實,一見青年 但徐慶顯然不是弱者,他打出的一尺

持多久,當下回對海友蘭說道:「咱們走

出招已不如先前那樣凌厲,心知他已難支

戚明星視綫轉回擂台上・只見那徐慶 那人又搖頭道:「這却不知。」

慶的一擊,手中短戟再沉,猛戳向徐慶頭 順勢鼠起,空中一翻身,巧妙的避過了徐 那青年台主喝聲:「來得好~」身子

看得台下觀衆目瞪口呆,喘不過氣來。 海友蘭似甚緊張,緊緊扯住戚明星, 兩人越打越猛烈,轉眼門成一團,只

出手突然變快,展開搶攻了

短戟上下翻飛,猛打猛刺,攻勢銳利

便道。「那麼,看完這一場就走。」

戚明星見她與趣濃厚,

海友蘭道。「既然來了,就看他幾場 戚明星道•-「嗯,沒什麼意思…… 海友蘭一怔道:「你不看?」

正說着,忽見那小霸王趙翼暴喝一聲

間道·「你看他能勝麼?」

但恐怕仍非那青年台主之敵。」 戚明星道•「他比剛才那青年强些 海友蘭道:「那叫徐慶的漢子!

逼到台邊,他似知已無法取勝,突然大喝

那山西英雄徐慶勉强擋了敷招,日被

步,然後乘機倒縱下台,一溜烟似的走 聲,奮力攻出一尺,將小霸王趙翼迫退

海友蘭吃驚道:「哦,那青年台主那

呂君鵬』的第幾徒弟?·」 請教老兄,那青年台主是『鐵臂神猿 戚明星微微一笑,轉對身旁一人間道

意門徒,名叫小霸王趙翼,打從今早開始 ,他已一連打敗了五個打擂的,十分厲害 那人答道。「他是目館主的第五個得

麼嘛!

戚明星道:「眼下這呂公堡來了數千

海友蘭很不樂意,噘唇道。「你急什

戚明星一拉海友蘭,道•「走吧。」

小霸王趙翼,仰頭哈哈大笑,狀至得

們擺設擂台到今天,可有人勝了他們?」 戚明星「哦」了一聲,又問道。「他 戚明星再開道:「他們擺設擂台,用 那人搖頭道:「沒有,沒有!

吃飯和睡覺的地方呢! 人,現在不走,等下天黑了,只怕找不到 海友爾央求道•「那麼,再看一場就

走,我很想看到有人能够打敗他-戚明星以堅决的語氣道:「不,沒什

悍笑道:「家師說,只要閣下能連勝三場 便照閣下之意行事。 戚明星點頭道•「可以! 不久,小霸王趙翼轉出來了,他面露

在下暫充台主,一刻時之內,如他們未現戚明星道。「換上對聯之後,當然由 身上來,在下便走。」 小霸王趙翼問道:「然後呢?

他已準備好,當即跨步一豎掌,口喝一聲 「接招!」左掌暴採,向對方胸前拍去。 戚明星知道打擂的要先動手,故一見 手中短戟一横,擺出了備戰姿態。 小霸王趙翼側身,一戟揮出,截擊來 小霸王趙翼道:「好,請進招!

方面門,攻勢豪邁奔放已極。 戚明星左掌一撤,左脚忽起,飛踢對

著他的脚尖推出,同時短戟倐然上揚, 小霸王趙翼沉嘿一聲,左掌一抬, 直迎

出招極狠,毫不客氣!

横掃到對方左太陽穴上! 然斜飄而起,左掌一沉,拍開對方的短戟 右脚「呼!」的一聲,好似一把大刀, 但戚明星比他更潑辣,只見他身形驀

招「轉身射雁」,攻向戚明星腰部。 是第一次碰到,但他號稱「小霸王」,作 但見他身形一挫 風亦極霸道,故未爲戚明星的氣勢所奪, 手中短戟招式一變,旋身上刺,使出一 這種硬攻硬拚的打法,小霸王趙翼憑 ,偏頭避開戚明星的一脚

變招與搶攻都極巧妙,看得台下觀衆

徐英雄上台! 一位打擂台者,爲山西英雄徐慶,即請 驀地,那副台上一聲鑼响,坐在文案

徐慶自懷中掣出一柄鐵尺,口中說聲

-26-

民初遊俠故事 ・文 ・圖 羽令



級與密密發展接通過海邊接換與發展發展接換機與強強

文 提要

孫孫強張張張張密張張張張張張張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 省城,冀圖說服姚團長,譚道聞聽後願往省城,暗中協助,正談 的革命軍,推翻北洋軍閥,那兩名革命軍要不顧生命危險,潛往 ,是要策反北洋軍的姚團長,配合早有連絡的唐團長,迎合北伐?及此來目的,范長順把他們藏身之地說出,並說他們來此目的 回到曉山鎮,向范長順查詢南方革命軍的那兩名間諜藏匿在何處 順返油坊,臨近見一軍官,范長順忙趨前招呼 間。廣濟坊伙計跑來報告。說油坊來了一小隊兵,譚道立偕范長 上回書至譚道往赴北洋軍軍法執行處處長武瑤軍的約會後,

坦誠肩重責 携手踏 征途

掌櫃的騰幾間屋子出來。」 長的副官,咱們三零一團奉命駐紮曉山。團部就設在油坊裏, 帶除官掃了他一眼·神氣活現地說道·「我是三零一團姚團

只怕姚團長受不了啊!」 范長順先瞥了譚道一眼·才徐徐回話·「油坊裏全是油味 譚道心頭不禁一怔:這就是武瑤軍所施展的嚴厲手段?

才可以鞏固地方上的安全。就這麽說定。您帶我看看屋子吧!」 非常响亮。「他說·范掌櫃是地方鄉團的總練,軍防配合民防· 范長順又不由自主地瞥了譚道一眼。 「團部的地點是姚團長親自决定的。」這位年輕的副官喚門

作副官的,多半聰明伶俐,眼睛尖,連忙問道:「這位是:

貴姓大名?一 譚道深恐他言多有失・連忙接下去說:「我姓譚名道・請問 年輕副官必恭必敬地來了一個軍禮。說話完全是軍人口吻:

「少尉副官江國超。請多多指教。」 「不敢!不敢! 來。」譚道挺親熱地挽着他的胳臂往內走。

兒倒是挺寬暢的。」 「我帶你去瞧瞧。只要姚團長不怕香油味兒冲了他的鼻子。住這

院作爲團部的所在地·那座別院本來就是空着的。 方面還要顧慮到軍情不致外洩,江國超七選八挑,揀中了一座別 廣濟油坊院大宅大·層層叠叠·一方面要顧及進出方便·

開了清掃工作,他則和譚道開始閒聊。 地點選妥了·江國超吩咐手下的士兵將槍枝架在院子裏·展

子的大哥,爲甚麼不到軍中去混個一官半職?」 「譚兄!」江國超壓低了嗓門:「你有武處長這樣一位拜把

譚道含笑搖搖頭·「自由自在慣了·那裏受得了拘束。」 「譚兄!你錯啦!別以爲穿二尺五不自由。事在人爲。憑你

的靠山,誰又能把你怎麽樣?」

「一個軍法執行處長·也不是多大的官。」

分。」 也只有你才敢講。武處長是大帥跟前的親信。那個不畏懼他[[「唯一」江國超瞪大了眼珠子。聲音輕輕的說道。 「這種話

「哦!姚團長也怕他囉?」

图長心裏直打鼓哩!」說到這兒,他那種機伶勁兒又顯露出來: 「姚團長挺喜歡朋友,待會兒我跟你倆介紹介紹。」 「那還用說・比如說這次調防吧!只因爲事先毫無消息・姚

到? 「哦!」譚道心中關懷的是另一個問題。「姚團長符會兒就

部命令咱們在六點半鐘以前到達駐地。還有四十來分鐘。」 「嗯!」江國超稍嫌賣弄地掏出銀鏈掛錶來看了一看。「軍

「一個團有多少人?」

「好幾千人哩!」

喲·鎭上那有地方住?」

在一起幹甚麽?」 我就告訴你吧!」江國超輕咳一聲・清清嗓門・才又繼續道:「 一團有三個營,外帶兩個獨立連。張營駐紮牛莊,王營駐紮七里 羅營駐紮馬家窪子。一團的兵力可以防守一百多里的陣綫擠 這本來是軍事機密,你既然是咱們武處長的拜把子兄弟,

「什麼張營王營的·我可胡塗了。」

画。 · 比如說,咱們是三〇一團別人就稱喚姚 「那一營的營長姓張,咱們就稱張營

---29---

繼續追問:「你剛才說。還有兩個獨立連 團的情况。所以故意裝出興味盎然的樣子 那又是怎麼回事? 「哦!哦!」譚道爲了多瞭解一下姚

就是保護團長的。」 跟着團部走的·官兵都是團長的親信·也 個騎兵排·剩下一排留在團部。手槍連是 共有四個排。通常的情形是·每營配屬一 「一個騎兵連·一個手槍連。騎兵連

去找住處。」 就行・特會兒隊伍開到之後,他們自己會 「那可不一定•只要是駐在團部附近 「那麼・手槍連也要住在油坊裏?」

團長。 「你忙吧!」譚道不打算再和對方聊 「待貴部駐定之後,我再來拜訪姚

「譚兄也住在油坊裏嗎?」 「不!我住在客棧裏,回頭見。」

出 你看這事是不是有點蹺蹊?」 就將他拉住。神情緊張地說:「老弟 范長順在一道門處候着・一見譚道走

沒有想到將一塊肥肉送到咱們嘴裏來。」 ·· 「這就是武瑤軍的一着棋·但他却譚道銳利的日光向四週瞟了一眼·低

一你是說……?

去省城·留在這兒或許能帮上一點忙。」 碰頭嗎?這可是干載難逢的好機會。我不 什麼地方?」 「老弟!你知不知道那兩位朋友躲在 「那兩位朋友不正是要設法和姓姚的

成爲江湖道上一個黑籍人物。 的名武生。想不到他會突然離開了戲台。 一樣漂亮。白玉樓。在瀋陽紅透半爿天 他站在那兒的姿態·跟他在台上亮相

場迎神賽會,讓我留在這兒瞧瞧熱鬧。」

在關外・譚道有好幾次讓白玉樓難堪

一次甚至傷了對方的胳臂。他心頭有

人哥派兵將我抓進大牢。過幾天這兒有一

「別教范五爺攆我·也別讓你那位武

平静地説:「白玉樓・你是來找我嗎?」 白牙:「江湖路太窄,咱們又遇上了。 白玉樓笑了·陰冷的笑·露出了森森 譚道靜默了很久,待調勻了呼吸,才 「你那隻胳臂怎麼樣了?」 L.,

隻胳臂,白玉樓還是白玉樓,絕不會改樣 前走了一步,嘿嘿笑道:「就算是斷了一 「托您的福·選沒有斷。」白玉樓向

水摸魚是辦不到的。

「還有什麼吩咐?」

「還是那句話」

安份守己一點。

不過,你可要安份守己一點,在這兒想混

「我相信范五爺一定會視你爲貴賓。

會利用別人的勢力去對付白玉樓。

報仇雪恨●但是・他的確是個君子・絶不

對方千里迢迢追踪而至。當然是爲了

了。」譚道說罷·扭頭就走。 一既然胳臂沒斷·那我就不欠你什麼

多。 擋住了他的去路,神情冷峻地說:「譚兄 !你這話似乎有欠公平, 白玉樓像幽靈似地閃到了譚道面前。 我覺得你欠我太

知道他會在什麼時候施放冷箭。

譚道在街上又遇上了好幾張熟面孔。

的步伐。似乎輕鬆愉快。其實心裏却起了 譚道加重了語氣・說罷・快步而去。看他

個疙瘩。因爲白玉樓這個人太陰險。不

動 「那些。」譚道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

你心頭有數。」

「那麼,你想怎麼樣?」

宜。 過虧的人。絶不願意再吃第二次虧。曉山「哈哈!」自玉樓乾笑了一聲。「吃 鎮是你的天下,我姓白的休想在這兒佔便

煩。咱們如有舊賬,待離開這兒再算。行 「那敢情好,我也不希望爲本鎮添麻

知道,是以回答得很快。「他們都是油販

一共來了六個。」范長順顯然早已

內中有三個跟咱們油坊作買賣好多年

是不是來了遠客?」

了一會兒眼。范長順就到了。

譚道劈頭就間:「范掌櫃!今天鎭上

家快去將范長順講來·他只不過在床上瞇

一念及此,就立刻回到客棧,吩咐店

却無深仇大恨。對方有必要率領羣黨趕來 情不太單純了。他雖然和白玉樓有過節。 那些人全都是白玉樓的手下。他意識到事

然保持過去那種君子風度。」 「沒有什麼不行的,不過,希望你仍 「這是什麼話?」

了。

可知道?

「其中有一個人名叫白玉樓,范掌櫃

辨? 是別院東邊那間屋子裏。你說如今該怎麼 數幾個親信可靠的人知道。出入的暗門就 「不錯・那座地審非常騰密・只有少「聽說在地審子裏。」

窖。 地說:「要想法子讓他們二人離開那座地 譚道默然陷於沉吟,良久。他才决斷

動作可要利落點。」譚道說完之後。就轉「我有法子引開那些兵。不過。你的 身向內院跑去。 怎麼個離開法?到處都是……

不缺油,搯上一勺子可以燃好幾天,所以 黑,然而廣濟油坊却是到處明亮,油坊絶 天邊的晚霞已經消失了·穹蒼一片墨

無處不是油燈 ● 「譚兄!有事嗎?」江國超一見他來

,就迎了上去。

杯 招呼各位兄弟們·由我作東,好好喝上幾 「該吃晚飯了・」譚道熱情地説・「

了不悅之色。「是不肯賞臉嗎? 「怎麼了?江副官・」譚道故意顯露 不成!不成!改日我請你……」

兒到了…… 「譚兄千萬別這麽說,只是怕姚團長待會 敢不賞臉?江國超連忙堆上了滿臉笑容: 堂堂軍法執行處武處長的義弟。誰還

兵,弟兄們要吃飽了才能幹活兒。咱們也 家館子送幾個菜過來。隨便吃吃喝喝。行 不走遠。就在前廳擺張桌子。要斜對面那 胸脯說大話。「古語道得好,皇帝不差餓 「姚團長怪罪由我担着・」譚道拍着

日經到了。 國超看了一眼・慌張地説・「譚兄・團長 ·二道門處突然响起一聲立正的口令。江 就在江國超面現難色。猶豫不决之際

藏在地窖中的那兩位朋友就更不容易脫身 譚道不禁暗暗叫苦不迭·如此一來

候 低聲說:「江副官!大官兒我可不想侍 · 你忙· 咱們改天聚 · 」 那位身裁高大的姚團長在四名衞士簇 但他表面上却沒有露出一絲緊張之色

們擦身而過。走了出去。 湧下威武非凡地行來·譚道勾着類子與他 范長順第一次攔住了他·是在前院。

是日夜不斷有衞兵。怎麼辦呢?」 : 他將譚道拖到院子角落裏·神情焦灼地說 「這下可好了・從此刻起・別院裏一定

告·「派姚團駐紮曉山是一着明棋·暗中 譚道以平靜的語氣安慰他·然後又提出警 一定還有什麼絶招·咱們都該小心點。」 范長順默然地點了點頭。 「先別急·法子總是人想出來的。」

就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影子 人在圍觀那羣肥壯的健馬。他目光一 譚道大步走出了廣濟油坊。只見不少 掃

譚道很快地走到他的身邊。向對方打 是那雜耍班的班主馬正風。

復了鎭定。「這位老弟台,咱們會過?」 正風是露了一瞬間的錯愕,却又很快地恢 招呼:「馬班主!今晚不拉場子嗎?」 「哦! 「會過。」譚道嘴角邊流露出一股令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招呼·馬

在鎭上爲非作歹不成?」 「管他是白玉樓還是黑玉樓,誰還敢

想。 個姓白的,可不是好對付的人。他這次突 然來到曉山·目的何在?·咱們可得好生想 「范掌櫃!」譚道壓低了嗓門:「這

如來佛的手掌心。 的・這樣一來・他就休想一觔斛翻出 「派幾個鄉勇,日夜不停地釘住這個

很。 玉樓放在眼下,「對付這種人實在輕鬆得 「這倒簡單, 」范長順似是沒有將白

前來是不是會受到嚴密的盤查呢? 鎭上的柵口處都設有關卡。那麼。陌生人 是以轉變了話題:「范掌櫃,我發現進入 纏·那極可能會使范長順誤會受到輕視 譚道不便再過份强調白玉樓這個人難

巡查客棧,找個理由,教姓白的連夜滾蛋 眼珠子朝上一翻·一副計上心來的樣子 順的話說到一半,突然停住。那雙精明的 「老弟。我倒有個主意。今夜我親自帶 免得讓咱們老是担心。」 「當然要經過盤查。不過……」范長

「不妥。」譚道立刻加以否决 「有何不妥?」

棧,別驚動他。派劉光俊和程福二人輪流 釘着他·看他到底耍什麼花樣。」 的耳朵:「立刻查出姓白的投宿在那家客 付,這麼着。」譚道的嘴唇凑上了范長順 摸進來。一旦化明爲暗·咱們反倒更難對 他的目的。你公然攆走他,他可以暗地裏 「白玉樓既然不遠千里而來。自然有

人不可捉摸的笑意。

弟台和那位徐隊長在一起喝茶。嘿嘿·想 着前額。「就在廣濟油坊的院子裏,你老 「對!對!」馬正風連連以手掌拍打

去露露·包管賺大錢。 顯然·他所觀察到的·並不能使他滿意。 地皺了起來。那股輕淡的笑意也消失了。 很用心地聆聽對方說話的口音。眉頭慢慢 你們班子的玩藝兒真不壞·應該到省城裏 譚道很留神地觀察對方的一舉一動, 「馬班主-」他只得找閒話說了:-「

嗎? 低低的:「老弟台」這些兵馬到鎮上來幹 遠哩!」馬正風身子靠了過來,嗓門壓得 「承您看得起,其實。玩藝兄還差得

咧開嘴笑了:「嘿嘿」兵爺一多,買賣準 「駐防?」馬正風重複了一句・突然 「駐防。」譚道回答得很簡單。

來捧捧場。 定不錯。我得趕緊去拉場子。符會兄請過

來的人羣中消失後,才緩緩抬動了脚步。 譚道一直擬注馬正風的背影在熙攘往 「好! 「譚兄久違了。」背後忽然有人叫。 回頭見。」

他極爲緩慢地旋轉身子,看到了一張非常 熟悉的面孔。 寒暄,內中却包涵了冷酷,蕭殺的味道 個寒噤·聲音太熟悉,儘管是一聲親切的 這一聲招喚。使譚道機伶伶地打了一

顯示了他的狠勁兒 匀饰在稜綫分明的臉上。嘴抿得很緊。正 眼睛中閃動着狡黠的光·端正的五官

是 你 過了許久,才神情凝重地說道:「老弟, 一個厲害角色了。說說看·他怎麼個厲 一直担心這個姓白的。倒使我相信他眞 范長順凝視着譚道,一時沒有開口

了。」 我就辦不到。談到心狠手辣,我可就差遠 琢磨出來。只是,他能作得出的黑心事, 法。也去不了多遠。我能想到的。他也能 簡畧地說吧!論功夫·彼此差不多·講槍 到適當的辭兒。「……這可眞難打比方。 「這……」譚道抓抓頭對・似乎找不

簡直判若兩人。 范長順此刻凝重的神態和方才輕鬆的語氣 「遺嫌説來・我可不敢小看他了・ L.

「本來就不能小看他喲!

何是對手?」 他只怕不中用。姓白的有多麼猾。他倆如 「那麼・派程福和劉光俊二人去釘上

得看情况。先釘上再說吧! 這是咱們的頭一蒼棋。以後怎麼走法。還 俊之外。怕也沒有更適合的人。范掌櫃! 「話是不錯。不過,除了程福和劉光

趕緊想個法子。餓個一天半日倒是小事。 個人……」范長順壓低了嗓門•「你可得 「好吧!我立刻就去安排。關於那兩

聲·范長順立刻機警地將話停住了。 萬一…… 話剛說到這兒,突然廊上傳來了脚步

胳臂上套着「傳令」的布套子。 ·果然不錯,是個全副戎裝的北洋軍人。 嘭嘭嘭!敲門像擂鼓,八成是個粗人

他恭敬地行了個軍禮。 文綱綱地說。

---30---

--31-

有命令的味道。「請譚先生務必賞光。」 | 傳令兵雖然想客氣一點,說出話來依舊 傳令兵雖然想客氣一點,說出話來依舊 「奉團長的命令請譚先生過去喝酒・

: 1 「勞您駕回覆一聲。說我立刻就到。」 一塊大洋塞到那傳令兵的手裏。笑着說 譚道很懂得籠絡人心的手段。立刻摸 「謝謝・謝謝・」傳令兵眉開眼笑。

靠腿立正,再行軍禮,然後走了。 鎭上可有娼家?」 「范掌櫃!」譚道語氣急促地問道。

一有幾家半開門。 不見得有好貨色。

•

半會量了頭·咱們就好辦事了。 特會見有大用處。酒色夾攻·這位團長多 「去準備兩三個看得過去的。 說不定

「行!我立刻就去安排。」范長順說

啦!

龍轉身就走。 「范掌櫃!」譚道一把抓住他。低聲

說·「別忘了白玉樓。」 「忘不了。」范長順很沉穩地說:「

先後順序。一 不管事兒有多麽煩人·我辦起來一定有個 范長順忽促地走了。譚道打開包袱。

又換上了那件簇新的長衫。走出房門。站

在廊下・扯開嗓門叫道:「小桃紅! 「幹嗎呀!」一聲嬌脆的回應·長廟

够迷人的。 ·她懶慵地在門框上一靠·那副模樣兒真 盡頭的一扇廂房門打開·小桃紅隨聲出現 「嗨!」譚道極爲輕佻地向她走過去

順手替她將門帶上。「帶妳作件。够光彩 「走吧!看樣子是不必再打扮了。 「吃酒去・」譚道將她拉出了房門 「上那兒去?」小桃紅楞楞地間。

> 了一下眉頭。 譚道脚步跨進來的那一瞬間。不禁暗暗皺 面軍旗·門口站着兩個全副武裝的衞兵。 •小廳正中掛着一幅地圖 • 牆角處立着一 中·只不過一會兒工夫·這地方就變了樣 酒席就設在廣濟油坊那座別院的小廳

並沒有嚇倒她。 小桃紅倒是落落六方。亮幌幌的刺刀

軍人全是老粗,其實並不盡然。這個四十 滿面含笑·一點也不帶煞氣 來歲的軍官就生得眉清目秀。貌相斯文。 姚團長生得非常魁梧。人人都說北洋

桃紅一瞥。「這位是……?」 假·他緊緊地握住了譚道的手。目光向小 「譚兄!久仰了。」一些見不像是作

來侍候團長的。」 「我叫小桃紅!」她搶先開了口:「

譚兄好眼光·好艷福。」 • 「想不到曉山鎭上還有如此絶色佳人。 「嘛!」那兩道修長的眉毛挑了起來

是金的好處。 譚道只是含笑不語,他深深明白緘默

時嗓門 朋友。」 「來」講坐。」姚團長擺手肅客,同 一壓:「順便我要爲譚兄介紹一個

人。竟然是譚道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白 他的話聲一落·內間立刻走出來一個

這是譚道絕對沒有料到的事·因此他

大大地楞住了。 白玉樓滿面含笑地開了口: 「子健兄

·不用費神介紹,我跟譚兄在關外會過,

助一助興?」 櫃備下了幾個侑酒的粉頭 • 不知能否來此 說你是一個很風雅的人。所以油坊的范掌 拉近一點·於是開口說道·「姚團長!聽 譚道覺得有必要將他和姚子健的距離

瞧着你身邊的小桃紅·我真是美煞哩! 譚道立刻找來了傳令兵•要他去找范 「好啊!」姚子健眉飛色舞地道••

長順傳話。

得你是不好此調的。怎麼突然調弄起風花 他凝視着譚道·緩慢地說·「譚兄·我記 白玉樓一直保持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子? 對如此絶色美人・誰又能甘心作一個魯男 · 何時,張臂摟緊了身邊的小桃紅。「面 「人是會改變的·」譚道含蓄地說道

人家収笑。」 「不來了 -- 」小桃紅嬌笑道。「盡拿

中有兩個人的笑聲是假的。 三個男人都放縱地笑了起來。自然其

有 一個人你一定認識。 小桃紅突然很正經地說:「白先生

欲知道下文。 「誰?」白玉樓伸長了類子。顯然極

大家又將注意力移開了 兩個穿紅着綠的姑娘被傳令兵帶了進來。 子健也瞪着眼睛等待着。就在這個時候 • 「待會散了席 · 我告訴你一個人…… 看樣子·白玉樓是要追問下去的。姚 小桃紅却賣了個關子,神秘地笑着說

然是有些土頭土腦的·倒還有幾分姿色 這兩個姑娘年紀都不超過一十歲。雖

老朋友啦!」

幾乎天天晚上去看他的戲。這一幌眼多少 年了·那時我還是個小小連長哩··」 我駐紮瀋陽時·玉樓眞是紅得發了紫·我 玉樓一起入了座。興高彩烈地說:「那年 「嗨!眞巧・眞巧!」姚子健拉着白

三位一杯。」 斟上了酒。這時她舉起杯子來說·「我敬 小桃紅趁他們講話的時候,拿着酒壺

了杯中的酒。 各人都端起了面前的酒杯,也都喝乾

樓 散無常。我眞是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玉 的芥蒂,依舊意氣風發地說道。「人生聚 姚子健似乎不清楚白玉樓與譚道之間

在這兒遇上譚道兄。」 白玉樓又接了一句:「我也想不到會 聽口氣,他倆好像剛剛才見面

觀察一切。 譚道始終是沉默的·因爲他要細心地

你好多年不登台了,是怎麼回事?」 「我不適合梨園行。」白玉樓奉起了 「玉樓・」姚子健關心地間:「聽說

們應該乾一杯。」 譚道暗中悄悄鬆了一口氣·他發現: 「來!喝酒·風雲際會在曉山·咱

來 譚道之間的尖銳衝突性沒有在席間表現出 雲際會在曉山,這句話該不是信口胡謅。 玉樓來到曉山·與姚子健是毫無關連的。 白玉樓和姚子健已經很多年沒有來往,白 然而白玉樓那句話却使他暗暗担心 席面上的氣氛很融洽。最少白玉樓與

功夫, 靠靠·膀子挨挨·席間的氣氛逐漸放浪起 順理成章地安排在姚子健和白玉樓身邊。 這兩個姑娘雖有些鄉氣。侍候男人的 還是挺到家的。斟酒。佈菜。身子

慢慢喝。我要和譚兄聊點正經事。」 然站起來,向白玉樓打招呼:「玉樓,你 姚子健喝了不少酒。而他却沒有醉。他突 這一頓酒飯·足足吃了兩個多鐘頭

自 手,他究竟有沒有醉,只有他自己心裏明 「您請便。」白玉樓醉態可掬地揮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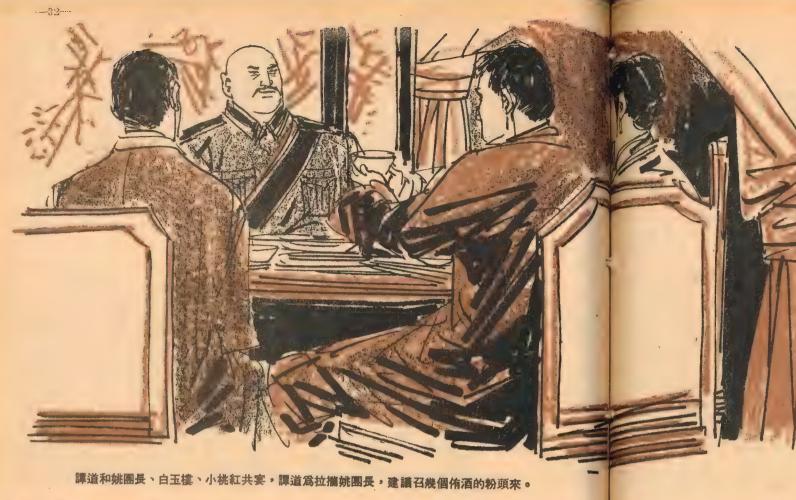
分底。他緘默地等待着。 肩兜圈子。對方要說甚麼,譚道已有了八 姚子健和譚道走出小廳•在院落裏併

到了武處長的電話。」姚子健不拐彎。不 的份上·你可要多多帮忙。」 抹角・一隅口就提到了正題:「他交代了 一些甚麼事,想必你也明白。看在武處長 「在接到調防命令的時候·也同時接

他稍一猶豫。就决定暫時不表明態度中爲自己帶來不利的後果。 弟不過是虛情假意·又怕此話傳到武的耳 顧忌,如果立刻表明他與武瑤軍的稱兄道 如果對方認爲他與武瑤軍的關係很密切 將來進行策反工作時,對方一定會有所 在這種情况之下。譚道感到非常爲難

如何作 以不着邊際的口氣問道:「姚團長打算 法?

説鎭上組有鄕圏,保甲制度也很嚴密。第姚子健稍爲停頓一下。才又接下去:「聽 這就是我將團部設在廣濟油坊的原因。 「當然 • 我要先取得地方上的合作 •



其離鎭。留下的也要受到嚴格的管制。這 的人。除了有必須留下的理由外。一概逐 是戰時。不得不如此。」 一步。就是先清查鎮上的人口。所有外來

---33---

你也相信有兩個革命軍的奸細,藏在曉山 「姚團長!」譚道試探性地間道:

起來的。清査人口辦法就不一定管用。」 「如果有·這兩個奸細也必定是藏匿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他們 名奸細就不能活動自如。雖然一時抓不到 「我明白・但是在嚴格控制下,那兩 而他們也難以發揮作用 0

一些基麼忙呢? • 因此他不敢作更露骨 • 更深入的談話 • ,是輕描淡寫地問道·「那麼·你要我帮 譚道發覺•這位團長是非常有機謀的

能作我與他之間的橋樑。 范五爺是鎭上的首腦人物。希望你

爲范五爺窩藏了那兩名奸細。我則力辯其 信徐成龍的報告。· 健的臉上,緩慢地問道:「你是不是也相 非·」譚道停下步子·將目光投注在姚子 起了一點爭執。他聽信徐成龍的報告。認 今天中午在省城・我曾經和武大哥

個問題。不過,有一點我要作明白的表示 我還沒有了解情况,所以一時不能回答這 我的任務就是貫徹上頭的命令。 我是軍人・軍人只知道服從・不問是非 「譚兄!」姚子健回答得很委婉:「

了何種命令。於是他以爽朗的態度,結束 這次談話・「姚團長請放心・我會盡力而 譚道自然不會靈得再去追問對方奉到

爲

眞的醉了。 看白玉樓那種放浪形骸的樣子。像是 二人回到席間時。三女一男正鬧得有 「謝謝!」姚子健緊緊握住他的手。

勁

「玉樓!」姚子健顯得很關切地問道

一醉了嗎?

:

種話。醉不了。醉不了。」 你可是清楚我的酒量的人。怎麼也說這 「子健兄!」白玉樓搖頭幌腦地道:

「那就好・喝够了沒有?」

「够了。」

飽了嗎?」

飽了・飽了。」

住。 營之中不便留客·咱們明天再聚。」 」姚子健面上浮現歉疚的笑容。「軍 「既然如此·我就要送客了。很對不

明天過來聚聚·我作東。」 站了起來。「我住在西頭上的周家老店。 「打擾!打擾!」白玉樓搖搖幌幌地 「一定·一定。」姚子健從身上摸出

生回客棧。」 向那兩個姑娘吩咐道:「麻煩妳們送白先 六塊大洋·三個女人每人賞了兩塊·然後

是低頭走過·連頭都沒有抬一下。 譚道打個照面·交換一下眼色。譚道却而 范長順坐在櫃枱裏·看神色似乎很想和 二男三女辭出了別院· 走出廣濟油坊

們回去吧!我來送白先生。 出了廣濟油坊·譚道突然說道·「妳

易。然而譚道却不管她們願不願。挽着白們兩人之中有一個很有希望作成陪宿的交 那兩個姑娘似乎還有些不願·最少她

> 玉樓的胳臂·往西頭上走去。 白玉樓竟然沒有表示甚麼。

直到離開廣濟油坊很遠了。白玉樓才

歸正啦!」

「邪不勝正・有理ー有理ー看來我得改邪

「哈哈!」白玉樓旁若無人地狂笑。

冷冷道:「我並沒有醉。 譚道鬆開了手。回以冷冰冰的語氣:

子歪歪斜斜·好像酒力突然湧了上來。

譚道楞楞地注視他的背影。目光一絲

他邊說邊向西頭走去。脚步踉蹌。身

我也知道你沒有醉。」 「那就不勞遠送了。」

也沒有霎動。

「哦!」白玉樓站住脚・勾着脖子 「我只是想問你一句話。 你到曉山來是爲了甚麼?」

竟然被間得答不出話來。 譚道絶沒有想到對方會有這樣一句反

程福·於是輕聲問道·「劉光俊呢?」

譚道不用回頭看。也知道說話的人是

三百來發子彈。這傢伙的來意不善。 他的行李。五百多塊大洋,兩支槍。

「譚大哥!方才我已經去周家老店摸了

總有 <u>__</u>

突然一個人影閃到他的身邊。低聲說

「你到曉山來又是爲了甚麼?」

是有一點希望 咱們各有各的事·最好誰也別打聽誰。只 一点源! 」白玉樓聳肩笑了起來。 -咱們千萬別頂上。」。 ٠--

兩道冰冷的目光盯在譚道的臉上。 「你難道就不怕?」白玉樓抬起頭來

來往就行了。」

摸進他的房裏去·只要留意他跟些甚麼人 小心點。」譚道殷殷囑咐·「以後別胡亂

「這傢伙是條滑不留手的泥鳅,你們 「住進了那傢伙的隔壁·釘上了。」

强硬··「如果真的頂上了·怕也沒有用 搖自己的信心。同時。他的語氣也是非常 目光·而他此刻却沒有閃避。因爲他怕動 你說是不是?」 譚道最怕接觸白玉樓那兩道冷森森的

禁又乾笑了一聲:「嘿嘿」你還是那種老 上拍一下。却被譚道躱開了。爲此。他不一對!」白玉樓揚掌想在譚道的肩頭 ·你贏兩回。我勝一次·眞希望有機會拉 様子・一點也不肯吃虧。咱們頂過三次了

●老夫婦倆敲着銅鑼在那兒吆喝巧妞躺在野拉開了場子••煤氣燈照得四週亮如白晝

的罎子在她的脚掌巧妙地盤動下。

一張長板凳上。雙脚朝天舉着。一隻笨重

許久他才回身向安居客棧走去。

在十字路口的一處廣場上。馬家班正

招呼他,靜靜地立於茫茫的夜色中。過了 有多話·就悄悄地離去。而譚道也沒有去

程福似乎看出譚道的心事沉重。他沒

「是!」程福必恭必敬地答應着。

有機會。因爲邪不勝正。」 使每一個字的力道都很足:「你永遠不會 「白玉樓!」譚道故意加重了語氣。

飛旋的繼子。而站在人叢中的譚道却在凝

圍觀的人。都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隻

攏鬢邊的散髮時。譚道發現她的手腕上戴 視站在場子中央的巧娃。當她抬起手來梳

間是昨晚,地點是鎭頭上那片竹林裏。 眼力。不會錯,他曾經見過這隻玉鐲,時 譚道信任自己的記憶·更信任自己的

房裏。

着一隻玉鐲。

現在更加肯定。剩下來的只有一個髮間一 則是巧妞和巧娃。昨晚他就想到了。不過 正風,在竹林中手執棍捧攔住譚道去路的 他們的目的是爲了什麼? 蒙面曆入廣濟油坊的漢子就是班主馬

面翻過來的銅鑼裏也落進了不少銅元·看 馬巧妞表演完畢。一時掌聲雷動。那

起來。馬家班在鎭上是很受歡迎的。 馬正風雙手捧着銅鑼來到了譚道的面

一把銅元丢進銅鑼裏,同時壓低了聲音 • 低聲說:「多謝捧場。」 實在太好。」譚道在口袋裏抓

哈時候收場子?」

「有事? 馬正風微微一楞。接着簡畧地間道·

「想講班主喝一盅。」

棄·老漢十一點鐘。在客棧中備下水酒候 意在迴避譚道那種逼人的目光。「如不嫌 「不敢,」馬正風垂下了頭。似乎有

「西頭上的悅來棧。」

道這個時候是否應該與對方攤牌。 他的眉頭却又緊緊地皺了起來。他眞不知 譚道含笑走關。然而一轉身子之後。

由自主地放輕了脚步。他很需要單獨地靜 會兒・若是驚動了小桃紅・只怕又要纏 他回到安居客棧,在進入內院時,不

意·暗含揶揄的味道。

睡了吧?譚道吁了一口氣,悄然回到自己 出昏黯的燈光。她也許帶了幾分酒意而熟 小桃紅的房門關得緊緊的。窗紙上透

小桃紅並沒有睡。

憶裏 • 動 從神情上可以看出,她是沉浸在痛苦的回 •毫無疑問,她現在正沉浸在回憶裏, 她一個人托腮坐在燈下。一動也沒有

仍然沒有動。也許她根本就沒有聽到。 噗!又是一聲輕微響動。小桃紅靜坐 卡…不知什麼地方響了一下。小桃紅

白玉樓靜靜地站在窗前。他冒昧地越

感到意外的。 窗而入。而未驚動屋子的主人。倒是使他

輕·並沒有回過頭去察看。 見她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她間的聲音很 「是誰?」小桃紅真是靜得出奇。顯

很輕 「一個不速之客。」白玉樓的回答也

請坐 • 然後朝她對面那張空椅子一擺手·說·「 少有些使她意外,眉毛稍微抬動了一下 她從聲音中聽出來人是白玉樓。這多 白玉樓照她的指示坐下。以戒備的目

光看看上了門的房門·輕聲問道·「姓譚 的住在隔壁?」 「你怕他?」小桃紅嘴角處流露出笑

將身體靠在椅子背上。「我可不願惹他吃 「妳好像是他的人。」白玉樓輕鬆地

醋。」

的目光瞟了白玉樓一眼·「說吧!越窗而 我的房。」說到這兒,她那具備無比熱力 入。有何貴幹?」 「你或許看走了眼,譚道還沒有進過

「妳方才提到一個人。」

今夜就休想閉上眼。」 小桃紅凝視他。华晌沒說話。 「我這個人見不得悶葫蘆・若不敲破「嗯…你就是無了這件事一下

敲着桌面:「怎麼回事?又不想提了? 白玉樓耐不住了,兩道濃濃的眉毛皺 「嗯!是不想提了。 一處,屈起了一根指頭,用指節骨兒

「無路常」

不願給你添麻煩。」

爲啥?」 紫的頭牌武生不幹,却又走上了江湖路, 我從來就沒怕過麻煩。不然。放着紅得發 白玉樓笑了·一種挺不在乎的笑:

「後來呢?」

「你是那年離開班子的?

慢吞吞地回答。「算起來有三年八個月了 • 那年班子離開瀋陽 • 要到長春去的時候 玉樓微微一怔。也使他想了好一陣子。才 我就離開了。」 對於小桃紅沒頭沒腦的一間。倒使白 「那麼,你絕對認得他。 誰?」

的 非常清晰而有力,唯恐白玉樓聽不清楚似 蕭三白。」她說這三個字的時候

師 人挺隨和。就是喜歡抽兩口 怎麼不認識!咱們班子裏的當家琴 。」自民

> 會認識他?」 ○接着。他又壓低了嗓門。「咦;妳怎麼樓翹起拇指跟小指。作了一個烟槍的手勢

瀋陽,我最後見到他的時候,是那年仲秋 的班子在長春唱了四個月,然後又回到了 在油燈的火苗上,語氣緩慢地說·「你們 隔不多久。他却突然不見了。 小桃紅沒有回答他的問題,目光投射

嗯!無影無踪·無訊無息。 不見了…」

眞是怪事。

不知道三百塊錢可以買多少地。」 常模糊。只說要三百塊大洋才能救他的命 多久,我收到了三台一封信,信中語句非 直沒有離開那簇跳躍不定的火苗。「隔不 哼!三百塊!他自小就沒下過田 「怪事還在後頭, 一小桃紅的目光一

也似的老鴇賺了三千塊大洋。 是賣斷了我一生。我大概替那個肥得像猪 給賣了!三百塊·賣斷我兩年· 將目光移注在白玉樓的臉上。「我把自己 「人總不能見死不救・」小桃紅這才 也可以說

她的話·又追問下去。 「後來呢?」白玉樓沒有說什麼安慰

是,還是沒見到他的影兒。 的指示。將三百塊錢交給他指定的人。可 天後。他的第二封信又到了, 「後來?哼!」她冷笑了一聲。「三 按照他信上

救他?·」 道·「妳是三白的什麼人?憑什麼要寶身 然也找不出答案。他沉默了一陣·才又問 「這……?」白玉樓搖晃着腦袋,顧

--34-

爲他哭瞎了眼睛,我還有什麼法子?別說 什麼要賣身救他?問得好,他是獨子,娘 聽出・她對蕭三白是非常不滿意的。「憑 「他是我哥哥。」從她的語氣中可以 就是賣命·我也認了。

-35-

這種個性剛强的人,是不需要別人同情的 有些同情她了。然而他看得出。像小桃紅 因此他沒有說什麼。 白玉樓是個心腸很硬的人。也禁不住

樓,現在你的麻煩來啦!」 「哦!」他禁不住一楞。 小桃紅却不讓他沉默,她說:「白玉

是多麼不服氣,所以我要找他。活着見人 樓的臉上。「你大概也想得到的,我心裏 年不算短·可也不算長。總算讓我熬出了 的牽墨。我數着日子在窰子裏挨時光。兩 ·不然我絶不會甘心。」 死了見屍,屍首爛了,我也得見着枯骨 • 」她的目光像兩把刀子似的盯在白玉 就過世了。這樣也好,倒去掉了我心頭 我娘說什麼也受不了這種打擊。沒多久 「兒子不見了踪影・女兒又進了客子

白? 「你流落到曉山鎮,就是爲了要找三

在……?」 「難道妳得到了什麼線索。知道了他

<u>[]</u> 會漂到那兒。我就這麼東飄西流地來到曉 一朶花兒到河裏,由它順着水漂,怎知道 「錯了·」她很快地接上了口。「扔

妳要我帮妳找三白?」 一小桃紅臉上又有了笑容。「

撈幾文伙食錢,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能讓我在這兒多待幾天。趕上迎神賽會。 譚道不禁又上了火。繼而一想:要在

事。因此,他又耐住了性子,輕聲問道。 「馬班主!你今晚擺酒欵待 - 不是沒有原 人家心眼兒裏挖秘密。自然是件不容易的

應該交結交結。再說,老弟滿臉英氣,一 范家的上賓,還是武處長的義弟。我自然 「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老弟不但是

「對不起,我要告辭了。」 譚道突然站了起來,神情冷峻地說: 「莫非我說錯了什麼話?」馬正風滿

明,我就要你明天晌午之前離開曉山。」 --我可要說句放肆的話。你如果不將話抖 到這兒,譚道的語氣突然一沉:「馬班主 · 既然話不投機, 待在這兒也無趣。」說 馬正風的臉色變了。但很快又恢復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之處…… 人。說話不會拐彎兒,若是有甚麼得罪 「馬班主!」譚道的臉色更難看了

打躬作揖地說道:「老弟!我是個

見過了·還要我說什麼? 不够明白嗎?巧娃手上那隻玉鍋昨晚我也 「別來這一套,咱們昨夜就會過了,這還 馬正風的臉色變了。變得白裏透青

付我,你到底是什麽意思?」 好心好意請你喝一杯・你却用這種態度對 像地站了起來·厲聲說道:「小老弟!·我

-36-

對方一動怒。正合了譚道的心意。他

裏,三白跟誰最要好?平日裏在言談間透 我只想你告訴我一些事,比如說:在班子 你沒那種義務,也不可能有那種閑工夫。 些什麼?他……?」

忘得差不多了。 就接上了腔。「三年八個月,算算這段 有多長,班子裏頭的人和事,我已經 「妳白費勁啦;」白玉樓不待她說完

一點影子也想不出來?」

手•「那就講吧…」 最後的一點希望也幻滅了。她無神地揮揮 當家琴師。連他也會忘得一乾二淨的。」 小桃紅的兩眼顯得無比的空洞·因爲 「想不出。倘若三白不是咱們班子的

「我倒想向妳打聽一點事。」

姓譚的到曉山來是爲了啥?

一點也不。」小桃紅面上突然又浮嗨--妳好現實……」 你爲啥不去問他?」

才慢吞吞地說。「以妳的姿色來說,二十 現了嫵媚的笑容。「如果你肯化兩塊大洋 今晚你就可以留在這兒過夜。」 白玉樓瞇起眼睛來將她打量了一番。

「那個女人沒有兄弟?」

留在這裏,因爲妳是三白的妹妹。」 塊大洋也值。我也化得起。只是。我不能

相處得最好。」 「妳却不同·因爲在班子裏我跟三白

他 緊地抓住他的手臂·激動地說·「白玉樓 你既然跟三白相處得最好·必然很了解 · 仔細想想看·他究竟爲了什麼而失踪 「哦…」她站起來,走到他身邊。緊

?你一定想得出來。」

「不一你留在這兒……」 「好··讓我回去慢慢想·」

除了想妳之外,再也不會去想別的事情 「不行!」白玉樓擺脫她的手,站了 「像我這種男人・如果留在這裏・

還是讓我回去吧。 白玉樓循原路走了。小桃紅並沒有勉

夜已很深,然而小桃紅更睡不着了

小吃這行飯,已經有十來年了。」

女兒巧妞的幾手活兒可不是一天半日就能

練出來的啊!不瞞你老弟說,咱們一家大

點拳脚功夫算不得什麼稀奇。

可是我那大

你又何必再裝糊塗?」

「嘿嘿!」馬正風極爲鎭定地乾笑了

「原來老弟在懷疑我的來路。我這

說假,光棍眼裏不揉沙,我既然點明了 易放鬆。於是又追了下去:「眞人面前不

譚道既然已經打定主意,自然不會輕

開門走了出來。 她又想到了譚道,對鏡理理散亂的頭髮,

屋裏亮着燈。然而却不見譚道的影子。小 桃紅不禁深深皺起了眉頭。 却沒有應聲。她試着推門,門應手而開 來到譚道的房門口,她輕輕敲着門

聲音•「這話可不是說着玩的啊!時局不

「老弟ー」馬正風一本正經・壓低了

我姓馬的立足。老弟·咱們無怨無仇的 不定拿我當亂黨辦。少說曉山鎭也不會讓 穩,兵荒馬亂,若是傳將出去,北洋軍說 們這次來曉山,絕不是爲了賣藝餬口。」

頓了許久,他才反駁過去。「我是說,你

譚道不禁語塞了·他竟然漲紅了臉。

他兒子和伙計都暫時待在隔壁那間屋子裏 個伙計睡一間。此刻似乎作了特別安排。 着兩個女兒睡一間・他則和兒子以及那兩 • 這兒只有他和譚道兩個人 • 馬正風一共租了兩間廂房,他老婆帶

說•「馬班主!我年紀雖輕・這雙招子却 份和動向,不然行起事來一定會礙手礙脚 定今夜就和馬正風攤牌,弄清楚對方的身 不含糊。你不像是一個跑碼頭的藝人。 • 因此在酒過三巡之後 • 立刻單刀直入地 在來此之前。譚道早已作好打算。快

風却沒有顯露絲毫驚色,淡淡地笑着說。 「那麼・以老弟看來・我又算是那一種人 這句話已經非常露骨了。然而,馬正

> 行處處長的大哥。 信任自己?而且自己又有一個身為軍法執 了肺。繼而一想·萍水相逢。人家爲啥要 何必呢?」 對方裝孫子裝到了家,具教譚道氣炸

力。」 姓譚的就是拚了這條命。也要助你一臂之 是行得正·走得端。見得了天日的事。 到曉山來是有甚麼目的。不妨明講。只要 也看得出我姓譚的是個血性漢子。如果你 地說:「馬班主!憑你的一雙利眼,想必 一念及此·他又心平氣和了·很委婉 我

連連向譚道拱着手。「老弟只怕是想岔了 ·也許老弟格外看得起我。說句老實話 「承情!承情!」馬正風雙拳一抱

照·不必說穿。」

活活着離開這間屋子。 句難聽的話。你如果有非份之想,只怕無 不說明,彼此不好相處。不過。我要先說 經到了該說穿的時候了。你說得不錯。話 不!」馬正風的語氣很快斷。「已

,第一次聽見別人在我面前說很話。 盛氣在胸・譚道難免慍怒・「馬班主

Ⅰ暗中有四支槍在照顧你 · 」 快,快如閃電。不過。我可又要說句狠話 關於你老弟。我已經知道得不少。雙槍之 的派頭,很恭敬地一抱拳,平胸而舉。「 「得罪!」馬正風完全是一副江湖人

地說:「我姓譚的這對招子總算不大差勁 一個雜耍班子竟然暗藏四支槍,够瞧的 「哦!」譚道心頭暗驚,嘴上却冷嘲

出腰間的兩支槍。簇新的快慢機。 」馬正風緩慢地解開了對襟衣鈕,露 「小老弟!你還輕估了!一共是六支

多大用處。 的姚團更可能超過千百倍,六支槍並沒有 鄉團少說也有六十支槍。晚間駐紮到鎮上 「哼!」譚道冷笑了一聲。「曉山 的

就不在乎生死。」 馬正風沉着臉說:「即然敢闖龍潭虎

會是北洋軍的奸細。是以直陳不諱。 「不錯。」馬正風似乎已看準了譚道 「你和那兩位朋友是同路人?」

不 譚道間。 「你昨夜摸進廣濟油坊的目的何在?

譚道走過去握住馬正風的手·低聲說

祝你們順利。 放心。我和范家都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 · 「馬班主·咱們也不必再多說了。請你

•他無言,而他的目光中却表達了無比 馬正風雙手握着他的手。猛力搖了幾

快的心情却突然消失了。 是當他穿過外面的店堂時,他那種輕鬆愉 的。他步履輕鬆地走出馬正風的廂房。 他深信,這次策反工作進行起來一定順利 疑問都澄清了。他看得出馬正風的老練 譚道的心頭也放下了一塊巨石・一

那兒喝酒。 白玉樓跟另外好幾個人在

却老遠跑到這兒來。爲了啥? 白玉樓住的客棧不會沒有酒菜賣。他

譚道正在疑慮之際。白玉樓已站起來

去,而他此刻却圓滑得多,一面走過去, 向他打招呼:「譚兄‧過來喝一杯吧! 面笑說。「白兄雅與不淺。剛才一頓沒 以譚道的性格來說。他必然會不顧而

有件事要請教。」 喝足,這會兒又喝上了·這幾位是.....」 必介紹了,在關外你都見過面的。請坐! 白玉樓很快接過他的話。「我看也不

目光盯在白玉樓的臉上。 以非善意的眼光。而他毫不在乎,只是將 譚道坐了下來,另外幾個人都對他投

客棧『洗』了我的行囊,這是怎麼回事? 上酒,才慢吞吞地說:「有人摸到我住的 」)註:『洗』・爲江湖黑話・即捜索之 白玉樓招呼店家添了杯筷,爲譚道掛 看不出我的來意?」 江湖・一雙招子應該比刀還要利・難道還 倒反而心不氣和地說。「馬班主。你是老

馬正風道。「你莫非受武處長之命來

「笑話,你看錯人了。

我看。你最好還是抖明你前來曉山的目的 **昧良心的事,更不會給北洋軍當鷹爪子。** 得很。頭可以斷,血可以流,絶不會作出 ·咱們才好相處。」 主!我姓譚的是塊什麼料,想必你也清楚 譚道很快地接住了對方的話:「馬班

請問你一件事,昨天廣濟油坊是不是收容 道的臉上。慢吞吞地說:「小老弟!我要 兩個被北洋軍特務隊追緝的逃犯?」 馬正風那兩道有力的目光一直盯在譚 有這回事。」

「范家收容這兩個人的動機呢?」

事 非范家有意收留他們,而是我攬上的這棒 「昨天的事·你想必還不太清楚。並

那麼你老弟的動機呢?」

了廣濟油坊·擋住了徐成龍。」 不平。所以我在情况緊急之下。讓他們進 咱們行道江湖,就是要助弱鋤强。抱打 北洋軍追捕的逃犯並不一定是壞人

夜 爲何不教那兩個人火遠離開?」 「他倆有必須留在鎭上的理由。」 「徐成龍率除離鎭之後,已經兩天一

語氣。「其實你也濟楚得很・咱們彼此心 「當然知道・」譚道回以模稜兩可的 「那麼,他倆的來路你可知道?」

「想和咱們同志取得聯絡。」



天空謀殺 地室懲兇

不如廣告上所宣傳的一樣,事實上連一半也及不上。 民航機,但已是老爺輩的噴射民航機,那上面的設備及服務。並 那架飛機是一架相當古老的噴射民航機,它雖然是一架噴射

但由於它是服務於中東的落後地區,旅客們也知道不能苛求

經是他們的第幾百次,甚至可能是上干次的飛行了。 的人都有,不過大多數是中東籍的。空中小姐們毫不起勁,這已 這架飛機,現在是正在作着一次例行的飛行,機上各種國籍

怖之感。 只是普通的乘客而已,然而,當這三個人從洗手間裏出來的時候 模樣的,甚至沒有記得, 日經套上了黑色的尼龍襪,五官不可以辨別,但是給人以極度恐 ,那二個空中小姐都沒有放在心上,她們不知道這三個人是甚麼 她們的印象,就十分之深刻了。因爲,這三個人的頭上,現在 因此,當旅客之中,有三個人離開了座位,到了洗手間去時 他們是甚麼國籍的人。完全沒有印象,

酒丢在地上了。 室中一湧而出了,這個空中小姐尖叫一聲,托盤抛了起來,那杯 意地用托盤把一杯酒送去給近機尾的一位搭客,那三個人就從浴 首先看見的就是那個年紀比較老的空中小姐。她正在老不願

每一個人都扭轉頭去。

着槍。 向機頭。第一人闖進了機長室,另一人則站在走道的中段,揮舞 着槍的,其中一人留守在機尾,另外二人,就像二顆子彈一般衝 那三個人動得很快,而且很有計劃,他們三個人的手中都拿

不亂動,就不會有人受傷。」」 個人則以英語,法語以及阿拉伯語宣佈。「這是却機,大家只要 進了機長室的兩個人,無疑地是正在威脅機師了。餘下的兩

他們通常是不會有事的了 他們都耳熟能詳了,他們都知道,如果他們乖乖地不加反抗,那 人們一陣嘩然,但隨即就恐怖地靜了下來,對於切機事件,

在高空中的,飛機內的氣壓比機外面高了許多,如果牆壁射穿了 口唾沫,幪面人的槍舉了起來,對着他,喝道:「你,起來! 到了一個身裁高大的歐洲籍中年男人的身邊,那人困難地咽了 那人又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說:「你要知道,這飛機是飛

當人們靜了下來之後,站在走道中間的人就上前了幾步,走

許多學問,但有件事我知道的,那就是,如果你的身體擋了子彈 那個拿槍的人冷冷地笑着:「我沒有唸過多少書,不懂得那

一個洞,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歐洲人一定看出,這眼睛的一謎,就是開槍之前的反應了。他動 。子彈就不會射穿飛機的牆壁了。 那個歐洲人的臉部肌肉驚恐地顫動着,拿槍的人眼睛一盹。

得很快,他的左手向上一托,把槍咀托開了。

手的衣袖裹已經跳出了一把刀子。這把刀子刺中了拿槍的人的肋 正在向那開槍的人揮拳。但實在却不是的,在揮動的途中,他右 ,射進了他的左肩。而同時,他的右手則向前疾揮,似乎,他是 仍然不够快,槍轟然而响了,那顆本來射向他的心臟的子彈

執住了他持刀的手腕,把這隻手腕從刀子上拉開了。 部。四时長的鋒全進去了!那拿槍的人大叫一聲,想把槍擺過來 ,但那人郑緊握着他的手腕,把槍推開。另一方面,拿槍的人也 兩個人各自帶傷,在那裏奮力掙扎着,一時相持不下,搭客

們沒有一個敢干涉的。

那個却機者,匆匆地衝過來,要帮助他的同伴。 機頭那個人,已經進了機長室內,看不見這情形,只有機尾

可是,远道太狭窄了,不能容他經過,他無法碰到那個歐洲

上突出的刀柄一撞,那人發出的一聲尖叫是使人心胆俱裂的,而 就在這危急之間,那個歐洲人忽然用自己的盤骨向切機人肋

那歐洲人拿着槍,瞄向第二個却機者,當他看見了那人的所 那把槍到了歐洲人之手。 這一下的痛楚,使得他整個人都軟了下來了。

在時。他不禁驚叫起來:「不要!」

一打開。在歐洲人能够放槍制止之前,機門已經滑開了 因爲,那人是正蹲在四呎之外的機門旁邊,正動手要把機門

直衝而出,造成了一股强力的氣流! 比機外高得多的。機門開,機內的空氣便正如那歐洲人所說,機內的氣壓,是

--39---

鬥對手的手臂,而這個人也和他一樣,是 正在向門口飛去。 來,他忙一手抓住最接近身邊的一件東西 想穩住身體。但這件東西,却是他的搏 歐洲人措手不及,給吹得整個飛了起

那打開機門的人,差點也跟着飛出去 他們兩個人就這樣飛出了機門之外!

把一個座位的椅脚纏住了,因此風力並未 但他是早已有準備的,他早已用兩脚

氣流的逃出又停止了,飛機中又恢復了平 上,有所扳搭,所以也沒有給抽出去。把他抽出去,其他的乘客們都逗留在位子 接着,那人便把飛機的門再推上了,

那個却機者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有人反抗,」那人說,「我把他放

「他也出去了。 「阿密呢?」

反抗呢,你們是平安的!」 了吧?要是反抗,你們的收場就很慘,不 **講般地對那些搭客們說・「現在你們明白** 己的行動作着辯護,「他的肋骨上給刺了 「你瘋了!」機頭却機者表示憤怒。 他起碼得進醫院的! 阿密已經沒有希望了,」那人爲自 」然後他又演

。那老婦人不平地說:「剛才那位先生也 他的話,搭客中一個老婦人却不同意

> 殺死他! 並不是反抗。是你們過去逼他的。你們想

們要把飛機挾到我們指定的一個目的地着 日經恢復了正常,一切都受到了控制,我 令着, 槍擺過去。那老婦人不敢做聲了。 「好了,」那人又宣佈,「現在情形 「閉嘴,老太婆!」那切機人恨恨喝

陸,讓我們下機,這之後,你們就恢復自 沒有人提出抗議。

却機者所指定的路綫。 飛機果然也改變了航綫,依着那二個

了不少的蠟。 杖,唇上那兩撤史太林式灰鬍子,也塗上 的。皮鞋光亮照人,手中一根酸枝木的手 筆挺西服,也連同着一件料子相同的背心 十分之講究,雖然是在大熱天裏,他那套 可馬洛正在練拳的時候,那個老頭子 ,一個很老的老頭子, 打扮得

黑色的領帶,以及一條黑色的袋巾。 有點刺眼的是,白色的四服,配一條

現的目的,實在是以自己作鍛鍊爲主。 是以業餘助教的身份出現在這裏的,他出 他站在館子旁邊看着可馬洛,可馬洛

間閃過,而不被擊中。 四個高材生圍着他發招,在拳風虎虎 ,可馬洛仍能應付自如,在拳脚的縫

有把他的潛力完全發揮出來吧了,他現在 還擊之力了。實在却並不如此,他只是沒 看來,他似乎是只有招架之功,而無

接着,閃避的階段日經過去了,可馬

手,都給他解决掉了。 人便翻過了他的背育,「隆」一聲跌在那 隻拳搭住了,身子一扭一彎,那個發拳的 的頭頂之上擦過,然後一手伸上去,把這 擊到,可馬洛的身子再一矮,讓拳頭在他 那人跌開去了。跟着,第四人的拳頭剛好 後撑出去,踢中第三人的胸腹之間。蓬! 洛忽然發出一聲吆喝,兩臂一分兩隻拳頭 張厚厚的地席上。不到兩秒鐘內,四個對 給他硬撞開了。差不多同時,他的右脚向

這個人,能給他以愉快的記憶。

老汪聳聳肩。「班利那九條命都用完

上,露出了一個愉快的笑容,由於提起的

「嗯,那個打不死的,」司馬洛的臉

。貓命班利嗎?」

老汪停了刀义。「記得我們的好朋友

正在拍掌,只有他一個人拍掌,掌聲自然 轉頭去望,就看見了那個老頭子。老頭子 一陣單調的掌聲响了起來,可馬洛扭

烟匣,放在可馬洛的面前,做了個手勢。

可馬洛搖頭。

「這不是香烟・」老汪說,「打開來

老汪伸手進衣袋裏,掏出一隻金屬的

老汪點頭。「要不要看他的遺體?」

「在那裏?

司馬洛的微笑忽然並不愉快了。「他

武館,不是表演場,大家都是在練習而已 ,沒有人應該拍手掌的。 可馬洛的臉有點紅,他急步走到老頭

裏的東西在發怔,那隻烟匣裏有兩件東西

可馬洛把烟匣打了開來,就看着烟匣

一隻扭曲了的指環,和一片指甲。

「我不明白!」可馬洛說。

子面前,咬着牙低聲道:「你瘋了嗎?

,那個笑容是不大自然的,他凝視着老人 「有甚麼事嗎,老狂?」 但是,可馬洛總覺得,老人笑起來時

他也不大有胃口吃東西了。

司馬洛有了一陣强烈的噁心感。現在

「這就是班利的遺體了!」老汪說。

老汪吃得並不多,平常是一個老饗的老汪 們在吃午飯的時候再詳細談談好不好? ,連他也沒有興趣吃東西的時候,那是必 在吃午飯的時候,可馬洛又注意到, 老汪的臉色也嚴重下來。他說:「我

襟袋上挿着的那條黑巾,「有甚麼人死掉

算是不少了,有不少人去玩高空跳傘的玩

。的確,找回一隻指環和一片指甲,已經 一個人的身體,是絕對抵受不住那震力的 片指甲,此外就甚麽都沒有了!」 形的洞,我們在這洞裏找到了這指環和這

可馬洛明白了,從七千尺高摔下來

了下來,跌在沙漠上。我們找到他的時候

」老汪聳聳肩,「他只是沙上一個人

「班利給從七千尺高空的飛機上給推「這是甚麼意思?」可馬洛閣。

每一個人都看着老頭子,因爲這裏是

老人吃吃笑。「幹得眞好,值得請你

「怎麼了,老汪,」可馬洛指指他的

然發生了緊要的事情了。

後, 譬如,像上一次上樣,他們忽然發難, 機上留下一隻計時炸彈,在他們離開了之 飛機控制了,然後他們就跳傘逃出,在飛 宗航機爆炸案件,就是這個組織的所爲 炸彈就爆炸,機毀人亡!」 把

」可馬洛說道:「他們只是跳傘逃出了而 「但上一次他們並沒有把飛機炸掉

B 利而刧機的,」老汪説,「他們要殺死班 「邁是因爲那一次,他們只是爲了班

的了,結果班利把他們的其中一個也拉了 利!我猜,他們反正是要把班利推下飛機

「爲甚麼殺班利?」可馬洛問。

老汪又揚一揚手中的那一張女人的照

「不會這個女人就是組織的首領吧?

司馬洛表示吃驚。

個女郎,這是班利的愛人!!」 ・」老汪搖搖頭・「這樣可愛的

「班利愛她,」老汪說,「她對班利 「我倒不知道」

輕了,對男人的興趣不濃。總之,有一天 一個叫黑蟻黨的組織!」 ・她忽然失踪了。班利知道・她是加入了 則只是普普通通而已!也許她是年紀太

聽過! 「黑蟻黨?」司馬洛搖着頭,「沒有

就是我們正在對付的組織! 「這個組織會出名得很快的,因為,這「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老狂說

炸飛機? 「你是說,這個女孩子參加却機和爆 的敵手!」

「甚麼生意?」可馬洛問

老汪說道,「他們最近不斷受劫機者的威 生意受到影响,又常常蒙受經濟與物 「我和班利替航空公司協會工作,

那隻指環・「你認得這個的吧?」

「一羣却機者。」老汪說着。把玩着 「誰把他推了下來。」司馬洛問。

司馬洛點頭。「我認得這個,這是班

麼都沒有。

,就只是在地上留下了一個人形的印,甚意,降傘出了毛病而張不開,人直跌下來

不敢效尤嗎?」 的捉起來一兩個,好使其餘的知所警惕 可馬洛道•「他叫你們去把那些劫機

「大致上如此。」老汪說。

望他碰着劫機者!」 「讓班利天天在飛機上飛來飛去,希 「而你又想出一個好主意・」可馬洛

一度曾經一起出生入死。

和老汪三個人,他們三個人,

老汪,班利二個是職業間諜,一向就

記得很多別的事情,有關班利的事情。班

他不但記得這是班利的指環,而且還

大致上是如此!! 這一次,老汪低下了頭來,又說。「

「他碰着了,」司馬洛說,「他也死

酬勞够高,而且有冒險的機會! 他的職位懸空,你有與趣嗎,可馬洛? 「班利日經死了・」老汪仍低着頭・

怕了! 意,既然是神經有問題,那就甚麼也嚇不 有問題的人,根本就不會去玩這却機的玩 個一百個,還是陸續有來。如果不是神經 你難道不知道這是沒有用的?你找他們十 「老汪,你老香了還是怎麼的了嗎?

「爲了班利!」老汪說。

他們要把他推下來?他不會是個那麼笨的

可馬洛沉默了好久,才說:「爲甚麼

這就是爲了班利,他就像我的兒子!」

老汪指指西服襟袋上挿着的黑巾。「

沒見過面了,他對他們的感情,是仍然如

可馬洛很喜歡這兩個人,雖然已很久

惺相惜起來,以後又合作了好幾次。 以完成一件任務。他們合作得很愉快,惺 間諜,但有一次需要老汪和班利的服務, 凶化吉,安然渡過。司馬洛不是一個職業 不知道經歷過多少次危險了,結果還是逢 流的身手,而且有着難以置信的運氣,也 有的是一副一流的頭腦·班利則有一副一 是由老汪用頭腦,而班利則在執行,老汪

人吧?人家劫機,他却去動手反抗?」

「他並沒有動手反抗,」老汪搖頭,

給一羣狂人殺掉,這樣犧牲,是太沒有價 爲了班利,也不行!我也會像班利一樣, 「不,」司馬洛又搖起頭來,說:「

想做得有價值嗎?那很好,我就給你看一 老汪的頭抬了起來,對他微笑。「你

放在司馬洛的碟子旁邊。 點價值吧!」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張照片,

女助手吧?」司馬洛說。 **耶。「你不是說,你會配給我一個美麗的女郎的半身像。一個很年輕,很美麗的女** 司馬洛皺着眉頭,照片中是一個年輕

永遠是最能使你感與趣的!」 上答應了,是不是?」老汪冷笑,「女人 「如果是,你就不會支支吾吾,而馬

她才行!」 • 興趣是會大大提高的! 老汪吃吃笑:「你想要她,你得找到 「如果是這樣一位女助手,無可否認

易激動,近乎魯莽的女郎,司馬洛阴道。 吸引力,也許她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年輕了 那個女郎,是那種天生麗質的女郎,不用 「甚麽意思?」 。雖然在照片上,他也看出,這是一個容 打扮,不用化粧,也有着一種迫人的女性 可馬洛再瞥了一眼那張照片,照片中

是要捉那些散兵游勇的却機者。我們是在 「你猜錯了,」老汪説,「我們並不 一個組織!」

激烈。 現在老汪所對付的,雖然不是同一個組織 日本人就是屬於一個由狂人組成的組織 本殺手無緣無故地用機槍屠殺旅客,這個 ,但是,它却是差不多的,而且手段會更 不久之前,以色列的機場上有一個日 個組織,一個專門使用恐怖手段的組 老汪告訴可馬洛,他們不錯正是在對 「一個組織?」可馬洛皺眉看着他。

「我們懷疑, 」老汪說 ,「至少有兩

-40-

「他們認得他!」

一些舊仇人?」

老汪搖頭。「不是私仇,只是生意上

候走在最後面!」 別人!拿錢的時候走在最前頭,拚命的時 是最沒有正義感的嗎?這些人只是會利用 些口號叫得最响,拳頭舉得最高的,也正 利用。難道她不知道,那些首腦人物,那 着頭。「可憐的孩子,甘心被人當作工具 司馬洛把照片拿過來,看了一會,搖

軟禁的!」

任務-這就是爲甚麽我們會接受航空公司的這個 「班利想把她找回來。 」老汪説・「

意,你認爲這樣,班利就更有機會把她找 「哦,」可馬洛說, 「又是你的好主

個好主意,只是班利的運氣不大好!」 老汪點點頭。「我還是覺得,這是一

道了,他們不想她給找回去,於是他們派 可能她並不知情,但是那些黑蟻黨的人知 個女孩子,心情大概不會那麼狠毒的,很 「可能不是,」老汪說,「她只是一 「是這個女孩叫人來殺他的?」

「怎麼這樣重視這個女孩子?」可馬

點點給他的女兒去維持零用,這已經够了 父親是個石油六王,他只是把家產分了一 公司的股票,簡直可以够一個小國家的政 ,這包括中東好幾片油田,幾間世界性大 「爲了錢,」老汪冷笑,「女孩子的

美元,把他的女兒救出來,他認定她是給 到打主意,女孩子的老頭子,願出二十萬 天會有多少人在他們的身上打主意呢?談 汪說,「有錢到那個程度,你想想看,每 · 「我一向認為太有錢不是福氣,」老 · 「她成為了他們的一個銀行戶口。」 「可憐的女孩子,」司馬洛嘆一口氣

是有可能會退出的!」 是非了,只要我們見到她,跟她談談,她 「不過到了這個時候,她大概日經看清楚 「班利說她是自願去的,」老汪說。 「她是給軟禁的嗎?」

了那二十萬美元? 」司馬洛間,「爲了這個女孩子, 老汪微笑:「班利是爲了女孩子, 「你們究竟是爲了什麼而工作的呢? 還是爲

你可以得到九萬元!」 向是五五均分的·你把女孩子找回來了 自然是爲了那二十萬元,我和班利 「爲什麼九萬?我以爲二十萬元的

半就是十萬元十一可馬洛的一邊眉毛抬了 我們每人扣出一萬元來給她。」 「班利有一個老母親,」老汪說,「

辦法,可以使她乾得十一萬,我那一份送 頭想了一會,又說:「也許,我教你一個 「這很公平,」可馬洛說。他皺着眉

辦法,我這副超級頭腦會想不到而你想得 「你在開玩笑,」老汪說,「有什麼

> 退步了嗎? 使我感到詫異,可馬洛,難道你的頭腦是 個女孩子會知道,她自己就會回來了! 說,「連我都不知道!如果加以宣傳,這 老汪搖着頭,大不以爲然地:「你真 「班利的死仍然沒有公開,」可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主意,有什麼

要退出了,你會怎樣?」老汪問。 可馬洛點起頭來・「有點道理・我不 「如果你是暴發兒,而你的銀行戶口

會讓她走的!」 ·把她殺掉,這三件事,都是我們不想發 人質,向她的老頭子再勒索一筆!第三件 一件,軟禁她·第二件·把她捉住·作爲 「他們會做三件事・ 」老汪説・「第

搶回來。 到她,如果她還未曾明理的話,就先把她 「因此,」可馬洛說, 再講道理了! 「我們得先找

老汪點着頭:「大意就是如此! 「而你預算會在空中碰到她?」可馬

碰到一次她參加却機的話,把她的同件殺 掉,把她抓回來,就是這樣簡單了。」 可馬洛調弄着他的餐後咖啡。 「這是一個方法, 」老汪説・「如果

? 爲了班利的老母親。」 「怎麼樣?」老汪催促道,「幹不幹

利的老母親!」 「好吧・」司馬洛點點頭・「爲了班

件事,是也有輕鬆的一面的,你有一位美「別那麼愁眉苦臉,」老汪道,「這

看着他們,有些眼睛懷疑地看着他們,也 有些眼睛,則是仇視地看着他們。 ,就成爲了注視的目標。有些眼睛好奇地 一點,還是不會看不出來的,他們一進去 兩個白人走進了黑人的羣中。雖然燈光暗 扮,與那些嬉皮士青年們完全不同。就像

道

一白羊進了黑羊羣,你以爲他們肯告訴我 「我的天,」李愛娜吁口氣,說道。

肩 「試試並沒有損失的!」司馬洛聳聳

也是很不耐煩的。這是一個阿拉伯青年 除了身上那套制服之外,也是很新潮作風 他們什麼。那個來招呼他們的侍者,態度 不出李愛娜之所料,沒有人願意告訴

最近有看見安芝嗎? 可馬洛在那嘈吵的唱片音樂中間他 ••

像根本沒有聽見。 那個侍者遲疑了一下,轉身起了,好

」李愛娜說。 「他們的耳朵,在我們的面前是聲的

而且我的問題也使他心慌起來了,不然,「不是,」司馬洛道,「他聽得見,

次,可馬洛拉着他的衣袖,而且用脚踏緊 又回來了。拿來了他們所叫的飲料。這一 爲什麼他不敢回答。 李愛娜聳聳肩。「那又如何?」 「總有好處的,」他說着時,那侍者 「只是把一池靜水攪皺了・」司馬洛

臉前去。 可馬洛跟着就把安芝的照片遞到他的 他的鞋尖,使他走不開。

麗的女助手!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百元!」 人員,大概他們怕我們浪費了他們的錢吧 航空公司給我們的費用,是每人每天五 說:「她是航空公司派來和我們聯絡的 「這不是由我安排的,」老汪聳聳肩

我拿這五百元,却得要天天在空中飛來飛 「你白拿這五百元,」可馬洛說,

我的頭腦有哪一秒鐘不是在動着的?」 「我並不是白拿!」老汪苦着臉,

那麼富於美感,完全沒有錯誤的! 過儀態訓練,因爲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是 來的。她很可能受過高深教育以外,還受 這是要靠後天的修養及訓練才能够表現出 是天生出來的了。她有着很優美的風度。 會提到過的優點,那就是風度。這却不 個很美麗的女人 可馬洛那位女助手,正如老汪所說 。但她還有 一個老汪

快,也是一種光榮。 和她一起出現在公衆場所,是一種愉

昂貴的消費場所,大多數都是做外來人如 落後的國家,這種情形是比較多的。那些 中東風味,但客人却多半都是外籍人士 風味特殊的夜總會,佈置及裝飾是道地的 場所裹的。貝魯特一間夜總會。那是一間 可馬洛第一次和她會面,就是在公衆 由於外來人的消費能力比本

夜總會等他,盡地主之誼的。她的名字叫 他是剛剛抵達貝魯特,而她就在這間

芝,有見過她嗎?」 「從來沒有見過這人!」那青年人說 「我要找的就是這個,」他說,「安

與那張照片夾在一起。「有見過嗎? 可馬洛掏出了一張相當大額的鈔票

地說:「我還是沒有見過! 那青年人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吶吶

媽媽的!他們配不起安芝!你去告訴他們 的組織,那些人都是雜種,三個爸爸一個 除非他們把安芝交回出來!」 走開。他把臉貼得很近那人,低聲地說· ,我要把他們一個一個,當老鼠般殺掉 我聽說安芝是加入了黑蟻黨,那個混賬 可馬洛仍然踏着他的鞋尖,使他不能

開一個正在跳舞的人, 衡進裏面走了-抖顫,猛然一掙,就把司馬洛掙脫了, 那年青人的身子忽然起了一陣强烈的

她說,「你以爲這樣做,他們就會向你供 應情報。他們只有避於避得更遠し 的聲音。「司馬洛,你使我感到意外, 李愛娜搖着頭, 嘴巴發出着「嘖嘖」

說他不會離我太遠的? 李愛娜聳聳肩。「我從來不賭」」 敢不敢打賭。」司馬洛微笑,「我

「你知道嗎,這個人不高與我詆毀黑蟻 「如果你賭,你會輸的,」司馬洛說

有望向過可馬洛及李愛娜。這是欲蓋彌彰 內走了一遭,眼睛望過了每一處,就是沒 伯嬉皮士在走廊的口頭出現了。他們在店 這樣說着時,日經有兩個高大的阿拉

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她就在禁上插了一朵 李愛娜,由於彼此以前沒有見過面,只是 最好的朋友, 却要等正經事辦好了之後了 你現在有什麼計劃嗎? 「我們不是敵人,」她說,「但要做

如何?。」 的女人,我們晚飯之後,到基拉區去一遊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說道:「眞能幹

的 說,「而且基拉區也不適宜遊客在晚上走 那裏的治安並不太好!」 「我是正在談工作,」李愛娜嚴肅地

地方的最美麗女人,我只要找最美麗的女 在告訴我, 無論到什麼地方, 你都是那個

出你的,」可馬洛走到她面前時說,「老

「就是沒有這來花,我一樣也可以認

白花,作爲記認。

因爲,我們是到那裏去工作的。」 「治安不好也得去,」可馬洛說,

笑,「你們的老汪說,你的謊話是說得最

兩個人都笑了起來,司馬洛坐下了

可馬洛了,」李愛娜露出着一個可愛的微

「一聽你說話就知道你不會是冒充的

「什麼工作?」李愛娜問。

到 的 那就更好了! 如果是那些引她失踪的朋友,給我找 」可馬洛說,「也許,那裏有她的朋 「安芝在失踪之前是經常在那裏出現

燈光下打量着她,完全不後悔介入這件事 李愛娜熟練地點了菜,司馬洛在那幽暗的

班利爲了她而死去的那一個。 安芝就是問題中的那個富家少女了。

航空公司協會的一一 「還是以安芝爲大前提,我却是代表 「唔・」李愛娜低頭玩弄着手中的酒

要找到一個及得上她一半的,也並不容易 實在並不誇張,在這間夜總會裏面,就是 切。他說她在那個地方是最美麗的女人, 了。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已經值回了一

公司,因此也可以說,他也是你的老闆之 • 「安芝的爸爸,手上也擁有兩間大航空 「這並沒有很大分別,」可馬洛說道

間專門容納嬉皮士青年的唱片夜總會。 **逼裹中東,也並不例外,基拉區就有好幾** 他們多多少少,都原有點那個味道的。在 嬉皮士風氣感染了全世界的青年人。

酬金了,而我的工作就是看着這每天五百 我們公司每天五百元薪金,那是並不低的 沒有時間騙什麼女人,司馬洛先生,你拿

李愛娜的臉容忽然莊重下來了。「你

方法可以騙倒一個明知我是善於說謊的女

司馬洛聳聳肩。「我在想着,用什麼

杯酒時,李愛娜問可馬洛。

「你在想着什麼呢?」呷着晚飯前那

元沒有白花,所以,你不應該沒費時間了

別仍然是很明顯的。司馬洛與李愛娜的打洞」的。裏面燈光很暗,但燈光雖暗,分 可馬洛和李愛娜進入了一間叫「冥王

--42--,愈快開始工作就愈好…」

「那麼,我們是敵人了!

」可馬洛微

走 司馬洛微笑說道:「我看,我們也該

於司馬洛還是初到貴境,並沒有携帶車子 他們是坐李愛娜的私用跑車來的,由 李愛娜柔順地跟着他出了門口

在夜總會內巡視過而沒有看他們的 大,孔武有力的嬉皮士。其中兩個,就是 看見車頭上已經坐了三個人。三個身裁高 他們轉進了後街,到達車子的時候

頭上跳下來了・手上都彈開了一把彈簧刀 認錯·我們才肯原諒你!」 剛才說了些很錯的話,只有你跪下來叩頭 。其中一個以低沉的聲音說·「朋友·你 一一他搶先走了兩步,護在李愛娜的前面。 「我早說過,他們不會離開我們太遠的! 當他們走近的時候,那三個人就從車 「是不是?」可馬洛得意地微笑着,

什麼黑蟻黨的雜種認錯!」 可馬洛面露鄙夷之色:「我才不會對

愛娜一推,低聲說:「你從那條小巷繞回 去,上車,知道嗎· 那三個人都像屁股上給刺了一針似的 車,直向可馬洛衝過來。可馬洛把李

裏,他們就不能三個人一起進攻,而必須 狹的,只可容一個人進入,司馬洛守在那 則在巷口停住了,轉過身來。那巷口是很 她的後面。李愛娜進了小巷之內,司馬洛 李愛娜向小巷口跑去,司馬洛也跑在

笑。「雜種們!」他說。「誰先上來?」 可馬洛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 三個人簡直是爭先恐後地上來的,可

> 馬洛的話,使他們的奪嚴受傷得很厲害。 司馬洛就一側身,一手捉住持刀的手腕, 並不是白練的。那人一刀子當胸刺過來, 其中一個搶先到達了,但還並不算是運氣 把他一拉,那人失去了平衡,仆前得更快 最好,反而是運氣最壞。可馬洛的拳術, 却正好仆到了司馬洛伸了出去的右邊手

向巷內退了一步,他們左右夾攻的作勢便 去了,重重地墮在地上,餘下的二個繞過 了他,分左右向可馬洛進攻。但是可馬洛 蓬··那人整個離地飛了起來, 跌回頭

他們還是要一個跟一個地前進。

拖一拖・以帮助牆壁的反彈力。這樣來回 的牆壁上。那人給牆壁反彈回來,又撞回 的手撈住。他把這人一拖,使他撞向左邊 研究的。很輕易地,司馬洛又把這人持刀 窩·那人便打着轉跌出了巷外。 力,司馬洛再踢出去一脚,踢中了他的心 地撞了幾次,那人已經是失去了抵抗的能 右邊的牆壁上,每撞一次,司馬洛就發力 部電影之外,對於用刀之道,是並無實際 直刺。但,很顯然,這些人除了看過一兩 第二個人喝叫一聲,刀子又向司馬洛

個向後轉,就逃之大吉。 是,他却並沒有爭取這個機會。他只是一 現在,第三人是終於可以輪到了。

從車子的另一邊跳下來,便剛好擋住了那 本來,這正是他用刀子的大好機會,但是 人的去路,那人幾乎與司馬洛撞個滿懷。 一般撲到了。他躍上了一部汽車的車頂, 但是這也不行。司馬洛好像一隻大鷹

> 他却沒有利用。他慌得甚至忘記了自己是 中了那人的背部。 **經整個跳了起來,雙脚一撐出去,脚底撐** 有刀在手的。他連忙煞掣掉頭,可馬洛已

洛再一脚踢過來。 起身,已經一臉是血。他根本看不見可馬 那人加速衝前,仆到了地上,勉强爬

整個人離地飛了起來,翻了一個身,才再 跌下。他要逃走也逃不動了 司馬洛一脚踢中了他的心窩,使他又

司馬洛伸手執着他的衣領,把他拉了

放過我,求你!」 「不要!」那人尖叫起來,「不要。 「現在,還要我道歉嗎。

他們一定是從夜總會出來的了。 至少有十五個人從各個巷口湧了出來。 這個時候,黑暗之中,忽然人影蠢動

「剝他的皮!」有人喝道。

以免除背後的威脅。 迅速退後,退到了牆邊去,用背靠着牆, 酒囊飯袋,也沒有那麼容易對付了一螞蟻 太多的時候,一隻大象也會給纏死的! 凉。人太多的時候,縱使一個一個都是 人們應以喧鬧之聲。可馬洛的脊骨上 他

在他們的後面。 兩個人舉着鐵棍子衝過來了,人羣跟

聲,那二個人手中的棍子便相繼脫手而飛 把手槍,連扳了兩次槍機。槍聲是刺耳的 ,而他的槍法,也是驚人的,「鏗鏗」二 司馬洛的手一閃,就從懷中拔出來了

人們一時靜了下來。

他 「我們並沒有階級之分!」她凝觀着

發現,你這是天生爲了接吻而存在的嘴唇 你在生氣的時候,嘴唇特別好看。我忽然 許我就不怕說一句唐突的話了,那就是, …你對接吻有經驗嗎?」 「既然如此,」可馬洛道,「那麼也

吃吃笑着,「我却不這樣想!我剛才所做

「你認為這是有勇無謀嗎?」司馬洛

不過是一些宣傳工作!」

無謀之輩!」

有什麼成績,想不到原來你也是一個有勇 做,只不過是浪費精力吧了,我看不出你

「這是和公事有關的問題嗎?」

我還以爲,我們正在幹的這工作,是應該

「宣傳什麼?」李愛娜眯着眼睛,「

保密的!

吧 「呃 「那,我們還是談些比較實際的問題 不一」司馬洛無法不承認 0

馬洛說,「單是做事而不鬆弛怎行? 「但享受和工作是同樣重要的, L__

但我不會和下屬一起鬆弛,也不會和他 「我也有鬆弛的時候,」李愛娜說, 」她忽然自知失言而不說下去。

我們是沒有階級之分的呢。」 司馬洛吃吃笑。「剛剛好像正有人說

快來把這個可馬洛殺掉!」

「剛才那些不是黑蟻黨?」

是正要退出的話,他就懂得和可馬洛聯絡 果也傳到了安芝的耳朶裏,而碰巧安芝也 息會傳得很快,消息是關也關不住的。如

對不對。而那些真正的黑蟻黨,也會趕

人來了,而可馬洛是要來找尋安芝的。消

我已經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叫司馬洛的

「完全相反,」司馬洛微笑,「現在

的男人!」 也不很有與趣。而且,你也不是我那一型 李愛娜有點羞慚地微笑:「好吧,可 ,告訴你,我對接吻並不很有經驗,

刊馬洛間。 「你理想中的男人是那一型的呢?」

活是很苦的,爸爸很早就已經死了…… 安全感,」李愛娜認真地道:「我小時生 「父親型,能在感情上和經濟上給我

得好奇地向她窺看了一眼。「怎麼了?」

李愛娜好久都沒有做聲,司馬洛不由

碼,我會使事情發展加速,因此也就是等

總之,我剛才所做的事情並沒有白做。起

於替你們省錢了

要的情報的,因此我也不準備間他們了。

黨利用的烏合之衆。他們不會知道什麼重 」司馬洛轉說,「充其量,也只是供黑蟻

「那些只是崇拜黑蟻黨的份子而已

你還沒有接吻的經驗,你不知道,你錯過 起頭來,又道:「你會這樣想,那是因爲 上取得這方面的補償?」司馬洛問着,搖 「因此,你現在就希望在你的丈夫身

--44--

下來叩頭認錯不成?」

你贏了,那又怎樣?難道要人家向你跪

李愛娜呶着嘴·瞪了他一眼·「好了

「你好像不同意我的看法!」

哪有老闆向夥計跪下來的?」

「這倒不敢當!」可馬洛哈哈笑着,

「我並不覺得我錯過了甚麼!」李愛

在這裏?」 下來了。「這是甚麼地方?為甚麼我們停 娜説。這時,她忽然覺得,車子已經停了

是甚麼地方,」可馬洛吃吃笑着,「既然 們爲甚麼停在這裏了 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你就應該知道,我 「既然你是本地人,你就應該知道這

「既然人生路不熟,你又怎麼會懂得來這 李愛娜四面望了望,不禁微笑起來:

錯嗎?」 的上面,就是情侶們談情的勝地!我有弄 個地方的地圖的。地圖告訴我,這座小山 一個地方時,我總是很小心地研究過這

在那裏的。 確,他們的周圍,現在已經不少男男女女 ,一雙一對地企散步着,也有不少汽車停 你就會知道,你是並沒有弄錯了!」的 「如果你是有眼睛的,」李愛娜說

李愛娜說,「不過我只是覺得,你似乎太 心急一點了。 「我不覺得意外,就不會生氣了, 「我希望你不生氣!」可馬洛說。

快點抓過來一一 天就會給人殺死,所以,可以抓到的,就 其是幹我們這一行就更加了一般可能我明 司馬洛聳聳肩:「生命是短暫的,尤

件貨物。一 「別抓我!」李愛娜說,「我不是一

過來,使她的臉朝着他。 司馬洛却執着她的兩隻手臂,把她扭

她連忙把臉扭側,以防萬一他會吻她

額頭上就要閉一個洞!」 人們踟躇不前了。但人羣的後面有人

「退後・・」可馬洛命令・「誰再上來

他不能把我們全部殺死的!」 叫喊道·「怕他什麼?他沒有幾顆子彈,

吃子彈。他們讓購了,讓後排那些提出此的人的意見而已,前排的人,却不願意先 議的人來身先士卒,但是,後排的人,也 過來,那就不好辦了。但是,這只是後排 可馬洛的頭皮發癢。如果他們真的湧

· 奇怪李愛娜何處去了,也很爲她的安全担 僵持着的時候, 司馬洛眯起了眼睛

來。 不由自主地,那些人都向後退縮了。 熘着那些人的眼睛, 而馬達暴响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車頭燈光忽然大亮起

娜叫道。「上來,快點。 身邊來,一邊車門打開,把着舦盤的李愛 响的。那部車子已經開動了,疾衝到他的 可馬洛發覺,就是他們坐來的車子在

罵聲也聽不見了。 們就離開了那裏。轉了兩個彎,人羣的咒 跳開,可馬洛坐上了車上,關上車門,他 仍然沒有減低,那些人爭先恐後地向旁邊 便跳了上去。車子繼續向人羣直撞,速度 停車,他一手扳着車門,一手按着車頂 她並沒有停車,但可馬洛也不需要她

以爲我要救你出險,原來是你救我! 「幹得很好,」司馬洛讚道,「我還

會自己保護自己的,但,司馬洛, 自負地,「既然能幹這份工作,我當然是 「我並不是一個飯桶!」李愛娜相當

那一型! 。她又道:「我也已經說過了,你不是我

憑他吸吮,她的舌頭也給他吸了出來。 厲害,很快,她就軟了下來,她的嘴唇任 中,吻她,她的掙扎,並不如預期的那麼 可馬洛沒有回答,只是把她擁進了懷

耳後,頸側頷下等等。 佈到她的臉上的其他部份去。例如眼皮, 當他吸了她的嘴唇之後,他便把吻分

垂在身子的兩旁。 她完全沒有了抵抗,只是軟弱地把手

連着。 達了她的胸部,在那露出來的乳溝之間流 可馬洛的吻從她的頸間再移下去,到

步,他會幹甚麼,這是可以預料的。 「不!」她呻吟着抗議,因爲再進一

起來。「你一點自奪心都不肯留給一個女 人嗎?」 攬着她的腰。「看來,」他得意地微笑着 • 「我倒不像完全不是你的那一型呢。」 李愛娜忽然伏在另一邊車門上,哭了 可馬洛適可而止地停了,只是輕輕地

是,許多女人,就寧可選擇前一種了!像是每一個男人都能給你這兩種滿足的,於 的安全感,維持你的生活的,理想的情人 婚對象而已一但大多數女人,心目中都有人的時候,你只是說,我不是你的理想結可馬洛說,「當你說,我不是你那一型男 個是理想的情人一理想的丈夫,是給予你 兩個理想男人的。一個是理想的丈夫。一 ,却是能够給予你以性方面的滿足。並不 「但這也並不是很傷自奪心的事,

我却會做得很好,爲甚麼不趁你還年輕的 時候,趁你還未安定下來之前,享受一下 生命呢?」 「不過,如果我做後一種男人的時候 「我也不是前一種男人, 」可馬洛說

李愛娜用兩隻手掩着耳朵。「我不要

「享受生命,並不是罪過!」可馬洛

氣 李愛娜把兩隻手放了下來,嘆了一口 「你還是送我回家吧,司馬洛!」

的酒店去吧,你下車,我自己開車回家好 脚的時候,她忽然訝道:「還是開到你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駛離了那座小 一路上,他們都是相當沉默的。到了

?那一間酒店好一些?」 歸,我還是剛到此地而已。有甚麼提議嗎 的土回去好了,但實在,我也還是無家可 「不要緊,」可馬洛説,「我自己乘

有甚麼話說,却又不方便說似的。 李愛娜却忽然之間沉默了下來,似乎

怎麽了?」

終於說,「我那住處是公司供應的,有 我住一層・另外一層空着・我想・ 以節省點開支! 你可以住到我那裏,」李愛

可馬洛對她微笑:「你不害怕了?」

一司馬洛吃吃笑。 「這是公事!」她聳聳肩 「我真佩服你這種因公忘私的作風!

是一個瘋子的人的眼中。 出現那些迷信某種宗教,某種主義,或者 種如痴如醉的神情。這種神情,通常只會 突出的是他們的眼睛,那眼睛裏,有着一 他們的外表。實在並不是很突出的

槍手開槍大屠殺的事件,就不禁抖了一抖 這個日本人,就是那一類嗎? 可馬洛想起最近以色列機場上,日本

在大約二十尺後面的攤位停下來。 馬洛和李愛娜停下來買東西時,他們便也 離可馬洛和李愛娜大約二十尺左右。當司 精光,簡直是駭人之目的。他們一直都距 這兩個人的眼中,所發出來的那一股

「我們怎麼辦?」李愛娜有點擔心地

跟蹤方式,像是受過訓練的! 「這兩個人不像是那種狂熱份子,他們的 「我希望把他們活捉,」可馬洛說,

眼睛剛好給烟蒂灼中,發出「滋」的一聲

這一彈是快而準的,那人閃避不及,

。那人大叫一聲,伸手按着眼睛,剛剛拔

向那個阿拉伯青年的臉部飛過去。

手

忽然把靠在牆壁上的身子移開了,站直

他們距離大約六七尺的時候,司馬洛

中的香烟一彈,就像一顆流星似的,直

地向可馬洛直迫過來。

知道他們存在的,因此,他們就毫不忌諱

那兩個人大概以爲,司馬洛是完全不

在這裏捉?」李愛娜問。

是塲地適合!」 可馬洛點點頭。「這裏雖然人多,但

「你到洗手間去一趟吧!」可馬洛說 「要不要我帮忙?」

> 出這人的腰部,有一塊微微隆起之物。 就知道那是準備拔槍的姿勢,而且,也看 的。當此人走近時,可馬洛看他的姿勢, 洛就是爲了這把槍,所以才先向這人動手 了出來的一把手槍,也跌在地上了。可馬

這個人的槍跌在地上的時候,司馬洛

道 「女洗手間是他們不能進去的地方,

後,再出來吧,也許,那時我可以來找你 司馬洛說,「我不想你受傷。十分鐘之

馬洛把她輕輕推一推,她就進了去,司馬 這時,他們已經到達了洗手間的旁邊,可 洛則在洗手間門前站着,在等待她 「好吧?」李愛娜無可不可地聳肩。

> 眼 牢固的門鎖! ,「那兩層樓是各自獨立的,而且有很 「別那麼歡喜!」李愛娜斜睨了他一

不壞的!!」 司馬洛說,「你也知道,我做賊的本領也 「很牢固的門鎖,也阻不住我的!」

過我開槍!我會把你當小偷而槍斃的! 李愛娜還是依然微笑着:「你還沒見

勇捉强徒 痛失愛侶

子,李愛娜住的是樓下。她把可馬洛帶到 可以安安靜靜地休息一下! 她的住處去。臨行之前她道:「今天晚上 了樓上,替他安頓好了,然後回到樓下 於高尚的住宅區中,是一座兩層的獨立屋 我們做的事已經够多了,希望我們終於 那座宿舍是在一座郊區小山上的・處

她和可馬洛輕輕地吻別。

着相當强烈的好感。這也即是說,不反對 進一步的事。也許可馬洛說得對,他可以 他以後再做同樣的事,甚至不反對他做更 他剛才的侵犯完全沒有生氣,而且還維持 成爲她的第二種男人了。 讓他有耐性等下去。這一吻表示,她對 這輕輕的一吻,給予了司馬洛的希望

澡,就赤着身子,腰下只圍着一條毛巾 酒來,作睡前小酌。 走出了浴室,走到酒櫃的前面,打算取出 可馬洛在那間寬大的浴室裹洗了一個

由於這兩層樓之中,除了他和李愛娜兩個 ,他知道一定是李愛娜在樓下洗澡了, 忽然,他聽到了淙淙的水跳,來自樓

的梯口。他縮作一團,滾到了梯口,就給

光的東洋劍從他的身邊削落。沒有削中他 了一聲暴喝!「呼」的一響,一把閃閃寒 險的預感。他連忙向旁邊一側身,就聽見 而只是削了自動樓梯的扶手。

關來,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分兩個方面 緊張,眼睛更加閃光了。接着,他們分了

向可馬洛包抄過來。

司馬洛微笑,等待着,一面點上了一

。日本人的眼睛在翻白着。 這一連串的動作,使百貨商場的這

樣,他馬上想像她的裸體,把他見過各種 不同類型的裸體,接上她的頭顱。 人之外,就再沒有別人了。像所有男人一

沒有錯,樓下的浴室,也是在同一位置的 的窗子,他可以斜斜地望進自己的浴室裏 •他幾乎是一跳跳到了窗前,望向樓下。 因此,他也可以斜斜地望進那浴室之中 接着,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通過客廳

而且,他可以望見正在浴室中洗澡的

的裸體,可以說是集各家之美於一身。 裸體,但也像他見過的每一具的裸體。她 李愛娜的裸體,不像他所見過的任何

以仍然是奶白色的,本頂之上,那乳頭是 那裏每在晒太陽的時候都給乳罩擋着,所 的乳房的周圍,就明顯地是淺色得多了。 淺金色的身體,就靜靜地躺在清澈的水中 。也並不是全身都是同一顏色。那雙豐滿 一圈褐色的中間有一點鮮紅。 在奶色的浴缸之中,她那給太陽晒成

齊·很濃黑的三角形。 **褲形狀的奶白的三角,其間則有一塊很整** 腰以下也是一樣的,一塊比基尼式泳

候 該等的,可以抓到手的,就快點抓到手 引力,他忽然又覺得後悔了。也許他不應 天,這個女人是那麼美麗,穿着衣服的時 和脫下了衣服的時候,同樣地富於吸 可馬洛的血脈,又奔騰澎湃起來了

電話中。由於司馬洛的主要工作, 空中飛來飛去,等待却機者下手。李愛娜 下一次和她說話,可能已經是在長途 一次,不知道甚麼時候再可以動手 就是在

做着的時候,她就讓可馬洛以不同的角度 過了腋下,洗過了兩腿之間的縫隙,這樣 美景。實在,李愛娜這個澡早洗了很久的 却是不會跟着他飛來飛去的。 是覺得很短暫。好的東西總是嫌少的! 她是花了很久的時間的,但是,司馬洛總 。她細細地洗過了身上的每一個部份,洗 去欣賞她的身體的每一個部份。實在, 終於,她踏出了浴缸,在身上披上了 可馬洛深深呼吸着,欣賞着這難得的

可馬洛是看不到了。 並沒有益處。這只是使他更難入睡而已。 這一番欣賞,對可馬洛來說,實在也

件毛巾樓,就離開了浴室。她的睡房

裏購買日用的衣服,由於可馬洛不喜歡帶 份,李愛娜正陪他在市上最大的百貨商場 的 行李,到了那個地方,就在那個地方買齊 。第二天,就見反應了。那時在下午時 可馬洛的宣傳攻勢,倒眞是相當有效

下,可馬洛低聲對李愛娜道:「我覺得有 人正在跟蹤我們,這會是你的人嗎?」 他們從商場的閣樓,走樓梯下到了樓

樣看出來的呢? 」 並沒有四面張望,「但,人這麼擠,你怎 「我沒有叫人保護我們,」李愛娜也

可馬洛微笑。「這就是我的值錢之處

事實上,他不但看得出有人跟蹤他

一個則是日本人,在這座國籍混雜的城市兩個青年男人,其中一個是阿拉伯人,另 而且還看得出是那兩個人在跟蹤他。那是

東西,並沒有人有興趣把它拾起來。 去的,現在仍然在樓梯的頂上。這樣一件 上移動的自動樓梯。他的日的就是他的槍 不是以可馬洛爲目標。他是奔向那一度向 了,雖然腰是仍然畧爲彎曲着的。他却並 ,他的槍是跟自動樓梯送到另一層的上面 一層的阿拉伯人,發覺他已回到上面來 可馬洛回頭看看那個給自動梯送到了

如果給這個人把槍拾到了 可馬洛的額上冒了一陣冷汗。

在動着了,這人再動起脚步來,他就上升 着樓梯大步地爬登。那自動樓梯本來已經 但那人已先到了,一脚踏到梯級上,沿 他一踏而前,也向那自動樓梯跑過去

看來可馬洛是不容易追上他的。

抵住了。 來,自動樓梯繼續上升,把他帶了上去, 莲 就剛好送到了槍咀面前,槍咀把他的胸膛 人比他捷足先登。這個人一手把槍撈了起 ,正要伸手去把槍抓起來的時候,却有 但是·就在這個阿拉伯人還差二級到

她究竟是怎會出現在那裏的,可馬洛却真 帮了可馬洛一個大忙。 是無法想像,但總之她是出現了,而且還 這個持槍的不是別人,正是李愛娜

不遲疑地,大喝一聲,就舉起了一隻手掌 槍咀抵住了,這也還是威脅不了他。他毫 是一個狂熱的極端份子。即使胸膛上給 要向李愛娜劈過去! 那個阿拉伯人,顯然一如司馬洛所料

一途了。然而她是一個女人,她可能心軟 李愛娜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只有放槍

,但是,他們的表情有了改變,顯得更加 那二個可疑人物,仍然在二十尺之外 那樓梯向下而送。

在這個時候,可馬洛忽然有了一種危 -火花四濺-

的動作還有第三下連環。 手肘,便接連着向後面撞,撞向那個日本 動作,却是連環的右掌一劈得手,左邊的 人的頭部,那個日本人連忙狼狽地一矮身 大叫了起來,把刀子也放掉了。司馬洛的 本人,手腕幾乎就此給劈斷了,痛得啊然 劈中了那持刀的手腕。那個拿東洋劍的日 刀子未曾收回之前,司馬洛的手掌,已經 掌駢直好像一隻小刀般劈了下去。在那把 。他的身子畧爲轉側,轉回那把刀子,手 僅可避過了這一撞,却冷不防,可馬洛 這第三下連環,就是把身子向右邊擺 司馬洛吃了一驚,額上也冒出了一陣 ·不過這却完全不影响他的反應速度

隻相架跌了下來,擊中了那日本人的頭部 轟」!那整幅牆都震動了,牆上掛着的一 車滑動了,帶着他直向牆壁撞過去。 門直跌過去,跌到了一架嬰兒車上,嬰兒 日本人的小腹部份,給司馬洛的脚底撐中 回過來,右脚也向後一撐。「蓬…」那個 簡直整個人飛了起來,向兒童玩具的部 首先與牆壁相撞的就是他的頭部。

的最低一級,給那自動樓梯帶上去了。

司馬洛的第二脚則是用膝蓋的。他的

一提起來,

就頂中了那人的腹部,那

過去,滑到了十尺之外,到了那自動樓梯 出了地上那把手槍,那把手槍沿着地板滑已經跳到了他的身邊,首先一脚踢出,踢

個部份一時秩序大亂,人們爭相奔避。

但他却是滾到了正在向下移動的一度樓梯

這個人也是滾到了自動樓梯那裏去,

掃·擊中了他的下額。

一聲灣下了腰!可馬洛的拳頭一記橫

---46--

,幾秒鐘的遲疑,也可能致命了 可能不忍扳動槍機的。在這種情形之下

邊肋部各發了一下。這兩下是用盡了力氣 全身都軟了下來,因此那隻手掌,也發揮 刺下去的,那人的手臂軟了下來,事實上 隻手掌,就像兩隻鐵鐘似的,在那人的兩 好在,司馬洛這時已經到了。他的兩

下去。這第三掌,則是從旁邊劈中了那人 司馬洛也不等他恢復,手掌再次劈了

這一度樓梯,却是正在向下移動的,因此 失去了氣力。他倒到了自動樓梯的扶手上 他又給送回下面去了 翻過了扶手,跌到旁邊的一度樓梯上。 神經的震盪,使他由頭頂到脚尖都完全 這一掌,使那個阿拉伯人再也受不了

到了機梯底下時,他已經不會動

手中拿着木棍。 場自聘作維持秩序之用的守衞人員。他們 正在走過來。這些不是警察,而是百貨商 們都已走光了,却有四五個穿着制服的人 這個時候,百貨商場的這個部份,人 「我們下去!」可馬洛對李愛娜說。

把那二個失去了知覺的殺手每人拖一個, 他們圍了過來時,司馬洛和李愛娜正

「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其中一

行團的團員,」李愛娜應付裕如地說着, 我是在航空公司做事的一、你扶着他,我 「這兩個人醉了酒,他們是我們的旅

僵,就不動了。他的眼睛就大大地張開着 但是又發不出聲音來。跟着,他的身子一 他的嘴巴大大地張開了,似乎是要叫喊, 劇烈的痙攣。他的臉色,也變成了青黑。 見了。這個阿拉伯青年,身子正在發出着 那個阿拉伯人而驚叫。可馬洛回頭,也看 。好像兩顆玻璃珠。 這邊。亦愛娜就驚叫了起來。她是看了

考他!

他常常誇口他的腦袋。這一次。就考

「等他來到時。屍體日經發臭了!

他坐飛機來的話。半天就可以到達

本青年,情况也是相同的。 經死了。他再轉頭望望那日本人。那個日 可馬洛不用摸他的脈,也知道他是日

吸着

老汪在那兩具屍體之間走來走去。猛

根香烟。這個老人仍然穿得那麼講

可馬洛說。

怖地吶吶着。 究竟 一發生了什麼?」 李愛娜恐

並沒有使他的衣服濕起來。

究,雖然是在這麼熱的天氣裏, 大汗却也

的。」 囊咬破。氰化鉀入血,是同樣地可以致命 的耳朶咬破了。然後,把自己嘴巴裏的膠 死。這個日本人要與他同歸於盡。他把他 殺的時候了。但是,那個阿拉伯人却不想 殺之用一這個日本人認為這是他們應該自 縫間藏有氰化鉀膠囊。以便在必要時作自 「氰化鉀。」可馬洛說。「他們的牙

我們把他們帶走!」

胰了一番。忽然停下來。說:「給我

老汪沒有回答她。還是繼續踱來踱去

了的,」李愛娜不安地搓着雙手在說着,

「我們可不能就此把他們丢在街上算

在那座百貨商場,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

「你最好快些想出一個好辦法來!」

「你稱腦筋一流。」可馬洛催促道

「現在他們果然同歸於盡了!」 祗可惜,我們還沒有機會聽到他們

我可不能把兩具死屍收藏在這裏的!」 「現在怎辦好?」李愛娜苦着臉。

說

厨房裏有沒有?」

「你不能」

」李愛娜立卽抗議起來

「刀子・」老汪説・「切肉用的刀子

「什麼?」李愛娜驚愕地看着他。

說什麼一一可馬洛說。

馬洛 解决屍體?」李愛娜恐怖地看着他 你沒有辦法解决兩具屍體嗎?」可

老汪微笑。

「我保證我不是要把屍體割掉好了」

李愛娜拿來了刀子·老汪就蹲了下來

你當我是什麼人?」 「還以爲你是本地通!」

李愛娜不敢看下去,跑到樓上去了。 用那把刀子把兩具屍體上的衣服割開了

娜說。 「我從來沒有幹過這種事情…」李愛

> 愛娜則是能替他們把遊客帶來的人。 氣起來了。他們是相當重視遊客的,而李 扶着,李愛娜就出示證件。那些人馬上客

子。司馬洛在後座監視着這兩個暈去了的 人,李愛娜則負責駕駛,把車子開走了。 而且還帮着李愛娜把這兩個「旅行團團員 」搬出了店外,放上了他們開來的那部車 他們不但立即接受了李愛娜的解釋, 「開回我們的家去吧!」司馬洛說,

了過去。這日本人是一個兇暴的人,在車 司馬洛馬上就在頸背上給他一掌,使他量 · 半途 · 那個阿拉伯首先醒過來了 · 但是 「我要好好地間他們一些話!」 李愛娜把車子向那座公司宿舍開回去

想把他們在地下室裏放一放!」 可馬洛叫李愛娜找來了一些繩子,把他們 縛好了,然後道:「這裏有地下室嗎?我 探了一遍,但除了錢外, 把那兩個人抬進了屋中。他把他們的身上 槍指着他,他都不怕! 中,是不能讓他醒過來的。這個人,連手 李愛娜把車子開回了宿舍,可馬洛便 就甚麼都沒有。

李愛娜說。 我還以爲,你是要向他們問話!

我想先想一想,他們兩人之間,有甚麼話 司馬洛微笑。「不錯,但在這之前

帶着搬進來的唯一行李,那隻衣箱打開了 ,從其中取出了一些古怪的電器。 他把他們在地下室裏放好了,又把他

「這些是甚麼?」李愛娜皺起了眉頭

那些人把她所負責的那個阿拉伯青年

是講阿拉伯文的。你懂阿拉伯文嗎?」 醒來時,我們就有節目可聽了:他們大概 然後和李愛娜一起回到上面去。他把 小型揚聲系統放在桌上!說:「當他們 他把一隻偷聽器裝在一張桌子的下面 「無綫電偷聽器。」司馬洛說。

方做事。這個是不能不懂的。 「當然。」李愛娜點頭。「在這種地

文交談。這個却是司馬洛聽不懂的。不過 已經醒來了。他們果然是正在用阿拉伯語 ,李愛娜卽席予以翻譯。 說着時。他們就聽見,下面那兩個人 「他們是正在設法脫身・」李愛娜指

繩結咬關,這行得通嗎?」 出。「那個日本人叫另一個試試用牙齒把 可馬洛搖頭・「這個很難・我已經把

繩結濕透了水,就是用手指解開來,也並 他們聽着那二個人在那裏繼續努力着

後來又聽見他們說話了。「他們在說什

」可馬洛又問。

能脫身。他們就得準備爲他們的主義而死 「又是那個日本人。他說既然他們不

究竟是什麼主義?」 可馬洛搖着頭。失笑起來:「他們的

變成窮人,窮人變成富人那一套吧!」 愛娜也笑了。「又是用恐怖手段。使富人 「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大清楚!」李

」可馬洛說。 人。窮人仍然是窮人。他們則必爲富人。 「實在他們所想的却是把富人變成窮

李愛娜又微笑。「想是差不多每一個

沉吟着。「我看我還是打個電話給老汪吧

間馬洛潛著那二具屍體。撫蓋下額

「你們……把它怎麼弄了?」她吶吶

她看見的祗是一部,而那一部的皮膚給用 看到裏面的屍體原來已經是赤條條的了。

「這是 - 」她瞠目結舌的。

們通常就會在死者的身上加上這樣一個符 。「當黑蟻黨將一個叛徒處死的時候。他 「這是一隻蟻的簡單圖形。」老汪說

遠播了・・」 名。來了這裏沒有多少日子。就已經聲名 -- 」他微笑着轉向司馬洛。「你倒眞會揚 老汪解釋。「也使他們對可馬洛更加痛恨

去的真正目的是買一些衣服。結果衣服却 都買不成呢!」的確,他剛才到百貨商場

之不是味道。 一間容納屍體的屋子。使她覺得十分

李愛娜則開了她自己的跑車。到市區去和 可馬洛買衣服 老汪和司馬洛坐了他們開來的車子

人都這麼想的了·不是嗎?」

看着李愛娜。 了。那個阿拉伯人恐怖地大叫着。司馬洛 忽然。揚聲器中傳來的聲音有點異樣

伯人在叫救命。他說他不想死…」 李愛娜皺眉:「我不明白。那個阿拉

像一個正在企圖接吻。一個則在反抗。但巴。而那阿拉伯人則極力避緊。看來。就那日本人正在把嘴巴凑向那阿拉伯人的嘴 地下室的門。打開那度門。跑下樓梯去。 這是不可能的! 洛忽然觸電般的一跳跳了起來,飛步跑向 兩個都是男人,而且在如此的環境之下 他看見那兩個被縛的人正在掙扎着。 「準備爲了他們的主義而死?」司馬

「停止!」可馬洛喝道。

咬住了他的耳朶,用力咬下去。 着躲避。 但在可馬洛趕到之前。 日本人已 沒有人理會他,那阿拉伯人繼續尖叫

可馬洛一脚踢出去。踢中了日本人的 阿拉伯人殺猪的尖叫。

耳來也咬下來了一塊。 的牙齒却是絲毫不肯放鬆,把他的同伴的 那日本人身不由主地滾開了。不過他

快量過去。這個人,似乎是不適宜讓他清 確地踢中那個日本人的太陽穴。他的目的 就是要使這個日本人暈倒。而且使他盡 可馬洛再一跳過去,又踢出一脚尖進

洛在他的身邊跪下,要把他的嘴巴撬開時 果然應可馬洛的一踢而暈了過去。可馬 但是仍然是太遲一點了。那個日本人

心區去的。 洛和老汪處置那兩具屍體,是不能到市中 兩部車子到了路口,就分開了。司馬

從倒後鏡中看着李愛娜那部跑車遠去

有介紹錯吧?有和她上過床嗎?」 。老汪吃吃笑起來。「好一個女人!我沒 「我不是爲了這個而來的! 」司馬洛

來不會不想這個。」接着。他的表情又嚴 老汪格格地大笑起來:「但是你却從

明天。就會恨你恨到非把你活捉回去不可 放在女人的身上。你知道嗎,黑蟻黨到了 廟了下來:「不過。最好不要把精神全部

於盡的瘋狂殺手!」 我祗是怕他們派來那些隨時準備和我同歸 「那是一個好消息。」可馬洛說。

直滾下去。那斜坡的脚下是一條急急地流 停下了車子,打開車門,把兩隻布袋一揪 **着的小河。** • 兩具屍體就滑了出來 • 沿着路邊的斜坡 他們把車子開到了一處僻靜的路邊。

隨水流去了。 一如他們所估計,屍體滾進了河中

,屍體是必然會被人發現的! 那條河會流經一些熱鬧的地方,因此

再打電話給我吧!」 但我不會和你住在一起了!需要我的時候 「我開車送你回去吧,」老汪說,「

馬洛的房中收拾着衣物。「我和你買了這 些衣服·」她說·「你自己看看合不合意 這時,李愛娜已經回來了。她正在可 老汪開車把司馬洛送回了那宿舍去。

刀尖劃開了一個「米」字。 可馬洛把布袋口掀開一點讓她看。她

生氣 固然很生氣,黑蟻黨中的人,也一樣會很 有很多人就會很生氣。這兩個人的朋友們 了這樣的符號。當他們給發現了的時候 由於這兩個不是叛徒。身上却給劃上

「這也許會在他們中間引起亂子

並沒買回來。 司馬洛聳聳肩:「結果我却是連衣服

……我不敢一個人留在這!」 「我去替你買吧!」李愛娜說。「我

兩具屍體搬了上來。屍體已經給用布袋袋 後來。她看見司馬洛和老汪合力把那

-48-

光也很準確。大小尺碼。完全沒有差。他 愛娜的選擇,不但適合他的口味,而且眼 說:「我欠你多少錢?」 可馬洛打開那些盒子。不禁微笑。李

-49-

「公司替你付好了!」李愛娜說。

司馬洛微笑。 「怎麼忽然之間又闊氣起來了呢?」

這個帳,要在你的酬勞中扣除的!」 「誰闊氣?」李愛娜瞥了他一眼。「

因爲。抽屜裏放了女人的衣服! 就奇異地叫了起來,「唏,這是什麼?」 「唉,我早就知道。不會有這麼便宜 」可馬洛說着走過去打開抽屜。

閉上眼睛。我就看見他們的臉了! 面來住。下面放過死屍,我怎睡得着? 「我的。」李愛娜說。「我搬到這上

「這上面也有兩間房間的!」 「我呢?難道我要搬到樓下?」

•「這是一個好主意!」 「唔。」司馬洛這一次微笑得更加開

?

」可馬洛說。

。他們會到飛機上來找你的。明天晚上起

李愛娜斜眼睨視着他。「他們要找你

飛機給刧到了古巴去,差點撞毁了

「我飛走了。他們豈不是找不到我了

午便又發生了一宗刧機案。我們一架

們就不敢那麼明日張胆了

你知道嗎?今

上去,把一兩個却機的拿下來,以後,他

「不・」李愛娜搖着頭・「你必須飛

何不就在地上幹?

兩手。聳聳肩。「在地上成績已經不錯。

「我現在幹得不好嗎?」司馬洛一攤

」李愛娜在晚飯的中途間。

明顯地暗示他不要進攻。

你什麼時候開始到空中飛來飛去?

是晚飯時間了。李愛娜把燈開得很亮。很

洗過了澡之後也沒有機會。因爲那時

可馬洛定到她的身後。輕輕地擁着她

「並不太好!」李愛娜說。「門上都

有鎖!

的好了! • 柔聲地說 • 「別鎖上好了! 李愛娜咭咭地笑了起來:「你別鎖你

夜的時間了。

司馬洛苦着臉。「那麼我祗剩一天一

把身上的死屍氣味洗掉吧!」 條蟮魚般脫出了。「你先去洗一個澡 可馬洛的吻剛剛落在她的頭上,她就

像一

着·忽然明白了·臉上微紅。「別胡鬧吧 断待你的!我答應你! 司馬洛一你把工作做好了。回來。我不會 「一天一夜時間幹什麼?」李愛娜問

活不活得到那個時候!」 的信心!」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知道我 「我對於太久以後的將來並沒有多大

「你會活的!」李愛娜按着他的手。

鎖上了的。但是·這門不是那種有鎖的門 他從床上爬起來。悄悄地出了走廊中,摸 晚上,剛剛過了午夜,他就發動進攻了。 把這膠片揷進門縫,輕輕一推,就把那鎖 到了李愛娜的門外。輕輕推了一下。門是 司馬洛已經帶來了一塊薄薄的膠片。他 不過祗是彈簧鎖的門而已。這更方便了 司馬洛也並沒有等到太久以後。那天 門應手而開。

而成的幽香。 但是可以嗅到她那一股體香與香水並雜 房內給窗簾遮得很黑,甚麼都看不見

他摸到了那温暖的床單,心跳就加速了 他的手繼續伸向床的中間。 的·因此在漆黑之中·他也能到達床邊。 可馬洛知道這房中的擺放情形是如何

空的!沒有人!

那床上。果然是空空如也的。房中並沒有 。他摸到了床頭掣燈·把床頭燈開亮了。 他再摸一遍。從床頭摸到床尾。沒有

李愛娜那裏去了?

就進你的房間來!」

程?一

司馬洛和老汪把兩具屍首抛下,屍首順着斜坡滾下山下的河流。

都摸不到衣服。

了兩條相當突出的肋骨,一直到了乳下

盖

手,

但是她拉着他的手。

別開燈。」她嬌柔地說道。「我害

「哦!」司馬洛笑了起來!向燈掣伸

她的解釋。就是把他的手拉到她的身

的下身是完全沒有衣服的了。 着沿她的盆骨摸上去。摸到她的腰。觸到 錢。一時也不知道拿來怎辦好。他的手顫 個渴望得到一毛錢的孩子忽然得到了十塊 是光裸的,並沒有衣服的遮掩。這表示她 上去。他最先觸到的就是她的盆骨。那裏 可馬洛的心怦然大跳起來。他就像一

豆,而她發抖得就像整個人都要散開來了 ,軟軟地,她躺了下去。 當他觸到了峯頂時,那裏已經硬挺如 他的手指再爬高。

憶聯繫起來。 見到的。現在,他的手每到一處,都與記 是他可以記憶。他可以記得在她出浴時所 她的手不知道應該放在他身上的什麼 完全沒有光,他看不見她的身體,但

及吻。後來,她大火地張了開來,這就是 表示·她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地方好。她祗是在顧着。承受着他的愛撫 於是司馬洛不再讓她等下去

> 她。 他在屋中其他地方。巡了一遍。都找不到 • 到洗手間去看看。那裏面也是沒有人。 可馬洛困惑地皺着眉頭,離開了房間

都不願意留在那裏。更不會在晚上一個人 會是到樓下去吧?樓下裝過死屍,白天她 衣的。她穿着睡衣跑到那裏去了?當然不 但是沒有她的睡衣,這表示她是還穿着睡 到那裏去了。 他記得她房中放着她脫下來的衣服。

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 司馬洛的心裏有了一種不妙的感覺。

住了那一隻手腕。 他的。因此他快速地以第一時間採取行動 的東西彈開了。跟着,他的手就準確地執 不會靜靜地站在那裏。讓一件利器威脅着 器。他暫時弄不清楚。但無論如何。他是 了他的背。那究竟是一把刀子還是其他武 ,身子車輪般一轉,手肘就把那指着背脊 在黑暗中,一件尖尖的東西忽然抵上

撞斷了。 身上,或者一隻膝蓋撞上來。把這隻手腕 下一動作。他就會是一拳擊向那人的

她說。「那不過是我的手指!」」 手,上面並沒有什麼武器,而且,李愛娜 的聲音咭咭地笑了起來。「你怎麽了? 可是。他摸到的却是一隻温軟的女人 「哦,你!你怎會出現在這裏的?」

使出去了。 「我到了洗手間去。」李愛娜解釋。

「我出來的時候你正進我的房間。於是我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自然他的殺着不再會

來。然而,到了最後的關頭,她却什麼都 的背。腿子緊緊地箍着他的腰。大大地震 忍不住了。她緊抱着可馬洛。指甲挿入他 唇,知道她是極力忍耐着,不讓自己叫出 了幾下。哀叫一聲。她便完全地放鬆了下

的緊凑的了。 現在她變得那麼累,他幾乎不覺得她

快就結束了。 是在敷衍着可馬洛,於是他不等了。他很 原來她祗要一次就够。第二次。她祗

發洩之後的舒快。 這之後。兩個人都舒快地躺在那裏

「每一個女人的生命中。都要有個男人 「也許你說得對了。 」李愛娜終於說

體。 「你眞可愛…」司馬洛輕無着她的身

來到了接近天亮時再做了一次才睡着了。 肯。他們擁抱着。互相愛撫着。談着。後 了電燈欣賞她的時候,她却嬌羞地堅决不 她並沒有反為他的碰觸,但當他要開

現 無目的地飛來飛去。祗是等待着却機者出時間都是在中東航線的飛機上渡過的。他 以後的三天之內,可馬洛差不多全部

事發生的話。不等他報告。她也會知道的 娜報告。其實也沒有可報告的。反正。有 · 戒心就消除了。很難老是保持着的。 係天兩次, 可馬洛打長途電話向李愛

要提高警惕,然而,沒有事情發生,漸漸

這是一件很納悶的工作。每一秒鐘都

作之中去吻她的嘴巴時,又發覺她緊咬下

以使身子不狂野地扭動。當可馬洛在動

她的反應是含蓄的。她用力地抓着床單

他勇猛地向前。接觸了她最深的地方

--50-

是一樣。 了。不過,他喜歡聽到她的聲音,而她也

令已經下來了·把司馬洛活捉。不要殺掉 的內部起了小內閧,他們很生氣,傳說命 刻了米字的屍體果然很有效。傳說黑蟻黨 • 要活捉回去! 第三天,她告訴可馬洛,那二具背上

然不是同一架飛機 利遇難那條航線。也是同一型的飛機。雖 飛機正在飛過沙漠的上空。正正是當班 第四天的下午,事情就發生了。那時

了班利的遺物,胃裏就在發緊。 這不免勾起了可馬洛的回憶。他想起

一個男人邀約她在下班之後去玩。 能是什麼大機構的高級職員。亦可能是 的乘客。提着一隻薄薄的公文箱子。他可 她的眼中。可馬洛是一個英俊而打扮講究 浅淺的微笑。她並不知道司馬洛是誰。在 眼睛却深深地望着他。而臉上則掛着一個 一位顧客·但是經過可馬洛的跟前時 空中小姐捧着食物經過。拿給最前排

她的微笑,也得不到反應。她有點失望 的乘客,然後就到機頭的機長室去, 繼續上前去,把那些食物交給了那位前 但是暫時。司馬洛對她却並沒有興趣

盤子扔在地上,暴躁地叫道:「這算是什 就在這個時候,前排那個客人忽然把

來了。「有什麼不對嗎,先生!」 空中小姐吃驚地從機長室裏面再跑出

那人指着地上。「這餐裏有兩隻死蒼

那 威力是多麼强大的。 師的身體。可馬洛自己知道,他這把槍的 的,那顆强力的子彈,很可能再進入副機 擊中副機師。而且。即使這一彈是穿透了 人的身體,副機師的危險性也是相當大

此,他的子彈即使射不中那人,也免掉了 來, 幾分之一秒的時間之內,他就得作出决定 這樣,三人就不是在同一直綫上,如 **司馬洛以第一時間把身子再向右邊一** 但他已沒有時間考慮了。在這短短的

他那把大口徑的槍發出了沉重的「轟隆 就在這個時候,可馬洛扳動了槍機

右臂是穿了一個空了。不過,那人還是倒 過由於那人的右臂已脫掉,所以副機師的 的後腦。這也是相當有效的擒拿招數,不 兩手向這人的腋下一穿,再反上來按住他 火喉似的噴着。接着,副機師也撲到了, 脫離了。就在肩部脫離,脫口的血就像滅 他的懷中。 那個却機者的整條右臂,忽然與身體

乘客的臉上,仍然緊握着槍,這個女乘客 它一抛抛到了地上。 呆了一呆,然後大聲尖叫着跳了起來,把 在同一時間,那條斷臂飛到了一個女

然後她也暈過去了。

拉就是回教的上帝。 凄慘地叫•「阿拉•」就量了過去。阿 那個却機者看看自己沒有了臂膀的肩

蠅!

難以置信地。 「這一 -是不可能的!」那空中小姐

西服,模樣是相當斯交的,但現在吵起來 那是一個阿拉伯青年人,高高瘦瘦,穿着 可馬洛一看就知道他是什麼。 却狂態畢露·眼中又有那狂人般的神情 「那你是指我說謊了 ! 」那人叫道。

帶走吧! 「我再拿一份給你好了,先生 不!我不要吃了,還是讓我把這飛機 那空中小姐還不知道,她抱歉地說着 「再拿幾隻蒼蠅給我嗎?」那人冷笑 」這樣說着,他就霍的從身上拔

張地尖叫起來。 受過訓練的,仍然能保持鎮定,並沒有慌 那空中小姐登時花容失色,好在她是 出來了一把手槍。

的聲音說。「大衆坐着不要動,那就沒事 這時。在可馬洛的後面,另一把男人 我們要的祗是這飛機!」

馬上都靜了下來了 上也是拿着一把手槍。前後指嚇,乘客們 人,這一個是身裁高大而雄偉的。他的手 可馬洛回頭,看見那是另一個阿拉伯

微笑。就竄進了機長室中,顯然是進去威 前面那一個,臉上露出着一個狡猾的

人。 。也許不是相同的人,但這是相同的 班利就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死去了的 可馬洛的心中忽然起了一陣狂怒。 一帮

,慢慢地走上前來。他是從司馬洛後面來「我們是黑蟻黨,」後面那個人說着

後面並沒有人坐,因此這人必然是從洗手 於前頭的。後面沒有什麼人坐。可馬洛故 相當好。 間裏出來的了。這兩個人,時間倒配合得 意坐到最後,周圍並沒有別人,這樣,有 的。這架飛機並不滿座,搭客大部份是集 起事來。也不致於殃及無辜了。可馬洛的

個阿拉伯青年也聞得槍擊,而從機頭衝出

他轉得及時,由於這個時候,機頭那

可馬洛馬上就不再理會他,而轉了渦

來

槍擺一擺・「你!・坐到前面去! 眼光向可馬洛一掃。他的眼光却是陰冷 ,並不像前一個那麼狂熱和暴躁。他的

退後一步。他以爲,在槍咀的指嚇之下, 司馬洛大概是不敢妄動的,但是,他錯了 與這個人就很接近了。這個人戒備地連忙 那隻箱子。他踏出了座位,到了走廊中, 司馬洛有那隻箱子。 可馬洛慢慢地站了起來。仍然緊握着

司馬洛就把箱子向他的槍咀一推

的另一邊穿出來。 穿了一個洞,但,籍內顯然有着特殊的物 料把子彈吸收了,所以子彈並沒有從箱子

手已擊出一拳。這一拳是直拳,擊中了那能够再度扳動槍機之前,可馬洛的另一隻 手的堅硬部份一撞。假如司馬洛剛才那一 拳還沒有使他完全失去知覺,這一下是竟 頸子脫離而飛掉了。他向後直跌, 躺到了 了全功了。那人的兩眼翻白,槍就從手中 一張空的客椅上。他的後腦,就在椅子扶 人的兩眼之間,而可馬洛那久經鍛鍊的拳 ,力度是如此沉雄。那人的頭也差點和 那人亦沒有機會放出第二槍了 在他

這個人走上前來,到了司馬洛的旁邊

那人下意識地扳動了槍機。砰!箱子 0

來了。他把槍舉了起來,瞄向司馬洛

了一把手槍,槍咀在前面那椅背的頂上擱閃電般快速地向上裝的下面一摸,摸出來 了他的大半個身子,而同時,他的右手也 一張客椅的背發揮了擋箭牌的作用,遮住 可馬洛向一張客椅上一坐 • 以使前面

,開槍抵抗。其他乘客們的生命安全,也更加不得了。而且,讓這人有機會活下去壓受到很大影响,如果擊中油管之類。那 很難得到保障。 那人扳機之前射中!不能讓那人亂開槍。 一顆流彈擊穿機身。也會使機身之內的氣 槍就要中的,而且一槍就要畢命!還要在 他知道這一槍是必須要快而準的

可馬洛扳動槍機之前的幾分之一秒。另一的槍咀已經在那椅背上擱定。然而,就在的槍哩已經在那椅背上擱定。然而,就在的槍哩沒有完全舉起來,可馬洛 就是,副機師正出現在那人後面,向那人幅景象,却使可馬洛的額上冷汗直冒,這

使司馬洛的情形複雜起來了。 少乘客被殃及?而且,副機師的出現,也 幹得來嗎?掙扎起來,子彈亂放,會有多 人慌亂的時候,把他完全制服。但副機節 副機師這個作法的意圖是好的,趁這

一擊不中。子彈就會是

要醒過來的姿勢。可馬洛迅速地用手一扳 槍咀向他的嘴巴裹一伸。 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就把 這個人的手正在軟弱地動着,已有將

然後司馬洛拾起他那隻中了一彈的公

上,那隻扁盒子裏的儀器。都像是醫院用 看來像是醫院開刀時所用的那一種。事實 古怪儀器之中,取出了一隻夾子。這夾子 他那隻公文箱裏面取出了一隻扁扁的 打開來,再從這盒子裏面的一批

様死法! 他不希望這個人像以前他捉到的那兩個一 的嘴巴。就是要使那人的牙齒咬不下去。 裏,在牙齒之間找尋着。最後排出了一枚 囊咬破,他就完疍了。他用槍咀塞進那人 。如果要自殺,這人祗要用力一咬,把膠 膠囊。他知道,這膠囊裏面的就是氰化鉀 可馬洛就把那隻鉗子伸進那人的口腔

拿進馬桶冲掉吧!」 他把鉗子連同膠囊交給空中小姐:「

替這位英雄服務。 那空中小姐服從地照辦了。她很樂意

要我帮忙的嗎?」就像現在,司馬洛變成 了這飛機上的主人了。他們並不知道可馬 。他有點欽佩地看着司馬洛。「有什麼 那個一身是血的歐洲籍副機師也過來

着·又取出二副手銬來。一副鎖住了那人 的雙手。另一副鎖在那人的脚上。那個人 洛的身份,並不知道可馬洛是自己人。 「現在我們正飛在哪裏?」可馬洛問

> 在他的心窩上踢一脚。 手掌迅速揮動,在他的臉上摑了兩掌。 日經不在了。他大聲咒罵起來,司馬洛的 連忙咬牙切齒起來。但沒有用。那顆膠囊 這時醒了過來了,看見自己已經受制,他 叉

祗是表演性質,看的人會傳開去,讓別的 可馬洛並不喜歡仗勢凌人,他這幾下 那人不罵了。他嗚咽地哭了起來。

麼大的釘子 切機者知道。他們的「先烈」也會碰上多 「我們現在正在庫里茲之南一百哩!

里茲方面聯絡吧·我們就在庫里茲降落好 」可馬洛說,「請機長與庫

副機師回答。

空中小姐從洗手間走出來,仰慕地看着司 副機師點頭,匆匆走回機頭去了。那 我要把這兩個傢伙帶走!」

馬洛。間道:「究竟你是什麼人?」

動手,我們就出來了一一今天的事情就是一 在着。却機者不容易看出我們。但他們 照片。他說這是爲了方便今後行事。 者們搬一次,又繪影繪聲地講述他在飛機 有效的吹牛。當飛機在庫里茲降落了之後 個好例子!」這當然是吹牛,但却是相當 訴你的就是。在許多飛機上都有我們的人 我是對付却機者的一種新武器!我可以告 上的英勇事蹟。不過,他拒絕讓記者們拍 可馬洛又把這一番吹牛向空罩而至的記 可馬洛微笑:「我的名字並不重要!

員的宿舍。在那裏,他照例打一個長途電 一處清靜的地方。那裏是航空公司高級職 可馬洛就由航空公司的要員陪同,到了 後來,終於擺脫了記者們的糾纏之後

話給李愛娜。可是沒有人接

吩咐這裏的人。 替我繼續打這個電話吧!」可馬洛

力,甚至能够把一個囚犯拿過來。 團經營的機構一般,可以發揮很大的潛勢 在這些落後地區,航空公司也像其他財 那個沒有受傷的却機者已經給送來了

托出了。 力。司馬洛一動手,他就把他所知的和盤 有自殺的勇氣,却沒有忍受拳打脚踢之耐 話。起先是相當客氣的,但是漸漸,當那 人不肯合作,他就粗暴起來了。那人雖然 在一間空房裏,可馬洛開始向那人間

不知道的 利亚去。不,他的目標不是可馬洛。 人要的是司馬洛也說不定,但總之他是 他說他的任務就是把飛機却到阿爾及 那邊

了。不,他不知道安芝在哪裏。他當然知 營裏受訓的。他們知道司馬洛的事。不錯 • 他們的黨現在已傳令必須把司馬洛活捉 他們是黑蟻黨,他們都是在一個訓練

高度秘密 道有安芝這人,但他不知道安芝在哪裏。 安芝是最高層人物之一,她的行踪是

却不是他有資格知道的了。 大名是如雷貫耳的。但是,她的所在呢, 他知道有這個人,而且事實上,她的

面等着的代表警方的人員說:「好了,你嘆了一口氣,走出了那房間,對那個在外知道,安芝現在究竟是在何處。最後,他 們把他帶走吧!不過,仍然要守着秘密! 沒有用。這人說的看來是虞話, 可馬洛對這個人反覆盤問了一番,但 他仍然不

去了的女乘客,對空中小姐喝叫着。然後

「你照顧她!」可馬洛指了指那個量

,他就立即轉身,撲到了另一個刧機者的

--52--

-53-

些乘客,他們看見轟倒了一個和捉了一個 既然可馬洛說是死去了,他們便也說是死 給他當場擊斃了的。二個機師及空中小姐 談話時,可馬洛是聲言那兩個刧機者已經 ,究竟有沒有死去,他們是無從知道的 。 在這一點上 · 也自然和他合作 · 至於那 那人點點頭,在對報界及記者們發表

那些人也不會作緊急的疏散。 不會担心他們有洩露過什麼秘密。因此 這樣,這二個人來自的地方的人,也

醫生說是由於失血太多,以及負痛過劇 」那人說,「但是,他仍然未能清醒 司馬洛又間:「醫院那一個呢? 「已經送進秘密病房裏,用一個假名

· 他要好一段時間之後 · 才能够和你說什

馬洛說着,又轉問那個航空公司的人員。 電話打通了沒有?」 「他也未必能多告訴我什麼的,」可

邊也沒有人知道她在何處! 可馬洛的心裏一陣發緊。「繼續試吧 那人搖頭•「不能和李小姐接觸。那

三個小時之後,仍然無法聯絡到李愛娜時 己的行踪走掉,這是少有的情形。再過了 的地方,到了現在,她也一定已經知道了 可馬洛在飛機上遭遇到的事的。差不多全 即使李愛娜是到了一個公司方面不知道 司馬洛就知道,情形果然是不大對勁了 李愛娜是個高級人員,她會不留下自

> 世界的收音機及電視現在都該已有廣播及 播映了。她一知道消息,就一定會和可馬

但她並沒有。她是音訊全無的。 可馬洛馬上飛回去。

娜那部跑車仍然停在屋子的前面。他跑進 當他回到宿舍時,他首先看見,李愛 却找不到李愛娜了。

他用不着用鎖匙開門,因為,那門的

的手槍所轟開了 鎖是已經打開了的。看來乃是給一把强力 由客廳直到李愛娜的睡房。像俬都是

睡衣,和幾滴血。 東歪西倒的。地上有半件尼龍質的粉紅色 有人闖進屋中來刼走了李愛娜,這是

毫無疑問的了。可馬洛的心一陣難過。他 們把她的睡袍撕下來了半件嗎?那些血是 李愛娜說她懂得保護自己並不是誇大

顯然,那些人雖然祗是捉一個女人,也出 的。廳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傢俬就是證明。 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可馬洛拿起了電話·

亦不會報警。他這個電話是打給老汪的 他並不是打給警局。報警沒用的,他

故意被擒

來殺她的!他們是來活捉她的。」 但他們沒有把她槍殺,這表示他們並不是 **踱來踱去,「李愛娜發生過劇烈的掙扎** 「他們是帶了槍來的,」老汪在廳中

「爲什麼?」司馬洛也在踱來踱去。

好幾次・他們都差點相撞了。

面子 了很多面子・他們也要用你們來挽回一些 「他們要活的。你們兩個人使他們丢失 「也許目的和活捉你一樣!」」老汪說

「例如怎樣呢?」

殺掉之類!」老汪說。 「例如把你們公開處决,折磨一番才

是沒有希望做到的!」 一這件事, 」司馬洛冷笑, 「他們却

做到這件事,」老汪說,「因爲,李愛娜 「但他們却絕對有希望在李愛娜身上

現在已經在他們的手上了! 司馬洛的心一陣發緊。他差點把手上

「我不是班利!」可馬洛冷冷地說。 「但是,」老汪說,「那個被捉住的

空公司的代表,而不是老闆,沒有了她, 公司還是會再派一個人來,而我們也不致 一隻水杯也捏碎了。 「幸而,」老汪說,「李愛娜祗是航

於沒有薪水可拿!」 可馬洛握緊拳頭,搖動着:「我們不

「你有什麼打算呢? 」老汪問

個辦法!」 下來:「我讓他們把我捉住好了!這是一 可馬洛又踱起步來了。終於,他停了

方 到我要到的地方。那就是李愛娜所在的地 不會當場殺死我的,因此,他們會把我帶 高了,「我不能贊成你應用這個辦法! ,老汪,你不明白嗎?如果讓他們捉到我 他們就會把我帶到我要去的地方。他們 ・以及他們黑蟻黨每一個重要人物所在 可馬洛苦笑。「這是一個一流的辦法 「你在開玩笑!」老汪的聲音馬上提

> **在的地方!**」 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那裏也會是安芝所

險了-「不行!」老汪叫道, 「這樣做太危

濃,感情遮蓋了理智,他就不够清醒! 因爲他感情作用!他對這個女人的感情太 情作用的一你知道班利爲什麼死嗎?就是 **蒼臉**,「我們是在做着一件工作,不能感 的腦筋也想不出這樣一個好辦法來的! 「爲了一個女人你這樣做?」老汪苦 」可馬洛冷冷地說,「因爲即使以你

?捉住他們幾個,間一間,也許可以間出 爲什麼你不先到這座訓練營那裏去試試呢 一些綫索來! 不是說他是從那座訓練營出來的嗎?

一頓,然後沉重地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棟,並沒有資格知道安芝的所在!」頓了 很可能那裏的人,也是像這個被捉的人一 我就要在那裏給被捉住了!」 「但,我不相信那裏的人會知道什麼! 「這正是我打算去做的,」可馬洛說

會出一些瘋狂的主意,不是嗎? 以要我和你合作這件事,就是因爲我常常 可馬洛忽然又微笑了起來 • 「你之所 「我還是認爲這主意是瘋狂的!」

得作此企圖了。 沒有人能說服他改變的,因此,老汪也懶 可馬洛這個人,在打定了主意之後, 老汪不斷地搖蒼頭,但是,他也知道

安排巧計

治安很壞,警方的能力固然有限,而事實

上。一個大部份是阿拉伯人的小鎭。那裏

那座訓練營是在一座叫勒金鎭的小鍋

上,那裏的警方人員,也有很大部份是身

隻鉗子,在鐵絲網上弄開了一個缺口,然 大袖的阿拉伯服裝下面,可馬洛取出了一 來,把刺鐵絲的斷口再黏住。這樣,如果 後就鑽了進去,却取出一些鐵灰色的膠布 就來到了一座小山的山脚。從山脚爬上去 不是仔細檢驗,是看不出那些刺鐵絲是曾 半途就到達了一度刺鐵絲網。從那闊袍 他離開了鎭上,向荒野中走去,不久

並沒有和當地的警方聯絡,他祗是就這樣 中那裏作他們的訓練營。也因此,可馬洛 兼黑社會或者盜匪的。因此黑蟻黨才會選

一定也有不少是親黑蟻黨的人。

他是乘火車到了那裏去的。他的皮膚

間最大的,却正有燈光透出來 鐵搭成的屋子,像軍營裏的那些一樣。其 是一塊削平了的廣場,上面有許多間用坑 中大部份的屋子都是黑了燈,祗有中間那 他在黑暗中繼續爬上了山頂。那山頂

的丁。

可以告慰的就是,他們一定不會馬上

出破綻而把他捉起來,那他也算是達到目

但是,他也並不打算充過去。讓他們看

樣。他對阿拉伯話幾乎是完全充不過去的 已經用油塗黑了,扮作一個阿拉伯人的模

狂熱份子,就是在這裏受訓的。 很清楚。這裏就是黑蟻黨的訓練營,那些 個被捉的人的口中,他又對這座山知道得 可馬洛就向這間屋子摸索過去。從那 可馬洛到達了那座屋子的後面,從外

在黄昏的街上逛了一轉,就到了當地的旅

可馬洛跟着一隊阿拉伯商人下了車,

不說話,就不會露出破綻了。

他對那旅館的掌櫃亂做了一番手勢。

就裝作一個啞吧。啞吧是有權不說話的, 館去。由於暫時還不想露出破綻,所以他

坐在一些木椅子上,而在屋子的一端,在 在想不出來·但總之他們是來了。 這種荒唐的組織究竟爲了什麼,可馬洛實 是日本青年男人。日本人這麼遠路來參加 個青年人,其中有兩個是女的,有三個則 面望進去,可以看到,那裏大約聚着二十 這二十個人好像學生一般一排一排地

要司馬洛拿得出錢來付房租,那就什麼困 他知道司馬洛的來意是要租一間房間。祗 那掌櫃當然是看不懂的。但是沒有關係,

難都沒有了。他收了司馬洛相當高的價錢

而給了旅館中最蹩脚的一間房間。

那房間裏祗有一張床和一隻衣櫃。但

看出,他們是在教授槍的構造,以及爆炸 他們講的是阿拉伯話,可馬洛自然聽不懂 品的原理。 但是憑黑板上所寫的圖。可馬洛却可以 兩個歐洲人正在講解。

,他們都是飽經戰陣的僱傭兵,流落在非個是比利時人,一個是意國人。毫無疑問 長長的金色頭髮。可馬洛看出這兩個人一禿頭而粗壯的,另一個則瘦而長,有一頭 肯幹。現在,他們就是在出**賣他們對於殺** 洲的。這種人,只要有錢,差不多什麼都 人及爆破的知識。

本不會放在重要地位。 都是殘殺和破壞的念頭,自己的生命,根 馬洛知道,除此之外,他們是還有一位精 把他們那歪曲的思想灌輸,使他們滿腦子 神教練的。這位精神教練好像傳道一樣, 這些青年人,都全神貫注地聽着。可

他們的基本學識比較貧乏,因此這些事情 ,就只是學得一知半解而已。 不錯,他們是十分之勤學的,就可惜

叫他們去做大事?」 約半小時之後,課程就完畢了。那些學生 壯的教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用英語說: 「我的天,這些野種和驢子一樣笨,怎能 魚貫離開。當他們都走了之後,那個粗 可馬洛在那窗外,看着他們授課。大

時我眞想開槍把他們都殺掉!」 瘦長的一個也咬着牙。「老實說,有

們的事,我們操心什麼? 們學不上,以後自己炸死自己,這也是他 出得起錢請我們,我們就教他們好了…他 們實在也沒有理由要爲他們焦急的。他們 粗壯的一個微笑:「不過想起來,我

得混身骯髒,非洗一個澡不可!」 喃着,「每一次接近過這些野種,我都覺 「我要去洗一個澡, 」痩長的一個喃

「我呢・」粗壯的那一個吃吃笑着

他們給我受氣,我就在他們的人的身上出「却要到鎭上找一個好好的阿拉伯姑娘! 氣,你來嗎?」

你總不能步行到鎭上的!」 有一部車子,你改變主意,就會太遲了 「真的不來?」吃吃笑着,「我們只

對白種女人有胃口!鎮上並沒有白種的女 人!」 「不・」那人搖着頭・訳・「我只是

的車子,後截架着一隻油布篷。貨車。這是那種軍用貨車,輪子粗粗大大貨車。這是那種軍用貨車,輪子粗粗大大 着出去了,沒過了兩間屋子,進了 好一點的白種女人怎會來?」他仍然笑 「也許十年之後會有的!這樣一個臭洞 「你等下去好了!」他的同伴哈哈笑 他的宿

閘口停一停,守衞用電筒照射了一下車中 旁邊,一座亭子裏有武裝的守衞。車子在 緣,那鐵絲網處是有一個閘口的,閘口的 ,認出了車中的人,就揮手讓他通過。 他坐了上車,開動了,駛回營地的邊

但是唱了一半,他忽然靜了下來,因爲, 僻的山路上。這個閉車的教練,開心地哼 他覺得有一件冰凉的金屬物體壓到了他的 起一首歌來。那歌辭是淫褻不堪入耳的。 車子繼續開動,通過閘口,馳在那荒

他是無可抵抗的。 槍嘴,同時他也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作僱傭兵的經驗使他知道那是一隻

那裏?別跟我開玩笑!」 「媽的!」他終於再開口了, 一誰在

及橄欖製成的晚飯,然後,當夜深了之後 ,他就悄悄地離開了旅館,走在那黑暗的 他在房中吃過了一頓主要是由駱駝奶

這兩個歐洲人年紀也不輕了,

一個是

---54--

--55--

這人遲疑了一下,便依照可馬洛的吩

的手便無法遠離啟盤了。 中段,則穿過紙盤的中間的,如此,那人 的兩頭已有兩個活套。他把兩個活套在那 隻手伸前來。這隻手上拿着一段電線,線 人的兩隻手上各套一個,拉緊,而電線的 洛命令着,槍嘴仍抵在他的頭背上,另一 手留在敝盤上,不要拿開! 一一可馬

「你是誰?」那人又吼道,「你想要

「這座訓練營的主管是誰?」司馬洛 「談吧,別浪費時間!」那人說。 「只是想跟你談談,」司馬洛說。

比較友善一點了。我以前和你們交易過的 只要出得起錢 中央情報局?如果是,我們就可以談得 「你是美國情報人員嗎?」那人間,

的槍嘴猛然向他的頸背上一撞,撞得他淚 「別用問題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

個白種朋友!」 說:「我就是這訓練營的主管!我和另一 得勢的時候不妨盡量得意。他低聲下氣地 得太久了,他懂得失勢的時候盡量低頭, 但是這人並不生氣。他在風塵中打滾

我見過他了 「瘦的那一個,」可馬洛點點頭, ·但你們的上司呢?」

「在哪裏?」可馬洛間。

去! 他們走!電話會命令我派他們到什麼地方 訓練就有電話來!訓練好了的人,我就放是用電話或無線電聯絡的!有新人來接受 「我不知道,」那人說,「我們多數

可馬洛說 「你不會從來沒有見過你的上級的一

過了, **髏我也不知道!**」 伯裝束,再掛上面幕,裏面可能是一具骷 見過,三個人都是幪面的。你知道,阿拉 「信不信由你,」那人說,「人是見 **脫沒有見過!第一次和我們接頭時**

們按時有美鈔付給我,而且不是假鈔就行 不到他們的眞面日,我也不介意,只要他 還到這裏來巡視過一遍!也是這樣!我看 「是的・」那人又說・「後來・他們

「那三個就是黑蟻黨的首腦?」司馬

切的决定!! 「應該是的,」那人說,「他們作一

「有聽說過安芝這名字嗎?」可馬洛

裏一我不知道,他們也不會讓我知道! 笑了起來,「可是我却不能告訴你她在哪 「聽過,聽說她是個美人呢!」那人

你回答得使我不大滿意!如果你想活下去 你最好答得好一些!」 可馬洛的槍又在他的頭背上一撞。「

那人又笑了起來:「你一定是那個司

在找尋安芝!但很可惜我不能告訴你什麼 馬洛,是嗎?我也聽過他們提起你了 樣。在我的眼中,他們是狗一在他們的 他們並不信任我,正如我也不信任他們 我也是狗!。」

給關在哪裏嗎?」 他們選捉了一個叫李愛娜的女人,知道她

下去吧!

我相信,你在喝醉了酒之後會說些眞話 「我想聽一些眞話。」可馬洛說道。 「這是幹什麼?」那人錯愕地看着。

嗎? 氣地道,「難道,你以爲我會對他們盡忠

不知道什麼。 正如他告訴老汪,這裏的人,很可能也並 感到失望,但,這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了 馬洛再盤間他。那人的回答,還是一樣的 的槍嘴威脅之下,他把那瓶酒喝下了大半 。不久,他就醉態可掬,唱起歌來了。司 ,顯然,他所說的,確是眞話了。司馬洛 那人聳聳肩,只好喝下去。在可馬洛

但,他對那人灌酒,却是另有一種作

什麼的時候,他就把那人推到一邊,坐上 了可機位,把車子開動了。那人已經忘記 危險,只是靠在那裏唱着歌 當他終於斷定那人已經不能再告訴他

可馬洛沉默了一下・文小心地説・「

司馬洛拿起了那瓶酒,遞給他:「喝 那人搖搖頭:「沒有聽過這個人!」

「我已經對你說了眞話!」那人沒好

「喝下去吧!」可馬洛命令

意了,便把紙盤一扭。車子直向着路邊衝 行駛,眼睛一面留心着沿路的形勢,後來 到了一段路,他對那裏的形勢,感到滿 司馬洛駕着那部車子,沿着下山的路

車門,跳丁出去。 就在這個時候,可馬洛打開他那邊的

那個人則仍在車中唱着歌。

度更斜的山坡衝下去。 車子衝出了路邊,沿着一片比四十五

瘋狂了似的在斜坡上打着滾,偶然給一塊 果,車子終於「隆」的一聲,炸成了一個 突出的石頭一碍,便整架車飛了起來。結 司馬洛伏在那泥地上,看着那部車子

旅館去。 他立即就爬了起來,動身步行回他的 可馬洛知道那人是不會活着的了。

以驗出有酒精存在的。 撞死吧了。檢驗一下他的屍體時,是還可 殺。他不過是喝醉了酒,車子失去控制而 那個人的死,大概不會有人懷疑是謀

的身上取得一些情報。 新的人來代替。也許,他可以從這個新人 他。他希望那人死了之後,上頭會派一個 了一夜。他仍然暫時不願意讓那些人捉到 司馬洛回到了他那間蹩脚的房裏。

那件墜車的事情有什麼看法。在一個沒有 個聾啞人了。這個小地方,連報紙都沒有 沒有出外。現在,他覺得自己是真的像一 出版的了),他無法知道此地的人對昨夜 的へ就是有,也不會是有他看得懂的文字 第二天白天,司馬洛仍然躲在房間裏

是由於語言不通,司馬洛也是幹不來這件報紙的地方,只好用口頭上去打聽了,但 那人說:「你眞美麗!」那個日本青年則 回答道:「你眞强壯!

其餘的時間就是呻吟和哼聲。

事

是由他所聽得懂的言語交談,那就值得他 事後」總會有很多話說的。既然這二個人 等下去了。 可馬洛等下去,因爲,他知道人在「

頭派人來替他嗎? 個青年人說:「卡爾先生的死眞可惜!!上 吸着香烟,他們就用英語聊天起來了。那 果然,大約在十五分鐘之後,大家都

但上頭會派人來調查!我叫他們派人來 「還沒有聽到消息…」那歐洲人說

失去了一個同僚而感到孤立的。

這一夜的課程也特別短暫。很早,他

了失去一個同僚而傷心。但他一定會因爲

這個人一點笑容都沒有,也許他不會無

那個瘦削的歐洲人在那裏單獨「售貨」了

又到了那間授課的屋子。今天晚上,只有

在黑暗中,他蛇行鼠伏地逼進山頂,

膠布・進去・又把膠布貼回了。

外面,找到了昨夜弄開的那個缺口,撕下 有點像一隻蝙蝠。他又到了昨夜鐵絲網的

晚上,司馬洛又出動了,晨伏夜動,

調查的,我總是覺得可疑!」 「調查的人什麼時候會來?」

以作最高程度的保密!」 年前有一次就是這樣!這樣也是好的,可 會在查出了眞相之後才來和我聯絡的!兩 「誰知道?很可能已經來了,很可能

的。

皮膚白皙,而動作扭扭捏捏,有點女性化 其中的一個日本人,也是個瘦瘦長長的, 就遭走了那些學生,只留下了一個。那是

年說:「我可以在這裏過夜嗎? 他們又不談這個問題了。那個日本青

宿舍走回去。在途中,他三次轉過頭來向

他和這個學生一起離開課室,向他的

好 「還是不要了,給別人看到了,不大

第六感,用不着什麼証據,危險逼進的時 是有點疑心的。也許是僱傭兵生活養成的 後面的黑暗探視。可馬洛相信這個人一定

自自然然地就會知道。

他已經知道了他可能知道的。 那青年穿衣離開,可馬洛也離開了。

巴屋勺,也一定會給送去和李愛娜一起,住了。如果可馬洛給他們捉住,那是最有 竟是什麼人物,可馬洛捉住他們是否有用 把握的,他一定會給送去和李愛娜 給對方捉住他的。這主要要看那派來的究 話,可馬洛是仍然寧可捉住別人,而不願 查的又是一些什麼人物呢?當然,可能的 如果沒有用,可馬洛只好自己給他們捉 派來調查的人已經來了沒有?派來調

-56-

趣跟隨他那個同件到鎭上去找女人了。

大概阿拉伯嚭也不是那個日本青年所擅

可馬洛發覺,他們的交談中是用英語

躺在一張床上·身上一點衣服都沒有。現 到的是使他噁心的,因爲,這兩個人已經

伏在窗外·向裏面窺望了一下。他所見

可馬洛等他們進了屋中好一會才潛進

在可馬洛明白,爲什麼這個歐洲人沒有興

計劃而脫身的話。但假如脫不了身,那他 把李愛娜救出來,而且也可以找到安芝了 雜的方式處死示衆。那時,可馬洛就可以 。那就是說,假如到時他能够讓他原定的 一定會在黑蟻黨的互頭監視之下,給以複

的。他大概可以看出,那掌櫃是在說,有 所用的並非正統手語,而只是自己想出來 手語並不是完全不懂的,他看得出那掌櫃 奮地對他急急地打起手勢來。可馬洛對於 先前一樣,卑視地對他不瞅不睬,而是與 個女人。但是什麼女人,在何處,就弄 回到旅館的時候,那個掌櫃却並不像

不再理他。 最後,那個掌櫃厭煩地揮手叫他走

當他打關門時,他就明白那個掌櫃說什 可馬洛懷着滿腹疑團回到他的房間去

的,美麗而澄明。 戴了面紗,把臉的下半邊遮住了,只露出 型的阿拉伯式打扮,寬袍大袖的,而且還 一雙眼睛。不過,那雙眼睛却是秋水盈盈 那是一個年輕的阿拉伯女人,作着典 他的房間裏有一個女人

輕輕地伸起手來,把面幕拉了下來。 可馬洛呆呆地看着她時,那個女人就

份 白眞相之前,他必須仍舊保持着啞吧的身 美女。司馬洛忙用手勢間她是誰。在未明 阿拉伯女人的臉,但是阿拉伯人之中的是 她的整個臉也露出來了。一張標準的

那個女人用正確的手語回答: 「我也

是個啞子,我是路過此地的!

你就懂得和任何國籍的啞吧交談了 手語倒是無分國籍的,只要你懂手語 」可馬洛用手語回答・「剛才

掌櫃一定就是在對我提起你了!」 「是的,」她說,「我來這裏租房間

我可以和你商量一下……」 但我租不起那些最貴的,便宜的又沒有 。後來掌櫃說這裏也有一個啞吧。也許

馬洛要知道。 「你怎能和掌櫃談這許多話呢?」可

「我們是用筆交談的! 」她說。

我不識字!」 「哦,我就辦不到了,」可馬洛說,

母來! 「我得在這裏逗留一個星期,等我的父 「我是想和你共住一間房間。」她說

可馬洛表示爲難。「一個男人,一個

了她的身體,她在那下面竟然是一絲不掛 上動了一動,那件衣服便張了開來,露出 會做你的僕人!」她的手在身上那件袍子 在地上,我會付我那一份房租,而且,我 「我不怕,」她微笑着,「我可以睡

可馬洛雲着眼睛。

的 期給衣服密密地覆着的皮膚,是理應如此 濃·那一塊黑色的II 角形簡直延到肚臍之 處。這是熱情的象徵。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她就是白皙的,而且,皮膚很幼嫩。長 ,阿拉伯人總是黧黑的,她却並不是如此 那是一具圓實的豐滿的胴體,毛髮很

康的男人,他自然地有了反應。 洛感到咽下唾沫也有困難了。他是一個健 這具胴體放射着强烈的吸引力,可馬

-57-

也是你的!我會給你快樂! 「你喜歡我的身體嗎?」她問,「這

可馬洛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好

他們欺負你,收你這麼貴的房租,還 這時忽然有人敲門,可馬洛慌忙轉向 。她說:「我替你叫了熱水來給你洗

這間小小的房間,當然是並沒有私家浴室 果然把一隻裝了熱水的磁浴缸抬了進來。 她把衣服拉好了,過去開了門,侍役

貢献的啞吧!」 我們同樣的啞吧!而我很少找得到值得我 個妓女,我的身體是清潔的,我只献給和 說:「你答應讓我住下來嗎?我並不是一 那些人出去了,她替他掩上了門,又

•也許是太便宜了? 司馬洛點點頭。這種交換實在很便宜

侍你洗澡吧!! 可馬洛解開衣服,她說:「現在,讓我服 脱了下來,掉在地上。她走過來, 她又在衣服上一弄,那件衣服便完全 動手爲

回來,我的皮膚很淺色!」 沒有假裝。他對她解釋•「我剛剛從歐洲 他的黨黑只是用油膏假裝的,他的身體並 ,這樣一脫,他的破綻是露出來了,因爲 司馬洛的衣服也全給脱了下來。當然

她說:「我喜淺色!」

她把他扶進了那缸熱水中,殷勤地服

了的,這個布袋上開着兩個小小的洞,讓 色衣服,頭部也是給一個黑色的布袋套住

馬洛連忙做手勢叫這個人不要開槍。 上,那滅音器中間的小洞還在冒着烟。可 這個人的手中選拿着一把手槍,槍咀

血,那管注射針則已經打碎在地板上。 經死掉了。她的胸部兩個子彈洞還在冒着 那個黑衣人踏前了一步,進入了房中 剛剛還睡在他身邊的那個女人現在日

嗄的嗓子回答:「是的!我是!」 似乎十分肯定,司馬洛並不是一個啞子。 人的聲音,操着英語間可馬洛:「你是誰 那黑色布袋的裏面,透出來的却是一把女 把門關上,下了鎖,然後向司馬洛走近。 告訴我你是誰?你就是可馬洛嗎?」她 可馬洛點點頭,清了一下喉嚨,以沙

稚嫩一點,由於她是很年輕的。她問:「 爲一個很性感的女人的,不過目前則還嫌 是一個西方人,有着金色頭髮,白白的皮 一掀掀了開來,便露出她的面部。她原來 棕色的眼珠,輪廓很秀美,將來會成 那個女人以迅速的動作把那一隻布袋

不到她會自動出現。 因爲這就是他要找尋的富女安芝了。想 「安芝!」可馬洛難以置信地叫起來

你是來找我的,是嗎?」 他不要大聲,然後低聲地說。「可馬洛 安芝用一隻手豎在嘴唇的前面,示意 「是的!」可馬洛說。

> 本人一樣,但是,親身經歷,這却還是第 自幼就受到了服侍男人的訓練的!就像日 **狹。而他覺得,這個女人的服侍,的確** 可馬洛也聽說過,許多阿拉伯女人是

忙地完成這一個洗澡。 弛而舒快,暫時不覺得衝動,能够毫不忽 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她却能够使他感到鬆 她的手撫在他的身上,而她自己又是

挟他到床邊·用手語對他說:「你躺在這 後來,她又把他從浴缸中扶了起來,

裏不要動!我弄乾净就來了! 了。當她來到了床邊的時候,他已經血脈 沐浴。這個時候,司馬洛就開始覺得衝動 可馬洛躺在床上看着她用他剩餘的水

她是坐在他的膝上。慢慢地,她沿着他的 不讓他起身。然後,她也上來了。起先, 液流得更急了,但是她却把他按在床上 她用手在他的身上調弄起來。他的血

使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男人,抑或這是她自幼所受的訓練所使然 膝溜下來,兩個人便緊緊地貼在一起了。 他只知道,她的緊凑和潤濕,簡直到了 可馬洛不知道,她實在是經歷過很少

得那麼順滑,那麼美妙的… 在上面迎合着他的動作,每一下都是迎合 他的動作開始瘋狂起來了,而她一直

時之內,他們轉換了好些花式,她好像沒 她也柔順地依從他擺佈。在以後的一個小 有骨頭似的,不論是怎麼難做的姿勢,她 因爲他認爲,男人是應該高高在上的 後來,他把她推倒了,和她交換位置

> 件工具而已。 是爲了他的快樂而努力,就像她不過是一 都可以做到。也許,唯一美中不足的祗是 她完全採取了服侍和奉献的態度,完全

,他是不喜歡把女人看作奴隸的。 可馬洛是一個認爲男女應該平等的人

迫自己想起李愛娜。

那個女人又回到床邊來了,迅速把針

如此,他才能滲入他們的最內部,見到那

讓她吧!這是最有把握的方法,祗有

最重要的人物!為了李愛娜而做吧!他强

喜歡把他運到什麼地方都行。

替他注射了之後,他就會任從擺佈,他們

那針內一定是一些麻醉劑之類了,她

吸吮力。 尖銳化,而另一個部份,則出現了强大的 在他的腋下和乳上掃着,使他的感激更加 了,她的身上發出了難以控制的抖顫,她 低低地呻吟着,她的兩手匆忙但是很輕地 不過,最後一次,她則顯然地是享受

> 拿了一條濕的毛巾,替司馬洛揩抹着身上 在床頭几上一放,用一條手巾蓋着。她再

他知道她是和他一起進入這境界的 情迸射,讓自己進入了飄飄欲仙的境界。 於是可馬洛不再保留了,他讓他的熱

慵倦了。他們兩個人都睡着了。 這之後,就是那種無可避免的事後的

環境之下,他更不能讓自己深深地墮入夢 動作,他就會醒過來了。尤其是在目前的 他是永遠不會睡得太熟的,一有什麼聲音 起床來。可馬洛通過半閉的眼皮看着她。 後來,大概兩個小時之後,那個女人

隻西式的手袋) 白色手袋(歐風美雨的傳播是無孔不入的 ,她雖然是穿阿拉伯服裝,携帶的却是 他看見她打開了她放在梳粧枱上一隻 ,從裏面取出了一件東西

的藥液! 一管皮下注射針,針內有着一種青色

打 有那麼便宜的事,現在怎樣呢。讓她替他 一針,抑或是把她制服? 司馬洛的心一陣大跳,他早知道不會

公開處死,我不能不去救她的! 全是他們的勢力。但是,他們要把李愛娜 「我知道,」司馬洛點點頭,「那裏馬洛,你知道芝萬尼山在那裏嗎?」

來的任務,就是把你活捉回去!」 會給公開處死的!你知道嗎?我們這一次 **蒼頭・「而且・如果你給他們捉着・你也** 「沒有人能潛入芝萬尼山,」安芝搖

任務就是把你帶回去,但現在,救回李愛 起帶回去,要就一個也不回去!」 娜也是同樣重要的任務了。要就兩個人 非把她救出來不可,安芝。以前,主要的 司馬洛仍然執緊着安芝的手臂•-「我

的事 「但是,」安芝說:「這是沒有希望 ·你潛不進去,也走不進去!」

說 捉進去·我帶着你和李愛娜逃出來! 「這本來就是我的計劃,讓你們把我 「但是你可以把我捉進去,」可馬洛

大, 「這是不可能的! 「你在開玩笑!」安芝的眼睛睜得極

所知的呀!」

辦 馬洛說:「但我是有相當大的把握的!」 「那麼,我呢?」安芝說,「我怎麼 這不是百份之一百成功的事,」可

一定會帶着你,如果沒有你,我不會 「你把我捉進去,」司馬洛說,「我

們一個!」 去!我已經灌醉了他們一個,又殺死了他 「不!」安芝哀鳴起來,「我不能回

的帳上好了!當是我殼的!在我殼了人之難安排的!」他說,「這個人,就算在我

司馬洛看看地上那具屍體。「這是不

他自己的身子也嚇得在發硬了。他看見門 口站着一個矮小的人,全身都是鬆鬆的黑 了下去,可馬洛聽見已跌到地上的聲音。 僵住了,然後「啞吧」就開口了。她用英 音器的槍聲。牆上那個人影震了震,便倒 語叫道:「不一 聽見房門給撞關了,看見牆壁上那個黑影 是自然而然地會收縮的。但是,如果收縮 針要向你的屁股戳下的時候,你這個部份 確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當你明知有一 的神經,甚至不讓臀部的肌肉收縮,這的 因此她的動作是仍然逃不過他的監視的。 管針·要向他的臀部刺下 馬洛就從她的影子看到,她日經抓起了那 那就會露出破綻了,所以他拚命忍着。 但,光使她的身影很清楚地投在牆上 可馬洛慢慢地轉過身來,望向門口, 撲!撲!可馬洛聽出,那是通過了滅 然而,那管針並沒有刺下來。司馬洛 她替他從頭到脚抹了一遍,跟着,可 可馬洛呻吟一聲,轉過來用背對着她 可馬洛用了極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 一不要—

管

的了,我多殺了他們一個,也不過是一死 後你才把我捉住!反正,他們是要殺死我

這個計劃,實在是連想也不能想的。 安芝呆呆地望着可馬洛。在她看來,

救那個女人?」 「爲什麼?」她終於說,「就是爲了

救那個女人!」 「是的,」可馬洛點頭,「就是爲了

我總覺得,我是欠她什麼!」 很可能從來沒有真正愛過一個女人!但 可馬洛苦笑聳聳眉:「我不知道!我 -你一定很愛這個女人!

「不然,你不會爲她冒這個險! 「那麼你就是愛這個人了,」安芝說

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就很難再進去了! 我是一定要幹了!這是唯一的一個機會 「但是……你對那裏面的情形是一無 「算我是吧,」司馬洛說:「但總之

那裏,看着可馬洛,不敢答應這個計劃, 裏來的。」 我們還有時間,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吧! 」他一手把她的槍拿了過來, 但又知道是事在必行的。司馬洛又說•「 可以供應內幕情報之外,你還可以做內應 兩隻手臂,輕輕地搖着她,「你告訴我吧 · 在暗中帮助我 · · 」安芝呆若木鷄地坐在 ·有了你,我的把握更大了,因爲,除了 「你却知道很多,」可馬洛執住她的 「這槍是那

從他的身上偷的! 「醉了的那一個,」安芝說,「我是

「他不知道是你偷的 」可馬洛說

-不明白-

劑 丁的女人。 你・準備乘你睡着了之後就注射一針麻醉 查出了你在鎮上,扮成啞吧!她就來誘惑 給派到了這裏來調查這件事,我們一查就 了他們的一個教官,是不是?我們三個人 」她揮揮手中的槍,又指指地上那個死去 安芝急急地解釋着,「你在這裏殺死 然後把你運走,但我及時制止了她! 我們 是來這裏捉你的

「他在另一間房間裏,」安芝說, 「還有一個人呢?」司馬洛問。

-7

喝醉了酒!是我把他灌醉了的。他不能阻

洛仍然不明白。 止我們!」 「爲 -爲什麼你要救我呢?」 可馬

了,你會帮助我!你會帶我逃到安全的地 逃不過他們的掌握,但有你在一起就不同 了!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情形的。我一個人 我知道,如果我一逃走,他們就會殺我 「你不明白嗎?他們一直在監視着我 「因爲你可以救我離開這裏!」安芝

不是?她現在在那裏?」 住安芝的兩臂,搖着她。「告訴我,安芝 你們捉到了一個女人,叫李愛娜的,是 現在可馬洛是明白得多了。他緊緊執

芝萬尼山・」安芝説 總部在那裏?」 在總部!一安芝說。

牙道 我得去把她救出來!」可馬洛咬着

安芝吃驚地看着他。「你不能的,可

「那麼現在你可以帶我走了!」安芝

--58--

來用!。」 把槍拿來用的,但是,最後却給我搶了過 「那就好辦得多了!我可以解釋說是,她

--59--

氅 ,酒氣醺天的。安芝提着一大桶冷水 他正在那間房間的床上躺着,發出着鼾 與安芝同來的那人是一個壯碩的大漢

揉着眼睛,罵了一句不知什麼,又躺回下 去,發出了鼾聲。 那人「哇」的叫了一聲,跳起身來

出來,那張床已經全濕了。 那人就醒過來了。他坐了起身,噴着水, 揉着眼睛,咒罵着,一時連方向也分辨不 水·再向他迎頭一潑。這樣潑了第二次· 安芝氣結地一歪嘴唇,又去拿了一桶

他 急切地叫,「阿旺!快點醒過來!」 我們 吓?」那雙充血的眼睛終於張開來 阿旺!」安芝捉住他的兩肩,搖着 我們在那裏!」

不大好!絲花已經死掉了!」 快點起來!」安芝催促道,「情形

> 「那個那個司馬洛-「絲花已經死了!」」安芝說

阿旺是赤耆上身,祗穿一條短短的內 「你來吧!」安芝說道。「我帶你去

聲。他看見那個女人躺在地上,已經死去 把房門推開,和阿旺一起閃了進去。 安芝一起離開了房間。他們繞過走廊,到 可馬洛的房間外面,安芝四顧無人,就 • 身邊的一攤血已經開始凝結。至於可 房裏的情形,使阿旺吃驚地抽噎了一 現在他就把衣服穿上了。 匆匆地和

馬洛,則赤着身子伏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那把手槍就丢在旁邊。

「他也死了嗎?」阿旺問。 沒有,」安芝說道:「他祗是睡着

又問:「發生了什麼・」 「謝謝阿拉,他死了,我們可就麻煩 」 阿旺 祈禱般 地閉了 一閉眼睛,然後

「我 我在大約一個鐘頭之前聽到 也不大清楚,」安芝皺着眉

有點聲音似乎不大對勁,於是我就跑來看 看。我來到時就已經是這樣了

跳起,酒意消退了百份之九十了 什麼?」阿旺幾乎像火箭升空般地

洛便乘着這轉側之勢稍爲滾動,伸出脚去 ,碰了一下安芝的脚。

急地向司馬洛做着手勢。她所在的地方是 示飛機是正在降落了。 了過來。可馬洛點了點頭,又閉上了眼。 看得懂她的意思。她是在說,可馬洛應該 們事先已有過了默契,所以可馬洛也總算 不怕做手勢。她的手語並不高明·不過他 有木箱遮住的,機頭那裏看不見,所以她 眼睛看着他,可馬洛對她擠擠眼。安芝急 **繼續假裝下去,千萬不要表示他是日經**解 安芝整個人差點跳了起來。她張開了 飛機傾斜轉側,而且稍爲傾斜,這表

用阿拉伯語交談着,安芝則打開了飛機的 落了。在飛機停定了之後,阿旺和那機師 縫看見的。 便從機頭的座位起身,向後面走來,一面 。這些可馬洛都是通過張開了一綫的眼 果然,在大約十分鐘之後,飛機便降

可馬洛給換上了一部汽車,塞進了座

外面的一些人叫喊着。原來那下面已有人 拖向飛機的門口,抬了出去,一面對飛機

二個男人走了過來,把司馬洛拖動。

位中 他仍然放軟着身子 ,扶他的人一放手

他,把他在座位上橫放了。 他便軟軟地向前仆去。於是那人再扶起

早日告訴了他,他是會給帶到什麼地方去 上了眼睛,他用不着看路,這是由於安芝 的。他祗是覺得,那條路相當崎嶇,篩動 然後,車子就開動了。司馬洛一直閉

,手把地上的槍拾回了。 「那是我的槍!」阿旺忽然又叫一聲

説・「 之後,針葉的效力發作,可馬洛便也倒了 花一定是取出來了一把槍,但是結果却給 馬洛上失去知覺,司馬洛跳起來打她,絲 可馬洛奪了下來。可馬洛把她槍殺了,這 股上給了他一針!可是這一針並沒有使可 原定的計劃,等可馬洛睡着了後,就在屁 我看情形是這樣的,絲花依照我們 一定是絲花拿了你的槍來!」安芝

陽穴,「我要殺死他!」 踏上前了兩步,用槍咀抵住了司馬洛的太 「這狗養的!」阿旺憤怒地吼叫着,

槍拿開了。 死司馬洛的。果然,阿旺鬆了一口氣,把 沒有去阻止阿旺。她知道阿旺是决不會殺 安芝要使用了很大的意志力才能忍着

刺了 花,而是安芝了。爲了實行他們的苦肉計 他是真的量了過去的。他的屁股上,的確 ,安芝不得不替他補上一針。 床上的可馬洛,則一點反應都沒有 一針,不過替他刺這一針的人並非絲

「我們把他運回去吧!」安芝說。

他量了過去,不會使他量了很久。這樣對 量是已經減到四份之一了。不過是僅僅使 針,可能使他暈上兩天的。 要向可馬洛的身上注射進去的那滿滿的 方預先的計劃自然是不同了。絲花第一次 大約二個小時之後。那一針麻醉針藥,藥 當可馬洛絡於醒過來的時候,不過是

由於藥量不大, 可馬洛也不覺得太痛

> 部微痛,他並沒有張開眼睛,而是首先傾苦了。他祗是有蒼飄飄然的感覺,以及頭 引擎聲。 耳細聽。他聽到的是一架飛機在飛行中的

架二次大戰時遺下的老爺飛機了。司馬洛 是軍火。這架飛機是正在飛行中的。 印字的,但他猜箱內的東西有很大可能性 的身邊有好幾隻沉重的木箱,箱面上沒有 在一架運輸機的尾部。憑他所聽到的聲音 洛小心地把眼睛張開了綫,看見他是正躺 ,以及飛機那殘舊的外表看來,還該是 身邊似乎沒有其他的人在着了。可馬

隻木箱,正在瞌睡。 人就是安芝。安芝正坐在地上,背挨着一 望過去,就看見了人,他首先看見的這個 他很慢很慢地頭轉側,向另一個方向

在全神貫注地向前面的夜空窺視着,並沒 有留心後面的事情。 個座位之中則是坐着阿旺。這兩個人都正 個座位裏坐着一個他不認識的機師,另 再前一點,飛機機頭那邊,他看見

起來方便得多了 樣是最好的了。他們對他不提防,他行動 他起碼會暈上兩天的。他在心裏微笑, 住。他們顯然對那些麻醉藥很放心,認爲 發覺他的手和脚都是自由的,並沒有給縛 可馬洛輕輕地動了一動自己的手脚 這

把阿旺及機師二人制服的,不過,這樣做 危險性是很大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實際用 如果要的話,他大可以現在就撲上去

途

在他還不曾到達。飛機在空中轉側, 他的日的地是黑蟻黨的大本營, 而現

示從機場到他們的大本營,也不過是十分 大約十分鐘之後,車子就停下來了。這表 地也是祗要十分鐘路程。 鐘路程,那麼,從大本營到機塲去,同樣 他在心裏計算着時間。十分鐘,不過

皮屋·不過間中也有幾間是用磚頭及泥土 差不多的,多數是大蠶蟲般樣子的那種鐵 建築而成的。 邊的情形。他窺見這裏也是和那座訓練營 出來。他的眼皮又張開了一線,窺看着身 車停了,車門打開,司馬洛又給抬了

子上。可馬洛嗅到毡子上發出着一陣異味 成的屋子,那屋子的那度大鐵門給打開了 這些磚頭砌成的小屋子,是作監獄用途。 曾被囚過在這裏的人有多少。無疑地, 可馬洛給抬了進去,放在地面的一張毡 他又聽見鎖鍊的叮叮之聲,覺得右手 可馬洛就是給帶到了其中一間磚頭建

安芝在內。後來,有新的脚步聲來到門外 牆壁相連的鎖鍊上了。 上。可馬洛知道,他的手是給鎖在一根與 腕給一隻金屬的扣扣住了。然後,把鎖鎖 人們馬上就肅靜下來了。來的一定是一 有人在用阿拉伯語說着,這其中包括

是黑蟻黨的最高首領了 洛的心內一陣緊張,這三個人,無疑地就 然來了!!|個身裁高大的男人,他們身上穿 些重要人物。 的是西式的便服,頭上則罩着黑色的布袋 就像劊子手似的,面貌不能辨認。司馬 可馬洛又把眼皮張開了一綫,看見果

些把可馬洛抬來的人吩咐了一番,然後轉 這三個人的其中之一用阿拉伯語對那



我會讓上干上萬的人看着他死! ,我會讓他死也得出名的了他死的時候, 人吃吃笑着,「很好,很好,他活得出名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可馬洛了,」那

人間。 「他什麼時候才會醒過來?」另一個

「看來還要兩天!」

「可以叫醫生替他打一針,他就醒過

領並不差,讓他暈蒼,他就無所施其技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的死期已到!」 「不,就讓他暈着好了!這傢伙的本 「我眞想現在就把他勒死!」

兩天的。我們首先得讓消息傳出去,讓多 還給我們聲譽!」 活着時給我們以羞恥,但不要緊,他死時 人是你的弟弟!但,我們是必須讓他多活 點人知道他是已經落在我們的手中,他 「難怪你這樣想,他殺死的其中一個

創舉了吧。· 「我們爲他設計的死刑,也算是世界

人冷然着更正。 「爲他和他那個女人而設計的!」第

種怎樣的死刑,而「那個女人」又是正給 可馬洛奇怪,這些人是爲他設計了一

較權威的人又說,「記着,別給他吃的, 「好了・我們去安排吧!」第一個比

洛 忍受不住了 」順一頓,又說:「你一定得成功,可馬 ,你一定得成功,司馬洛,因爲我實在 「我會成功的!!」可馬洛對她允諾,

「第一件事,我就會替你把他殺掉。」

看了多少。 在頭上罩着那隻黑色布袋,也不見得就好 瘡惡化形成的小洞,有點像柑皮。他沒有 着她了。他是一個高大的阿拉伯男人,並 當安芝回到她的宿舍時,他已經在那裏等 其中一個黑蠟黨的首領,也正是最權威的 不英俊,只是表相兇悍,臉皮上充滿了暗 個。他也是使安芝最不耐煩的一個了。 司馬洛口中所說的那個「他」,就是

「你到那裏去了。」。一個難臉而笑着問

裏幹什麼?」 芝的心大大地跳了起來,「天王,你在這 - 只是出去散步· 」安

安芝的腰一僵,感到了一陣噁心。搭在安芝的肩上,由她的肩撫到了腰間。 稱為天王的人說着走過來,一隻手親熟地「只是要和你談談天,」這個給安芝

手 「談些什麼?」安芝並沒有推開他的

提到了他,我也可以反利用他已經造成了 的宣傳效果了一 --他這個人,很會利用宣傳攻勢,現在我 心情太好了。捉到了可馬洛,使我很高興 「我是那麼興奮,」天王說,「我的

那隻手漸漸伸向她的肋部,再進,就要到 說着,不得不輕輕推開天王的手了, 我們明天再談好嗎?」安芝

---62--

陸空槍戰

也別給他喝的。」

載美凱旋

關上了,外面鎖匙在匙孔上轉動的聲音。 可馬洛在門一關上之後就跳了起來,撫視 脚步聲走向門口,那大鐵門「砰」的

馬洛相信,他是很容易把它打開來的。 的。這隻大鎖雖然沉重,却不大複雜,可 着手上那鎖鍊。那鎖鍊上是鎖了一隻大鎖 ,向窗外望出去。 他捧着鎖鍊,站到那隔着鐵柵的窗前

邊緣上。 坡,光秃秃的向下面伸展,伸到了沙漠的 原來這屋後的窗子朝着的就是一片山

機場了。這機場上,一架飛機正在起飛。 一座機場,大概就是他們來時降落的那座 很遠很遠,在星光之下,他可以看到

除此之外,可馬洛就看不到什麼了。 舒服似的。 在自己的肚皮上搓着,就像那裏有什麼不 他在地上再坐了下來,等着。他的手

噹」之聲,作爲回答。 上忽然响起了輕微的敲擊聲。司馬洛遲疑 一下,便動一動手上的鎖鍊,發出「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窗子下面的牆壁 町

「司馬洛!」安芝的聲音在外面低聲

「怎麼樣了。」可馬洛問

刑嗎?」安芝問。 「他們找到了兩大箱黑蟻,」安芝說 「怎樣的死刑呢?」

「你知道他們給你們安排了怎樣的死

乳房上去了。「我要洗一個澡!」 「不要緊,」天王說,「你一面洗澡

我坐在一邊和你談,還不是一樣?」

「你在開玩笑!」安芝道。

什麼。 「但我們是兄妹嘛,」天王說,「怕

去。 芝説着,推着天王的背脊,把他向門口推了這對兄妹的年紀已經太大了!」安

是什麼。 實在很害怕這個天王,她知道他心裏想的 上了門,伏在門上,發出了一陣戰慄。她 天王嘆一口氣,只好出去了。 安芝關

久之後,連她父親的財産,也會讓他染指 婦,她的財産,就會由他支配,而且,再 爲她的美麗,但是安芝知道,更大的理由 還是爲了她的錢。假如,他和她成爲了夫 一直。天王都想和她上床。也許是因

外,她對他們就完全沒有用處了。 爲了利用她的錢,才讓她參加的。除此之 她一直都要支出鉅額的金錢。他們完全是 們的宣傳攻勢所蒙蔽了。漸漸,安芝才明 貪刺激而參加的,另一方面,她也是被他 ,她是中了他們的圈套。加入了之後, 但安芝很是機警。她知道如果她企圖 這就是安芝最害怕的事情。最初她是

的 搏擊術,因爲她知道這些對她是很有用處 積極地參加受訓。她學習用槍,學習自衞 她甚至沒有表示她想脫離。而且,她還很 脫離的話,她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因此,

果然這些對她很有用處的。起碼,她

去向外望。這一次,他所見的人則是在遠

放水,黑蟻倒在你們的脚下。水愈放愈多 上,一直把你們纏死爲止!」 ,黑蟻就愈往後走,最後都退到你們的身 「他們要把你們縛在兩根柱子上,周圍

麼樣?李愛娜在哪裏?」 • 「我並不打算等到他們來向我行刑!怎 可馬洛身上的毛髮根根豎了起來。 他困難地咽了幾口唾沫,才低聲地說

芝是早已把這個地方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 這間小磚屋,是在大本營的哪一個部份。 可馬洛的,可馬洛雖沒有機會實地參觀過 」安芝說,「她仍然是關在老地方!」安 ,却已知道得相當清楚,他知道他被囚的 「那麼,我們可以照原定計劃動手了 「一切都和昨天一樣,並沒有改變,

就是飛機。 必須要有交通工具。他們的理想交通工具 什麼時候回來?」因爲,逃出這裏,他們 可馬洛說:「嗯,我看着他飛走的! 「不,」安芝說,「飛機飛走了!」

「明天晚上!」安芝說。

天·」可馬洛担心地說。 「那麼,我們豈不是又要在這裏多躭

這裏躭到明天晚上,是也有好處的!」 「沒有辦法,」安芝說,「不遇,在 「什麽好處呢?」

要的嘉賓,許多人會喝醉酒。 「明天晚上這裏有宴會,招待一些重

說。 「唔,這的確是一個好處!」可馬洛

「用不着!」可馬洛說,「到時候我 「需要我替你打牌這門嗎?

用麻醉藥的女人。她希望可馬洛是真的名 不虛傳的,這一次能把她救出去。 就用她學來的本事替可馬洛殺死了那個要

才從浴缸中起來,上床去了。 的水安無她那緊張的神經,好久好久。她 進去,讓自己浸在清凉的水中,讓那清凉 安芝走進浴室去,放了一缸水,躺了

屋子裏,耐心地等待着。 另一方面,司馬洛則在被囚在那間小

份都保持蒼警惕。一點點細碎的異聲,都 過兩次。 會使他驚醒過來的。這一夜裏,他就驚醒 自己完全入睡,他的神經,仍然是每一部 取一些新鮮的體力。不過,他也並沒有讓 就伏在那床上,讓自己入睡,以替自己爭 都吃掉了,一些也不留。吃完了之後,他 安芝給他的食物,他已經如她所言,

是一男一女兩個年青人,都是可馬洛所不 的做愛,充份表示出阿拉伯人在這個方面 認識的,而他們正在做愛。猛烈但是持久 的能耐。 人正在窗外的月影之下掙扎着。這兩個人 忙爬起身來,憑窗向外面望,看見有兩個 一個女人的笑聲,就來自他的窗外。他連 第一次是被笑聲驚醒的。他發覺那是

而已。於是,可馬洛又不再理他們,再回 他們只是借這屋後的僻靜處來作陽台

醒的。 第二次,可馬洛却是給一陣槍擊所驚

他又跳了起來,捧着鎖鍊,撲到窗前 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這監房來欣賞

要告訴我,什麼時間適合動手!」 失敗了,他們也不會賴在你的身上。你只 自己會弄的!你不要動手,這樣,我就是

方墩嗎・」安芝間。 「你看得見極右邊那個用磚頭砌成的

右方望過去。 司馬洛又站了起來,望出窗外,向極

呎長,一座水池狀的東西。 麼。 」 那是用磚頭砌成,大約三呎高,十 「嗯,」他說,「我看見的。那是什

那裏繫下一條白色的絲巾。當你看見那裏 注意着那裏,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會在 搭着一條白色絲巾,你就可以出來了! ,「明天晚上,從天黑了之後開始,你就 「我們在那裏焚燒垃圾的,」安芝說 「好吧!」

落在地上。 然一件東西從窗外丢了進來,「撲」一聲

「這是什麼?」可馬洛問

們看見!」 失去了知覺,你是不能不吃東西的。但是 你得完全吃掉,不能剩下一點點來讓他 「吃的,」安芝說,「你又不是真的

的 的餓,他也根本不相信,他會剩下什麼來 就開始狼吞虎嚥起來了。他的肚子是那麼 「我知道!」可馬洛回答。他說着,

「記着,」安芝說,「記着。

害? 」司馬洛立即又問道•「她有沒有受到傷 「我記得了!你有去看過李愛娜嗎?

「沒有, 」安芝説・「她還是一様ー

練靶,那些靶子,就是一排空玻璃瓶,排 列在地上的。 點的了。一個人正拿着手槍在那空地上

擊碎。沒有一槍落空的。 一槍又一槍,而每一槍都能把一隻玻璃瓶 那人很輕鬆而悠閒地扳着槍機,放出

領。 是槍法好的人,都是他的最大敵人,因此 的人,尤其是,他還是其中一個蒙面的首 他就是那個蒙面的領袖人物。在這裏,凡 ,可馬洛知道,這就是他第一個應該除去 可馬洛瞇起了眼睛看着這個人,看見

個擺玻璃瓶的助手,沾沾自喜地走了 ,消耗了一大批玻璃瓶,然後才望着他那 那個蒙面的首領練了半個小時的槍法

望,這個地方,不會有太多這種神槍手。 可馬洛離開窗口,又躺了下來。他希

窗前去看看。這架飛機是從小屋子的頂上 經過的,他注視着那遠處的機場。 聽見飛機的聲音了。他又跳了起來,跑到 第二天,天快要黑的時候,司馬洛又

了基地上。現在,可馬洛已經被當爲了 這架飛機是會載來一批客人的。因此可馬 他載回來的那一架飛機。安芝已經說過, 件珍奇異寶似的,當這批客人一到達,他 洛用不着懷疑來者是一些什麼人。 這時可馬洛就可以看到,這正是昨夜把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那批客人就來到 飛機盤旋了一圈,就在機場上降落了

他圍住了,吱吱喳喳地用阿拉伯語在交談 可馬洛又詐作昏迷在那裏。那些人把

露出破綻的。不過從那些人聲裏,他聽到 來者是有男有女的。 時仍然是白天,光線還相當充足,很容易 濟。可馬洛沒有把眼睛張開一線,由於此

--63-

得他懷疑肋骨已斷掉了兩條。但更困難的 是一連串的咒罵。那痛固然難忍,簡直痛 顧忌地,幾隻脚向可馬洛踢來,跟隨着的 還是,他要保持着自己的臉上一點表情也 他們圍着可馬洛吵了一陣,然後毫無

面的首領,就加以喝止,再沒有脚踢過來 幸而只是這幾脚而已,跟着,那個蒙

動地挨着時間。好不容易,才挨到那些人 乏了。這之後,他在那裏再躺了三個小時 然後才爬起身來,望向窗外 可馬洛忍着心中的怒和恨,一動也不

開始到現在,應該已經到了酒酣耳熱的程 不到多少地方的。不過照他的計算,宴會 什麼動靜。不過,他那隻窗口,却也是望 現在天已經全黑了,他看不到外面有

有出現。 但是,那個土墩上,白色絲巾還是沒

可馬洛繼續注意着。

蹣跚着走。 有一個男人走過來,一隻手仍拿着酒

那瓶酒。 無好處的,他已經喝醉了。他實在不需要 看他的步伐,就知道那瓶酒對他是毫

終於,他到達了那個用以焚燒垃圾的土墩把酒瓶舉到唇邊去喝一口,然後又再走。 這個人蹣跚着, 走了幾步又停一停

契的,這把槍,就是安芝放在那裏的。 謝謝。安芝!」因爲,他與安芝是早有默 可馬洛不禁微笑,喃喃着低聲說:「

有了槍在手,他的安全感自然是大大

間亮着燈的大屋子旁邊。 經過一間又一間的屋子,最後到達了那 可馬洛拿着槍,在那昏暗之中前進着

裏。那頭罩的眼洞裏,凌厲的眼光透出來 的首領,仍然是那麼清醒而冷靜地坐在那 得連坐也坐不穩了的。只有這一個最權威 **着頭,坐在他的身邊,不過這二個却是醉** 那個罩着頭的首領。另外二個首領也是罩 是冷靜地坐着,酒杯很少沾唇的。這就是 已經醉態可掬了,但是有一個人,則仍然 還有二十多人還在那裏飲酒作樂,多數都 ,掃視着其他的人。 他在窗外向屋中窺望了一下。不錯,

給安芝「捉」回來的主要目標。 向另外一間屋子走去。他現在所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要把李愛娜救出來。這是他 可馬洛一咬牙・離開了那個窗口・マ

告訴過他的。 可馬洛穿過了黑影,經過了最後一間

他也知道李愛娜是給關在何處。安芝

那種屋子,就看見了另一座獨立的紅磚屋 和他被囚的那間一樣的。

個守衞却並未喝醉酒。他們是清醒地坐在 那裏的。 子的前面,是有二個守衞看守着的。這二 不過,與他不一樣之點却是,這間屋

--64--

他們的手中並且有槍

泥地濕了一塊 酒就丢在地上,瓶中的液體流瀉出來, 地上仆了下來。人一動也不動了,而那瓶 經支持不住了。他的腿子一軟,就在那泥 但是這一次,酒瓶還沒有觸到嘴唇,就已 旁邊,又停了下來,再度舉起那隻酒瓶

會有人送食物來給他。而且,就是他醒着 食物。他現在是正在「昏迷」中的,就不 應,因爲自從昨夜吃過了安芝給他的那些地咽下了他那乾枯的喉嚨。這是自然的反 們一定會想盡辦法來使他受苦,這一批阿 食物之後,他就沒有再喝過一滴水或任何 拉伯人,都是沒有人性的瘋狗! ,那些人也不一定會給他送來什麼的。他 可馬洛從舌根下 擠出一口唾沫,困難

他繼續在那窗前守候着。 總之,現在的可馬洛是又餓又渴的

會在地上來。 他們就會一起上床,如果沒有床,他們就 醉步的。那男人終於會追上女的,追到時 逃在前面, 是兩個年輕的男女,女的嘻嘻哈哈地笑着 幾分鐘之後,他又看見有人經過。那 男的追在後面。他們也是踏着

人人都喝醉了,時機應該差不多成熟

沒有反應,安芝就把她繫在頸上的一條絲 的人身邊,蹲下來把那人推推。那人完全 可馬洛的視線之中,忽忽走到那個醉倒了 司馬洛視線之外,那條白色的絲巾却仍然 人的腋下,把那人拖走。她拖着那人出了 巾解了下來,搭在那土墩上,雙手穿進那 接着,安芝就出現了。她忽然出現在

非嚴加防範不可! 是因爲,李愛娜是醒着而不是暈去了的 他們之所以會給派駐在這裏,大概就

起來,就什麼都完了。 到屋角的後面去對他進行選擊,這樣一門他擊倒了其中一個時,餘下的一個就會躲 段距離,而,兩個守衞是各守在屋子 但是沒有把握兩個一齊擊倒。很可能當 角的。司馬洛有把握開槍擊倒其中一個 最後一間屋子的陰影,與那間磚屋有

着。現在他該怎辦呢?·一個無聲的辦法 可馬洛停了下來,皺起了眉頭,考慮 9

把他們兩個人一齊幹掉。 不是那麼有辦法,他也沒有胆量進這裏來 但可馬洛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如果他

的這屋角走過來。 禱果然應驗了,那醉漢果然向司馬洛躲着 心裏祈禱,希望他會走到屋子來。他的祈 走,好幾次都差點仆倒下來了。可馬洛在 個醉漢的手中拿着一隻酒瓶,蹣跚着走來 在很接近那間磚屋的地方越過。他一面 這個辦法是一個醉漢供應給他的。這

說•「唏,過來••」 他轉過了屋角·可馬洛對他招招手

執着拳頭擊下去。 來。可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襟,另一隻手 那人呆呆地看着他,不由自主地走過

彈回來, 他接住;這人的身子原來已經變得軟軟綿 見他果然是日經量了過去 綿的了。司馬洛在地上把他放了下來,看 那人倒向後面,撞着牆壁, 又仆倒司馬洛的身上。司馬洛把 給牆壁反

> 在土墩上的。 題,就沒有人能說,她是故意把那絲巾放 她的確做得很聰明,借着扶走那個醉漢為 「好像伙!」可馬洛微笑着低聲道。

前了。不同的地方就是肚子大了一點,就 就會看到,可馬洛的身裁,此時是異於從 出了肚皮。如果是熟悉可馬洛的人,此時 像一個本來十分壯健的人,因爲年紀關係 ,肚子已大起來了。 而這個時候,可馬洛日迅速地開始行 。他把身上那件背心拉了起來,就露

力一掀,整塊肚皮便掀了下來。 姆指的指甲用力地向肚皮的邊緣刮了幾下 那皮便破了。他伸手指進那破洞裏,用 但可馬洛這肚子却是另有古怪。他用

下面仍然是肚皮。 自然,可馬洛掀下來了的這一張肚皮 並沒有肚破腸流。肚皮掀去了之後

藏着好些細小而奇形怪狀的東西的,其中 包括二把薄薄的飛刀。司馬洛把這些東西 都取了出來 肚皮放在地下。那肚皮的裹面,原來是收 ,不過是一張假肚皮而已。他把這張假的

他脫離了那條鎖鍊的縛束。 匙孔之中,撥弄着,過了沒有多久,輕微 的「格格」一聲响,那把鎖便給打開了 把這根鋼線伸進了手上那條鎖鍊那把鎖的 短的,以很奇異的角度彎曲着的鋼線。他 他所應用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一 根短

是他就第一次可以清楚地看得見這座大本 輕輕地,可馬洛把那度門拉了開來,於 同一根鋼線,也把那鐵門上的鎖掀開了 跟着,他就走到了那度大鐵門的前面

這幾下動作,紅磚屋門前的那二個守

拿着那隻酒瓶 們又看見那個醉漢從屋角的後面繞了出來 衞人員是並沒有看見的。過了兩分鐘,他 。同樣的打扮,同樣地走着醉步,也還是

和這個醉漢交換地位! 會參加飲宴而感到欣羨。他們都但願能够 0 這二個守衞看着他,倒因爲自己沒有機 這個醉漢蹣跚着向這二個守衞走過去

邊。張開兩臂向這個守衞抱過去。 那個醉漢走到了左邊的那個守衞的身

胡鬧吧!」 那個守衞吃吃笑着•「唏,傻瓜,別

痙攣,也抱着對方。 間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音,身子劇烈地 有一把刀子刺進了他的腹部。他的喉嚨 但是,剛剛這樣說的時候,他就覺得

到了有點不對。 看不到發生了什麼的,但是,他却也感覺 由於醉藥的身子遮着,另一個守衞是

上。 這個守衛的喉部。這個守衞倒下來,馬上 就死去了。第一個守衞,這時才倒了在地 把薄薄的飛刀就從他的手中飛出,直飛向 那醉薬急速地轉過身來・手一揮・ 「唏!」他叫道。「你們怎麽了?

他和他那個同伴,差不多是同時死去

躺在屋角後面的地上。 這個醉藥·不用說就是由可馬洛所扮 。而原來的那個醉漢,現在正半裸着

磚屋的後面去,敲敲那窗棚,低聲叫道: 可馬洛離開了那個守衞的屍體,繞到

營的另一面了

用來作幽會的陽台了 其他的屋子很遠,怪不得屋後會給男女們 他發覺他這間小屋子是獨立的,離開

知道這間亮了燈的屋子裏,就正是飲宴舉 屋子裏面,只有一間是還燈火通明的。他 角度躺在那地上。一如安芝所說的。這些 遠一點還有好幾間同樣的屋子,以不同的 蟲形的軍營式屋子,裏面並沒有亮燈。再 大約在二百呎之外,就是一間那種買

可馬洛的飛刀,一定不會留情。 他的話,這個就是最不幸的人了,因爲 的那間屋子奔過去。現在,如果有人破現 把飛刀,通過月光下的空地,向最接近他 司馬洛把門掩上了,就每隻手各執

舞會,不論是如何狂歡,也沒有可能每一 屋子,躲進了陰影之中,鬆了一口氣。這 亮了燈的屋子那邊傳過來的。屋中一定還 時,他就隱約聽見音樂聲。那音樂聲是從 個人都醉倒的 有些未醉的人,正在飲酒跳舞作樂。一 可馬洛沿着那間屋子的牆外蛇行鼠伏 但是沒有。可馬洛安全地到達了那間 個

索着。 口的外面,就停了下來,伸手進窗內,摸 地移動着,數着那些窗口, 桌子上有一叠書,一面小鏡,然後是 在黑暗之中,他首先摸到了一張桌子 到了第三個窗

盒內,他就摸到了一把槍,他的心與奮地 隻紙皮盒。把紙皮盒掀了開來,再伸手進 實彈的手槍,槍咀上已裝好了一隻滅音器 一陣跳・迅速把那槍取了出來。那是一把

「李愛娜!

孔 日無神的。但毫無錯誤,正是李愛娜的面 是李愛娜的面孔,很蒼白,披頭散髮, 一張面孔立即在窗內躍現。那果然就 雙

信地。 一可馬洛 - 」李愛娜難以置

衞的身上找一找,却找不到鎖匙! 跟着再繞到了那磚屋的門前,在那二個守 「我來救你!」可馬洛低聲叫道。他

失陪了·我要出去巡視一遍! 醒着的首領站了起來,對其他的人說: 就在同一時間,在那宴會裏,那個清

他只好用他的工具去關門。

沒入了黑暗中。 屋子,手在腰間的槍柄上摸了一摸,然後 酒作樂。那個幪面的首領轉身走出了那間 沒有人睬他。那些人都祗顧在那裏飲

聲,李愛娜的聲音哀鳴着。「可馬洛! 匙孔內透出「格格」一聲,鎖舌便彈開了 的一把鎖,當然也難不倒他的。很快,那 ,司馬洛把門拉了出來。門內,鎖鍊的响 弄着門上那把鎖。這把鎖並不是太複雜 可馬洛跳了進去。 這時,可馬洛仍然在那間磚屋的前面

可馬洛,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會來,我還 李愛娜投進了他的懷中, 你是怎會進來的?」 緊抱着他。

點離開這裏吧!」可馬洛說着,在李愛娜 的手中塞進一把槍。這把槍就是他從其中 一個守衞的手中取到的。 「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我們還是快

然後,可馬洛就動手替李愛娜打開她

地把他的計劃對她說出來。..... 的鎖鍊上的鎖,一面弄着,他一面就簡累

裏等着可馬洛來接她。 喝得多了,頭痛而離開了宴會。她是在這 躺在床上等着。早些時候,她推說酒 安芝這時正在她的屋子裏,在黑暗之

又把自己禁制住了。她祗是說•「進來 差點叫出「可馬洛--」但在最後一秒鐘 門被輕輕地敲响了,她霍的坐了起來

闖進來!」 嗎?外面酒醉的人太多,如果有一個男人 個人影說:「怎麼了,安芝,你連前面的 大門都沒有關上…你不知道這是很危險的 房門推開了,一個人影走了進來。這

因爲,這聲音不是屬於別人,正是屬於那 這把聲音使安芝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他來了 - 幸而她沒有喊出了司馬洛的

間:「你有什麼事?」 那個給黑罩罩住了的,毫無表情的臉。她 那人吃吃笑。「我是來對你好的,安 燈亮了。安芝坐了起來,恐怖地看着

芝! 「請你出去好嗎?」安芝畏縮地說,

· 「我就正是爲了這個而來的。你不舒服 一下之類?」他老實不客氣地在床上坐了 我可以服侍一下你,要不要我替你按摩 「我知道,」那人又狡猾地吃吃笑着 我不六舒服!」

> 到了毒蛇似的猛然一縮,低低地叫了起來 :「不要!」

,我知道你向來都不喜歡我!」 那人嘆了一口氣。「我知道的,安芝

「我很喜歡你!不過在我的眼中,你祗 一位兄長!」 我是喜歡你,」安芝吶吶着

出着沉沉的吃吃笑聲。 「我却沒有把你當作妹妹・」那人發

態, 壞他們的計劃了。 會來到的,這個人如果仍然留着,就會破 着· 在床上縮後。她方才害怕這個人的醉 而且心裏也焦急,因爲可馬洛是隨時 喝了太多酒了 一安芝呐呐

喝酒,我簡直是滴酒不沾唇的,因爲,我 等待這一天已經好久了!! 「相反,」那人擺擺手,「我並沒有

「爲什麼?」

肅的 我今天晚上就要得到你!」他的神情是嚴 罩取了下來·露出了那張獰惡的面孔,「 「我要你,安芝,」那人把頭上的黑

是在開玩笑!」 不要!」安芝哀求着,「天王,你

成爲我的妻子!」 得到你,明天,我就和你舉行婚禮!你會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今天晚上,我

「不!」安芝搖着頭縮得更後

我殺死你,或者是做我的妻子!」 說:「你祗有兩條還可以選擇,安芝!讓 上的表情,是更加使人駭怕了。他冷冷地 這時,天王就忽然拔出了手槍來,臉

「你瘋了…」安芝說,「殺死了我有

一手搭在安芝的腿上。安芝好像觸

裏,忽然自悔失言地停了嘴。 什麼用?誰支錢給你們

如我所想像中的那麼笨的!」 」天王冷笑着,「原來我的小妹妹,並不

做我不願意的事,我錢就不拿出來了! 我有的是錢!」安芝說,「你逼我

向你的父親勒索回一大筆!」 定要殺死你,那麼,我就用你的屍體去 那麼我也等於佔有你的財産了 安芝!我不能再等下去!我必須佔有你

道。

一隻時,他就多少錢都肯付了!」 說着又哈哈笑了起來,「我首先寄給他一 隻手指,然後再寄給他一隻!相信寄到第

麼樣,小妹妹?·快點决定?-」

脱衣服,就是吃我一槍,一……二一……[1] 天王說:「我現在由一數到五,數到了五 ……四……」他數得很快。 的時候,你最好就已經有所决定了,不是

不想死。安芝在天王數到了「四」的時候 在平時,

「哦,原來你已經想到了這一點了

天王搖着頭:「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 如果我

「他不會買四一具屍體的!」安芝叫

「他不會知道這是一具屍體!」天王

天王手上的槍不耐煩地抖了抖:「怎 你這麼樣

安芝仍縮作一團,顯得非常弱小的。

笑:「這樣好得多了!安芝,原來你也是 顆鈕扣。天王那猙獰的臉上爆出了一個微 ,手便一飛飛到了胸前,摸着襟上的第一 在,祗差一點點就要成功地逃出了,她却 一個藏時務的人!也許,我早該這樣,就 安芝可能不會就範,但是現

- 一安芝說到這 不致於浪費了那許多實貴的光陰!」 安芝日把第一顆鈕子解了開來。

這種反應的。每當看到一個美麗的女人, 喉嚨鴕會收縮,吞咽唾沫也有了困難。 天王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男人都有

我害怕的! 把槍放下來吧!我不喜歡你用槍指着我, 「天王・」安芝柔聲地說,「你還是

前一步。 天王很大方地把槍在桌上放下了,上 「不・」安芝連忙搖搖頭,「你先別

來! _ 準備好了,等我叫你過來的時候,你才過 過來,我-不想你撕破我衣服的,等我

咽着唾沫。 「好的!」天王點頭,又繼續困難地

轉移天王的注意力。 而一個女人的吸引力,是那麼好使好用的 發覺到,她對男人也那麼富於吸引力的, 的一種感覺。也許有生以來第一次,她才 的感覺,是由光榮,驕傲,勝利參雜而成 。她可以利用她的吸引力拖延時間,以及 安芝的心裏,這時忽然有了一種奇異

有另一層了。 面那副潔白的乳罩了。在這個炎熱地方, 大家都穿得不多。乳罩之上就是襯衣,沒 她解開了第二顆鈕子・可以看到在下

安芝雖然盡量拖慢時間,但是,最後

可馬洛,你得快點來 着,祈禱般地說。「司馬洛,快點來呀! 一顆襯衣鈕子也解開了。她一面正在喃喃 她又想•「萬一司馬洛脫不了身那怎

麼辦?萬一可馬洛連那度門的鎖也打不開

呢?」那她就等不到他了:

件襯衣從她的肩上推下 她已露出來了的乳溝,他一面粗魯地把那 麼了?你爲什麼又停?!」一面貪婪地看着 ,她大大地一震。是天王,天王說。「怎 一隻手粗魯地執住她的衣襟,拉開來

把他推開。 先別碰我,」安芝又輕輕地

結婚禮服般的紗質,很透明的 安芝的臉上便飛紅起來了。因爲,在下面 就是,拖不了多少時間。裙子一脫去了, 裙子是比較簡單的,一根拉鍊一拉,褪下 ,她穿着的是一條白色三角褲,而且是像 襯衣已經脫去了, 她祗好去脫裙子

又發抖着伸出去。 就像快要冒出火來了。他的手不由自主地 上是沒有什麼遮蔽作用的。天王的眼睛, 因此並不透明之外,其餘的部份,則大致 這條三角褲,除了褲頭部份是雙重也

還沒有完全脫下來!」 「不要……」安芝又温婉地說,「我

紅色。她實在不願意再脫下去。目前這樣 ,她還可以當她是在海灘上游泳,但是再 現在,她的臉目因爲羞慚而漲成了紫

「怎麼了?」天王在說,「你怎麼停

東西快點解下來。 是天王却沒有注意到,他的注意力完全集 中在安芝的乳罩和三角褲上,希望這兩件 一顆淚水從安芝的眼角擠了出來,但

乳罩的扣子,然後把乳罩脱了下來。於是 盡量緩慢地,安芝伸手到背後解開了

> 那乳房雖然極美,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 她那年青的乳房,就露了出來。她很年輕 ,不過也有着一種楚楚可憐的味道。 ,真的很年輕,發育祗是剛剛成熟而日

直在閃閃發亮的嫩紅色乳頭,天王是再也 脚,好像刷子般的下領在那嫩肉上揩擦。 那二座柔軟的山峯之間探索着,那滿是鬚 不要」,但是天王已經緊擁着她,嘴唇在 忍不住了。他一撲就撲前去。安芝叫着「 在這一刹那間,安芝簡直要嘔吐出來 看着那小巧的乳房,以及峯頂上那簡

• 「好了,朋友,停手! 接着,可馬洛的聲音在門口柔和地說

已拿在他手中。 上摸去。當他完全轉過身來時,桌上的槍 身去。一面轉身時,他的手一面目向桌子天工愕了一愕,馬上推開安芝,轉過

很參差,而且像碗口一樣大,紅白迸射。 的額上就出現了二個醜惡的子彈洞。這二 來,指着他。天王轉了過去,司馬洛就扳 個洞的進口處是齊整而小的,但出口處却 了二次槍機。滅音器吐出撲撲二聲,天王 但太遲了,司馬洛的槍,已經伸了出

沒有醉的人,一定會給這槍聲吸引來的! 傷到什麼人,但是,那槍聲却不大好。還 沒有裝上滅音器的,一連串刺耳的槍聲响 了起來。子彈祗是都射進了地板,並沒有 抽搐,手指把槍機扳動了。他逼把槍却是 但是在死去之前,他的手却反應地一陣 天王就這樣站着的時候就已經死掉了

可馬洛抓起她的衣服丢給她: 「快穿

安芝縮作一團·



上,我們沒有時間了!

完全摒除了慌張。在一個女人來說,這的 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個本事的女人,她現在已經很冷靜了 李愛娜跑過來帮助她穿上,李愛娜是

見其中有二個人對他們這間屋子指手劃脚 馬洛不大聽得懂他們是在說什麼,但他看 都驚動了·這座總部裏的人並不是全部都 錯, 槍聲的來源。他們說的都是拉阿伯話,可 去,一面吆喝着互相呼應,他們正在調查 責。現在,那些看守的人就聞聲而至了。 醉酒了的。還留下了一部份,負責看守之 馬洛則站在門口守衞着。他的推測沒有 那一連串的槍擊,已經把沒有醉的人 司馬洛看見道上有拿着槍的人跑來跑 當李愛娜帮着安芝穿上衣服的時候,

」李愛娜在後面指出,「他們要到這裏來 ·一面跑過來。 「他們說槍聲好像是這裏發出來的!

「別開槍!」可馬洛說着,就閃到了

邊,她果然是一個很可以合作的好手。 李愛娜也很機靈地站到了另一邊的門

安芝日經穿好了衣服,坐在床上。她

着 也不笨,她知道他們是正打算幹什麼的。 「小姐!小姐!」那二個人在門外叫

「進來吧!」安芝說。

我們好像聽見槍聲是 那二個人進來了·用阿拉伯語說·「 1__

下去,兩個人的兩邊額側中擊,軟軟地倒 司馬洛和李愛娜的槍管都狠狠地敲了

軍火跟着爆炸而造成的了。 軍械庫的,那些較小的爆炸,就是庫內的 的較小的爆炸。這爆炸顯然就是發自那座

「幹得很好!」司馬洛說

「幹得很好…」 這一次,安芝沒有反對了,她也說。

他們的車子,繼續向機場的方面疾馳

共有六個人,主要是管理那架飛機的人 機場那邊是也有好幾個人在守着的

在這空蕩蕩的沙漠上,最接近有人的地方 是在負責守衞 却是他們的總部,怎可能會有什麼危險 其中的機師是一個歐洲人,另有二個則 這二個守衞,也祗是象徵式的而已

法看得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看 0 出現呢? 不過他們雖然看得見爆炸,暫時却還無 現在,他們却看到,情形有點不對了

降!

的乃是敵人。 見一部車子向他們馳來,却不知道車子上

他們祗是戒備地等着。

上鋪着的一張毡子上,吮着一罐啤酒。 他是管不着的 爲了錢而作這件事,他們的煩惱和痛苦, 進入射程之內·可馬洛就開槍。 因爲,可馬洛他們,並不打算講話 他的漠不關心,就救回了他一命。 那個歐洲藉機師倒是悠閒的,他祗是 • 他正躺在機腹之下的沙地

例外,他對這些阿拉伯人,是厭恨到了極 極少極少會就這樣開槍的。現在却是一個 點。人類最極端的卑鄙,自私,蠻橫,都 司馬洛從來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他是

---68--

機槍,司馬洛把其中一挺輕機槍丢給安芝 在地上。可馬洛和李愛娜沒收了他們的輕 ·安芝接住了。

這時又有人聲傳來,安芝說。「讓我

人。安芝告訴他們· 她拿着機槍出了門口,來的有六七個 你們快過去看看一 「我看見有人向那邊

其中領頭的那人說,「你最好小心點! 「我會的一」安芝點頭。 「司馬洛和那個女人都逃出來了

已經準備好了!」 底下拖出了一隻航空袋·她說:「東西我 那些人走了,安芝又退回屋中,從床

在這裏等你!」 「依計行事吧!」司馬洛說,「我們

以隨意通行的。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汽車 聲音來了。 她在這裏仍然是一個權威人物,她是可 安芝點點頭,帶着那隻航空袋出去了

屋子的前面停了下來。 沒有快到手忙脚亂,而是從容不逼地,在 吉普車駛到,車上坐着的駕車人就是安芝 向外面窺望着。在昏暗中,他們看見一部 安芝此時是更鎮定了,車子雖然快 司馬洛和安芝已經等在窗口的旁邊, 却

「她回來了!」可馬洛對李愛娜招招

不在了。 注意到剛才安芝帶走的那隻航空袋已經 可馬洛和李愛娜 安芝在外面低聲叫道:「出來吧!」 一起跑出去,上了車

都佈置好了。一一可馬洛間。

則更是深鉅的災難。 他們的聲譽也大有損害,而對於身受者 聞來·這些新聞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 ,什麼阿拉伯游擊隊之類都會鬧出一些新集中到這些人身上去了。差不多每一星期

就不動了。 横七豎八地倒在那裏,身子抽搐着,很快 個人連舉槍還擊的機會都沒有,他們祗是 在他和李愛娜的機槍掃射之下,那幾

高舉了雙手,哀鳴起來。 「我投降,我投降…」那歐洲籍機師

「別殺他・・」安芝說,「他不是他們

用得着他的地方呢! 「當然了 」可馬洛說·「我們還有

那機師仍然在大叫着。「別殺我,我投 他們的車子,在飛機的前面停了下來

在是跪在地上,不遠之處有一座帳幕。 在那機師能回答出來之前,可馬洛已 祗有他一個人不是倒了下來的,他現 「有人在那裏面嗎?」可馬洛問。

並沒有機會放槍;槍咀又縮了回去, 那帳幕的布上出現了蜂巢似的洞。那個人 可馬洛和李愛娜的槍咀同時地响了, 了出來。

經瞥見了,帳幕的開口處,有一隻槍咀伸

他的人就仆了出來。 「還有別人嗎?」可馬洛問

他是最後一個。聽我說,我們是朋友,我一一一沒有了,」那機師用英語回答,「 你們也是正在逃走的,是不是?」 可以把你們載到你們指定的地方去!

部的出口處。 了。那部車子沿着屋子與屋子之間的空巷 向總部的西面馳去。那個方向,就是總 安芝咬着牙點了點頭,便把車子開動

不認得。 安芝,便消除了戒心,但隨即又覺得有點 在那裏守備着。起先,他們看見駕車的是 然後便到達了閘口 他們經過了七八部停在空地上的車子 有六約六個人持槍

領先的一個揮手叫停。

那人把手中的槍也丢了,大叫一聲,整個 人飛了起來,向旁邊跌開。 可馬洛手中的輕機槍响起來回答他,

爲,可馬洛他們的槍彈,是掃射得太密集 後面,但這一半却也並沒有機會選擊,因 這幾個人之中有一半有機會閃到障碍物 司馬洛的機槍向餘下的幾個繼續掃射

們已經走得太遠了,開槍也沒有用了。 當他們終於有機會起來時,可馬洛他

娜 沿着那條光秃的山路向山下飛馳。 「我們追!」那領頭的一個打手叫道 那部吉普車載着可馬洛,安芝和李愛

用無綫電通知機場那邊!」 「他們現在一定是要到機場去,我們得

球,濃黑的烟散開,碎片四面八方飛射。 · 其中一間屋子忽然炸成了一個橙色的火但,這樣說着時,忽然「轟隆」一聲 「媽的!上車,上車追。」 「無綫電室--無綫電室炸掉了--

約有十二個人,紛紛跑上那些停着的吉普這時外邊也有一些人聞聲而來了,大

把你載回中國大陸去,但在中東則是不成 機師點頭。「日經加了油·當然不能 汽油够嗎?· 」可馬洛問。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上飛

的屋子正在着火。 他回頭向那總部那邊望望,看見那裏 再回過頭來,忽然看見,那帳幕的底

有些黑色的液體流出來。

表面,是一定給染污了的。 痕跡。如果是機器油,給它流過的沙地的 向左流了一些,再流回右邊去,便又不留 那黑色的東西,可以左搖右擺的,它明明 色的機器油之類。但是有點不對,因爲。 在暗光之中,乍看之下,那些像是黑

「蟻!」安芝說,「他們運來了黑蟻 一陣惡心

「那是什麼?」司馬洛問着,忽然感

木箱裝着的,你的子彈把木箱射穿,牠們 就是用來對付你們兩個人的! 「對了,」那機師也說,「本來是用

芝又說。 「他們是把整巢的黑蟻搬來的!」安

的子彈,也不會把那些黑蟻射死多少隻。 毫無用處的, 得更急了,不過,司馬洛的掃射,當然是 稚的。他的手指扳動槍機,向那一大片移 動着的黑色作了一番掃射。那一片黑色動 可馬洛的反應是本能的,而且是很幼 即使射完了他這挺機槍裏面

掉的!」機師指出 「你要的話,可以澆些汽油把牠們燒

> 隨即全車着火焚燒。 車。第一部吉普車開了出來,行駛了幾碼 車頭蓋忽然「轟」的彈開,火閃直噴,

開車的那一個却伏在那裏不動。 坐在旁邊的一個及時跳了下車, 但是

同樣命運 第二部吉普車開了出來,也是遭到了

程。 馬洛等人已經去得很遠。離開了機槍的射 槍掃射,但是,日經太遲一點了,這時可 們祗能一面跑步着追出去,一方面用輕機 以用以向司馬洛他們追趕的交通工具。他 地發生爆炸,全部給毀掉。他們沒有了可 成了一隻火球,車上的人飛了出來。跟着 ,爆炸就接二連三地响了, 開了沒有多遠,「轟隆~ 那些車子一一 」車子又化

• 他却無法加以制止,亦無法通知機塲裏 他們明知可馬洛等是要逃到機場去的

面

方都裝好。 計時信管等物,她把它們拿去在應裝的地 的那隻旅行袋,裏面盛載着的就是炸藥 那些炸藥是安芝所放置的,安芝拿出去 」可馬洛正在稱讚安芝

下了幾顆炸彈的,那些却沒有爆炸! 牙搖着頭,「我在他們的軍火庫附近也放 「幹得不好!」安芝却表示失望地咬 「也許信管失靈了!」可馬洛說 0

的却是山搖地動似的爆炸,他們可以看到頭向後面望的時候,爆炸就來了。這一次頭向後面望的時候,爆炸就來了。這一次 這爆炸選不是一下就過,還跟隨着一連串 火燄從總部的屋子間直衝上天,而且

螞蟻,又沒有犯什麼罪,我們走吧!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算了吧!這些

飛機,是不愁控制不住的。不過無論如何 加上李愛娜對航空也知道不少,他們對這 其實司馬洛也可以把這飛機駕得起來,再 的指針。這架飛機,果然是裝滿了油的。 蟻。他和機師一起到了機頭去,看看油表 了。司馬洛極力强逼自己去忘記了這些媽 的感覺。那些黑蟻,在地上愈來愈散得開 ,總也及不上讓這個駕輕就熟的機師來駕 他們都登上了飛機上,仍然帶着噁心

叠航空地圖:「你們要到那裏去呢? 那機師伸手進地圖袋裏,取出來了一 我看,去得愈近就愈好。」司馬洛

可的辦事處,她知道那一座城市是最接近 道得比較多的。她知道那一座城市有她公 接過了一張地圖。對於這件事情,她是知 「讓我看!」李愛娜說着走上前去

用手在地圖上一指,說:「我們到這裏去 而另一方面,又是最安全的。最後,她 「這很容易,」機師說,「我們兩個

鐘頭就可以到達了

有些黑黑的影子,正在急速地移動着。 總部的方向。他們看見,那淺色的沙上 可馬洛和李愛娜都轉過頭,望向那座 一他們騎着摩托車追來了 「他們來了!」安芝忽然叫了起來。

說。 托車,飛馳而來,而且接近得很快 不錯,大約有十個人正騎著二輪的麼

发芝哀鳴地說。 -總不能連這些也炸掉的!

們趕得及起飛嗎。」 過,他們來得太快了 「沒有人在怪你!」司馬洛說,「不 ー」轉對機師・「我

--69--

以朝右邊起飛,如果他們轉右邊來追的話 經把飛機的引擎發動了,一點時間也不浪 他們是不能直過的!」這樣說着時,他日 歷險經驗的人,他點點頭,說。「我們可 ,中間那裏有一段相當崎嶇的多石地帶 那個機師,一定也是一個有着豐富的

「倒相當合作!」司馬洛頗爲欣賞地

我不肯幹的。」 •不過,我做的事也祗限於開飛機,別的 我拿了他們的錢,不能不替他們做事吧了 那一羣野種,也是沒有什麼好感的「不過 「坦白説!」那機師聳聳肩・「我對

了飛機的門口去,他們的飛機已經在移動 托車隊·安芝並且已經挾了一挺輕機槍到 可馬洛這時正聚精會神地看着那除廳

則要橫過一處滿是崎嶇亂石的地區,情形 後面來。如果直切到前面去攔截,這車隊 個大圈·走好一段冤枉路才能追到他們的 車隊的路綫成爲直角的,那隊車隊要兜 一如那機師所述。 不錯,現在他們的路綫,與那隊摩托

他們開始開槍了。

進行,他們之間的距離就愈遠了。機師在 而安芝也懶得開槍了。而且,當飛機一面 但是,距離仍遠,子彈沒有射到來,

微笑道:「我們趕得及的,他們不會追上

那個亂石的地區直衝過去。 兜個大圈來追·希望很微。其中一個人做 明白的。現在 個决定的手勢,他們便一擺方向,直向 這一點,那些騎摩托車的人顯然也是 ,他們就面臨抉擇了 。如果

「他們在找死!」司馬洛吃吃笑。

堆中·人不動了·車子則「隆」一聲炸成 了一個火球。 不多十呎高,人和車分了開來,跌在亂石 兩跳,忽然整部車子飛了起來,直飛起差 是,那崎嶇的亂石使他難以前進,跳了 第一部摩托車衝進了那亂石的地區,

部車。 了同樣的命運。跟着就是第三部車,第四 緊接着,又有另外第二部車子,遭遇

們在那些亂石之間找尋着可以通過的縫隙 ,其中一些祗通過了一半,就撞了,但是 有四個却既够聰明又够幸運,他們終於 但是,就中也有相當聰明的幾個,他

飛機的前頭欄截過來。 他們已經越過了亂石地帶,於是就向

同歸於盡的!」 ,他們說不定會向飛機撞過來,他們不怕 「小心!」安芝叫道,「他們是瘋的

可馬洛低聲咒罵起來。

祗可以暫時避開他們,那邊是不方便起飛 「我可以再向右,」機師說,「但我

,看見她已經打開了一隻長型的皮箱子 李愛娜碰碰司馬洛的手肘,司馬洛回

> 說:「我在飛機上的軍火箱中找到這個的 了起來,那是裝有望遠瞄準鏡的長槍。她 ,正在把箱中取出來的一把長距離步槍裝 ,我在想 ,也許你會懂得用它…

那麼容易了。 速度在進行中的,摩托車要接近,便沒有 而摩托車在後面追。飛機也是以相當高的 車相同的方向進行,變成了飛機在前頭, 機師把飛機轉右,於是飛機便以摩托 一面對機師說,「轉右去吧!」

大約三分鐘時間!」 適宜開到那裏去的·機師說·「我們祗有 因爲前頭就是凹凸不平的沙地,飛機是不 不過,飛機也不可能一直這樣前進

斜斜地對着機尾·瞄準· 擱槍的射擊台。可馬洛把槍擱在木箱上 日把一隻木箱推了過來,讓司馬洛有一座 門口,蹲了下來。李愛娜合作得很好; 個時候,可馬洛已經到了那打開着的飛機一三分鐘應該够了!」可馬洛說。這 她

其中一個首領。 可馬洛看見這是一個頭上幪了黑布的人 動,但交叉點大致都是在那人身的中部。 出在他的視綫中了。鏡內那十字綫微微顫 了焦點,爲首的一人的上半身,就清晰地

「好極了!」可馬洛接了過來,試着

「三分鐘應該够了!」可馬洛說。

他的眼睛凑到了望遠瞄準鏡上,旋好

恰可的話,其他的木瓶,也會全部倒下來 齡球。如果打中最前正中一隻木瓶,角度 ,而是有先有後的。可馬洛忽然想起了保 四個人四部摩托車並不是排成一字兒

那人的前身,忽然出現了一朶紅花,兩手 向天一舉,放了車子的扶手,他的車子一 震了一下,吐出了沉雄有力的吼聲。鏡中 果然像被保齡擊中的木瓶一樣,他的 他的手指終於在槍機上扳動了。槍微

抛離了。 上二個人都把輕機槍舉了起來,不停地掃 起在地上打滾着,馬上就給餘下的二部車 車子和右後面的另一車一撞,兩部纏在 餘下的二部摩托車,仍然繼續追●車

熟的。 們在駕駛摩托車的方面,技術是十分之純 射着。他們根本不必用手去把私,顯見他 的聲音。距離的確是已經拉近了,而且接 過,有幾顆還射中了機身,發出「托托 子彈在飛機門口的旁邊「嗤嗤」地飛

去對着最後一人。 車的座位●司馬洛也沒有看他跌倒在地的 情形了,他祗是緊接着把槍再擺動,擺過 扳動了槍機,槍一震,那人便飛離了摩托 中的十字裏,交叉在右邊的一人身上。他 近到了危險的程度。 可馬洛的槍畧爲搖動,那望遠瞄準鏡

他的手指又在槍機上一扳。

器,選追什麼?給他追上了又如何? 他却伏了下來,死命攬住做盤, 車仍然前進着。現在他手上已經沒有了 大大地震了一震,槍也從手上飛走了, 這最後一人却頑强得多了,他的身子 使那摩托 武 但

樣的。正如安芝所說,他會向飛機撞過來 不惜大家同歸於盡的 可馬洛知道如果給他追上了, 就會怎

他希望這也像打保齡一樣。

種愛的光芒,而可馬洛的臉變得通紅。 李愛娜轉過來看着可馬洛,眼中透着 」他吶吶着・「我不

上,他小心地扳了二次槍機。

,十字綫的交叉點則是定在摩托車的油箱

司馬洛一咬牙・槍又擺動了・這一次

球出現了稍後的時間,才傳到司馬洛的耳

,化成了一個橙色的火球,而爆炸聲在火

忽然之間,那個人連人帶車都不見了

是那個意思,我祗是在做一件工作。」 的眼光凝視着他。 儘管他否認,李愛娜還是以那種愛極

爲了道義而這樣做的。他是爲了道義,也 找你!! 手勢,却無法把他的意願解釋得清楚。女 人不會明白的,他並不是爲了愛情,他是 我一 」可馬洛焦急地做着

以回頭去了!

一口氣,對機師叫道:「好了,現在可

火球散去了之後,那人和車也都完全

已經做完了,」安芝說,「但他還是要來

「當他找到我的時候,她的工作實在

·踪跡。飛機仍在馳行着,司馬洛舒

在我們可以起飛了!」

上掉頭。朝着來時的方向。機師說:「現

飛機慢了下來,後來在那平坦的沙地

果他就讓李愛娜給那些人殺掉,他的良心 什麼人,尤其是不會對不起一個女人。如 爲了騎士精神。他司馬洛從來不會對不起 怎能安定着呢?

跟我過來,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說的。 李愛娜挨近他,在他的耳邊說: 「什麼?」 L__

但女人是不會明白這種事情的。

他拉到了一堆木箱的後面。 「過來!」李愛娜拉着他的手臂,把

,「我是那麼愛你,我現在就要和你做愛 、「什麼事の」可馬洛問。 「我也愛你!」李愛娜緊緊地擁着他

現在就要!」

於安芝,她是了解我們的!」 的衣鈕解開來,「機師沒有空過來看, 「是的, 在這裏!」李愛娜伸手把她 現在。在這裏。一司馬洛苦着臉。 至

」 可馬洛苦笑着。

進了他的衣服下面。 我就不能沒有了!」她的手如虫一般伸 李愛娜扯着他的衣服,「一開始了之後 「但,是你教會了我這件事的甜味,

覺這是一種全新的經驗! 可馬洛忽然不再拇扎了 ,因爲,他發

"呎,低頭望下去,仍可見到二部摩托車的

那亂石地帶的時候,已經離地差不多一百 機頭一抬,輪子就離開了地面。他們經過

飛機又動了,速度漸漸增加, 「起飛吧!」可馬洛說。

後來

残骸正在冒烟。

「雜種!」那機師喃喃地罵道,「應

手

他說,「這是安芝,這是李愛娜!」

「現在讓我們爲你們正式介紹吧,」 一面走過去在一隻木箱上坐了下來。 司馬洛把門關上了,對兩個女人招招

兩個女人微笑着握手。

你是一個很幸運的女人!」安芝對

--70-

來這裏,以便得到救你的機會!」 他是那麼愛你!他寧願讓那些人把他捉 安芝指指司馬洛•「有一個男人愛你 「爲什麼。」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文 圖

名勁裝大漢伸手攔住刁七,說是掌門吩咐,只要王岩的命,不計任何手段,何必輕身犯 船採包圍形式駛近沙洲,一艘主船上站着禿鷹刁七,剛要躍登沙洲與王岩搏鬥,突有一 艘烏篷船駛來,來船先着四大漢駕小舟來沙洲探望,王岩把四大漢擊斃,敵人的四艘大 下王岩,爲王岩等擊敗,赴水逃去,王岩等遂在沙洲上佈署作戰,一躭十天,果見有四 河文提要· 客船,竟是萬劍派所設下的陷阱,故意將船駛上一沙洲擱淺,要擒 ****************** 上回書至王岩、蘭陵郡主、蘇少達,同乘舟往岳陽,不料所乘

險,與王岩 爭鬥

妾年今十九 深情綰郞心

禿鷹刁七道・「好・用亂箭招呼他。」

處攢射而來。 他這一聲令下,立即弦聲四起。無數强弩像飛蝗一般,由四艘烏篷船向王岩立身之

王岩翻身一躍,便已退入土城,箭雨掠空呼嘯,却依然傷他不得

秃鷹刁七哼了一聲道:「老夫不信逼你不出,放火箭。」

水溝中的木船及沙洲上的蘆草。立時一起燃燒起來。 王岩猜的不錯。這般惡徒果然使出了火燒沙洲的絕招,只見流矢滿天。火星亂舞。

刹那之間紅光滿天。沙洲已變做一片火海。所幸土城是新近堆成。還不致被火勢波

及。

爲火箭唯一的目標了 但火箭滿空飛舞。總不免落於土城之內。而且當整個沙洲變做火海之後。土城就成

死無葬身之地了。 土城內沒有草,但有木板。油布。及火藥。如若被火箭射中火藥。他們三人就真簡

凌厲的劍風。火箭雖多。却無法射入土城。 所幸蘇少達的旋風連環掌力强勁無比。蘭陵郡主也功力大進。單劍揮舞。帶出一股

火箭擊得倒飛而回。敵船時常被飛回的火箭弄得手忙脚亂。攻勢也因而受到相當阻碍。 不過。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若敵船的火箭不斷的發射。他們的處境就未可樂 王岩只是偶爾發出一掌,但只要他揮出一掌,那疾雷撼山一般的雄勁掌力。必會將

堆集的火箭變做燃燒的原料·陣陣熱浪逐漸迫近土城。 顯然,敵人是有備而來的,火箭已射出干隻以上,仍然滿空激飛,攢射不已。 觀了。

更可怕的是烟屑之中帶有一股使人暈眩的氣息。不管它是不是敵人所施放的毒氣。

時間一久。他們必會失去戰鬥之力。 危機迫在眉睫,王岩不得不冒險使用火藥了。他瞅準一個機會,連續點燃兩包,隨

手急揮·分別向兩艘敵船投去。 疾雷由天而降。巨响震撼全船,被抛中的敵船立即木屑横飛。血肉四濺。這一炸之

力・實在威猛無比。

敵人戰慄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王岩會使出此等絶招的。

焉能讓他們逃出手去! 這般人幾乎每一個都是積惠如山,更是當前武林的動亂之源,對付此等之人,王岩

木屑。他才滿意的停下手來。 於是火藥包不斷的擲出。轟隆之聲也不斷的震撼耳鼓。直待湖面之上佈滿了破碎的

自然,除了木屑,還有一些不忍卒觀的屍體。這般血戰後的慘烈陳跡,使得王岩煥

梅不已。 蘭陵郡主知道他的心意,遂輕聲勸慰道:「不必後悔,相公,這般人如若留在世上

• 不知有多少生命會被他們摧殘 • 不要想這些了 • 咱們還是及早離開此地吧 • 」 王岩道。「好的。但妳與蘇兄弟先試試身體之內是否有什麼不適。」

逕向東南方駛去。 蘭陵郡主與蘇少達運功一試。感到眞氣流暢,並無半點異樣。於是,他們一葉扁舟

但百祥典當的生涯更興隆了。而那典當主人。竟有不少是衣着華麗的公子哥兒。 寒風橫掃洞庭,湖水烟波有着落寞之感。

原因是當櫃的除了朝奉查喧。還有一個秋波頻送。蕩態撩人的美人兒。 在一個晌午過後不久。少東蘇少達陪着王岩夫婦返回故居。當他賺到百样典當那空

前鼎盛的生涯,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72-

王岩也瞧出進去典當之人。有點不倫不類。但仍神色不動的道。一一不要管這些。蘇

兄弟・咱們見到令辱再作計議・」 蘇少達微一領首,當先跨進與當的大

佈櫃枱前每一個角落。 品的洞口。一片銀鈴般的笑聲。由洞口散 櫃枱高聳如故。只是多了一個典當物

一洞口的朝奉查喧道:「這是怎麼回事? 查喧啊了一聲道:「是少東…… 蘇少達面色一變・急分開衆人・向另

立即湧上他那佈滿皺紋的面頻。 但那欣喜之色有如曇花一現。一片深憂 少東安返岳陽•查喧忍不住心頭一喜

他老人家近日可好? 詰問什麼·只得嗯了一聲道:「我爹呢? 蘇少達心知事有蹺蹊。但此時又不便 大哥回來得正好·兩位老人家正在

廳上飲茶。來。我陪你去。」 說話的是喬院蓮·她在另一個洞口接

受客人的典當。

大哥」的呼叫·更使蘇少達大爲錯愕。 • 百祥典當像似已變作她的家。那句「 蘇少達暫時不願開罪於她。但也不願 這位令人莫測高深的女郎似乎更神秘

廳堂之際,目光所及,又是面色一變。 加以理睬・只是回顧王岩夫婦道・「姐夫 他領着王岩夫婦轉入後進。當他踏進

大廳的陳設不僅古色古香,而且十分

大廳,它還是原樣未改,應該沒有甚麼好 蘇少達從小到大,日日都瞧到過這座

> 第一高手蘇戎洵。 他吃驚的是他的爹,當年名震武林的

這位退隱江湖的高人,武功並沒有擱

的是豪門的生活。 再加上百祥典當頗爲富有,蘇戎洵過

凹,短短不足百日,他像老了十年似的。 戎洵竟然變了,他變得瘦骨支離,雙目內 大廳靜寂 無比,除了蘇戎洵還有一個 然而,蘇少達離開岳陽三月不到,蘇

年約四旬,風韻猶存的女人。

們就像沒嘴的葫蘆,誰也不願吭出一聲。 他向蘇戎洵奔了過去。 蘇少達瞧到他爹那種頹喪的神色,忍 不錯,他們的確是在對坐品茗,但他

不住心頭一陣激動,口中叫了一聲「爹」 蘇戎洵微微一呆,面無表情的淡淡道

蘇少達道:「是的,爹,孩兒回來了

的 ,爹怎麼啦? 但你老人家爲甚麼會這般景象?」 蘇戎洵咳了一聲道:「瞧你大驚小怪

様? 門不過百日,爹的神情何以會變得這等模 蘇少達道:「不要瞞我,爹,孩兒出

你準是碰到甚麼意外的事故了,說給孩兒 多大年歲了?人老了精神總是這樣的。」 蘇少達道:「不,爹,你不要騙我, 蘇戎洵道:「你這孩子,你不知道爹

的哼了一聲道。「老爺子,不跟我介紹一 那半老徐娘雙眉一挑,忽然冷漠無比

聽,爹,究竟爲了甚麼?」

蘇戎洵啊了一聲道:「少達!見過你

此等女人?」

她分明對咱們不懷好意,參爲甚麼要收留

蘇戎洵一瞥半老徐娘道・「她,她就 蘇少達愕然道:「娘?誰是我娘?」

,咱們不談這些了,孩子,爹不是交待過

蘇戎洵道:「爹老丁

總得有人照顧

呼喚父母的姓名?少莲你太失禮了!」 蘇少達大聲道:「不,她不是我娘 蘇戎洵面色一沉道:「做子女的怎能 蘇少達道•一她是喬曉春?

來兩位友人,他們是孩兒的義姊夫婦。

蘇少達啊了一聲道:「爹!孩兒帶回

蘇戎洵道:「咱們的事已經够瞧的了

老爺子的臉往那兒掛? 若讓別人說咱們家出了一個忤逆兒子,你 蘇家在岳陽可是有頭有臉的體面人家,如 道:「老爺子!你太沒有家教了,咱們 **喬曉春面色一寒,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只有他才能替咱們解决。

可是大有來歷之人,咱們家窘困的處境,

蘇少達道:「爹不知道,孩兒的姊夫

你爲甚麼還要牽連別人?」

現出一臉的痛苦之色。 蘇戎洵雙目一闔,面部肌肉輕輕跳動

沒有敎養。」 快跟你娘賠個不是,別讓人家說咱們蘇家 良久,他忽然雙目一睜道:「少達!

子的對答自然聽得十分明白。

不錯,清官難斷家務事,不管那喬曉

變臉,一時之間竟弄得手脚無措起來。

蘇少達估不到他爹說的好好的會忽然

特在廳外的王岩夫婦,對適才蘇氏父

麼不可解决的?」

况,除了你這不孝的畜牲,咱們家還有甚

断家務事,咱們的家事怎能仰仗別人?何

蘇戎洵忽然冷笑的一哼道:「清官難

與蘇少達翻臉,因而哼了一聲道:「我不曉春敏銳的觀察。她似乎不願於此時此地 稀罕他賠不是,不過,那逆倫之事麼..... 痛,乾脆鬧翻了免得受她們母女的箝制。 的凌辱呢!因此,他横了心,長痛不如短 她做娘・今後他們父子還不知會受到怎樣 到他爹已受到喬曉春的挾持,如果當眞認 他的主意打的固然好,可是逃不過喬 賠個不是簡單得很,但蘇少達隱隱感

她在前面躭擱了一下,此時走得十分急。

恰在此時,喬浣蓮匆匆向廳堂奔來,

王岩心頭一動,急向蘭陵郡主傳音道

是他妻子,王岩夫婦就無法揷手過間。 春是如何的包藏禍心,只要蘇戎洵承認她

她沒有再瞧看蘇少達一眼,身形一擰

你老爺子瞧着辦吧。」

了喬浣蓮的去路,道:「喂,咱們在那兒

蘭陵郡主微微一笑,横跨一步,

攔住

「攔住她,找她的

碴。」

蘇少達瞅着她的背影冷冷道。「爹,

起,妳認錯人了。

喬院蓮一怔道:「在那兒見過?對不

蘭陵郡主道:「我想起來了,妳是我

這是碎玉指,當代武林罕見的獨門絶

對方的指力如何快捷,只要纖腰一擰 習過蟄龍三變身法的蘭陵郡主,無論 仍

喬院蓮別別苗頭。 退却,她提足了大行離合神功,誠心要跟 但這位生性狂傲的郡主,决不願臨陣

?相公,咱們似乎陷入强盗窩裏了!!!

足尖一彈,嬌驅有如天馬行空,不退

行兇。」

冷冷道:「妳是誰?」

厲的殺機,她向蘭陵郡主深深的打量一陣

喬浣蓮秀眉一挑,雙目中射出兩縷凌

妳偷我姑姑的家傳漢玉的?

蘭陵郡主道:「這可不能怪我,誰叫

家傳的漢玉,原來妳逃到這兒來了。」 姑姑家的丫頭小蓮兒。我姑姑說妳偷了她

學

喬院蓮退後一步,冷冷道。「妳是存

山般的暗勁,幾乎使她承受不起。 反進・向碎玉指迎了上去。 身在半空,指力已然臨身,那鐵錘撼

功力絕不含糊,要是陰溝裏翻船栽在這女

懍,她知道這小女人年歲雖輕,一身

蘭陵郡主與她目光一觸,心頭不由暗

人手裏,豈不當眞砸了天壤王郎的招牌!

於是,她暗凝大衍離合神功,淡淡道

:「不要裝了,

小蓮兒,難道妳**眞**不知道

右手以不可思議速度,鎖住了對方的肩井 山壓頂,在喬院蓮的後心虛空印了一下, 一聲嬌叱,她終於俯衝而下,左掌泰

奇經。螓首一揚·對王岩嫣然一笑道· 怎麼辦?相公。」 然後,她雙足着地,連點喬院蓮三處

十餘人之多。 此時足音雜踏,聞聲而來的,至少有

陵郡主的脈門扣來。

掌飛出,纖纖五指疾如閃電,猛向蘭喬浣蓮哼了一聲,脚下向前一跨,陡

緊 陵郡主使了一個眼色道:「向姑姑交差要 王岩不理會來人是何等人物,衝着關

長劍。挾起喬浣蓮便向院外急闖。 蘭陵郡主明瞭王岩的心意・反臂撒出

五尺,一雙靈活的眸子滴溜溜一轉,

道 倒退

喬院蓮大吃一驚,急挫腕飄身,

「好功夫,姊姊是那位高人的門下?」

蘭陵郡主道:「不要拉近乎,小蓮兒

再不跟我回去,我就不客氣了。」

奔喬浣蓮的掌心。

一挺,一股雄渾無比的暗勁,帶着嘯聲逕

蘭陵郡主微微一笑,玉腕急翻,中指

窒 劈來,刀鋒所帶來的勁力,迫得她身形一 但她身形才動,一片刀光已向她當頭

此間「」 蘭陵郡主舉目一瞥·見適才掄刀阻路 「放下浣蓮,否則你們就不用想生出

各位要打架出走打吧。」

那半老徐娘是他所謂的妻子喬曉春

的語聲道:「百祥典當不是鬥毆的場所

他瞥了門場一眼,以生冷而毫無感情

飽經世故的老人,神色仍然一片冷漠。

之客,必然與蘇少達有關。

的是一名虬髯滿腮的獰惡大漢,要她放下

家制住了?出去打,哼,有這麽便宜? 蘇戎洵道:「夫人說的是,妳瞧着辦

她哼了一聲,回顧王岩道。「怎麼辦

所在,我不相信强盜敢於目無法紀,白日 王岩道:「不要緊, 岳陽是有王法的

麼事?」 喬曉春指着王岩夫婦道·「叫你的朋

友好像也不是亡命之徒,咱們娘兒倆是怎 妻子,豈不是枉生天地之間!」 友放開浣蓮,一個人如若不能保護自己的

懂

蘇少達道。 喬曉春道:「他們不是你的朋友? 「這就難說了!」

果換一個場所,在下跟他們極有訂交的可 蘇少達道:「四海之內,皆朋友,如 喬曉春道:「該怎麽說?」

道來的? 喬曉春道:「你是說他們不是跟你一

蘇少達道:「妳說對了。」

大已極!. 人是你帶進來的,你敢矇蔽奪長,當眞胆 喬曉春冷聲道:一分明有人瞧到這兩

如是禁人出入,咱們還能開典當麼?」 蘇少達道。「妳錯了,喬夫人,在下

子 , 少達這是甚麼態度?」 喬曉春面色一沉道·「你瞧瞧,老爺

出來,那只是輕描淡寫,敷衍搪塞而已。 教誨了?對尊長言語,怎能這般頂撞?」 蘇戎洵在責備他的兒子,但誰都聽得

悍的壯漢,她與王岩實際上已陷入對方的 喬院蓮的却是一位相當動人的半老婦人。 在那徐娘的身後,還有七八名神色慓 這話怎麽說?你沒有瞧到咱們的女兒被人

喬曉春道:「謝謝老爺子,少達,你

蘇少達緩步走入院中,冷冷道・「甚

那徐娘冷冷道:「咱們不是强盜,朋

蘇少達一呆,道:「妳說甚麽?我不

樣開罪兩位的,朋友何不說個明白?」

母的逃婢,而且,還偷窃了一塊價值連城

上甚麼個人恩怨,不過,小蓮兒是拙荆姑

王岩道•「咱們素昧平生,自然談不

的漢玉,夫人是明白人,希望不要自蹈法

們家裏發生了大事,躲着,總不能解决問 徐娘怒叱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 一頓接道:「老爺子!你請出來,咱

閣下何必儘說這等欺人之言?」

僅猜出王岩夫婦的心意,也忖知這雙不速 這位半老徐娘,果然精明無比,她不 蘇戎洵父子終於在廳門出現了,這位

蘇戎洵道:「少達!你忘記爹對你的

她對蘇戎洵的處置感到十分不滿。 柳眉一揚,哼了一聲道:「老爺子

來。

雙掌齊吐,十指暴飛,一片撕心裂肺

妳是吃定我了,姑奶奶倒要看咱們誰行誰

喬院蓮冷哼了一聲,說道:「這麼說

-74-

爺子就不必責備他了,不過,少達,你雖意,她哼了一聲道:「少達年青觀淺,老 說,院蓮與你雖未成親,她可是你的人了 是不認我這個娘,我總是你爹的妻子,再 ,眼看未婚妻子受人凌辱,你還能算做一 誰知喬曉春對這幾句搪塞感到十分滿

鮮事兒,當眞是天下少見,不過,隨妳怎 來一個娘,又憑空得到一個妻子,這等新 藏竊犯的官司! 犯,咱們不便管,也不能再憑空打一場窩 **廖說,咱們是生意人,別人抓逃婢,抓窃** 蘇少達哈哈一笑道。「蘇某憑空鑽出

喬曉春大怒道·· 「蘇少達!你當眞要

下頭去。 勢所懾,他瞧了蘇戎洵一眼,便頹然的垂 蘇少達並不怕死,却似爲喬曉春的氣

何? 因而傳音對蘇少達說道。「兄弟!你看如 王岩鵬到此等情形,心頭大爲困擾,

蘇少達也傳音道:「姐夫的這項行動

,原是最好不過的,但……」 「不要顧慮,兄弟,如若有甚麼不對

舌 ·現在改選來得及。」 •他仍不願跟咱們合作……」 「家父已被那女人控制,小弟費盡唇

「不要怕,兄弟,這點陣仗,還難不

狡詐無比,她如是疑心咱們,可能要家父 「這個小弟知道,但妖婦心狠手辣,

生晚輩出手偷襲? 一個成名數十年的絶頂高手,會對後

他不願相信,却無法推翻這活生生的

?蘇前輩。 他緩緩擰轉身形,冷冷道:「是你麼

然映上一片紅暈,良久,他才咳了一聲道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未嘗不是一種 蘇戎洵那木訥得近乎呆板的面頰,忽

血 不同,可惜王岩只怕會使閣下失望……」 不住噴出一口鮮血,他用衣袖抹掉嘴角的 漬,道。「一代高手的口吻,果然與衆 王岩哈哈一陣狂笑,嚴重的內傷他忍

起喬浣蓮,向岳陽城外急馳而去。 翻身一躍,去勢若風,並順手一把抓

物了,爲什麼會這麼無恥?」 「姓王的,你也是一個成名露臉的人

「哦,王某怎麼樣無恥了?姑娘說說

「你爲什麼不救出你的妻子,偏要將

看守着,在下無力與爭,只得委屈姑娘妳 「我原是想救出拙荆的,但她被妳娘

了 「你是怕我娘了?好,你放了我,

叫娘饒你一命就是。」 啊,好主意,姑娘何不早說。」

道 王岩道•「這個麼……還要請姑娘原 現在,還不太晚,你快解開我的穴

--76---

諒一點。」

兒等死!

海 ,仍不得不爲之一呆。 這實在是一棒棘手之事,王岩智計如

日博得宇內第一高手的盛譽 王岩並不害怕這些,他自信仍有一戰 蘇戎洵一身功力超凡入聖,數十年前

但,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如若王岩

受到傷害,不僅全盤計劃落空,只怕蘭陵 郡主也難以全身而退。 如果傷了蘇戎洵,豈不違背此行的初衷 再說,他爲的是蘇氏父子才出此下策

心 見女兒被人欺侮也不管,你到底是甚麼居道。「老爺子!放縱兒子,情有可原,眼 怕甚麼有甚麼,喬曉春果然面色一寒

蘇戎洵微一遲疑,終於身形一晃,逕

向院中大步走來。

兄弟!咱們闖!」 蘇少達長長一嘆道:「小弟不能抛棄 王岩眉峯一皺,急忙再度傳音道:「

老父,看來只好聽命運的安排了。 王岩微微一怔,他估不到蘇少達會忽 <u>__</u>

得變化萬端而毫無意義了。 然放棄原先的立場,那麼岳陽之行,更顯 而且人家夫婦一體,父子連心,他挿

言可 震武林的第一高人。前途的艱險,自是不 上一脚,豈不變作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現在弄得身陷重圍,還要鬥鬥當年名

回顧蘭陵郡主道。「放開喬姑娘,別讓人但天壤王郞偏偏有那股優勁,他忽然 家說咱們太過小家子氣

> 放掉,這份不凡的豪氣,使在場的敵人全體身這般不利的處境,他却要將人質 都神色一呆。

找令堂去吧,她會替妳解開穴道的。」 毫不遲疑的放下喬浣蓮,只是冷冷道。 蘭陵郡主不愧爲天壤王郞的妻子,她

蘭陵郡主處世的原則。 端玄秘的手法,對敵人不能太過怒悲,是

助。 少眞力,在處境及時間上,她實在愛莫能

着 整個院落,已被一股極度緊張的氣氛籠罩

王岩道:「有必要麼?前輩。 蘇戎洵道:「不必客氣,請出招。晚輩王岩見過蘇前輩!」

王岩劍眉一掀道:「那麼晚輩只好得 · 接招。 」

就縛・咱們就不必打了・」

的掌力,直撞蘇戎洵的左肩。

一聲,已然一掌飛出。 冰的虎目,忽然射出兩縷煞光,口中嘿的 蘇戎洵面色微微一變,他那雙冷如嚴

仍像

這一掌只是試招,接着密雷驟起,他

喬院蓮被點了三處奇經,那是一種極

再說,解開這三處奇經,需要損耗不

此時蘇戎洵已經到達王岩的身前了

蘇戎洵冷哼了一聲道:「你如是束手 王岩雙拳一抱,向蘇戎洵拱手一禮道

翻音甫落,右臂急吐,一股阴碑裂石

山嶽一般的兀立。 ,震得塵土四飛,但他們拚鬥雙方, 砰的一聲 巨响,兩股武林罕見的掌力

一掌跟着一掌的狠拚起來。

,招式的變化幾乎是多餘的。 一個動作,都可以隨意變化,暗含玄機 一個功力已臻化境的絕頂高手,對敵 不必再使用什麼花招,因爲他們任

争强鬥狠的豪性了· 得碰到如此高明的對手,自然要激起他們 尤以這雙老少都是心意高傲之人,難 一晃百招,他們依然很拚不已,但院

禍心,陰毒無比的女人,王岩夫婦自投羅 落之中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那徐娘半老的喬曉春,原是一個包藏

網,她焉能輕易的放過!

她使盡各種手法,仍無法解閉喬院蓮被制 於是,她放下喬烷蓮,嘴角一挑,向 使她想不到的是喬完蓮意外的失手

虬髯大漢投下一瞥暗襲的眼色,然後一左 一右,逕向蘭陵郡主撲去。 無暇他顧,待得刀風迫體,她才突然警 場中惡鬥方酣, 蘭陵郡主正日注神專

指力。 長刀,但倉猝之中未能躲過喬曉春的碎玉 她在危機一髮之間閃過了虬髯大漢的

「相公……」

來不幸的噩運。 掌握,但這一聲痛苦的嬌呼, 她只能喊出一聲,便已落入喬曉春的 郑爲王岩帶

郡主負傷的呼聲,怎能不使他心神大震 高手過招,絶不能心神旁騖,但蘭陵 「朱玫-妳……

忽然左脅一陣劇痛,竟中了一招暗襲 他一掌震退蘇戎洵,再擰身呼喚朱玫

解開穴道,一旦我娘尋來,你就死無葬身 之地了! 「怎麼,你不願?哼,你如若不替我

了。 能够帶着姑娘逃出百祥典當,已經是奇蹟 經,最少也要個把時辰,在下身負重傷 「不是在下不肯,實在是解除三處奇

之人,他能够挾着喬院蓮逃到深山,實在 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 他說的不錯,蘇戎洵的掌下從無活命

點血絲。 衝了出來,他的臉色也蒼白得找不出半 終於,一陣血氣翻騰,大口鮮血又奪

情王岩起來了。 還不快運功療傷,眞個要找死不成? 也許女兒家的心腸太軟吧,她居然同 喬烷蓮幽幽一嘆道•「你這人……咳

能片刻延宕,好在喬院蓮的雙臂不能運轉 ,成了一個弱不禁風的女人,療傷縱然是 不管怎樣,王岩必須運功療傷,已不

蓮沒有絲毫異動,她那宜嗔宜喜的面頰之 一椿冒險,也不得不賭賭運道。 一個時辰之後,王岩運功醒來,喬院

上,是一片焦急的關切之色。 「唉,你終於醒來了,傷勢有了進展

麼? 「謝謝姑娘,命是保住了,但百日之

內將難以使用眞力。」 「那可糟了,我怎麼辦?

過女人麼?

事 「我不怪你,可是咱們總不能呆在這 對不起,這實在是一件無可奈何之

> 在下身負重傷,無力奔馳長途。 咳,我說的不是這個。」

1__

這可不是我說的。」 其實在下十分之笨。」 咳,你這人看似聰明…… 姑娘之意……」

在下還有自知之明。 」

你想過咱們的未來沒有? 咱們的未來?」

譬如什麼?姑娘儘可直說。」 是呀,譬如……」

經奇經被制,當眞害死人了。 態,她忸怩半晌,才嘆息一聲道。「三 喬院蓮俏臉一紅,盪漾起一股迷人的

王岩道:「這一點麼,在下也感到十

分歉疚。」 咱們得解決問題。」 喬院蓮撇撇嘴道:「歉疚有什麼用,

定爲姑娘打通奇經,現在姑娘只得委屈 王岩道:「在下只要真力能够提聚,

私的·我原有點不信。」 喬院蓮一嘆道:「我娘說男人都是自 王岩道:「姑娘還有什麽問題?」 喬烷蓮道•「我知道,可是……」

却滿腦子糊塗。 喬院蓮哼了一聲道:「我問你,你有 王岩道:「現在姑娘相信了,但在下

喬浣蓮大聲道:「你有過女人,自然 王岩一怔道:「有,姑娘問這個做什

知道女人有些什麼問題,你却一再裝蒜

這不是欺人過甚! 哭二鬧三上吊的法寶,嗚嗚的哭起來了 這位喬姑娘不僅大聲吼叫,還使出

尅星,喬浣蓮第一道法寶剛剛施展,他 日 **徽**,可是那一滴一滴的淚水,似乎是他的 經有點手足無措起來。 王岩漠視生死,豪邁之氣足以吞噬河

「你不替我解决問題,還有什麼好商 不要哭,姑娘,有話好好商議。

只要能力所及,我决不會推却·」 「我怎會不給姑娘解决問題?妳說吧

「這話可是你說的?」

是的,姑娘要在下做什麼?」

「這個……哎喲!我實在忍…… 恋不

「到底怎麼了?姑娘。」

下我的……褲……褲子……」 「你……快過來……快……脫……脫

岩却爲之大吃一驚。 喬烷 遊好不容易巴巴結結的說完,

,那份尶尬之情,就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他實在想不出喬院蓮會提出此等要求

喬院蓮見他呆立不動,又大發嬌嗔道

成?_ • 「你還等什麼?難道要我撒在褲子裏不

雙臂不能移動,這等要求也在情理之中。 人吃了五穀雜粮,總是要排泄的,她

况 眼 ,弓着腰,雙手摸向她那神秘的所在。 ·却是前所未見 對女人,王岩不是雛兒,但像這等景 王岩無可奈何,只得走上前去,閉着

却不放心,緊緊在後追趕。楚雲秋離開逍 遙宮,重到揚州的梅家廢宅,他雖明知莫 残廢,他不願拖累黃君·疾奔離去,黃君 不凡暗算,僅存的一隻手中上毒藥,暫成 雲秋要他說出原因,否則將他交給傅恰紅 無畏捉了上來,問知他是逃避傅怡紅,楚 的聲音,他冒險縱下井中把隱身其中的樂 潛進廢宅後,驀聽那口枯井中似有人吃食 但他仍想在那廢宅中找零一點線索,當他 言已離去,殘廢老人也不敢再藏身其中, 下六黑衣大漢,救下都不凡,不料反遭都 樂無畏忙求饒 上回書至梅恨天在破廟中殺死殘缺門

淮河驚暴客 深谷救佳人

「可以・」楚雲秋道・「要我行好不

:「就是爲了雪姑娘的哥哥『玉面劍客』 難。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樂無畏這當兒驚魂漸定。苦笑一聲道

說了聲不知道。他就一下放倒了我們七個 不出去,只好躲到這兒來了。」 州」找上了我們弟兄要人。我們弟兄只是 薛空羣,前些日子傅怡紅帶着人又來『揚 ,他的人封鎖了『揚州』水陸兩路,我逃 楚雲秋皺了皺眉道。「原來是這麼回

麼地方?」 事,這位傅公子也太過了些,他現在在什 樂無畏一驚忙道•「朋友,你……」

楚雲秋道:「你帶我找他去,我給你

無怨無仇一

能全怪你,也認爲傅恰紅的做法太過了些 躱不是辦法,『揚州城』只這麼大個地兒 的命拿走了。是不?我只是認為這件事不 我要想殺你也用不着假他之手,也早把你 我無怨無仇,我怎麼會拿你往他手裏送, ,所以我才要救你一命,要知道你老這麼 「對了。 」楚雲秋一點頭道:「你跟

樂無畏滿臉驚容,遲疑着沒說話。

·他總有一天會找到這兒來的 · 」

楚雲秋道:「樂無畏。你要知道。我

樂無畏大驚,急道:「朋友,我跟你

只是不忍再嚇你。要不然我帶着你到外頭

溜一趟。不愁會找不到傅怡紅。你信是不

樂派畏機伶一顫忙道:「他住在「瘦

西湖」一艘畫舫上 地方住,樂無畏,跟我去吧,只我一句話 他絕不會再碰你一指頭。你走前頭。」 楚雲秋條然一笑道。「不錯,眞會找

樂無畏顫抖着從地上爬了起來。顫抖 他鬆了樂無畏。

着邁了步。 看樣子,他是被傅怡紅嚇破了胆。楚

雲秋不由爲之搖頭暗嘆。他叫道:「樂無

畏 · 山 步回身。 樂無畏像隻驚弓之鳥。忙着應一聲停

邊談。 一 楚雲秋過去拍了拍他道:「咱們邊走



楚雲秋道:「你可曾看見過一個殘廢 樂無畏道:一有半個多月了。」

--79--

樂無畏搖頭道:「沒有,沒見過。」 楚雲秋沒再間。

樂無畏也沒再說話。

名中年青衣人。 • 兩條人影如飛射落面前攔住去路 • 是兩 · 兩個人出了「 梅家廢屋」剛走沒幾步

只聽得一聲:「樂無畏。你可眞會躱

欺身過來,探掌便抓

兩名青衣人逼了回去。 **楚雲秋一步越前,輕描淡寫的一掌把樂無畏魂飛魄散,驚叫一聲就要躱。**

道。「你是……」 兩名青衣人雙雙色變。左邊一名冷喝

家的人? 那青衣人冷然點頭,說道。「不錯。 楚雲秋道:「你兩個可是『金陵』傅

友,我這就是帶樂無畏見你們傅公子去, 楚雲秋道:「我姓江,是傅公子的朋

那右邊南衣人突然一聲冷笑道。「 們當成了三歲孩童。我們公子沒有一個姓 你們兩個帶路吧!」 那青衣人爲之一怔,他還沒有說話。 你把我

不要緊,我自己見他去。」 楚雲秋淡然一笑道:「那許是他健忘

拉着樂無畏行了過去。

的哥哥不可。」

根手指已在那四隻掌心各點了一下 楚雲秋快,四隻手掌剛揚起,楚雲秋的一兩名青衣人四掌揚起,可是他們沒有 他們倆中間穿了過去。 俩悶哼垂手暴退,楚雲秋已拉着樂 無畏從

突然一聲竹哨聲劃空响起。

幾架。」 子不容易見。看來在見他之前得好好打上 楚雲秋條然一笑,說道:「這位傅公

出爺們的手掌心!」 幾條人影疾掠而至,清一色的中年青衣人 人冷笑道:「姓樂的,任你再會躱也逃不 , 落地就圍住了楚雲秋跟樂無畏, 只聽一 就這一句話工夫,四面八方夜色中十

樂無畏還是有點害怕,但比剛才已經

然畏逕自走他的! 楚雲秋視岩無覩,聽若無聞,拉着樂

中都撲了過來。 十幾名青衣人臉上都變了色。冷叱聲

面,都是一艘艘的畵舫。 瘦西湖」已在眼前,只見燈光點點蕩漾湖 回去,就這麼邊走邊打,沒多大工夫,「 楚雲秋洒脫揚掌。剛撲過來的又退了

正是名列「武林六公子」之首的「金陵」 簾行出了一個人**,**一襲青衫,俊逸瀟洒**,** 畏剛到「瘦西湖」畔。那艘畵舫艙裏日掀 急促的竹哨聲驚動遠近,楚雲秋拉着樂無 靠湖畔一艘大畫舫,燈光最亮,聲聲

快請下個令吧,要不然,貴屬就要撕裂我 楚雲秋立即揚聲說道:「傅公子。你

他們 天馬般一掠而至。

高聲道。「公子

抱拳, 訝然說道: 「江兄這是-_

公子,奈何貴屬不信,爲了自衞,我只有

都是應該的。」 這些個不長眼的東西冒犯江兄,劈了他們 傅怡紅忙道:「江兄千萬別這麼說

楚雲秋一笑說道:「傅公子,我不計們那一個冒犯了江大俠?」

們諸位?看我薄面,算了,如何?」 諭,是奉命行事,我帶着樂無畏一塊兒走 認真起來了,他們諸位奉了傅公子你的令 較這些,要計較我就傷人了,怎麼傅公子 ,他們諸位自應出手奪人,這怎麼能怪他

誤會了,我不是爲傅公子你擒得樂無畏來 能高抬貴手放過他! 特地帶他來跟傅公子求個情,希望傅公子 他把前因後果告訴了我,我一念不忍, 我是在『梅家廢屋』無意中巧遇樂無畏 楚雲秋微一搖頭截口說道:「傅公子

雪姑娘令兄『玉面劍客』,再說當初刦據 楚雲秋道:「傅公子。我已經找到了

週圍衆青衣人恭謹躬身。一名青衣人

傳怡紅抬手攔住了他。向那楚雲秋一

告個罪,我說我是傅公子的朋友,要見

目光一掃,沉下臉色,冷然道:

焉敢不遵,承蒙江兄擒得樂無畏來-

楚雲秋答了一禮,說道:「先跟傅公

傅恰紅道:「江兄既有此論,傅恰紅

傅怡紅凝目處一怔。長身而起。行空

傅怡紅呆了一呆,說道:「怎麼?江

人,樂無畏他們也是被逼無奈,應該是情

兄已找到了艷芳的哥哥。」 傅怡紅兩眼一睁,急道:「怎麼?江

楚雲秋道:「不錯,詳情容我稍待奉

處不得阻攔。」 話,傳令下去,事已了結,樂無畏所到之 傅怡紅的恩人,天大的事也全憑江兄一句 「好・」傅怡紅一點頭道・「江兄是

是我殺的,你要爲他們報仇錯過今夜盡可 傅怡紅轉望樂無畏,高揚雙眉冷然說 兩名青衣人暴應一聲飛掠而去 「樂無畏,你可以走了,你七個把兄

忘了,撒腿奔去,一溜烟般沒了影兒! 赦,那裏還敢多說句什麼,連謝楚雲秋都 樂無畏聽得一聲「可以走了」如逢大

威風。」 楚雲秋微微一笑,說道:「傅公子好

坐坐。」 傅怡紅道:「江兄這是臊我,請上船

楚雲秋道。「該說的還沒有說,只好 抬手肅客。

打擾片刻了。」 登上了畫舫,進了艙,分賓主落座 邁步向着湖畔那艘畫舫行去。

名靑衣人献上香茗。 楚雲秋道:「雪姑娘沒同來?

了『揚州』,小弟答應過艷芳,非找到她送艷芳回家去,小弟則帶着剩下的人折回 令從家裏調了一部份人手來,派幾個人護 傅怡紅道:「沒有,小弟在半路上傳 山,小弟答應過艷芳,非找到她

『殘缺門』既有此叵測的用心,小弟不知中雖不敢自詡大家,但自衞的力量還有,中雖不敢自詡大家,但自衞的力量還有, 左右。」 門前的道理,願率屬下衆弟兄,追隨江兄 道便罷,既然知道了豈有袖手旁觀,只顧

「情」之一字的力量眞是當可倫比。 這位「武林六公子」之首果然異於往

於江湖之上一樣。」 陰謀得逞,其功效跟擊潰搏殺『殘缺門』『殘缺門』有可乘之懈,不讓『殘缺門』 佩,但要知道武林各大家堅守門戶,不讓 楚雲秋畧畧點頭道:「傅公子讓人敬

天有好生之德,非十惡不赦之徒,留他一

楚雲秋笑笑道:「傅公子言重了,上

命未嘗不是咱們的陰德,是不?」

己,小弟感激還怕來不及呢!」

麼說這話,不吝忠言足見江兄視小弟如知

傅怡紅玉面一紅窘追笑道:「江兄怎

胆直言,是請傅公子不要見怪●」

室的人,往後手底下還要放寬些才好,斗 而且令人敬佩,只是傅公子現在是個有妻

金找尋雪姑娘的兄長,不但千對萬對,

傅怡紅道:「傅公子性情中人,一諾

麼人?」 只聽一聲沉喝·遠遠傳了過來:「什 傅怡紅道•「這個小弟知道……

現在,且聽我奉告找到『玉面劍客』的經

楚雲秋道:「傅公子,不要客氣了

紅連聲應是,而且再三一致謝。

能來我爲什麼不能來?我要見傅怡紅,聽 麼?這『瘦西湖』又不是誰家私産,你們 明白了麼? 隨聽一個陰陰話聲跟着响起:「叫什

解「逍遙宮」危厄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

他把誤打誤撞進入「逍遙宮」,以及

小弟出去看看。」 傅怡紅一怔站起,道:「江兄坐坐

他一步跨了出去。

直担心他已遇害了呢!小弟兩次身受江兄 了,眞是太好了,不瞞江兄說,小弟還一

靜靜聽畢,傅怡紅驚喜地道:「太好

清那黑衣人的面貌。 幾名青衣人欄着一名黑衣人,太遠,看不 出艙看。只見岸上十幾丈外夜色中, 楚雲秋也站起來跟着行了出去。

兩次都是趕巧了,我已經把雪姑娘鬻歌尋

楚雲秋一擺手道·「說什麼恩惠,我

· 邂逅傅公子的經過告訴了『玉面劍客

武林事了,相信他會兼程趕往『金陵

傅怡紅當即揚聲說道:「那位朋友要

區區在下求見。」 出來了,我的面子可不小,傅公子,就是 只聽那黑衣人陰笑道:「喲,傅公子

--80---

事即是一例,傅公子在外頭要是沒什麼別

江湖,居心叵測,他派入侵襲『逍遙宮』

殘缺門主』率領徒衆從『百花城』進入

『殘缺門主』率領徒衆從『百花城』進』採望二位,『揚州』這兒日經沒事了

的事,還是請早一點回府吧!」

傅怡紅雙眉微揚道:「江兄的意思小

傅怡紅道:「放那位朋友過來。」」

幾名青衣人立即閃向兩旁。 「對,」那黑衣人笑道:「這才不愧

過去!

黑衣人一怔道:「這位是

當啊!」 大家公子的氣度,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

那幾名青衣人跟在他背後行了過來 快步行了過來。

殘缺門 「說曹操曹操就到了,傅公子,來人是衣人的裝束打扮,心裹一跳,低低說道 說曹操曹操就到了,傅公子,來人是 進五丈內,楚雲秋藉着燈光看淸了黑

點。 傅怡紅臉色一變,道:「多謝江兄指

眞厲害啊!」 ,仰着臉笑吟吟地道:「傅公子,貴屬可 說話間那黑衣人已行近了畫舫下停步

吧! 當面賠罪,閣下見傅怡紅有何見教,講說 別人自也能來,弟兄們失禮之處,傅怡紅 「瘦西湖」並非誰家私産,傅恰紅能來, 傅怡紅淡然說道:「誠如閣下所說

子氣度,這麼一來倒叫我不好再說什麼了 ,傅公子不閒間我是從那兒來的麼? 傳怡紅道。「我知道閣下是『殘缺門 黑衣人笑道:「傅公子眞不愧大家公

雙詭異目光從楚雲秋臉上掃過,旋即笑道 「既是傅公子知道我的來處,那我就更 黑衣人爲之一怔,輕「哦」一繫,

之間射到。 他抬手甩腕,那封信直奔傅怡紅胸腹

楚雲秋横裏伸手,一把把那封信抄了

傅怡紅雙眉微揚,

就要伸手去接。

怡紅道·「『殘缺門』放過了一個施毒的 但是他沒看,抬手把信封信箋一倂遞向傅 封口,慢條斯理地抽出一張雪白的信箋, 楚雲秋聴岩無聞・慢條斯理地撕開了

詫異,但他不便說話,此刻聽楚雲秋這麼 說,立即恍然大悟,忍不住一陣激動道 「江兄,小弟不敢言謝!」 伸雙手把信封信箋接了過去。 傅怡紅見楚雲秋伸手把信截了去也覺

不是江山。」 那黑衣人忽地一怔道:「你姓江,是

的『殘缺門』,如今的『百花城』可算是 楚雲秋一點頭道:「不錯,我跟以前

傅公子是好朋友。」 公子能一言道破我的來歷,看來江大俠跟 怎麼了,原來江山江大俠在此,怪不得傅 黑衣人仰天大笑道:「我這雙照子是

楚雲秋冷哂說道:「只能說拜蒙公子

只聽傅怡紅淡然道。「這封信是貴門

吃這一套…… 給我帶句話回去,『金陵』傅家頭一個不 些,傅怡紅不敢輕破江湖規矩,留你一命 纛所指,谷門派俱皆低頭,他未免太狂了 傅怡紅冷哼一聲道:「『殘缺門』大 黑衣人一點頭道:「不錯。

見面,信上寫的有時地,傅公子何不當面 黑衣人含笑道:「敝門主邀約傅公子

他 傅怡紅冷然道。「我沒有空,你告訴

---81---

就一定有空・」 公子不赴約了,敝門主說傅公子看看這個 黑衣人嘿嘿一笑道:「敝門主防着傅

燈光看,只見一道白光直奔傅怡紅面門。 立即發覺那是一方玉珮。 他探懷一摸,揚手丢過來一物,藉着 楚雲秋再度伸手抄下,來物入握,他

意思啊! 只聽黑衣人道:「江大俠對朋友真够

楚雲秋淡然一笑道:「交朋友本該如

刻着一隻栩栩如生的翔鳳· 果然是一塊玉珮,雪白無瑕,上頭鐫 他抬手把掌中物遞向傅怡紅

大變,一把奪過去,閃身就要撲下畵舫。 傅怡紅入目這方玉珮神情狂震,臉色 楚雲秋伸手攔住了他道:「傅公子,

楚雲秋呆了一呆道:「怎麼?傅公子 傳恰紅道:「沒事她不可能遠離『金

你既見着了令姐貼身之物,怎麼能不相信

「這就是了,」楚雲秋道:「傅公子

她日落在『殘缺門』手中。

傅怡紅道:「那麼,『殘缺門」約我

是她貼身之物。

傅怡紅道:「這倒不會錯,這方玉珮

陵」,若是沒離開『金陵』,憑你『殘缺 」那點實力還擴不走她。

可是傅公子又怎麼知道令姐不是因事遠離 『金陵』到了『揚州』呢?」 那黑衣人笑着點頭道:「話是不錯,

州山來。」 傅怡紅冷然道:「她不可能跑到『揚

那黑衣人雙肩一聳道:「玉珮傅公子

送到了,差事了了,告辭。」 信不信,那就不關我的事了, 的差事只是送這兩樣東西來,至於傅公子 日經見着了,信傅公子也已經看過了,我 他一抱拳,轉身要走。 東西我已經

於事無補,反而會自亂方寸,目下最要緊

楚雲秋道:「傅公子不必如此,這樣

的是冷靜下來速謀對策。」

種手法-

咬牙說道:「好個卑鄙的東西,居然以這

傅怡紅突然間兩眼暴睜,神色怕人地

逼迫傅公子你就範!」

楚雲秋道:「自然是以令姐爲要挾,

楚雲秋淡然輕喝·「慢着。

那黑衣人回過了身。

準到 ・ 楚雲秋向傅怡紅要過那封信看了看 「你帶句話給貴門主,就說傅公子一

明白。 那黑衣人笑了,說道:「還是江大俠

賢姐弟要挾令尊令堂了,除非令尊令堂能

一旦傅公子你再被他們所制,他們就要以

不顧令姐的安危,可是傅公子想到沒有,

楚雲秋道·□「話是不錯,傅公子不能

等於手足被制,還能謀取什麼對策了?」

要是家姐她真落在他們手裏,傅怡紅就

傅怡紅煞威一歛,苦笑說道·「江兄

横心咬牙,要不然『金陵』傅家就會輕易

一抱拳,如飛而去。

事只能信其眞,不能信其假,只能信其有 不能信其無。」 楚雲秋道。「恕在下越俎代庖,這種 傅怡紅道•「江兄……」

點,那麼我……

地落進了『殘缺門』手中。

傅怡紅瞿然色變,道:「多謝江兄指

緣無故?再說這方玉珮是令姐之物不會錯 一個人遠離『金陵』跑到『揚州』……」 傅怡紅道:「家姐她不可能無緣無故 楚雲秋道:「傅公子你怎麼知道是無

說的時地去赴約是勢在必行,到時候表現

輕易献策,不過我認爲傅公子你照信上所

楚雲秋道:「事關令姐安危,

我不敢

不爲情勢所迫,不受要挾是應該做的。

約的人如期而至,怎不見約人的人? 黑夜的荒郊曠野裏傳出老遠,而且屢得空 我這就帶着弟兄們赴約去,其他的事 傅恰紅提氣發話,暗滲眞力,在這大 傅怡紅兩眼寒芒暴閃,道:「我明白

全仗江兄大力了。」

他一抱拳。要走。

話落,人已騰離畵舫,半空中又一句 山四响,宿鳥驚飛。

找死不成?一 面傳了過來:「誰在這兒大呼大叫嚷嚷, 這句話話聲方落,只聽一聲冷喝從前

現一點燈光,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提燈的隨着這聲冷喝,前面不遠處山崗下出

旋即也揚聲說道:「全仗江兄了。」

傅怡紅爲之一怔,但他是個聰明人,

楚雲秋人已經沒了影兒。

而去,轉眼間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傅怡紅掠上畫舫帶着一衆青衣人飛奔

去就是·

「傅公子放心,我會盡快趕到『金陵』

楚雲秋道:「我先走。

是個黑衣人。 幾名青衣人冷哼聲中就要撲過去。

傅怡紅抬手攔住了他們,道:「記住

沒我的話不能輕舉妄動·」

前,只見那黑衣人站在一處山均之上,山傅恰紅等走得相當快,轉眼間已到近 那提燈黑衣人站在原處沒動。 邁步走了過去。

均很深,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 傅怡紅赴約來了。」 那提燈黑衣人輕蔑地翻了傅怡紅一眼 傅怡紅道。「可是『殘缺門」的朋友

那個不睜眼的在這兒大呼小叫窮嚷嚷呢, 請跟我來吧。」 公子』之首的『金陵』傅公子,我還當是 「哦」地一聲笑了:「原來是名列『六

路,兩個起落就沒了影兒。

楚雲秋往西去,「金陵」不就在「揚

」西方麼?

看樣子他眞往「金陵」去了

怡紅那黑衣人,他眼望楚雲秋身影逝去處

那黑影却停在了西城外,是適才見傅

唇邊泛起了一絲笑意,轉身又踏上了來

約可容兩個人併肩。 立眼前,兩塊峭壁之間夾成一條縫,寬窄 走了約莫十來丈,兩塊奇陡的峭壁區

靜靜地臥在夜色裏。

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抬眼四下,到處漆黑,到處空蕩寂靜

傅怡紅猛提一口氣,震擊發話。. 「被

山崗之下,山崗蜿蜒數里,好像一條蟄龍

光照射看見方圓兩丈以內都是沙石地,別

那提燈黑衣人進山均筆直走,藉着燈

傅怡紅忍了忍邁步跟了過去。

轉身往山坳裏行去。

的一無所見。

傅怡紅帶着他的人一口氣奔到了一處

-82-

天大的事情也請鎮定!」 傅怡紅急說道:「江兄,這是家姐之 來走動麼?」 在『金陵』家中

那黑衣人笑道•「難道令姐就不許出

還有位姐姐?」 到是怎麼回事了,可是我沒想到會是令姐 楚雲秋道:「這方玉珮入握我已經猜 傅怡紅道:「是的,江兄……

「我姐姐人呢?」 黑衣人笑道:「傅公子準時赴約不就

傅怡紅霍地轉望那黑衣人,厲聲道:

道了麼?」 「沒有啊。」那黑衣人道·「敝門主 傅怡紅道:「你們把她怎麼樣了?」

麼樣麼?自然是待若上賓。 既有意跟傅公子交個朋友,還會對令姐怎 傅怡紅一咬牙道:「話說在前頭,你

殘缺門」若是敢動我姐姐毫髮……」 忽然一聲冷笑道:「不對,我姐姐遠

那黑影也跟出了「揚州」西城。

楚雲秋出了「揚州」 西城。

楚雲秋出西城沒有停, 仍然往西疾馳

條黑影往西飛奔!

離楚雲秋身後二十丈左右處,也有一

楚雲秋一口氣往西疾馳。

而去。

金陵』傅公子來了! 忽聽那提燈黑衣人道:「往裏報,

抬眼上望,這才看見高高的峭壁頂上,也 站的有黑衣人。 一陣衣袂飄風聲起自頭頂,傅怡紅忙

--83--

塊峭壁之間的夾縫就是谷口。 眼前是一片不小的谷地,剛才進來的那兩 然到處漆黑看不見什麼,但又可隱約看出 夾縫,走了約莫丈餘,眼前忽然開闊,雖 跟着提燈黑衣人進了兩塊峭壁之間的

處洞口外,當然,那十幾盞燈不是人插上便是一個高洞穴,那十幾盞燈就挿在十幾 四週都是摩雲的山壁,一圈山壁下隔不遠 去的,就是人點着的,但那十幾處洞口却 起一盏一盏的燈光,共有十幾盞之多! 了黑暗,現在可以看出,這谷地以桶形, 十幾盞燈光是半圓形排列,燈光驅走 傅怡紅這裏心念轉動間,眼前忽然亮

看不見一個人影。 顯然,「殘缺門」是有點故弄玄虛意

測出「殘缺門」在這谷地裏至少有十幾二 但由這十幾盞燈的同時亮起看,可以

傅怡紅雖然悄悄冷笑,可也暗中提高

來了。 公子就在這兒等會吧。敝門主大半也快起 那提燈黑衣人突然停了步,道:「傅

裏只剩下傳怡紅眼他的人,「殘缺門」的進入左邊一個洞穴之中,刹時間這片谷地

人却是一個不見。 說完了 話,他逕自邁步行去,獨快地

就脫口叫出聲來! 傅怡紅一陣驚喜, 一陣激動, 差一點

醫上的寒霜, 凝聚於她眉宇之間冷肅煞氣 是她那成熟的風韻,但,此刻籠罩在她嬌 無一處不美,無一處不動人,尤其動人的 也有點零亂的絕色青衣女子,修眉檀口, 一男,前頭那位是位烏雲微顯蓬鬆,衣衫 洞裏行出了兩個人,一前一後,一女 他身週那一衆南衣人也看直了眼。

的白衣客,赫然却是楚雲秋。 却 慄人。 後頭那位,是位風華秀絶,俊逸瀟脫

到了蒙面黑衣人身後,道•「西貝門主, 傅姑娘芳駕到了●」 快到洞口的時候,楚雲秋疾跨一步,

站在各洞口外的衆黑衣人一怔失色

不對,他還算機靈,連頭都沒回,身驅一 就要前窟。 而這當兒那蒙面黑衣人也已聽出話聲

震 上。「遲了,閣下!」 奈何楚雲秋一隻右掌已落在他左肩之

衆青衣人四散疾掠,撲向那個洞口。 半截。忽然間冷叱連連,傅怡紅身後那一 那蒙面黑衣人悶哼一聲,馬上矮下了 幾個洞口之前的那些黑衣人

反應也够快,就在米青衣人閃身掠撲的同 ,他們一個個抬手擊滅了插在洞口的燈 一刹時谷裏一片漆黑。

弟兄們退出去。」 令外撤,他自己則竭盡目光前望,往楚雲 只聽楚雲秋低喝道:「傅公子,叫回 傳恰紅自也知道情勢大不利,急忙傳

> 之中,對咱們可是大不利。」 公子,敵暗我明,而且咱們是處在包圍 傅怡紅心中直冒火,但他還是忍下 一名青衣人跨步行近了他,低聲道:

那還不至於,他們有用咱們的地方,此 傅怡紅冷笑一聲道。「你的意思我懂

此地還不會動咱們。」 另一名青衣人道:「公子,他們怎麼

忍,他們縮不了多久的。」 輕視咱們的意味,別動聲色,大夥兒都忍 傅怡紅道:一故弄玄虛,也有點故意

這句話剛說完,他忽然又道:「大家 想聊什麼聊什麼。

然眞聊了起來。 答應一聲立即跟着傅怡紅席地坐下,居 一衆青衣人聞言一怔,馬上就明白了

傅公子可真够鎭定啊。」 話聲傳了過來:「果然不愧六公子之首 傅怡紅這一着還真靈,只聽一個冰冷

前面一名黑衣人蒙着面,中等身材。 的洞穴之中前一後四走出五名黑衣人來, 就在五名黑衣人出現的同時,週圍十 傅怡紅轉眼望去,只見谷底一個較大

幾洞穴,每一個洞穴之中也走出了一名佩 劍黑衣人。

道銳利目光直逼那蒙面黑衣人,道:「殘 傅怡紅帶着一衆青衣人站立起來,兩

博恰紅道:「那麼我來了,有什麼見那蒙面黑衣人一點頭道:「不饋。」

那蒙面黑衣人哈哈一笑道:「看來傅

兄·姐姐。 秋及乃姐方面迎去一邊走一邊喊道:「江

响起。「怡紅,你快走,我跟江大俠在 不要緊。」 只聽一個甜美女子話聲在前面不遠處

聲接過那個人往外退去。 隨聽楚雲秋遞過來一個人。他答應一

谷口上頭。」 傅恰紅心頭一震,忙揚聲道:「留神 忽聽谷口方向傳來一聲悶哼。

燈滅後難見事物不過是一會兒的事 提一口氣飛掠過去。

石塊。抖手打了上去。 有暗器。俯身從地上拾起一顆半個頭大的 出高高的谷口上頭是伏着一團黑影。他沒 轉眼工夫之後隱隱約約已可看見些了。 来青衣人日然退出了谷口。傅怡紅看

落地就沒再動。 谷口掉了下來。砰然一聲摔在谷裏地上。 只聽一聲痛呼。那團黑影從那高高的

傅怡紅停也沒停·飛身撲出了谷口。 此時楚雲秋日偕同那青衣女子掠到

雲秋道:「是不是那位遭暗算受了傷。」 楚雲秋偕同那青衣女子跟着掠出。楚 一名青衣人道:「不要緊,江大俠,

點皮肉之傷。」 傅飄紅不言謝了。 那青衣女子望着楚雲秋道:「江大俠

手中。那對整個武林來說是大不利。」 如若賢姐弟為他們所制。府上必落入他們 惺惺相惜之感。再說我爲的是天下武林。 公子雖說緣僅幾面,但彼此很投緣,也有 楚雲秋道••「傅姑娘別客氣•我跟傅

> 應該用不着我多說,是麼?」 公子比我還急,其實,聰明如傅公子者

傅怡紅道:「我以爲你是讓我來贖票

道傅公子是否願意。」 不要銀,我要的是傅公子你這個人,不知 情形跟一般贖票不一樣,我一不要金,二 是讓傅公子來贖票的,不過,我這贖票的 傅公子還是個趣人見,不錯,也可以說我 那蒙面黑衣人哈哈大笑道:「沒想到

落在了你手裏。」 傳怡紅道:「那要看家姐她是不是真

不相信令姐在這兒? 傅怡紅道:「我是有點不信。」 那蒙面黑衣人笑道。「看來傅公子是

不够麼?」 傳怡紅冷聲道。「最好你讓我看看她

那蒙面黑衣人道:「令姐貼身的玉珮

票有贖票的規矩,我自然要讓傅公子見見 人。」 那蒙面黑衣人一點頭道・「可以・臍

他話落抬手,身後兩名黑衣人轉身維

快一口答應他先看看人。 ,要不然這位「殘缺門主」不可能這麼爽 且看樣子乃姐確日落進了「殘缺門」手中 今他還沒有發現「江山」在什麼地方,而 傅怡紅忍不住心頭一陣跳,因爲到如

傅公子打算怎麼辦?」 又聽那蒙面黑衣人道: 「見過令姐之

那蒙面黑衣人道:「怎麼?」 傅恰紅道:「門主不該作此一間。」

兄接手。江兄救了我姐弟就是救了傅家。 是不會交我這個朋友的。我姐弟一再蒙江 這恩情傅家上下不會忘記的。」 弟很清楚。要不是傅怡紅一念悔悟。江兄 傅怡紅道:「江兄別這麼說了,我姐

人,怎麼突然間沾了一身俗氣! 楚雲秋皺眉道。「傅公子不是世俗中

傅怡紅條然而笑,道●「那麽我不說

跑到『揚州 傅飄紅道*「我所以一個人跑到『揚八『揚州』來了•是不是家裏有事!」 轉望乃姐道:「姐姐。妳怎麼一個人

我把雪姑娘暫時安置在別處,然後到『揚 能不告訴你。爹不肯讓雪姑娘進門。娘囑州』來就是爲找你。現在既見了你。我不 州』來找你。

博飄紅道·「爹說雪姑娘是個風塵女 背讓艷芳進門,爲什麼。」 傅怡紅一怔臉上變了色。道。 「爹不

•出身不好……」

子?她是爲了找她哥哥,難道我寫的那封 信爹沒看。」 傅怡紅叫道:「誰說艷芳是個風塵女

道妳跟娘沒幫我說說話。」 不管怎麽說雪姑娘也在風塵裏待過…… 傅怡紅一跺脚道。「爹怎麼這樣,難 傅飄紅道:「看了:爹不信,且認為

很傷心。」 ,誰說得上話,他又容誰說話。」 傅怡紅道:「那麼艷芳呢,她是不是 傅飄紅道:「爹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

雪姑娘知書達禮。復明白事理。她倒沒表 傅飄紅道•一那自是在所難免•不過

麼。」 傅怡紅道・「到那時候,還由得了我

交交傅公子這個朋友……」 到傅公子是這麽個人,看來我可與要好好 蒙面黑衣人仰天大笑,道:「真沒想

傅怡紅道:「門主折節下交,是傅恰

忽然心頭又一陣跳動,接間道:「門

主安置家姐的地方離此很遠麼? 那兩名黑衣人進洞之後,到現在選沒

那蒙面黑衣人說道。「不遠,不遠

忽一抬手道:「你兩個去催催,別讓

如此,事却不然,半天之後不但先進洞的 傅公子等得心焦! 不見出來,便是那奉命去催人的也像泥牛 有人去催應該走快一點了,豈料理雖 他身後那兩名黑衣人轉身進洞而去。

遠赴『金陵』找家姐去了麼? 咳一聲道。「門主,怎麼回事兒,貴屬是 入了海,一去就沒了消息。 傅怡紅忍不住心頭又是一陣狂跳,

公子不用急了,來了。」 履聲從洞裏傳了出來,他馬上笑道。「傅 **眼電閃寒芒,方待有所行動,只聽一陣步** 蒙面黑衣人這時候也覺得不對了,

蒙面黑衣人身後,那漆黑的洞穴之中望去 ,他希望能早一點看見人。 傅怡紅一顆心頓時爲之一緊,擬目往

日聽出步履罄近了。 人背向着自己,自然是沒有看見,不過他老天爺可憐,他看見人了,蒙面黑衣

示什麼。願意等你回去再說。

答應便罷。要不答應我跟艷芳外頭過去。 我這就回去。我自己去跟爹說。他老人家 」向楚篡秋一抱拳道•「江兄•…… 傅怡紅臉色煞白。點頭道。「好吧。

説兩句。 」 楚雲秋淡然道:「傅公子可願意聽我

江兄請說。小弟洗耳恭

讓公子爲她叛家。要是我沒有料錯。一旦明事理。盡管她深愛傅公子你,但絕不顧 ,剛才令姐說得好,驾始娘知書達禮,深跟老人家反目,那未免太說不過去,再說 來又有幾人能免俗。父母之恩重。若爲此 佩,若以風塵見薄,那是世俗之見,但古 身入險地。膽識。意志愧煞鬚眉。令人敬 然離你而去。傅公子你信不信。」 不會再跟傅公子你長相厮守。很可能會悄 雪姑娘知道傅公子有不惜叛家之心,她絶 諸一番好意。自古俠女出風塵。 雪姑娘是 個弱女子。爲尋兄不惜身入風塵。不惜 楚雲秋道。「令尊固執了些。 但却出

完。她立即轉望傅怡紅道。「怡紅。江大 投過深而異樣的一瞥。等到楚雲秋把話說 俠說的是至理。」 傅飄紅靜聽之餘。不住地向着楚雲秋 傅怡紅沉默了一下道●「多謝江兄教

那麼以江兄看我該怎麼辦?

情能感天動地,傅公子,懂麼?」 正途正理,锲而不捨,金石爲開,兩家眞 楚雲秋道●「好好跟老人家解釋才是

傅怡紅一抱拳道●「多謝江兄,小弟

- 84-

逫邎弻磤竳娺娺娺娺娺娺嵏箥嫎澇葼媙蒬嵏娺藗嵏娺娺娺娺娺瘚嬂廢瘯癳籡娺廢廢朡

老余當作兇手送入羅府,羅七爺親自審問,老余供稱受人指使行兇。但不便說出主使人 扮殺人兇手喬三公子。申無害則假裝擒獲兇手送往羅府請賞。兩人依計進行,順利地把 府鐵室,這座鐵室除艾一飛知道開關密碼外,無人知曉。爲偵查密碼,老余定計由他假 ·但却不敢冒險·遂聽從黑心書生之言。命人往請艾一飛到來 因一說出其名·聽到者不出三日便當畢命·羅七爺獨疑不決。雖拯想知曉誰是指使人 • · 殺斃尚三郎 · 百寶盒老余乃說出趙中元被囚禁羅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喬裝喬三公子混進羅府

級密展級密級路級密級密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步步入牢籠 刻刻鬥

兩個人都很少訝話,各人喝着自己的酒,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此刻酒店裹只有兩個人在喝酒。一個是申無害。另一個便是這間小酒店的主人。 申無害一個人坐在小酒店的角落裏,一口又一口的喝着悶酒。

兩人喝的是相同的酒。却在想着不同的心事。 小酒店的主人是爲了生意清淡而煩惱,像這樣一天到晚只有三兩個客人,一家大小

六口,將拿什麼養活? 他賣的酒並不壞,價錢也很公道,但就是沒有客人上門。

有什麼辦法? 他也知道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門面太仄,酒具太舊,陳設太亂,可是,他

老婆病了。兒女又小。他只有一個人。只有一雙手。他怎麼照顧得來。

錢,他的錢在哪裏? 詩人帮忙,要錢,改裝門面,要錢,換置酒具,要錢,樣樣離不開錢,動一動就是

而申無害此刻的心情。恰與這個倒楣的店主人完全相反。

店主人喝酒是因為事事不如意,他喝酒則是因為近來每一件事都太如意,如意得使

他自己也無法相信;無法相信自己怎麼會有這一連串的好運氣。

他想去掉血掌馬騏,馬騏去掉了。

因此更提高了在萬應教中的地位! 他冒險殺了大烟桿子蔡火陽,滿以爲一定要出毛病,但結果非但沒出毛病,他反而

這種事你能相信嗎?

而最令他大憨不解的。則莫過於目前跟百寶盒老余的這宗交易。

不能坐視不救。 他可以暫時不殺馬騏和蔡火陽。但對於金鞭趙中元的落入劍宮之手。他無論如何也

又在這要命的時刻搬了家!

在遺件事上唯一可以帮他忙的人,只有一個麻金甲,然而事有凑巧。麻金甲竟偏偏 如何才能救出這位無辜受累的金鞭趙中元呢?對這件事,他簡直一籌莫展。

就在他無計可施之際,百寶盒老余突然出現了

這眞的只是一時之巧合?

他知道不是。

根本就不認識百寶盒余老三是何許人! 因爲他已從尚三郎口中證實了這一點一 -老余自稱是尚三郎的大舅子。而尚三郎却

死尚三郎的必要! 這也就是謂。百寶盒老余與尚三郎根本無怨無仇。百寶盒老余根本就沒有一定得殺

而百寶盒老余居然以此作爲交換救出金鞭趙中元的條件!你割怪不怪?



你又怎能相信。

畢竟發生了,無論你信與不信,它就擺在 可是,不管它如何荒謬不經,這種事

-87-

即使通向死亡。你也無法停止

你岩想獲得答案,只有一步一步往前

天色漸漸的黑下來了。

在桌子上,然後打着呵欠,慢慢的向店外 申無害摸出身上所有的現銀,一起放

店門時・還是給人一把拉住了。 微閉着眼皮,支類出神的店主,但在跨出 因爲店裏沒有點燈,這位店主只聽到 他本不想驚動那個已有幾分醉意。正

看到那邊桌上的一堆銀子。 脚步聲,感覺正有人從身邊走過,却沒有 今天他一共才做了兩個生意。當然不

希望有人吃了他的酒菜,不聲不响,一走

「在那邊桌子上。」 「酒錢!客官。」

店主揉揉眼睛。轉過頭去,終於看到

都是 那一堆都是銀子?

客官。您醉了吧?」

「沒有。」

「那麼您知不知道那堆銀子,總有五

那名劍士! 所以,這個人一定是上述三人之外的

惜冒生命之險,帮他這個大忙? 其次,使他迷惑的是:老余爲甚麼不 這對於他姓余的來說,究竟有什麼好

這一套。」

,結果被我妙手一點……」

徐奕秋哼了一聲道:「少在我身上來

這是他想得最多,也想得最久,而始

終無法找到答案的一個問題。 便是這件事也許並非由老余所主動,老 如今,他憑想像所能找得的一點綫索

余也許只是奉命行事。

恕不奉陪了。

不過最好早一點,等到小艾接了班,我就

着道:「如果睡不着,還可以再來找我,

,方知一望着他的背影,提高聲音,又笑

徐奕秋沒說甚麼,日轉身向房外走去

方知一大笑道:「好,好,請便,請

真正想帮他忙的人,說不定是「巫老

大」或「金長老」! 可是,這並不能算是答案,巫老大或

多少感到有點失望。

走進漆黑的院子。

徐奕秋只嘿了一聲,便推開堂廳太門

方知一聳聳肩膀,激將法失靈,使他

金長老帮他這個忙,又是爲了甚麼呢? ,笑的人是智多星方知一,無疑問的,棋 對面書房中,這時忽然傳出一陣笑聲

便聽到了一陣輕輕印門的聲音。

方如·「側耳一聽・臉上登時露出會心

他跟出來關上大門,回到書房不久。

不過,這一段時間並不長。

日下完,這局棋塞山秀士徐奕秋輸了!

智多星方知一正在將棋子一顆一顆的 輸棋的人果然是塞山秀士徐奕秋。

是一種堅硬的金屬。

敲在門上的,不是一個人的指節,而

所樂意做的差使。 放回棋盤,收拾殘局,永遠是勝棋一方,

,起身便走。 輸了棋的人,經常是雙手一推,紅着

笑着道:「我說如何

他帶着笑容走出來,一把拉開門門

但他也就只說出這四個字。

果輸得不服氣,再殺一局如何?」 方知一側臉敲敲棋盤,笑着道:「如 徐奕秋站起身子,已經準備走了。

方知一笑道:「如果換了我,我就睡 徐奕秋瞪眼道:「爲甚麼睡不着?」「 方知一笑道:「睡得着・」 徐奕秋打個呵欠道:「要睡了。」

> 對? 「您只叫了兩壺酒,一盤消菜,對不

對。」

「只是遭點酒菜。您爲何要留下那麼

「那裏付的,不光是酒錢。」

「透有什麼?

「還有賭注。

什麼賭注?」

的碎銀。 有第二個客人進來·我就留下我身上所有 「我賭從我進來直到我離開,如果沒

店主通紅的面孔上。露出一片迷惑之

色。

「我什麼時候跟你賭過?」 你當然沒有。」

「那麼你是跟誰打的賭?」 跟我自己。」

遠處不時傳來一兩聲寥落的犬吠,更 天空一片灰黯。 月亮像個披了黑紗的寡婦

設在第二進西廂的一間書房中,從書極後 般的陰森凄清之意。 使這個漸趨沉睡的山城,充滿了像墳場一 走下地道,約十數步光景,向右拐一個 「宅子共分三進・地牢的出入口,就

人, 夜晚兩人。」 「守衞的劍士,分日夜兩班,白天兩 灣,便可看到那座鐵門。」

玉馬劍客艾玄,一個叫智多星方知一,究 竟誰守上半夜,誰守下半夜,現在還不能 「今夜輪值夜班的兩名劍士。一個叫

確定。」

「如果碰上後者,你老弟最好小心

不難一眼分辨出來。」 日前則已四十出頭,長方臉,高鼻樑,你 「玉馬劍客之年紀很輕,這位智多星

干萬不可大意!」 頭腦最靈活的一個,萬一遇上此君 「此人心機深沉,是所有錦衣劍士之

老余交代得很詳細。

是那位智多星方知一。 個人影映在窗戶上,他從側面認出正 現在,他已找到老余口中的那閒書房

傳出了兩個人說話的聲音。 老余沒有提到,另外的那兩名劍士是 窗戶上只有一個人影,但房中此刻却

就是那個以一柄鐵骨扇爲兵刃的寒山秀士 從聲音上聽出,如今房中的另一名劍士 不過,他認識的劍士已不算少,他已

時還聽到了另一種聲音。 房中除了兩人說話的聲音,申無害這

這也許是老余全盤計劃中唯一被遺漏 棋子落在棋盤上的聲音!

漫漫長夜,坐對孤燈之餘,可能會有些甚 老余顯然沒有想到這些劍士,在如此

這一局棋要下多久呢?

申無害並不着急。

妨碍 ,只要他高興,他隨時可以破門而入兩人下棋並不會爲他的行動帶來多大 ,只要他高興,他隨時可以破門而

述的完全符合。 總之,毫厘不爽,一切均與老余所描

同程度的藍色光輝。 匀地鐫着十個號碼,只要稍稍留意,便不 難發現其中三個號碼上面,均有着一層不 鐵門上有個圓形轉盤,沿着圓邊,均

接着按下底下的三和九! 下來,凝神諦聽,直到確定沒有按錯,才 這三個號碼,依順序是:六三九! 申無害小心地按下第一個號碼六,停

吱的一聲,鐵門悠然開路。

和一個青衣老人,分別被兩條鐵鍊,繫在 地牢的兩個角落裏。 地牢中居然點着一盞燈,百寶盒老余

見,竟老成這種嫌子。 中元如今才不過四十出頭,想不到幾年不 申無害心頭止不住一陣難過,金鞭趙 這個青衣老人當然就是金鞭趙中元。

放開金鞭趙中元。 鐵鍊,並向百寶盒老余致了謝意,才過去 他快步走過去,先替百寶盒老余解下

多可怕的一個愁字!

三人誰也沒有說話,直到離開那座古

替趙局主安頓一下,然後我們還在老地方 百寶盒老余才低低說道:「你先設法

老余的背影,很快的便於夜色中消失

- 「這次多虧了這位朋友,剛才他離去時 我竟忘了連謝謝也沒說一聲。」 趙中元隔了很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

使兩人的棋局,提前結束 随生命一起結束。

手段的必要,在進入這間書房之前,還有 只是他目前還沒有立即採取這種强硬

對這座宅子如此熟悉? 些事他必須重新盤算一番。 首先,他必須弄清的是:老余何以會

以上 以說,自他進入萬應教這個亥字小組之後 ,老余從沒有單獨一人,離開過長安兩天 這次來潼關,他們也是一起來的,甚至可 在長安時,他們幾乎是天天見面,

這厮是憑甚麼神通,得到這些秘密的

他經過一陣苦苦思索,忽然想通了。 這個謎團,本來不易獲得答案,如今

問題其實並無玄虛可言。 他把一個簡單的問題想得太複雜,這個 當初他想不透,是因爲他路走得太遠

之中,有人吃裏扒外! 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劍宮的劍士

誰,他甚至馬上就可以弄清楚這名劍士是 他如果想知道這個吃裏扒外的劍士是

位仁兄對這一點應該比誰都清楚。 也不會是此刻在房中跟智多星下棋的寒山 秀士徐奕秋,因爲今晚在這間房間出入的 人,隨時均有喪命之可能,吃裏扒外的那 夜值班的智多星方知一和玉馬劍客艾玄, 必爲四名劍土中的一個,此人將不會是今 如今這座宅子中只有四名劍士,此人

的人,畢竟不多。 出賣朋友的人,到處都有,出賣自己

他 申無害淡淡一笑,道。「你用不着謝

先隨便找個小客棧住下來,弄點酒喝喝怎 申無害忽然四下望了一眼道:「我們 趙中元愕然道•「爲甚麼•」

趙中元當然沒有意見。

於是,轉過兩條街,他們走進一家小

思的神情,而忍住沒說出來。 兩人在燈下默默地喝着酒,趙中元幾

設計援救你的經過?一 • 「 那姓余的在地牢,有沒有告訴你這次 足足過了頓炊之久,才緩緩轉過面孔道 申無害一邊喝酒,一邊望着燈花出神

且說得十分詳細。」 趙中元點頭道:「有,不僅提及,而

與他之間的關係,以及我目前的身份? 申無害道。「他是否也告訴了你,我 趙中元道·「是的。」

申無害點點頭,自語似的道:「這就

跟我猜想的差不多了。

趙中元露出惶惑不解之色道。「你老

的這個人怎麼樣?」 申無害忽然笑了笑道:「你覺得姓余

m且相當富於機智。 」 趙中元道・「很够義氣,也很勇敢

申無害道:「還有呢?」

申無害笑道。「還有便是待人很和藹 趙中元沉吟道•「還有……」

很親切,對嗎?」

不着,那麼長的一條龍,明明可做兩個眼

掌切斷他的喉骨!

正待抽身後退之際,來人已經閃電般 等他看清來人不是寒山秀士,臉色一

書房裏面果然有座書櫃。

果然出現一道形式特別的鐵門。 走下地道,約十數步,向右一拐彎, 書橱後面果然有條地道。

-88-

麼會對他産生這種親切的感覺?」 他望着申無害,眼中露出詢問之色。 趙中元微微一怔道•「這個……」 申無害道。「你有沒有想過,你爲其

實盒老余似乎並無好感,甚至還帶着幾分 因爲他日漸漸覺察出申無害對那位百

這怎麼可能呢?

如有一方坦誠相見,常會予另一方一種印 多不該告訴你的秘密!兩個初見面的人, 我可以代你回答。那是因爲他告訴了你許 這種印象便是親切感。」 申無害微笑道:「如果你無法回答,

他告訴了我這些,反而顯出他是個虛偽的 趙中元仍然不甚明白地誤道•「難道

申無害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意思?」 申無害道:「我意思是說,他這種做 趙中元道。「那麼你要說的,是甚麼

法很聰明。」

聰明有甚麼不好?」 如果一定要他開口,他無疑只能說。「因為他已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接下去 趙中元眨眨眼皮,沒有開口。

以他們兩人的關係,自然不便出口。 但這句話多少含有一點抬槓的意味,

並沒有甚麼害處,相反的只有靠了聰明人 這個世界才會進步。 申無害道:「一個聰明人對別人其實

方圓十丈之內! 不相信真有人想試試他的運氣,有種逼近我這個天殺星,已經算他們够胆量了,我

幾個。 窗戶附近,才有聽清的機會,他相信目前 大,要想聽清他們說的話,最少也得曆至 江湖上,有這份胆量的人物,大概還沒有 趙中元點點頭,他們說話的聲音並不

你老弟之意,如何才能渡過這次難關?」 他思索了片刻,皺眉道。「那麼,依 申無害沒有馬上回答。他在望着自己

面前的那隻酒盃,酒盃裹沒有酒,他慢慢 端起那隻空盃。

申無害道:「我知道,酒沒有了,你 趙中元道。「盃裏沒有酒。」

你先上床去睡吧! 刻走回來笑道。「我叫的酒,只够我一個他放下空盃,匆匆出房而去,遇了片 人喝,我不喝則已,一喝就要喝個痛快

無害的目光,話到嘴邊,忽又嚥回。 因爲他已明白申無害要他上床先睡的

仲春・二月。二月初二。

開在陽光下,開在美好的季節裏。 桃花開在山坡上,開在河邊,開在庭 桃花似錦,陽光燦爛如金。

假寢養神,有的翻着衣襟捉虱子。 剛前是一片桃林,桃林中到處可以看

的聰明,如絕不可以把別人當傻瓜! 人必須配住一件事,他可以處處表現自己 他喝了口酒,緩緩接着道:一但聰明

趙中元茫然不解地認道:「他把誰當

要解釋這一點,你得先聽一個故事。」 他接着說出一段故事,這段故事當然 申無害又喝了一口酒, 微笑着道:「

比老余說的要詳細得多。

出的必要,他們這樣做是爲了甚麼呢?」 確沒轉彎抹角,帮你把我從姓艾的手裏救 「這樣說,就連我也有些迷糊了,他們的 趙中元聽完,又思索了片刻,才道。

了我很久,如今我總算找到了答案。」 申無害微笑道:「這個問題曾經困擾

秘密?」 趙中元道。「就因爲他告訴了我那些

全是。」 申無害道:「也可以這樣說,但並不

趙中元道:「哦?」

我之間・日無彼此之分。」 想像之中,以你我之關係,就是他不說, 我也可能會告訴你,所以他不如搶先一步 ,以表示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他和 種種,可以分作兩方面解釋:第一,在他 申無害道。「他告訴你有關萬應教的

也不一定就會談到這一方面去。」 到,這種事影响深遠,你我交情雖够,但 關於這一點,他可能有欠效慮,他應該想 趙中元點點頭,但想了想,又道。- 「

種解釋,也是整個問題的重點所在。 申無害笑道•「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二

微笑着接下去道

你是說,他們以後會派人釘着我?」

那座地牢,却已同時走入另一座無形的牢 自己的忙。這也就是說:你目前雖已脫離 們這樣做,並不是幫我的忙,而是幫他們

心? 應教,素無怨仇,他們這種作法,是何居 趙中元忿然道:「我趙某人跟他們萬

當然談不上有何怨隙。」 趙中元道。「那麼一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跟他們

辜受累而已!」 你只不過是像這次被姓艾的弄來一樣,無 申無害道:「是的,完全是爲了我

趙中元道:「我還是不懂。」

易控制,所以便處心積慮的想找我的弱點 們信義鏢局的關心!」 們很需要我這樣一名殺手,但又担心我不 如今他們總算找到了一個,那便是對你

我殺掉十方羅漢,我如照辦,一切太平 否則,他們一定會以你的生命作要脅,逼

可使其與外界完全隔離!」 視之下,只要這人一有不穩現象,隨時均 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人,對方時時都在他監 出兩個範圍。第一是自己的生死之交,縱 然告訴對方,也不担心對方說出去。第二

申無害苦笑道。「原因是爲了我。」

申無害道:「道理其實非常簡單,

趙中元露出吃驚而又意外之色道:

趙中元道:「爲了你?」

老弟干萬不可受他們要脅,我趙中元算什 趙中元臉色一變,忽然咬牙道。「你

回事。問題是他們清楚我縱然不願殺害十 家半個百里次俠。」 不是你的問題。誰的生命值錢,是另 申無害微微搖頭道。「這是我的問題

申無害道•「不錯!這便是答案。他 重自己的生命。申無害也無法答應。 方羅漢,也絕不會眼睜睜的看着你死! 一種比較,也不是一種選擇;就算他不看

他懂得申無害這番話的意思,這不是

趙中元默然。

你絕不會因這根手指對你特別重要,而希

這就像有人要拿刀砍掉你一根手指

他頓了一下,又道:「明天,他們要

又怎會故意留你下來喝酒。」 余的分手時起,就已經被綴上了,否則我 已經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 屈辱自己,也已經太遲了!」 的話,其內心之痛苦,自是不問可知。 此埋名隱姓,不再在江湖上走動便是。」 望對方把刀砍在你另一根手指上一樣。 「那麼我可以找個地方躱起來,大不了從 , 豈不已被他們聽去? 趙中元怔怔然道。「那我們適才說的 趙中元沉默了片刻,突然平靜地道•• 申無害點頭道:「是的,從我們跟姓 趙中元臉色不禁又是一變道。「如今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就算你肯 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居然肯說出這樣

申無害道•「那倒不會。」

申無害輕輕一哼道••「敢在暗中監視

別人永遠無法提出問題,也永遠無法提供 意見。因爲你的問題尚未提出之前,他的 解答已經來了,關於你的意見,他只是一 週到詳盡,永遠都是那麼樣的天衣無縫 老余處理一件事,永遠都是那麼樣的

見是多麼的幼稚,多麼的膚淺,多麼的可 你只要再想一想,便會馬上發覺那意

弟子。 場上,十方羅漢會在大會開始之前出現, 跟在他身後的,經常只是幾名內堂的四結 「護法大會午正開始,地點在廟側廣

辰,等安排妥當後,在廟門口迎接。」 「幫中的七長老,會比他早到半個時

遠的便可以看到他從山坡上出現。」 「你們守在桃林一角,居高臨下,很

紛紛趕上前去,這是最亂的一刻,也是 「這時候所有的丐幫弟子會發出歡呼

「至於如何下手,你們都是行家,當

山脚下屆時將有兩匹快馬等着你們,只 「得手之後・你們可以沿坡飛身而下

麼問題,你又能提供什麼意見? 像這樣完美的安排,試問你還會有什

所以,他們如今唯一要做的事, 便是

等符。 等待那最後的一刻。

些丐幫弟子雕得遠遠的。

竟非真珠可比,他事仿的,只是一層外表

魚目可以混珠,但魚目終是魚目,畢

如果坐得太近,還是會被認出來的。

兩人這時在談些什麼呢?

上一層灰沙和油垢,就足以亂眞了。

不過,話雖如此,兩人此刻仍然跟那

弟子,却是容易得很,只要一套爛衣服,

相反的,一個人若是想扮成一名丐幫

就是勉爲其難,也極易露出馬脚。

根竹竿,一個蓆包,再在頭臉手足上抹

身份。因爲他們辦不到。

上危難,也很少以其他行業來掩飾自己的

所以,丐幫弟子行走江湖上,即使遇

副邋遢相,却是簡單之至。

件說得到就能做得到的事,若是要弄成

一個人要想保持衣着整潔,也許不是

--90--

在這裏坐坐,我去叫伙計送酒來。」 趙中元正待要說什麼,抬頭接觸到申

廟在山上。

每一個丐幫弟子臉上都流露着愉悅的 這是一個百無禁忌的日子。

永遠不會遭受拒絶。

人隨意交談,在這裏你永遠不會挨白眼

笑容,這是他們值得驕傲的一天,因爲丐 都能參與今天這一盛典。 幫弟子遍佈天下,並不是每一個丐幫弟子

八十一個分舵中選出的代表。 他們是南五北七,一十二行省,九九

的也是這種態度,他們就錯了。

疑自己的同門。不過,如果他們今天抱

丐幫弟子很少懷疑別人,當然更不會

今天這裏,每個人都是你的兄弟

的同門,當然更不是他們的兄弟。

今天這裏至少有兩個人,並不是他們

這兩人便是現在正在桃林一角。促膝

是他們以血汗換來的榮耀。 得表彰的事蹟,能參加今天的護法大會, 在過去的一年中,他們每個人都有值

低聲交談的兩名青年叫化。

已經取得的人也異常珍視這份榮耀。 每名丐幫弟子都希望能取得這份榮耀

害和小丁

這兩名青年叫化不是別人,正是申無

份力掙上游的榮耀感。 幫,能始終受黑白兩道奪敬,便是靠了這 ,幫會也一樣;丐幫能成爲武林第一大 「只有一個能傳敬自己的人,才能贏 有榮耀心的人,才會求上進了個人如

中不受重視,將絕不會有人會瞧得起一名 有團體,才有個人;如果丐幫在人們心目 人都知道團體的榮譽,必須共同保持,先 們十結幫主十方羅漢百里窮說的話,每個 每一名丐幫弟子都不會忘記,這是他

凡是丐幫弟子,人人都懂得這道理

弟子正在促膝低談。 在桃林最遠的一角,兩名年輕的丐幫

言,特定的聯絡方式。 表示隔閡。他們有特定的暗號,特定的語 彼此之間,都很陌生,但是, 由於今天的代表係來自天下各地分舵 陌生並不

一人自得其樂,你也可以找別

他們要說的話,被老余說盡了

笑置之。他笑,就是要你再想。

你們下手最好的時機

然用不着我多說。」

要跳上馬背,你們便安全了!」

等待那一刻來臨,聯手發出石破天驚

的一辈

沒有翻話。因為兩人誰也無話可說。這時低着頭,看上去像在交談,其實誰也

若是有人稍稍注意,便不難發現兩人

這是護劍會的規矩-長吉,正欲向他下手之際,那沈長吉竟亮出護劍會手勢,原來這 們處死,藍純青知道他是自己人,却沒追問他的姓名來歷,因爲 沈長吉正是七星劍主手下,假冒沈長吉,那眞的沈長吉早已被他 擒下,囚於艙底,由穆老三假冒頂替,其次,槍頭指向穿雲鏢沈 戟高順,藏身艙房,酒宴後,强指眞高順爲他人假冒,合力將之 傳來龍門帮安慶分舵的正副舵主,授命他們派來穆老三,假扮花 前文提要: *********** 慶泊岸,叫來酒席,歡宴船上武士,暗中却 上回書至石中英假借慰勞隨行武士,在安

腥風吹君山 烟波攏洞庭

船,已經開了。

艙底還是黝黑的。

扮祝琪芬的左月嬌。 面前,靜靜的站着三個人,那是獨角龍王李天衍,石中英,和假 戚婆婆蜷屈着的人,身軀一震,陡地睜開眼來一她看到自己 燭光在搖晃着,雖然並不太亮,但已可看清每一個人臉孔。

冷森地哼了一聲。 戚婆婆展動了下手臂,雙手依然動彈不得,她坐在船板上,

知老夫並不是好觀話的人。」 答,老夫可以不難爲妳了但妳若想在老夫面前,要什麼花樣,須 獨角龍王沉聲道。「戚婆婆,老夫有話間妳,妳若是好好回 石中英急忙伸出食中二指,點了她「迎香」 獨角龍王低喝一聲道。「防她咬舌自絶。」 「牙腮」二穴。

來。 戚婆婆張了張口,似要訝話,但因兩處穴道被點,訝不出話

戚婆婆緩緩吸了口氣,問道:「你要問什麼?」 石中英右手疾出拍活了她兩處穴道。 獨角龍王朝石中英微微頷首。

麼帮會。」 戚婆婆搖了搖頭,說道:「咱們只聽令於盟主一人,沒有什 獨角龍王道。「神秘組織,就是很秘密的帮會。 敢情她沒唸過書,不懂「神秘組織」這四個字的意思。 「神秘組織?」戚婆婆瞪日道:「什麼叶神秘組織?」 獨角龍王道。「老夫想知道的就是你們這個神秘組織。

武林盟主,你李帮主難道還不知道他的來歷?」 戚婆婆道:「盟主是六合門的掌門人,各大門派公奉出來的 獨角龍王怒哼一聲道:「戚婆子,妳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 獨角龍王道。「那麼妳總知道他的來歷了?」

戚婆婆道。「李帮主這話就奇了,老婆子落在你們手裏,你

意裝蒜?」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92--

那老賊是假冒我爹之名他不是我爹嗎?」 戚婆婆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石 石中英在旁挿口道。「妳難道不知道

--93---

扮了你,老婆子並不知道盟主假冒你爹的 來的奸細,决心把你除去,才要秦小芳假 中和盟主作對,才認定你是『護劍會』派 盟主本已懷疑你有爲而來,你又一再在暗 個義子,叫秦小芳,後來你突然回來, 年前失足落水,心頭甚是悲痛,才收了 戚婆婆道:「我只知道盟主因獨子在

假冒的那人了。 她口中觀的秦小芳,自然是七星劍主

家莊去的。 七星劍主敢情殺了秦小芳,才混進石

調的是眞的麼?」 不放心,回頭朝左月牖間道:「妹子,她 石中英看她留的不像有假,但依然並

但戚婆婆爵的這些話,却是不假。」 左月嬌微微搖頭道。「我知道的有限

在老婆子面前得意,要不要老婆子把妳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小丫頭,妳別

我不在乎。」 左月嬌臉上一紅,輕哼道。「隨便妳

老賊的心腹,妳會不知道老賊來歷?這話 有誰能信の・莫非老夫對妳太客氣了の・」 回頭朝石中英喝道:「石世兄,你給 獨角龍王沉哼道:「戚婆子,妳是那

戚婆婆聽的大急,觀道:「李帮主,

老夫點她『弔筋穴』。」

到了君山,才能領到解藥,你們總不能眼 直誤了・老婆子這次奉命押送左丫頭,要 你行行好,你們要問的,我一貫不漏,照

無不言。

可以隨時向左姑娘請教的。」

左月嬌道:「伯母要問什麼,晚輩知

夫此行失敗了,妳戚婆子,那也只好觀命 住了他們,自會要他們給妳解藥,如果老 獨角龍王道:「妳只管放心, 老夫逮

穴·一面間道·「老前輩認爲她說的可靠 戚婆婆還待說,石中英伸手點了她睡

獨角龍王一手撚鬚, 訝道• 「雖有避

石家莊住了快八九個年頭,也一直不知道 的這些話,和我知道的差不多。唉!我在 重就輕之處,但大致還不算假。」 左月嬌道: 「李帮主謂的極是,她謂

其實面具早就製好了,他們只要覆到面上

他們自然全是由石中英動手易的容,

山去,出其不意,一網打盡賊黨。 把船上賊黨,全換上了自己人,才能上君

有一個神秘而嚴密組織,只是咱們不知道 乾季竟是冒名頂替的人。」 獨角龍王沉吟道:「這些賊黨,一定

正說之間,只見裏間艙門啓處,走出

獨角龍王日光一抬,含笑間道:「方 一個正是和戚婆婆面貌一般無二的老 一個則是假扮盧傳薪的人。

身道:「賤妾都聽清楚了。」 才她說的話,弟妹都聽清楚了?」 那和戚婆婆一般無二的老嫗,連忙欠

陰謀,範圍不能說小,决不可能只有一兩

進而妄想稱霸整個武林,這是一個極大

石中英道:「賊黨圖謀篡奪各大門派

個人主謀,其餘的人,「點也不知道。」

獨角龍王點點頭,說道•「石世兄說

新要問左姐姐麼? 娘是訝好在有左姑娘一起,若有疑問,也 那和威婆婆一般無二的老嫗笑道。「

> 身筋縮,不能伸直。) (弔筋穴在肺苗穴下, 岩被點傷, 遍

戚婆婆臉色劇變大聲道:「且慢!」 獨角龍王冷冷一哂,道:「妳到底觀 石中英答應一聲,正待舉手點去!

是幹什麼的。」 是不信,不妨問問這丫頭,我老婆子從前 戚婆婆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們若

腹。 當然沒有,那就是說老婆子遭塊料,在江 物 湖上是個微不足道的人,怎會是盟主的心 試問有沒有聽認過我戚婆婆的字號· 戚婆婆道:「李帮主是江湖上的大人 獨角龍王道。「妳從前是幹什麼?」

十年前的七花娘……」 吧?老婆子就是「拍花黨」的老祖宗,二 你總聽爵過在江南一帶活動的『拍花黨』 「李帮主雖然沒聽問過老婆子的字號」但 她沒待獨角龍王開口。接下去說道。

夫倒聽人 問過● 」 獨角龍王微微點頭道。「七花娘,老

道江湖上有我這個七花娘。」 戚婆婆得意的道:「原來李粉主也知

石中英道。「妳武功不弱,用毒也高

我 的老道人,送給師父一本事抄的武功秘笈無意之中,在一所破廟養,遇上一個垂死 咱們這一門,不但武功不高,而且也只會 些迷魂香,迷魂粉,但師父在有一年 師父的關門徒弟,頗得師父鍾愛,本來 和用容的書,那時沒有滿師的只有我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因爲老婆子是

> 個。所以師父傳給了老婆子……」 獨角龍王道。「妳什麼時候和老賊勾

前,盟主派人來和老婆子接洽,要買一個 的賣入勾欄,那年……唔,大概在十二年 處去拐了小女孩子來,有的賣入戲班,有 想,才觀道:「咱們『拍花黨』,原是到

子的秦小芳,那次盟主就賞了我一萬兩銀 我,說要一個男孩,那就是後來假扮石公 頭。」接着說道·「第二次屈總管又來找 的那人,就是屈總管,他挑中的就是這丫 種慢性劇毒…… ,但當我回到家裏之後,就發現中了一 她目光溜了左月嬌一眼,又道:「來

戚婆婆切齒道:「就是他● 獨角龍王道。「是屈長貴下的事?

後面被人撕去了一二頁,當時也並未在意 害的毒藥和解藥方子,都沒傳給我,他死 **莱丸,仍然無效,才知我那老鬼師父留的** 我用毒之時,其實選留了一手,幾種最厲 了之後,我雖然從他那册破本子上,發現 手,是書中最重要一頁。」 「直等到我身中奇霉,連服了幾種解毒 戚婆婆恨恨的道:「我那老鬼師父傳

獨角龍王道:「後來呢?」

解藥。 就趕了來,他勸我投到盟主手下,才給我

獨角龍王道。「妳就這樣投到老賊手

之內,沒有解藥,就得七孔流血而死,我

給我的解藥,只能維持三個月,若是百日

戚婆婆道:「我不答應也不成啊!他

戚婆婆老臉微微一紅,歪着頭,想了

獨角龍王道。「妳不是也擅於用率的

戚婆婆道:「等我審發之日,屈總管

主張,這叫做烏鴉飛上了鳳凰巢,不然, 義女,石家莊大小的事見,她可作得一半 們控制,並不知道他們內部情形了?」 還有選擇的餘地麼?」 每次去,都竭力的奉迎着她。 短的巴結她?」 老婆子每次到石家莊去,會小姐長,小姐 地位,還不如這丫頭呢,她如今是盟主的 戚婆婆道:「老婆子在他們裏面,論 獨角龍王道:「這麽說,妳只是受他 這倒也是實話。左月嬌也會誤過。她

獨角龍王道。「妳也不知道龍門都發

我都沒有問過一句。一 凡是沒告訴你的事,就不准多問,因此 鑰匙雖由我保管了但琴兒每次送飯進去, 間囚禁的是誰都不知道,石家莊的規矩, 到龍門帮去,上船之後,我甚至連裏面 戚婆婆道:「我真的不知道,

觀的句句是實?」 獨角龍王聽的倒也相信,問道。「妳

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戚婆婆道:「老婆子若有一句虛實,

帮 但妳仍得委屈些日子,等咱們到了龍門 ,拏住這些賊黨之後,自會放妳。」 獨角龍王看了石中英一眼,那意思是 「看來再間也間不出所以然來了。 一面捋鬚詡道:「好吧!老夫相信妳

該知道內情的。 極,遞有假冒李帮主的賊人,這些人都應 門高翔生,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

自然無法改過口來 她十多年來,叫慣了爹,乾爹,一時 獨角龍王微微一笑,道:「不錯,

底針」穆五娘,假扮盧傳薪的則是她女兒

壓分舵主雙槍楊天壽的妻子「奪命金丸袖

原來這假扮戚婆婆的,正是龍門帮安

平丁。 未必能逮得住他。」 們只要一舉逮住這些賊黨,江湖上就可太 石中英道:「那老賊老奸互猾,只怕

高順的穆愼行,一起扮作送酒菜的伙計,

她們是楊天壽回去之後,和假扮花戟

這是藍純青和獨角龍王計議好的,先

管放心,君山三面蹑水,老夫不信他能飛 上天去。」 獨角龍王呵呵笑道:「這個石世兄只

,好像昨晚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船上雖然已經換了幾個人,但一切如 帆船繼續在航行。

很少和人家說話。 花戟高順(穆愼行)依然那麼傲岸

和石中英下棋,談天,也經常在第二層艙 到什麼人都謙恭有禮。 穿雲鏢沈長吉還是那麼笑口常開,看 盧傳薪是楊杏仙喬裝的,因爲盧傳薪

婆多,連左姑娘,戚婆婆都不知老賊底細

,高順更不會知道了,由此可以看出,這

概也和戚婆婆一樣,被他們下了奇毒,受 是石家莊用重金禮聘來護院師傅,目前大

人控制,他知道的决不會比左始娘,威婆

再間間花戟高順?

石中英間道:「李帮主,咱們要不要

獨角龍王道:「不用了,高順只不過

老賊心機之深・委實令人可怕!」

明知她是女的,難免就處處都感到侷促不他平日從沒和女孩子有過接觸,既然 這可苦了石中英。

安。 。毫不避嫌。 倒是楊杏仙落落大方,和他有說有笑

屈長貴之外,像爹〈華山祝景雲〉,八卦 左月嬌道:「我想除了乾爹,和總管 有時手扶欄干,並肩遠眺江面。除了晚 這幾天,兩人同桌吃飯,聊天,下棋

> 都和石中英在一起 上,她回到底艙和娘一起睡覺,幾乎整天

嬌柔的楊姑娘,如今正當寂寞的十七

她本來空虛寂寞的心扉,如今却闖進

她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蓓蕾,遇上

視着他,她連自己也不知道,已經偸儉的 春天,就顯得活潑起來。 有時會嬌羞的笑,有時會脈脈含情概

愛上丁他。 這也難怪,那個少女不多情?

石中英不是呆頭鵝,他自然會感覺的

生得不漂亮。 這並不是說他不喜歡她,或者楊杏仙 他一直像在逃避着什麼?

小嘴唇・又甜又翹。 波,尤其是一張小圓臉,宜喜宜噴,一張 成盧傳薪,但她却生得柳眉如畵,杏眼如 這可恰巧相反。楊杏仙如今雖然裝扮

會使人情不自禁。 就是她長的又嬌,又美,又帶點稚氣

石中英才不敢看她,才處處會感到侷

到的船隻,如今直到四月十五的已牌時光 船絡於駛進洞庭湖緩緩的駛近君山。 本來限期要在四月十五前兩天,必須 一晃眼幾天過去了。

這原是計算好的路程,舵工有把握會 在時間上,足足的差了兩個晝夜。

假扮盧傳薪的道:「娘,妳不是誤有

的也是。」

-94-

老大把握住時光,必須在四月十五巳牌時也這是石公子臨時吩咐的,要掌舵的 光,駛抵君山,不准早,也不准遲。

---95-

李天衍先收押起來,左月嬌也得另外住一 尚遠,自得選奉老賊的指示,把獨角龍王 這沒有別的理由,早到了,距離會期 這一來無形之中,人手就被分散了。

下碇,登岸,再列隊進去,就差不多是正 盟主六合劍石松齡,時間是在四月十五日 那麼扣準已時駛抵君山,等到靠岸, 龍門帮六鎮,三十六分舵,歡宴武林

個主要頭兒,也齊集在一起。 自己一行人,既可不要分散,賊黨幾

渗透的忠義之士,可作內應。 來了,六鎭三十六舵,自然也有未被賊黨 再加安慶分舵楊天壽,向開山日經先

才决定的。 這是經獨角龍王,藍純青磋商之後

君山,龍門帮的總舵所在,果然氣勢

帆船還未駛近,就有一艘快艇,迎面

水靠的漢子,右手高舉着一面三角青龍旗 迎風招展,大聲喝道:「來船可是石門 船頭上站着一個青巾包頭,一身青色

船上水手答道:「不錯,石公子就在

祝琪芬(左月嬌)也相偕上岸。 不多一會,只見戚婆婆(穆五娘)

高大的人上岸。 接着,琴兒扶着一個頭蒙黑布,身材

而行,一望而知,是個不會武功的老人無 只要看他脚步蹣跚,走路需要人扶持

「座管事請。 石中英目光迅速一掠,然後招招手道

陸傳芳躬着身,說道。「在下替公子

說完, 側着身子在前面領路。

他身後緊隨着花戟高順(穆愼行), 石中英一手按劍,昂首走在前面。

傳薪(楊杏仙)四人。 穿雲鏢沈長吉,火龍盧焜(藍純青),盟 稍後是戚婆婆(穆五娘),左月嬌,

和面蒙黑布的高大老者(獨角龍王李天衍 ·由琴兒攙扶而下。

最後是十二名「黑衣隊」武士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循着沿湖一條青石

板鋪成的大路,往裏行去。

兩邊濃陰夾道,都是百年以上的大榕

山坳間,豁然開朗,出現了一片數十畝大 走了約莫半里來路,轉過山脚,前面

遠望去,就顯得氣派宏偉,覆蓋極廣。 一座高大的莊院,事立在山麓間,遠

大門中急步迎出一個人來。 不用說那自然是龍門帮君山總舵了。 一行人剛走到廣場中間,老遠就見從

這人身穿一襲青衫,脚下輕快,步履

在此恭候,老哥們請隨兄弟的船來。」 那漢子收旗,一抱拳道:「兄弟奉命

圈,破浪乘風,朝君山駛去。 既然有他們前來領港,帆船自然尾隨

漸漸接近君山,江面上巡邏的船隻,

也穿梭般來往不息。 因有快艇在前領港,自然也免去了不

邊站着十幾名一式青衣水靠,腰跨單刀的 座石駁的碼頭,一排寬濶的石級埠頭,兩 快艇忽然一個右轉駛進了一處港灣。 這裏停泊着不少大小船隻,正面是一

站在快艇船頭的漢子舉起手中青龍旗

勾住埠頭上的木椿,套上繩索。 快艇迅疾在埠頭邊上,停泊下來。 帆船也跟着緩緩靠岸,水手們用竹篙

跳板。 另有幾名水手,隨着跳上岸去,鋪好

司管事陸傳芳,奉命謁見公子來的。」 趨近跳板,拱拱手道·「在下龍門帮迎賓 長衫,中等身材的漢子,急步拾級而下, 這時,岸上匆匆趕來了一個身穿青布

一名水手道。「你請稍候,在下立時

請陸管事上船。」 說完, 過不一會,那水手招招手道:「公子 轉身朝艙中走去。

陸傳芳拱拱手,隨着水手,登上甲板

如飛,迎着衆人筆直走來。

帮耿副帮主,迎接石公子來了。 陸傳芳脚下微停,低聲道。「那是敝

(前,相隔還有一丈來遠,連連拱手道:他話聲方落,副帮主耿承德已經快到 石公子遠蒞敝帮,兄弟代表帮主,迎迓

隱露靑筋,鼻如鷹鈎,一看就知是個陰 此人雖然貌相斯文,但臉色白中透青

置可否。

如今筵席就要開了

石中英其實早就看到他了

賊人的內線。 是賊人一黨,也就早已被賊人買通,成為 聽獨角龍王的口氣,耿承德是李帮主 因他懷疑龍門帮這位副帮主,如果不

禮, 手提拔起來的人,他不思感恩圖報,反 冷傲的道:「副帮主遠迎,在下如何 石中英就是不齒其人,才抱拳選了一

肅立致敬

漢子,看到副帮主陪同石中英走來,一齊

石階兩旁,一排站立着八名跨刀勁裝

蹲着一對高大的石獅子

越過廣場,迎面是幾級石階,兩旁還

說下去。

冷漠,簡直不大理睬人,自然也不好再

耿承德直到此時,才發現石中英倨傲 石中英又冷冷的「哦」了一聲。

怎麼到今天才來? 盟主預計公子一行,兩日前即可抵達, 耿承德陪笑道:「石公子一路辛苦了

行船得看風向水勢,逆水行舟,要快也快 不像陸地上跑馬,快慢可以由自己控制, 石中英輕哼一聲,冷冷說道:「行船

耿承德碰了一個軟釘子,不覺呆得一

有二十年了。

貴帮很久了吧?」這話問得有些突兀!

石中英忽然回首間道。「耿副帮主在

耿承德含笑道:「兄弟在敝帮差不多

在石中英身邊,陪他進入天井。

耿承德,陸傳芳兩人,亦步亦趨的跟

鋪着青石板的大天井。

石階,跨進大門,穿越二門,然後是一片

石中英也不和耿承德謙讓,昂首登上

假(賊黨認爲石中英是秦小芳)。 假的,但他是石盟主的義子,却是絲毫不 但他知道,眼前這位「劍公子」雖是

又像是譏誚!

耿承德聽的不覺一楞,旋即陪笑道。

,那可是不容易啊!」這話既像是讚譽

人才濟濟,二十年工夫,能够掙到副帮主

石中英冷冷說道:「貴帮臥虎藏龍

劍石松齡。

說完,一揮手,快艇在水面上轉了一

陸傳芳不知那一位是石公子,他看盧)。盧傳薪(楊杏仙)。

麽?

要開了,公子請吧。」

陸傳芳道。「沒有,日前廳上筵席快

皮膚稍微黝黑了些,只當就是石盟主的公 傳薪約莫三十左右,生得眉日淸秀,只是

五六歲書僮口中喝道。「公子出來了。」

走出一個少年公子。 就在此時,隨着書僮琴兒身後,緩步

劍,配着梅紅劍穗。 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腰懸一柄長

門帮迎賓司管事陸傳芳叩見公子。 人如臨風玉樹,好不俊逸瀟洒!

主一連兩日,均未見公子趕來,心中甚是 做帮主之命,在埠頭恭候公子大駕,石盟 禮,才垂手道。「在下三日之前,就奉 陸傳芳早已被石中英氣勢所懾,行了

兩天。」 趟,遇上了逆風,才和預定日期,延誤了 ,比不得陸地,全仗風力行駛,咱們這一

陸傳芳連連應「是」道。「公子說的

也相繼上岸。

花戟高順,沈長吉,藍純青,楊杏仙

陸傳芳趕忙趨上一步,陪着他走上跳

公子說的極是,水路有時候確實不容易算

穆愼行),穿雲鏢沈長吉,火龍盧焜(藍 黑衣武士(有兩名在船頭和船尾站崗)。 右首站着老少四人,那是花戟高順(只見左首一排站着十四名面目冷森的

公子就請登岸了。」

石中英含笑道。「家父可有什麽吩咐

是,如今公子趕到了就好,石盟主和敵帮

主此刻正在大廳上,特命在下前來迎近,

子,正待上前行禮 只見後艙走出一個腰插短劍,年約十

答話,就回過頭去,朝「黑衣隊」的領班他只說了一個「好」字,沒待陸傳芳

他只說了一個「好」字

石中英點頭道。「好

兩名弟兄守在船上,沒有我的命令,任何 的那人吩咐道:「咱們上岸之後,你加派

人擅自上船,一律格殺勿論。」

貴帮在碼頭上的弟兄,不可走近,免得發

一面朝陸傳芳道。「陸管事最好轉告

都肅然立正了身軀。 他話未說完,站在中艙的一干人,全

只見他身穿梅紅長衫,足登粉底快靴

來他爲人却是嚴峻的很。」

這位石公子外貌英俊,看來平易近人,原

陸傳芳聽的暗暗奇怪,心中忖道:「

不可多禮。 石中英連忙還禮,含笑道。「陸管事 陸傳芳慌忙跨上一步,拱手道:「龍

命,匆匆而去。

石中英回頭朝琴兒打了個手勢,琴兒 心中想着,一面沒命的應「是」

0

在他說話之時,「黑衣隊」領班日經

餘十一名武士,魚貫出艙,當先上岸 指派了兩名武士,留在船上,他就率同其

石中英這才朝花戟高順四人,招招手

道:「大家請吧!」

口中說着,人已瀟洒的墨步朝艙外行

石中英淡淡一笑,說道。「水上航行

板

去。

石公子過獎了。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大家已經行到了

十二名「黑衣隊」武士,立即在階前 石中英脚下微停,舉手朝後一揚。

行的盛大歡迎宴,敝帮在長江上下游六鎮

天是敝帮主爲了向石盟主表示敬意。而舉

他沒待石中英開口,接着笑道。「今

三十六分舵的分舵主,全都到了。

石中英只是冷漠的「哦」了一聲,未

也自停步。 琴兒扶着頭豪黑布的獨角龍王李帮主

耿承德又道:「石公子到的正是時候 就在廳上,石公子請。 耿承德抬抬手道:「石盟主和敝帮主

主講。」 石中英勉强抬了抬手,道。「耿副帮

藍純青 上,步入大廳。 沈長吉(七星劍下第二人),火龍盧焜 陪同,率同花戟高順(穆愼行),穿雲鏢 當下石中英仍由耿承德,陸傳芳二人),盧傳薪(楊杏仙)四人拾級而

跟在衆人身後,走進大廳。 戚婆婆(穆五娘)拉着左月嬌的手

這是龍門帮的議事大廳,自然高大廣

畫棟雕樑,裝璜得金碧輝煌,氣派堂

桌之多。 此時盛筵方開,一眼望去,足有十數

上十幾桌,也不 上首兩席•一席是貴賓武林盟主六合 但大廳上,還是相當寬敞,就是再加 會顯得擁擠

這位龍門帮主當然是假的)。 一席是龍門帮帮主獨角龍王李天行へ

舵舵主的席位。 左右兩邊,則是龍門帮六鎮三十六分 (未完)

-96-



密因孫強孫廢塞聚聚聚聚廢廢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以奪取秦天祥

療磁磁廠緩緩緩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廢 作寫出一武林隱土之名交換田繼烈和林百合的自由,然後趁瞎姑 行動,田繼烈担心楊百威會在青牛宮用失魂酒毒害各大門派之人 往青牛宮傳訊,迄午,楊百威仍未返,神手會的二當家呂堃捧一 早,郭長風急命金沙雙雄帶走聚在七賢樓的各路豪雄,命楊百威 不備,奪去所寫紙條,偕田繼烈、林百合返回寂寞山莊,翌日 郭長風安慰他不用担憂,因失魂酒已被呂堃盜了回來 所有香羅帶交換公孫茵安全,又假

妙計騙梟雄 機詐擒虎倀

則後果堪慮。」 田繼烈恍然一哦,忙向呂堃稱道:「多虧呂兄鼎力相助,否

呂堃微笑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都笑了起來。 他故意把「舉手」兩個字說得特別重,引得田繼烈和郭長風

爺子快請準備,秦天祥到了! 正在這時候,斷魂刀馬魁突然疾步奔入,氣咻咻地道:「老

得這樣快?」 三人都吃了一驚,田繼烈愕然道:「是真的嗎?他怎麼會來

神拳應飛和花蜂柳寒山等人……」 馬魁道:「干眞萬確,現在人已快到莊門,同行的還有百步

前莊,拖延一下時間,我和呂兄立刻去後院安排。 主的眞假,老爺子快通知百合,由你們兩人出面,先將他們擋在 郭長風道。「既有柳寒山同行,秦天祥必然要當面指認林莊

應該怎樣回答。」 田繼烈道。「如果他問起香羅帶下落或子母金丹秘方的事

暫時別提我已跟大悲師太見面的事,也別洩漏我在寂寞山莊。 莊,其他一概推說不知道,他若要見林莊主,盡管帶他來見,但 郭長風道:「你只須堅稱林莊主和鳳珠都沒有離開過寂寞山

田繼烈應諾,忙和林百合匆匆趕往莊門。

禁在紅石堡,彼此早已情斷義絶,居然還有臉到寂寞山莊來,等 會我非給他難看不可。」 林百合聽說奏天祥來了,餘恨未消,忿忿道:「他把我爹囚

絶裂丁・以免影响大局。」 田繼烈道。「你假裝氣憤,對他冷淡些是可以的,但也別太

林百合道。「我是真的氣憤,可不是假裝的。」

延一下時間,一切都由郭大俠主持。」 田繼烈道。「縱然氣憤,也須忍耐,記住咱們只是阻擋他拖

正向前莊大廳走來。 雙方在大廳門口相遇,林百合首先停步當路而立,田繼烈和 兩人由斷魂刀馬魁陪着趕到前莊,秦天祥一行已經進了莊門

馬魁分立左右。 對面的百步神拳應飛和花蜂柳寒山,以及翠蝶四姬等一行七

人,見了這情形,也怔怔地停了脚步。

道:「百合,怎麼啦?連外公也不認識了?」 秦天祥日光向田繼烈和馬魁迅速掃了一瞥,仰面打個哈哈,

林百合理也不理,却對兩名陪同秦天祥的護莊武士道:「你

們是守莊門的武士嗎?」 兩名武士同聲應道。「是的。」

林百合道:「誰是領隊?」

其中一人跨前數步,欠身道:「屬下就是

話猶未畢,臉上已「拍」地一聲,重重挨了一巴掌。

林百合冷冷道。「虧你還是武士領隊,連規矩也不懂,有外

客來莊,未得允准以前,誰叫你讓人進來的。」 那武士撫着被打的臉頰,怔怔地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應飛等

人都愕然變色。 秦天祥也楞住了,好一會,才尶尬地道。「百合,這是爲什

麼 ? 幾時把外公也當作外人了? 」

石堡既然不容我去,我也有權拒絕紅石堡的人到寂寞山莊來。 應飛蓮忙陪笑道:「原來是爲了姑娘上次來紅石堡的事生氣 林百合漠然道:「我不懂誰是外人?誰是親戚?我只知道紅

-98-

,其實,那只是一塲誤會

身份對我說話。一 你是憑紅石堡屬下?還是寂寞山莊的親戚 林百合把臉一沉,道:「閣下是誰?

--99---

田繼烈怕鬧得太僵,無法下 瞪了眼,臉頰脹得通紅

不論怎樣,既來了總是客人。」 聲道。「百合,有話進廳裏坐下再說吧, 台·忙低

秦天祥一拱手,道。「敢問這位老人

林百合道•「田老爺子是我聘請的 田繼烈道•「在下姓田……」

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 現掌後莊總管,專門負責我爹的安全。」 可以放心了,田兄,咱們好像有些面熟, 的確需人保護,有田兄在這兒,我也 秦天祥哦了一聲,道:「小婿思病多

在下曾因腿傷去紅石堡求過藥,與堡 田繼烈笑道:「堡主好記性,二十年 一面之識。」

聲道:「莫非是『千里追風』田大俠?」 秦天祥日光連閃,突然身驅微震,失 繼烈道:「不敢,那是當年匪號,

兄的腿疾想必早已痊癒嘍?」 如今嘛,運蝸牛也追不上了。」 秦天祥呵呵大笑,又關切地道。「田

是真腿換了一條木製假腿。」 田繼烈道。「不錯,痊是痊癒了,只

惜,可惜,若子母金丹能治療外傷,便是 症,愛莫能助,秦某眞替田兄扼腕。」 十粒金丹,秦某也不會吝嗇,無奈藥不對 秦天祥故作惋惜之色,連聲道。「可

終算保全了一條殘命,堡主不必替在下惋 田繼烈笑道:「好在損失了一條腿,

來一下。 見,眞假立可分明。百合,去請你爹出 ,元暉現在莊中,只要由柳相公當面 秦天祥擺擺手,道:「大家都不用母

秦天祥說道•「那咱們就去後莊看看 林百合道:「爹爹有病,一向不見外

行。 此事關係重大,必須查個水落石出才

既然外間發生了這種奇事,理當澄清一 ,就讓柳相公同去見見莊主吧。」 林百合還想反對,田繼烈却搶着道:

客人來見莊主,閒雜人一概不准在後院逗 道。「去後院通報一聲,就說秦老爺子帶 回頭對斷魂刀馬魁使了一個眼色,說

馬魁會意,應聲而去。

與從前大不相同了。」 難得--寂寞山莊有田兄這一番整頓,果然 秦天祥站起身來,含笑道••「難得•• 田繼烈側身肅客,道。「諸位請。」

當。 田繼烈連忙道•「堡主謬譽,愧不敢

主意?

見楊總管?」 秦天祥又回顧了一眼,道:「怎麼不

好不在莊中。」 秦天祥道。「他現在負責的是什麼職 田繼烈道。「楊兄有事進城去了,恰

對外 秦天祥輕哦了一聲,似乎有些失望, 田繼烈道。「楊兄是前莊總管,專責 ·在下却負責後莊事務。」

-100-

宋再多間,舉步向後莊行去。

惜·請入廳奉茶。」 秦天祥似有無限感慨,嘆口氣,跨進

却一 林百合對秦天祥和應飛都沒有攔阻 應飛望望林百合,也跟着低頭而入。

冷 道:「對不起,寂寞山莊從不招待下九 伸手,擋住了柳寒山和翠蝶四姬,冷

正了,秦堡主命我跟來,就是要帮助姑娘 胸懷,大人不記小人過,從前柳某瞎了眼 諂笑道·「林姑娘,您是菩薩心腸,宰相 ,開罪了姑娘,可是,現在我已經改邪歸 ,將功贖罪的。」 柳寒山知道她是記恨易釵之仇 滿臉

姓柳的帮助。」 林百合叱道•「我沒有什麼用得着你

堡主特命我跟來指認。」 在外假冒令尊,奪走了府上傳家之寶,秦 柳寒山道。「姑娘不知道,現在有人

們逼兒可沒請你,快滾吧! 林百合道:「那你就該到紅石堡去

经我命人趕你出去!」 道。「叫你滾就快滾,再嚕囌一句,可別 柳寒山還想央求,林百合臉色一沉

讓他們進來吧,等一會的確有事用得着 秦天祥忙道:「百合,看在外公份上

他……

四姬暫且在莊門畧待片刻,這總行了? 白乾凈所在,不能容蕩婦淫娃來沾染。」 秦天祥道。「那就讓柳相公進來,讓 林百合冷哼道。「咱們寂寞山莊是清

丁林百合,放進柳寒山,却把翠蝶四田繼烈也從旁排解,好說歹說,總算

面目陌生,秦天祥和應飛都不認識。 嚴密,而這些担任後莊戒備的武士,個個 院門,只見沿途俱有武士監視,戒備十分 衆人魚貫穿過廻廊和花園,進入後莊

露於神色,心裏分明也不太舒服。 走進林元暉居住的小樓,只見樓梯口 應飛臉色顯得極不自然,秦天祥雖未

堃 盤,竟是「神手會」的二當家獨臂猴王呂 站着四名帶刀武士,其中一人手上托着木

是否都要上樓見咱們莊主? 欠欠身子,恭敬地間道。「三位貴賓 秦天祥道。「不錯。」 田繼烈剛一怔。呂堃已舉步迎了過來

去前再奉還。」 **双和暗器,暫時賜交由小的代爲保管,離 呂堃道:「對不起,請諸位將隨身兵**

秦天祥怫然道:「怎麽?我是林元暉

爲了莊主的安全,請堡主務必原諒。」 的岳父,要見女婿還得受這種待遇?」 秦天祥怒日道。「百合,這眞是你的 **吕堃道:「這是咱們小姐訂的規矩,**

不得不加强防範,連我自己也不例外。 • 「是的,自從爹爹從紅石堡脫險回來, 秦天祥氣得連連搖頭,道。「簡直反 林百合已得馬魁的目光示意,緩緩道

諒。 眼前還有外人在場,希望堡主多多包涵體 主息怒,這規矩自然不是爲堡主訂的,但 田繼烈忙上前兩步,低聲道。 「請堡

秦天祥掃了柳寒山一眼,氣憤畧減

姬趕去莊門等候。

,只得眼看着四姬被押了出去。 柳寒山雖不情願,無奈被秦天祥所迫

佛對林百合頗懷歉疚,對田繼烈則一 大加攏絡。 秦天祥處處忍讓,不惜委屈求全,彷 派親

過去的誤會,外公也不必跟你再作解釋了 我唯一獨生女兒,血脈相續,不容爭辯, 提及正事,肅容說道:「百合,你母親是 堂手中奪起了香羅帶……」 紅石堡,沒想到竟有人假冒你爹,由郝金 **次爲了有人僱兇尋仇,外公才把你爹接去** ,你們的安危,做外公的不能不關心,這 ,總之,你們父女二人,就是外公的骨肉 入廳坐定以後,晷作休息,秦天祥便

人家的主意嗎?」 的朋友,利用替身假冒爹爹,不也是你老 林百合冷冷道:「郝金堂是你老人家

羅帶是你們林家傳家之物,絕不能落在外 人的手裏,郝金堂做出這種卑鄙可恥的事 外公絕不會放過他,所以,親自趕往洞 秦天祥並不分辯,自顧接着道。「香

然沒有開口。 **韵到這裏,故意停了停,林百合却默**

才連夜折返・趕來看看你們父女。」 武功也已恢復,十招之內,就勝了郝金堂 回來了,而且聽說你父親的病業已痊癒, 見柳相公,才知道香羅帶已經被你父親奪 我得到這個消息, 眞是太高與了, 秦天祥繼續道:「可是,我在途中遇 因此

誰知林百合神情木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他一面翻,一面注意林百合的反應,

可以捜査。」 苦笑道:「好吧,算我這岳父白做了,我 身上既無兵双,也沒有暗器,你們不信儘

呂堃故作魯莽,用右手假臂托着木盤

韶着,把雙手高舉過頂,擺出等待搜

左手迅速探向秦天祥的腰際……

未帶兵双暗器也就够了,還搜什麼?退下 烈突然沉聲喝道:「放手--秦堡主已聲明 等他的手已經按上秦天祥腰部,田機

走向百步神拳應飛 **呂堃急忙縮手,諾諾連聲,捧着木盆**

暗器·也很少携帶兵双。」 應飛兩手一攤,笑道:「我一向不用

宿,號稱百步神拳,自然用不着兵双暗器 田繼烈接口道:「應長老是太極門者

о ПП **马堃恭應一聲,又將木盤,托向柳寒**

扇,是兵双,也是暗器,此外,再也沒有 己取出摺扇放進木盤,道。「在下這柄摺 柳寒山見蓮秦天祥都未例外,只得自

呂堃托着木盤,躬身退去。

田繼烈這才含笑延客登樓,由林百合 不多一會,鳳珠攙扶着林元暉緩步走 ,一行五人,魚貫進入樓上小廳。

色。 迅速交換了一瞥目光,兩人都現出驚愕之 秦天祥乍見鳳珠,神色連變,和應飛

柳寒山瞪眼注視着林元暉,不僅驚愕

真是假。令尊若在莊中,可否請來大家見應飛接着道。「姑娘,柳相公說的是

林百合冷笑說道。「你想見我爹做什

也是令奪的朋友,自然都很關心令奪的病 應飛說道: 「我們是秦堡主的朋友

的下落吧?」 林百合道:「哼!只怕是關心香羅帶

「那是府上傳家之物,我們當然也很關心 怕它落在別人手中。 林百合撇撇嘴,道:「謝了,我爹在 「這……」應飛尶尬地笑了笑,道••

的病情如何,難道你們還不知道? 候,我爹還在紅石堡被囚禁着,他老人家 家,還是老樣子,郝金堂奪走香羅帶的時 應飛道。「這麼說,竟是有人假冒令

傘? 知道,這話是誰告訴你的,你應該去開他 林百合道·「是否有人假冒,我也不

才對。 會假。」 莊主擊敗郝金堂,奪回香羅帶,這事絕不 柳寒山急忙說道:「在下親眼看見林

堡中,那人一定是假冒的了。」 應飛道:「當時林莊主的確還在紅石

招內擊敗郝金堂?」 能假冒?如果不是林莊主本人,豈能在十 柳寒山道。「人可假冒,武功劍術怎

可能十招擊敗郝金堂 功早已荒廢,就算是他老人家本人,也不然百合沉擊道:「我爹有病在身,武

簡直已經傻了。

淡,舉止蹣跚,一眼就可看出是個病入膏 林元暉面色蒼白,神情萎頓,目光黯

前坐着的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應該怎樣稱 叫他見禮,便拱拱手,似乎已分辨不出面 鳳珠讓他坐下,林元暉便茫然落座

,果眞是我爹爹嗎?」 那十招內擊敗郝金堂,奪回香羅帶的 林百合道:「姓柳的 ,你仔細瞧清楚

分像,只是……只是神情不大相似…… 柳寒山吶吶地道•「這……模様有幾

稜兩可。 係重大,你可得割句肯定話,不能這樣模 田繼烈沉聲道:「柳相公,這件事關

久,他們動手時,我又躲得很遠,所以沒 柳寒山遲疑着道•「當時天色剛亮不

什麼胡亂指認硬說是我爹爹幹的?」 林百合怒叱道•「既然沒看清楚,爲

了關切香羅帶下落,本是一番好意。」 樣很像,並沒有割一定是的,何况,他爲 秦天祥搖搖手,道。「柳相公只說模 柳寒山道•「因爲……因爲……」

當然,怕只怕被歹徒冒名奪走,秦堡主才 的東西,若由林莊主親自收回,那是理所 應飛接口道。「是啊,香羅帶是林家

還得陪着打人命官可哩!」 帶,如果他硬指我爹在外面殺了 林百合哼道:「幸虧只是爲了一條羅 人,咱們

秦天祥呵呵大笑,道: 「優孩子,說

一陣笑,將柳寒山的窘境輕易掩蓋了

丹秘方,準備待價而沽,你們聽說過這個 湖中謠該紛紜,甚至有人自稱持有子母金 田繼烈道•「不錯,是有這個謠傳 秦天祥話鋒一轉,接着道。 「最近江

而且還殼秘方是由寂寞山莊洩漏的。」

人就是鳳珠。」 謠言中更指名道姓,說那持有金丹秘方的 秦天祥道:「豈止是寂寞山莊洩漏:

· 鳳珠不就在這兒嗎?她何嘗知道什麼 田繼烈道•「噢•這倒又是一椿疑案

鳳珠,你說是不是?」 丹秘方,即使知道,也未必肯賣給外人 連我也有些相信了,如今見鳳珠站在這兒 才覺得謠言之可笑,別說鳳珠不知道金 秦天祥笑道。「但外間的謠傳,却繪 說得若有其事,憑心而論,當時

知是那個嚼舌根的人,無中生有,胡謅出 鳳珠袵檢道。「多謝堡主明鑒,這不

林百合冷冷道。「那人八成姓柳。」 柳寒山急道:「姑娘,這話可不是在

有可怕的陰謀,這件事,咱們絕不可等閒 爲狠毒,我認爲那故意散佈謠言的人,必 視之・一定要査個水落石出來。 應飛長嘆一聲,道:「謠讒殺人,最

日的不在取得香羅帶,而在瞭解香羅帶的 郭長風道。「理由很簡單,因爲咱們

來, 他。

暫時不能跟秦天祥見面,我在後廳等郭長風道。「要他立刻由秘道到後莊

解它的秘密了麼?」 林百合道。「交換一條羅帶,就能瞭

也

聲囑咐道:「讓劉凱和陳杰兩名莊主替身

馬魁轉身欲走,又被郭長風喚住,低

起來,同時帶四名親信得力武士,到

後廳待命。

到一條羅帶,却仍然煞費心機想得到另外 天祥,一個便是大悲太師,他們業已各得 只有兩個人知道香羅帶的秘密,一個是秦 條,這証明兩條羅帶的秘密可能互相有 郭長風道。「據我猜,當今世上可能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若能從中安排,讓他 正式見見面,香羅帶的秘密豈不就揭破 郭長風道。「現在他們都到了襄陽, 百林合點點頭,道:「不錯。」

交換香羅帶? 林百合道:「安排讓他們見面,何須

能止渴,才肯抖露出羅帶秘密。」 林百合道:「萬一他們各取了自己想 郭長風道:「那是爲了要他們望梅不

聽說秦天祥突然到了襄陽……」

郭長風搶着道:「小弟也正爲了這緣

當郭兄久候,小弟本來早該回莊了,只因

楊百威感到有些詫異,忙道:「不敢

辛苦了,往來奔走,想必還沒有用飯吧,

咱們邊吃邊談。

郭長風含笑相迎,連聲道:「楊兄多

席酒菜,潔箸端正,美酒盈樽。

郭長風早已倚門而待。大廳上擺着一

楊百威和兩名替身由秘道來到後莊大

防萬一而已。」

你準備甚麼?」

郭長風笑笑道:「沒有甚麼,只是預

林百合耳尖聽見, 詫道:「郭大哥

要的羅帶,遠走高飛,咱們不是弄巧反拙

楊總管回來了,田老爺子分身不開,叫我 定捨不得走,儘管放心吧。」 正韶着,断魂刀馬魁匆匆入報道:「 郭長風笑道:「不會的,他們見了面

露出破綻。」

注意大廳四週,嚴禁有人窃聽。」

又對馬魁道:「咱們有重要的話商議

馬魁應諾,帶着四名武士退出廳外

咱們最好先商議一套相同語詞,以免臨事 祥私下派來的人,此時見面,諸多不便, 故,才請楊兄來後莊用飯,三位都是秦天

來知會郭大俠…… 馬魁道•「在前莊廂房等候着。」 郭長風急問:「人在那裏?

續稿未到。 ·編者 郭長風舉杯道・「酒菜都快凉了,現人,名損」」

四個人,各據一方,圍着桌子坐下。 順手將門反掩。大廳中,只剩下郭長風等 帶的鼠輩,也不能輕易放過…… 秦天祥道:「不錯,那冒名掠走香羅

玉小玉小去中快告訴我是誰?我非殺死他不 嚷着道・「是誰?是誰奪去了香羅帶?小 雙日圓睜,舉手在空中亂抓,氣咻咻地叫 茫然,從未開過口,這時突然身軀一震, 林元暉一直虚弱地靠在椅子上・目光

向窗口奔去。 口裏叫着,竟從椅子上站起來,筆直

醒 道·「不行,我絕不能輕易放過他,小玉 快告訴我,他是誰?」 一醒,秦老爺子和客人都在這兒呢!」 林元暉兩眼直勾勾地瞪着鳳珠,六叶 鳳珠急忙拉住,連聲道:「莊主,你

子,低喝道。「莊主的病又犯了,鳳姑娘 心上,左手疾伸,托住了他搖搖欲倒的身 田繼烈閃身上前,一掌拍在林元暉背

快扶他進臥室裏去。 鳳珠連忙應諾,林百合也上前相助

禮了 田繼烈這才吁了一口氣,拱拱手,道人連拖帶抱,將林元暉殺入隔室臥房。 好在秦堡主不是外人,否則,就太失 秦天祥皺眉道。「他近來是否常常發

病?

能是受了些驚嚇,總是時發時好,很難預 田繼烈道。「自從紅石堡回來後,可

位請!」 地想必有幾天留駐,在下已命人在前莊整 微順·又笑了笑,說道·「堡主在此

> 而去。 秦天祥等都感到沒趣,只得快快下樓

鼓掌道:「妙極了,想不到莊主會表演 郭長風笑嘻嘻由臥室衣橱中跨了出來

的,這些年來,無時不在裝瘋扮優,早就 習以爲常了。」 林百合道:「剛才我看外公一直在打 林元暉搖頭笑道:「還不是被逼出來

哩。」 量鳳姐姐,或許他還以爲鳳姐姐是假扮的

的事,並不重視,他關心的是香羅帶下落 想從鳳姑娘神情中,推斷莊主病勢的眞 郭長風道。「他對子母金丹秘方外洩

正說着,脚步聲入耳,呂堃興冲冲走

B 並道: 「果不出郭大俠所料,那條 郭長風笑間道:「如何?

羅帶,的確繫在秦堡主腰上。」 武功高强,若在白天下手,只怕不容易近 呂堃道:「因爲秦堡主是一方大豪, 郭長風道:「有幾成把握弄到手?」

身,僅有六成把握。」 郭長風道:「如在夜晚呢?」

手到取來·絕不會失手。 」 有九成把握,若在寂寞山莊下手,自不難 紅石堡中,有八成把握,若在旅店客棧, 呂堃道:「那得看下手的場所, 若在

帶去交換他腰上那 就在寂寞山莊下手,但必須用另一條羅 郭長風點點頭,道。「如果今天夜晚 一條,事後不能被他發

覺·呂兄辦得到嗎?」

條,再替他繫上一條? 日堃道·「郭大俠的意恩是,解下一

郭長風道。「正是。

若能使用迷藥就容易了……」 B 並笑道:「還可有些麻煩,不過

郭長風道:「絶對不能用迷藥,那樣

他第二天必然會發覺。 丹堃想了想,道**:**「我可以盡力一試

但沒有絕對把握。」 郭長風搖頭道:「不成,一定要有絶

再要將另一條羅帶替他繫上,就沒有絕對 解下他腰際羅帶,我自信還有把握,如果 成精,一次不成,以後就永沒機會了。 對把握才行,否則寧可不試。秦天祥年老 **呂堃又沉吟了一會,道:「如果只須**

行之法? 要的目的,呂兄請再想想看,是否尙有可 郭長風道•「咱們這樣做,另有更重

由本會會主親自出手,或者能够成功。 呂堃道:「在下實在沒有把握,除非 郭長風道。「如何才能講到貴會會主

回音,會主能否親自趕到却無法預測 緊急傳訊陳報,但最快也要三兩天才有 就請呂兄儘快發出『神手令牌』吧!」 呂堃道: 「在下可用本會『神手令牌 郭長風道。「三兩天時間, 咱們能等

條跟他交換呢? 要把羅帶取到手就行了,爲甚麼又將另 **呂堃欠欠身,告辭而去。** 林百合不解地道:「郭大哥,咱們只

身旁小几上又取了一壺,將各人杯中一一 命正派的人物,實在叫人齒冷。」 搖一搖酒壺,發覺壺中已空,順手在

知不覺也喝得爽快多了 菜中並無絲毫異樣,便逐漸鬆懈戒心, 楊百威三人本來很謹慎,結果發現酒 不

陳杰兩人就直了眼…… 孰料這第二壺酒才一杯下肚,劉凱

楊百威頓生警惕,急忙推杯而起, 沉

脚? 聲說道:「郭兄,你這酒中,做了甚麼手 郭長風笑嘻嘻道• 「沒有啊」這酒是

外準備呀。」 楊兄帶到青牛宮去的一瓶,並不是小弟另

楊百威面色慘變,吶吶道•-「原… 失魂毒酒·

郭長風兩眉一聳,道:「叫甚麼名字

大約還不錯吧?」 ?我可不知道,玉佛寺特製的東西,滋味 楊百威就像發了酵的麵人,身體一軟

郭兄會在酒中下毒…… 我,就猜想可能與郭兄有關, 只是想不到 ,廢然跌坐椅上,慘笑道:「毒酒失窃,

我在酒中下毒,我只是借用你備準招待各 郭長風道:「不!你說錯了,並不是

但我不明白,郭兄怎會知道我和玉佛寺的 這有甚麼不同?害人反害己,我認栽了 大派的酒·讓你自己嘗嘗而已。」 楊百威額上已溢出冷汗,長嘆道:

事是大悲師太親自告的密。」 郭長風道。「告訴你你也許不信,這 (未完)

· 敬各位一杯。」

了杯,才各自淺嘗一口,放下杯子。 相交換了一瞥眼色,直到郭長風已經先乾 郭長風也不在意,拿起筷子道:「請 楊百威和劉凱 ,陳杰舉起酒杯, 郑互

躭擱甚久,想來事情不太順利吧?」 幾杯酒,才笑問道:「楊兄青牛宮之行, 郭長風吃過的才肯下箸,喝酒也淺嘗即止 用菜,大家一面吃一面聊,不要客氣。 不敢暢飲。郭長風並不勉强,自顧乾了 楊百威三人似對酒菜存着戒心,必待

的消息,以致前功盡棄,徒勞往返。 漸漸相信了,誰知接着就傳來秦天祥行踪 說城中武林人物已經紛紛離城,有些人才 盡唇舌,無奈各大門派總是不信,後來聽 楊百威點點頭,道:「不錯,小弟費

甚麼行動? 是意料中的事,但不知各大派門準備採取 郭長風笑道。「他們不肯相信, 楊百威道:「據一塵道長和木魯者表 原也

準備聯手對付紅石堡·硬搶丹金秘方?」 于世・以免被邪道中人刦持。」 名出面約晤秦天祥,要求將金丹秘方公諸 示,他們打算逕自尋覓那聲言出售秘方的 人,如果無法找到,就準備正式由各派聯 郭長風道:「這思意是說,必要時,

爭奪,如果天山石府的神丹出現,那選了 區區子母金丹秘方,就引起這許多人覬覦 郭長風笑着搖搖頭,說道:「想不到 楊百威道:「正是此意。

郭長風感慨地道。「喝酒吧!這些自 楊百威身驅一震,臉色微變……

-102-

是期暫停,護向讀者致歉。 九月鷹飛」作者因事,

五龍護眞主 北嶽鬥羣雄

競急馳。 行入晉的官道上。兩匹健馬。一前一後奮 秋風瑟瑟,晨寒猶濃,由河北保定西

看上去神威凛凛。 四旬左右的男子。紫臉環目。滿腮虬鬚。 拂,馬鞍前斜掛一支三尺八寸長的鐵拐, 巾包頭·背插長劍·血紅的劍穗·隨風飄 一身深藍色疾服勁裝·外罩黑緞披蓬·青 第一匹黃驃馬上·坐一個身材修偉·

白的銀球·由盤腰索繩中結垂兩肋。 一歲的美麗少婦,大紅披蓬,玄色短裝。 個光芒耀日鳩頭金鎚•一端繫着一個雪 中横束一道紅絲結成的索繩。 這兩人衣着特殊。一望即知是武林中 後面一匹棗紅馬上。却是一個二十一 一端結着

• 雖然秋晨寒濃 • 但那兩匹健馬仍跑

的滿身汗水。

• 「大哥·咱們已兼程了半夜·人雖不倦 前疾衝了五六尺,追在那大藥馬後,笑道 玄裳少婦忽的一抖韁繩。棗紅馬陡然間向 ·休息一下再走。」 • 只怕馬已困乏不堪 · 不如在這道林旁邊

護兩匹牲口落落汗啦。」 不錯・一陣急奔・恐已有六七十里・也該 那紫脸大漢一勒馬韁•轉頭答道。「

詞却十分謙和·當先躍下馬背牽馬入林。

嶽大會。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綠林豪傑 包裹・打開攤在地上・笑道:「這一次北 席地而坐·玄裝少婦由馬鞍上取下乾糧 這一男一女。就在林邊一株大楡樹下

這時·兩人正行到一片樹林旁邊·那

他像貌雖然威猛驚人。但對那少婦言

之隆。無人可比。如今對這綠林盟主之位 易之事・大哥早年已名滿江北六省・享譽 之衆。想爭那綠林盟主之位。只怕不是容 • 又何必定欲力爭?」 如果真都趕往參加。那人數恐要有數百

在我身邊,情形又自不同……」 敵·我雖久聞其名·還未會過兩人。自然 兩人之爭,那三雄四怪雖然很高,但我自 其實就是一叟・一奇・三雄・四径和咱們 信有能制服幾人。一一奇名滿江湖,不可輕 次恒山大會・名雖是爭霸綠林盟主之位・ • 最可顧慮的還是羅浮一叟 • 不過 • 有妳

知本領有限·只怕無能相助大哥 在那大漢臉上,微現幽傷的說道:「我自 那少婦緩緩放下手中乾糧。目光凝注

鼓勵我必勝信念・那裏遷能讓妳眞的出手 只要妳站在我身側,用眼睛望着我。就能 紫臉大漢忽然仰面一陣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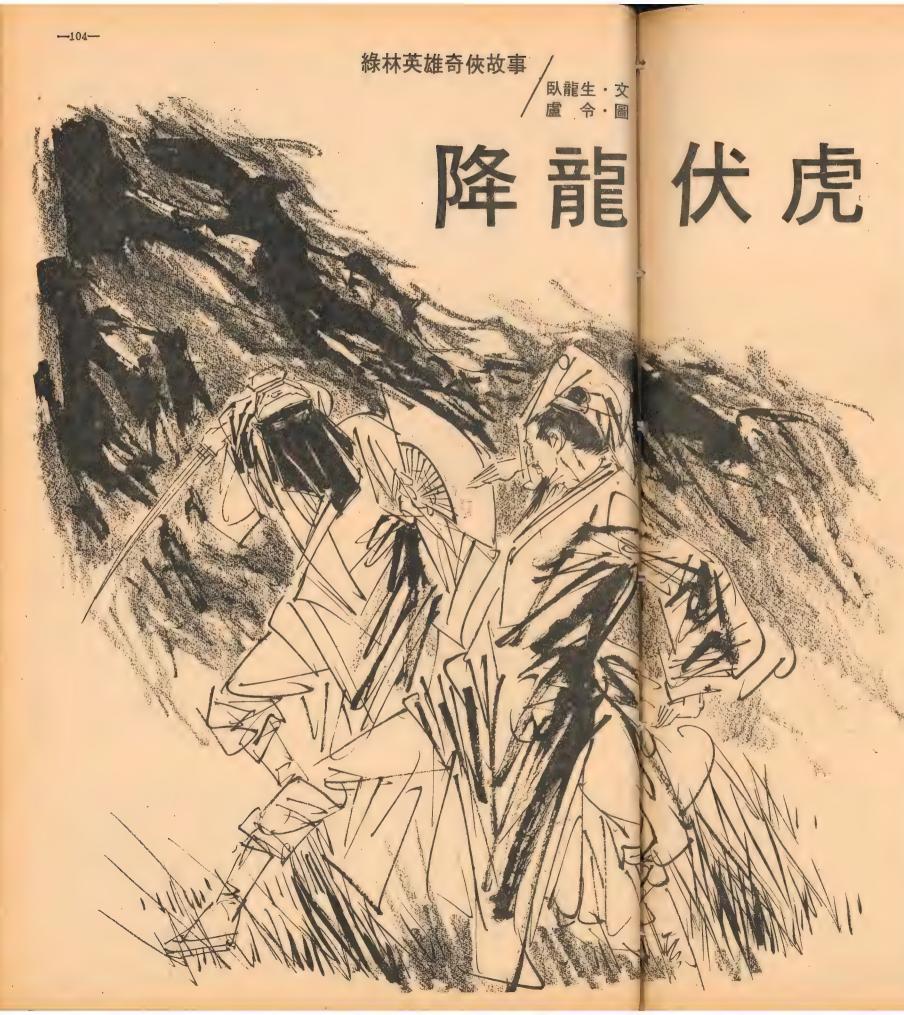
行事從無是非之分。但憑當時的好惡之念

一步,因此江湖上才送我一個冷面閻羅的 ·恣意而行。而且出手陰毒。從不肯留人 未遇妳之前,我確實是個嗜殺成性之人,

那紫臉虬鬚大漢微微一笑。道:「此

積惡太著。結仇太多。始終無法獲得一般幾年來。我雖然盡力改過向善。但因過去 性格上有了很大的轉變。以往把殺人視爲 眼所見。那種趕盡殺絶的做法。未免過份 俠義道中人的諒解……」 賞心樂事·現在,却變成極大痛苦· 自喜。但自從和妳相識之後,不知不覺間 綽號,當時我並不以此爲憾。反有些沾沾 不能怪你。他們對你諸般逼迫。都是我親 ·自然不能怨你施下辣手對付他們。大哥 那玄衣少婦一顰黛眉。接道:「那也

他們逼得沒有辦法呀!我心裏一點也不怪 • 你不要一直把這件事放在心中 • 你是被



相助……」

他忽然又長長歎息一聲·接道·「在

愛愈深,我心中痛苦愈大。回想起以往諸 神情激動。熱淚盈眶。說道。「妳對我情 般惡跡。恨不得橫劍死在妳面前……」 紫臉大漢突然伸手握着那少婦玉腕。

就一步也不離開你…… 肯施下毒手,大哥,只要我能活一天,我 那是被迫,如果他們不是傷了我,你還不 我嫁你之後,沒有看到你妄殺過一個好人 中・輕舉右掌・堵住那大漢嘴吧・笑道・ ・做過一件錯事・三年前你傷人・我知道 我不要知道你過去所作所爲之事。但自 玄衣少婦慢慢的把嬌軀偎入那大婆懷

趕赴北嶽,爭奪那綠林盟主之位。並非是 增我無比的愧疚,我這次不惜重入江湖 滿身殺孽的人,皇天還這樣厚愛於我,更年來,我已經覺着領受的太多,像我這般 的哭聲,隨着那蕭蕭秋風飄傳過來。 東同道……」他話未說完,忽聞一陣低弱 心存名利。而是想借那綠林盟主地位,約 那紫臉大漢,黯然一歎,道: 一這幾

家·那來的啼哭之聲?」 道: 紫臉大漢臉色微變道: 「大哥,聽,這荒林之中。四無人 「咱們瞧瞧去

玄衣少婦一挺身,由那人狹懷中躍起

· 只怕是……」他忽然住口 ,急步向林中

槐雑生,衰草荒蕪・兩人奔行了四五丈遠 • 忽覺迎面秋風挾着一股血腥氣味 • 一片荒林。大約兩三畝地大小。楡

登時下陷了兩寸多深一個脚印碎石粉飛,沙土四揚,堅硬的 冷面閻羅就地一踩脚。但聞蓬的一响 堅硬的沙石地上

地。一齊飄身下鞍,動作輕靈迅快。非有 立,收住急衝之勢。馬上人却不待馬蹄落 齊猛收韁繩。只聽羣馬一陣長嘶。前腿豎 間,已追到兩人身外數尺之處,馬上人一 極好的輕身功夫決難辦到。 但見五匹快馬風馳電掣一般,片刻之

長揖,說道:「胡大哥別來無恙,這幾年 你到那裏去了,害我們找得好苦…… 五人躍下馬後。同時對冷面閻羅一個

洗手歸隱,不聞問江湖是非了。 話·接道·「你們還找我作甚·我早已經 冷面閻羅輕輕歎息一聲,截住幾人的

> 我欲所作爲之事,已和昔年大不相同,道 過誑語・這次我重整劍拐・再履江湖,但 聳雙眉。冷冷的說道:「我胡柏齡幾時打

不同不相爲謀,就請幾位轉告一班舊時兄

,說我胡柏齡對他們的一番關懷厚情,

十分感激,但我已於數年前洗手退出江湖

眼當今江湖,有誰是大哥敵手,遇害之事 知大哥一身武功。日達超凡入聖之境。放 數年奔走。始終未能探得確實消息。但我 到處尋訪大哥行踪,探聽大哥遇難確訊。 實毫息·害得一班兄弟們奔走江北六省· 是大哥遇害一事經過,傳說紛紜,莫衷一 武林道上,盛傳大哥遇害之事,一班兄弟 也該知會我們一聲才好,這幾年來。江北 報仇,想不到大哥却是有意逃避我們…… 琴得大哥下落,如果證實遇害之事確眞。 大都心灰意冷,只餘下我們五個,立誓要 得半信半疑。一班兄弟在久琴大哥不得, 是·究竟誰是正兇·一時之間無法探得確 • 無不忿恨填胸 • 立志要替大哥報仇 • 只 凄然之色,說道·「大哥縱然洗手歸隱, 亦要尋得大哥遺體安葬,再找正兇, 言詞雖是說的婉轉,但隱隱含有實備之 恐是豁傳,但因無法尋得大哥下落,只 最左首一個年齡較大之人。忽然面現 替你

所至,江北黑白兩道的人物,無不俯首聽

乃江北六省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

聲威

原來這胡柏齡在未洗手退出江湖之前

只聽冷面閻羅黯然一聲長歎,說道。

劈出。 所料。一微一挫腰,凌空而起,右掌隨聲 只聽他冷哼了一聲,道:「果不出我

波開浪裂,但聞瑟瑟响聲不絕,黃葉枯 一股凌厲的掌風·蠶的盤空交錯樹枝

紫臉大漢身側,兩人這一躍之勢,大約 紛紛飄墜。 玄衣少婦緊隨着跟蹤躍起,飛落在那

衣着都很華貴。但死狀却是很慘。男的兩 **蒼兩具屍體,一男一女,並肩仰臥。兩人** 定神望去,只見一叢深草旁邊,橫陳

中四刀・三處是人身要穴。 衣服已被撕破,酥胸半露,散髮覆面,身 臂被斬,又被攔腰一刀截斷,女的上半身 地却很善良仁慈,目睹慘景,不自禁滾下 那玄衣少婦雖是一身武功之人,但心

辰,這兩個人也不至被殺死了……」 然之色・恨聲道:「咱們如能早到一個時 來兩行淚水。 冷面閻羅側臉望了嬌妻一眼, 滿臉忿

之聲•「媽媽……媽媽…… 忽聞那枯草叢中,傳出來微弱的哭喊

的孩子,滿身鮮血,奄奄一息 條然間急湧而出,縱身一躍,從兩具屍**體** 上面掠過。分開亂草。抱出來一個五六歲 聲音若斷若續。玄衣少婦眼中熱淚。

絡,洗滌了那孩子身上血污,只見孩子左 肩右腿之上,各有一道兩寸多長, 馬鞍旁取下水壺,再從披蓬上扯下一塊布 子急奔出來,到了林邊拴馬之處, 骨的刀傷,去好尚未傷到筋骨 她顧不得再和冷面閻羅說話,抱着孩 急急從 深可見

> 子 難忍受得住,何况他只是一個五六歲的孩可是,這等極重之傷,縱是成人,亦

> > 的不錯。就是你說錯了,我也是要依你的臉上,神情中無限憐惜。說道:「大哥說

來。 創藥,很仔細替那孩子敷上。用布包紮起 急趨丈夫坐騎旁邊·解下馬鞍上携帶的金 十分熟習·當下輕輕把孩子放在地上。 幸得她是會武之人,對療治刀劍之傷

日由憐憫生出很深的愛戀。

她輕輕在孩子臉上親了一下,孩子忽

眶,顯然在這暫短的一刻之間,她對孩子

]言詞雖然柔和·但聲音幽幽,熱淚滿

水。 啓開孩子的牙關·向他口中灌了幾滴冷開 何才好。沉忖了一陣,才拿起水壺,輕輕 女,替他卖好傷勢之後。下一步不知該如 她雖是少婦之身·但因未曾生育過兒

> 下·滴在那孩子臉上。 玄衣少婦含蘊在眼眶的熱淚。

睛。

了兩聲•「媽媽•媽媽……」又閉上了眼 的睜開了一雙失神無光的眼睛,低弱的叫

那兩聲低弱的呼喚。是那樣的親切

不禁簸簸落

子長的倒很可愛。 只聽身後一聲長長歎息,道:「這孩

緩步走到坐騎的旁邊,躍身上馬,向前奔

她不再回顧身旁的丈夫。放下孩子

要說。他從未見過嬌妻這般哀怨的神情。

默然無語。其實他心中何止有半百句話

冷面閻羅緊隨着翻身上馬,追在身後

心中十分不忍,恨不得立刻答應她,帶着

·要是不用大哥『止血生肌散』相救 · 只得異常清秀 · 他身上兩處刀傷 · 都很沉重 垂頭接道:「這孩子不但可憐。而且也生 此處。忽覺一陣羞意。泛上來兩頰紅暈。 生個孩子,那知我肚子不爭氣……」話至 何人,緩緩站起身子,說道:「大哥,這 怕他决難活得下去。」 - 自我和大哥結婚以來,就日夜盼望給你 孩子好生可憐,咱們把他帶走好不好?唉 玄衣少婦只聽那歎息之聲。 日知身後

好,想這道路之旁。定會有人經過。不如但諸多不便,且將有碍手脚。還是不帶的 難預料。如果帶着這樣個重傷的孩子。不時機不對,我們爭雄北嶽,勝負生死,都 言,本和我心意相同,不過……不過眼下 冷面閻羅沉吟了一陣。道:「香妹之

玄衣少婦緩緩把目光移注在懷中孩子

把想說出口之言·勉强忍住 個不解人事的孩子。實有不便之處。只得 那爭奪天下綠林盟主的慘烈搏鬥,帶着 那孩子同行,但他一想到奔到北嶽之後, 鐵蹄過處,塵埃瀰天。 回日望去·只見五匹快馬倂排疾馳而來 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之聲, 兩人放馬奔行。約有五里左右。忽聽 0 冷面閻羅

咱們來啦!」 低聲說道:「香妹快請勒馬·有人追 已然看清來人面貌·不禁微微一皺眉 他內功精深,目力大異常人,一望之

了一個轉身·停在路側 那玄衣少婦猛的一帶馬疆,棗紅馬打

北地界。五人因利害相關,結成一體,因。邀集高手,合力截擊,想把幾人逐出江 爲個個身手不弱,在幾番被人圍殲搏擊之 中。傷了不少江北綠林道上高手。

切作爲,滿身罪孽,兩手血腥,因此埋名 分感激。但近年之中,我日深悔過去的一

「承蒙舊時兄弟們對我這等關懷・小兄十

深山,隱跡荒嶺,懺悔我半生債孽。

馬鞍上掛的鐵拐,臉上現露出不信神色。

冷面閻羅日睹幾人神情,不禁微微一

五個大遊望望他身後飄拂的血紅劍穗

遭人步步追迫得日夜奔走,狼狽不堪。 • 五人武功雖高 • 但難抗對方人多勢衆 • 北六省所有綠林高手,一致憤而聯手圍動 這一來,事情鬧的越發不可收拾,江

離門規● 準備生擒五人回山。以派中戒規治罪。 子。由少林派天明大師率領。渡河北上。 派門下弟子,亦探得五人在江北諸般惡跡 ,回報兩派的掌門師尊,聯合調遣門下弟 正在此時·行道江湖的少林·武當兩

天涯・三十 列爲少林派第一高人。 師之外,天字輩中。天明大師的武功。 大高手之一,除少林寺掌門方丈,和行脚 天明大師位列當代少林寺天字輩中三 年未回過一次少林寺的天覺禪 田

走去。

人這號人物了。」說完,帶驅轉馬,欲待

江北綠林道上,早日沒有冷面閻羅胡某

敢伸手攔阻,相互一施眼色,一齊拜伏地

,舉手就要殺人,見他轉馬欲走,那裏還

五個大漢素知他爲人做事,稍不遂心

上·說道·「大哥請稍留片刻,我等還有

鬼沒,雖在江北露面數年,但知道他的人 頭角,但因他武功太高,行踪飄忽,神出 却是寥寥無幾。 這時,冷面閻羅胡柏齡亦在江北嶄露

時,號稱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的天明大師 已譽滿天下, 而且率領之人, 又是名重一 起恐慌,因爲少林,武當兩派的武功,早 不少黑道窰子,江北綠林道上,遂傳出少 難免伸手管些不平之事,行踪所及,挑了 這傳言驚撼了整個江湖 天明大師率領兩派弟子 • 下山之後 • 這一來確使江北所有的黑道人物,大 武當兩派聯手掃蕩江北綠林的消息。

可是這一變故。反而救了五人,所有

林。武當兩派的來人。 窮追五人高手,聚會保定府,籌謀對付少

定府之訊・單身匹馬・趕往赴會・他輕功 日達爐火純靑之境,無聲無息的進了會場 入了座位。 ,數十個江湖高手,沒有一個發覺他何時 冷面閻羅胡柏齡聽到江北綠林聚會保

雖然說的慷慨激昂,願作先驅,獨鬥天明 合力迎擊,當時他年紀還輕,人又無名。 作定論之時。胡柏齡突然起身插嘴,力主 大師·但却無一人附和贊成。 直待衆人意見紛歧,迎戰避敵兩者難

桌子,大罵羣集的江北盜首,個個都是貪 己放在眼中,不覺大怒,飛起一脚,踢翻 生怕死,欺軟怯硬的酒囊飯袋。 胡柏齡生性極暴戾,看衆人無一把自

四個著名大盗,向他撲去。 他這猖狂的舉動·觸犯衆怒·立時有

北巨盜,全被他點倒當場。 四人,不過十合左右,四個聲譽卓著的江 冷面閻羅見狀·冷笑一聲,揮掌迎戰

因爲羣匪所以難作定論,大都是害怕天明 派高手·不過·要他出手對付天明大師· 大師的威名, 既然胡柏齡願獨門天明大師 ·少去一個頂尖强敵。餘下便可應付。 大半主張截擊兩派的人。願隨他圍堵兩 他這一現身手,果然鎭懾全場,遂有

師率領的兩派高手於黄河渡口 哈大笑一陣·領着主戰羣匪·迎截天明大 ,肯受自己節制,內心十分高興,當下哈 胡柏齡眼看江北綠林的大部著名高手

精英,抗拒少林, 那 一戰雖然是動員大郡江北綠林道上 武當兩派高手的大會戰

III。引起江北綠林道上反感,暗傳綠林箭 自逃離的門人・出沒在江北地面。 弟子名義,横行江北。兩個是武當派中私 當初江北道上・出現了五個人・這五個人 人都是初涉江湖,不懂綠林過節。 • 三 個是觸犯清規 • 被少林寺逐出寺門 此人發跡奠基·亦是際緣時會而起, • 蓄髮還俗之後 • 仍借少林派外門 横衝直 因爲幾

的弟子

-106-

意

場搏門。 兩人由晨至暮,由暮至晨。一晝夜的

人。但如施主這等年齡,有此身手,實在圈,說道:「老衲一生之中。會過無數高 主一身武學,舉世無匹,如能步入正途, 首戒背叛師道,蘭因絮果,一毫不爽。施 中弟子,撤回嵩山本院,不過武林之中, 老衲願担承敝寺掌門人責怪·就此率本門 罕見罕聞·就憑施主這身驚人絶藝份上· 杖,把冷面閻羅胡柏齡迫退兩步·躍出戰 折對方武功,又感無額再戰,當下急攻三 湖的黑道人物打敗,不禁大感慚愧,既心 毫上風,他本是望重武林的高僧,看自己 晝夜火烈絶倫的拚搏之中。也沒有佔得絲 尚不及三年,天明大師雖未輸招·但在一 羅胡柏齡只不過三旬左右,那時出道江湖 慘烈搏擊之中。仍然無法分出勝負。 難成爲一代大俠・正邪之分 一日夜之久的時間,還未把一個初出江 天明大師當時日六旬以上・而冷面閻 ・一望即知

江北・返回嵩山。 說了這番肺腑之言·尚望施主三思。」 說罷,果然率領少林門下弟子,退離

是非之辨,全由心念。老衲不揣冒昧,

也隨着撤離了江北。

天明大師一走,武當派中幾個弟子,

但是少林寺中三大高僧之一,就當時武林 手,也震驚於他的武功。因那天明大師不 相看。就是少林。武當派中的幾個傑出高 而論,也是極負盛譽之人。 這不但使江北綠林同道對胡柏齡刮目

老和尚久戰無功。含愧退回嵩山,而

了他領導江北綠林的盟首基礎。 胡柏齡却在那一戰之中,聲譽鵲起,奠定

接遠送, 畏忌三分。 是冷面閻羅胡柏齡足跡所到之處。 江湖。一時之間羣豪折服,綠林翕從。凡 出任江北綠林盟首,繼而糾衆呼應。披靡 恩之下,自動投依麾下,正式擁立胡柏岭 幾個被少林。武當搜捕的叛徒。在感 在胡柏齡的屬下助手中最得力者。 無不遠

四多爪龍李傑,老五噴火龍劉霞。 一一叫入雲龍錢炳,老三飛天龍何宗輝。老 名。以年序排稱,老大叫出雲龍姜宏, 結盟,合稱江北五龍。 這時·江北五龍都早日恢復了俗家姓

徒·五人投依胡柏齡後·備加友愛·插香 是被兩派所要緝捕的五個少林·武當的叛

北六省綠林同道·限期聚會五龍山。 居,並自製江北六省綠林盟首令牌·傳輸 龍從旁推恿之下・儼然以江北綠林盟首自 胡柏鯑正是血氣方剛之年,在江北五

六省中不少著名黑道人物的反感,暗中作 寥寥無幾 ,阻攔大會,至使依限赴會的綠林同道 這一道咄咄逼人的令論,引起了江北

胡柏齡對那未遵諭赴會之人。應逼使就範 並殺戳主謀作梗之人。 五龍眼看赴會之人不多,立時又鼓動

未參與綠林大會之人。只要稍具聲望。不 及一年。江北六省中綠林人物完全臣服。 是被他誅絶劍拐之下・就是被迫加盟・再 加上五龍相助。奔走呼應。軟硬兼施。不 幹起來。費時近年。足跡遍及六省。凡是 胡柏齡經五龍挑起怒火,果然放手大

> 他改過而消解,追討的鐵蹄。仍處處緊追 歸隱深山……可是他積欠的血債。並未因 仇人也愈來愈多……直待他遇上了那玄衣 漸高張的聲譽 · 惡跡血債 · 也堆積如山 胡柏岭的萬見・愈來愈響了・但隨着他日 少婦谷寒香。陡然間悔悟前非,悄然洗手

白水陸道上的人物·誰敢不遵我胡某人的 柏齡七個字。震蕩着千萬人心。 風波·血流成河·屍骨堆山,冷面閻羅胡 句話·整個江北地面·立時會掀起滔天的 去我縱橫江北,是何等的威風,只要我 弟•心中忽然生出依戀•暗道•「哼!過 他回頭望望眼前五個昔年効忠於自己的兄 這諸般往事·閃電般從他腦際閃過 不管是黑

在往事的回憶之中。 他眼睛中閃起一道冷傲的光芒·陶醉

生很大的變化,盟首的職位。已被別人取 自從盟首隱跡之後,江北綠林道上,已發 只聽出雲龍姜宏長長一歎,說道:

個有這樣的胆量!他定是活得不耐煩 胡柏齢冷哼了一聲・接道・ 一什麼?

來歷。只要他一出手。對方不死必傷。他 是他已取代大哥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基業。 出沒江北一帶。只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可 且更擅各種奇事的暗器。誰也不知他出身 般武林人物可比,他不但身懷絶世武功。 再勸說一陣。不難說動。當下接道。「唉 ・提起那取代大哥盟首職位之人・實非一 姜宏目睹胡柏齡爭雄之心復起。只要

針。接道·「有這等事,他比少林寺天明 暗器之下的,更是難以數計..... 一般効忠大哥的舊時兄弟·傷亡在他奇惠 胡柏齡哼了兩聲。虬鬚暴起。根根如

大高僧之一・功力絶世・技業無雙・量那 **險上一熱,接道:「天明大師乃少林寺三** 人也不是敵手。」 一聽冷面閻羅提起了少林寺,不禁微感 出雲龍乃是被少林派逐出門牆的弟子

·及使用何種兵刃暗器先說給我聽聽。」 ·及使用何種兵刃暗器先說給我聽聽。」 再者他故作詭異。面上經常罩着黑紗。」 面目。一則他武功太高,來去無聲無息, 我們雖和他動過手。但却未看到他廬山眞 臉色十分尶尬的說道:「說來慚愧至極。 是非。自然是不知綠林形勢。當下改口說 這幾年來·和嬌妻遁跡深山·日不問江湖 物。我竟然一點不知…… 一笑・道・「江北道上・有了這麼一個人 冷面閻羅胡柏齡面色稍見緩和·微微 胡柏齡皺皺眉頭。道:「他用的什麼 」忽然想起自己

兵器?」 姜宏又被問的呆了一呆。道:「我們

被人家赤手空拳打敗了? 胡柏齡冷哼了一聲·道·「那你們是

和他動手之時。並未見他使用兵刃。

天打了個哈哈說道:「想不到在我胡某人 歸隱之後,江北綠林道上,竟出了這等奇 等學藝不精。有辱大哥威名願領責罵 湖柏齡忽的雙眉一揚。神采橫飛,仰湖柏齡忽的雙眉一揚。神采橫飛,仰下大哥威名願領責罵。 」江北五龍同時險上一紅。答道。「我 江北五龍同時臉上一紅・答道・

陣·五個人同時別過頭去。

就回去抱他回來。 只聽胡柏齡柔和的說道·「好吧·

的江北綠林舊部

那倒要會他一會。」

疾向來路奔去。但聞啼聲得得,眨眼間已 玄衣少婦忽然綻唇一笑。陡然放馬

疾向那玄衣少婦追去。 胡柏岭不再理會江北五龍·一抖驅

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一面苦尋大哥下落 餘下我們兄弟五人,終年奔走在深山大澤 迫流亡天涯・就是傷亡在那人手下・單單

• 一面逃避追踪鐵蹄 • 數年奔波總算沒有

江北五龍相互望了一眼·也紛紛躍上 放轡追去。

黃葉……原來他自經谷寒香替他敷過「止 分明。又次又圓的眼睛。呆呆望着飄落的 重傷的孩子,仰臥在地上,瞪着一變黑白 血生肌散」後。傷疼日止。 片刻工夫。日回到林邊。只見那身受 精神也好轉不

兄弟們出一口氣。再者也可告慰喪亡兄弟

整江北霸業·一則替那些被迫流浪天涯的 時兄弟一番追隨情意·答允重出江湖·再 白費·終於找到了大哥·但望盟主體念舊

們九泉陰靈。」

氣勃發,雙目神光一閃,說道:「既有這

被勾起舊時情意。只覺胸中熱血翻騰,豪

這幾句話說的凄凄動人。胡柏齡果然

我想那丢在荒林中的孩子。實在可憐極啦

忽聽一聲幽幽清音·說道·「大哥

·求求你答應我去把他抱回來吧。

胡柏齡心頭一凛。慌忙把欲出口之言

懷中,那知她動作過急,震動了孩子傷口 竟沒有哭出聲來。 脚在孩子身側・兩臂一探・日把孩子抱在 但見他一皺眉頭。湧出來兩眶淚水。但 聲·躍離馬背·但見披蓬飄飛·人日落 谷寒香眼看孩子無恙 一丈多遠・兩脚微一用力・呼的 心頭大喜・距

在懷中。神色間無限愧疚。憐惜。 谷寒香却嚇的啊喲一聲。急把孩子擅

的傷勢醫好。讓他和別的孩子一樣,跳躍 此刻懷中抱着一個身受重傷的孩子。只覺 心中惶惶不安・恨不得一下子把孩子身上 她一生之中·從未經歷過這等情事。

有一種動人嬌態。忍不住笑道。「看妳那 等驚慌模樣。日後自己生了孩子。不知要 胡柏齡看她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別

把妳累成什麼樣了。」

足啦,唉!誰知一年一年的過去,我日夜 所夢想的希望。始終未曾實現。如果我這 想到,幾時我也能生個孩子。我就心滿意 香的心事。只聽她幽幽說道:「這幾年來 生不能替大哥生育兒女。死在九泉之下 我也不能安心……」 我看到人家夫婦帶孩子玩耍。心裏老是 那知這一句無心之言。却觸動了谷寒

干怒皇天·絶我子嗣。」 壞事太多・兩手血腥・滿身罪惡・所以才 此煩心。這事情怪不得妳,我這半生作的 胡柏齡黯然一笑。道:「香妹不必爲

定然是我不好才不會生育兒女…… 結職大哥以來・從未見你做過一件壞事 谷寒香凄凉一笑。幽幽說道:「自我 她說到傷心之處・竟然滿眶淚水・濡

撫養·好也不好?」 然這等喜愛孩子·咱們就把這個孩子收留 胡柏齢忽然微微一笑・接道・ 「妳既 濡欲滴

要妳每天能够生活的快快樂樂,就是讓我 哥是爲了憐惜我・才要收留這個孩子・只 怕你心中不會眞的答應。」 谷寒香聽得微微一怔。道·「我如大 胡柏齡笑道·一我幾時騙過妳啦·只

齡懷中假去。 大哥待我太好了……」嬌軀慢慢向胡柏 谷寒香口中輕輕嗯了一聲·道:「唉

受盡干般苦難折磨,我心裏也是一樣的快

都不敢在近處。但十道目光。却是一瞬不忽見數丈之外。站着江北五龍。幾人

瞬的瞧着兩人

五龍十月注視之下,不由谷寒香不生羞意 ,掠着胡柏岭衣服而過 • 嬌軀快投入胡柏齡懷中之時 • 忽然一躍 兩人情愛。雖然深摯無比。但在江北

深淺的土坑。 日挖成了一個八尺長短。三尺寬窄。五尺 却毫不費力・但見寒光閃動・片刻之間 雜林內雖然是堅硬的砂石地。但他挖掘得 挖掘起來,他功力深厚,兩臂干鈞神力 並臥的屍體,胡柏齡拔出背上長劍,就地 埋葬起來。」兩人奔入林中·找到那兩具 人家孩子。也該把孩子親生父母的屍體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咱們既然收養

柏齡一生之中,只知殺人之事,今日却來 屍體。不禁心生感慨。暗自笑道:「我胡 埋葬被別人所殺死之人。 他還劍入鞘·望着那兩具並臥的男女

大小·銀光燦爛之物·由那女屍身上滾落 放入坑中之時。忽聽一聲輕響。一粒龍眼 放入坑中。然後又把女人屍體捧起。正待 只見他輕探雙臂。先把那男子屍體

牙舞爪的飛龍・只覺心頭一震・雙手一縁 日然看清那圓形銀球之上·雕刻着一條張 竟把那女屍摔入了土坑之中。 雖然是一瞥之間。 但因他目光銳利

起滾落在地上的銀球・ 低下頭去·借着移放那女屍機會·隨手檢 他不願讓嬌妻看出他驚恐之色,慌忙 藏入懷中。

出林遠遠的恭身相迎 只見江北五龍一排倂立林外·一見兩人 谷寒香帮他填好土坑·一齊走出雜林

約而同·轉臉望了一眼。

似黄鶯婉囀悅耳動人。再也忍耐不住。不

側的玄衣少婦,此刻聽得那幽幽清音,有

江北五龍一直未敢仔細打量那勒馬身

的孩子·根本就未聽幾人說些什麼。

原來她一直在想着那荒林中奄奄一息

兩行淸淚正緩緩順腮而下。

轉臉望去,只見嬌妻滿臉憐惜神情。

重又嚥了回去。

美人,眼神中滿含着乞憐神情,凝注着冷 面閻羅·那照人容光。艷麗不可逼視,看

只見一個輕顰黛眉·滿臉幽怨的絶世

-108-

染血腥。自然不能再和他們混在一起,待 數年不見。今日無意相逢。他們仍然眷戀 香笑道:「這五人都是我昔年舊部・日有 冷面閻羅微微一皺眉頭·轉臉對谷寒 • 苦苦求我收留 • 不過 • 我已洗手不

昭彰。他雖有留用五龍之心。但却不便啓 屬追隨身側,以便相助,但因他一心向善 料,即是僥倖成功,也必得有幾個心腹部 之位。不但要迭經慘烈搏鬥。而且生死難 ·深悔已往之錯·江北五龍在江湖上惡跡 • 他想到這次重履江湖 • 爭奪那綠林盟首 其實胡柏齡這幾句話,並非由衷之言

着他們一同去·本來我的武功就差·無能 助你。眼下我還要照顧孩子。更是無法再 帮忙・帶着他們也好多個帮手。 大哥·你既然决心爭雄北嶽·那就不如帶 只聽谷寒香長長歎息一聲, 說道: 「

難馴,再作些大背我心願之事,那就得不 有益人間的事。以贖前行。只怕五人野性 想以有生餘年。作幾件大快人心。或是 確是極好帮手,可是現在我日深悟前非 胡柏齡歎道:「這般人昔年助我爲惡

總是聽你談起昔年所犯過錯。可是我們相 處數年·却未見你作過一件錯事。」 谷寒香道·「自我和大哥結職之後

他們。如果他們願意放下屠刀,撒開孽網 未有改過之心,哼!那我就先替江北民間 , 改過向善, 我就帶他們同去北嶽, 要是 除一大害……」說到最後,環眼中神光暴 胡柏輪淡淡一笑。道:「待我去問問

> 射,眉宇間隱現殺機,一連三個起落,日 到江北五龍身前數尺。

笑道:「大哥也不替我們引見引見嫂夫人 致使兄弟們未向大嫂請安。」 一看胡柏齡來勢不對。立時抱拳一禮。 江北五龍之中·出雲龍姜宏最爲機警

替你除去强敵。是也不是……」他畧一停盟主。未能善待你們。想借我胡某之力。 日發誓洗手,不再妄殺一個好人,只怕你 苦找我。想必是爲了那位新任江北綠林的 中運集了功力·蓄勢待發。 頓·不待江北五龍接口·又道·「可是我 一場心機是白費了。」說話之時,日暗 胡柏齡冷笑一聲。道:「你們五個苦

起。 江北五龍互相望了一眼・倏然躍合一

陡然出手,幾人自知無一人能接他一擊。 那一眼互望・日然傳達了各人心之意。 强敵・總是一齊出手・早日心意相通・只 餘年奔走江湖,始終寸步未離。平時遇上 起・準備合五人之力・接他一掌・五人十 只一出手·必有人立斃掌下,是以躍集一 原來五龍目睹胡柏齡面露殺機。怕他

色大變・緩緩舉起右手・道:「好啊! 胡柏齡看五人竟圖合力拒擋。不覺臉

有如山崩海嘯,那裏還敢答話。 運功,十道目光,齊注冷面閻羅。 個個擬神

婉的聲音在身側響道:「大哥,你不能傷

們就合力接我一掌試試。 江北五龍知他功力深厚·一擊威勢 胡柏岭正待落掌下劈,忽聽谷寒香嬌 冷面閻羅回望嬌妻一眼,倏然收掌。

福天下蒼生之心,我等自當竭盡棉薄,助 大哥一臂之力。」

應心·天誅地滅。」

今日約言之處,任憑大哥處置。如果口不

是高興·笑道·「非是小兄懷疑諸位兄弟

胡柏齡看五人一齊立下重誓,心中甚

,如非發之於心實難望其有成,諸位兄弟 ,實因那積惡返善之行,乃大不易爲之事

步入雜林,拔出長劍,還入鞘中,當先躍 天下綠林道中高手,成敗之數,殊難逆料 也紛紛躍上馬鞍,七騎長程健馬,直放北 上馬背·放轡疾奔,谷寒香和江北五龍, ·只能盡其在我,成敗聽天了。」說罷, 胡柏齡道·「這次北嶽之會·羣集下

經過了三天緊趕·在第四日中午時份

免得顯露行踪·也可靜靜的養息一下。」 想先進山中,找一處幽靜的山谷中住下。 現下相距那綠林大會之期。尚有五日。我 踪隱密·心志一動。回頭對谷寒香道。「 有五天時間,正好借這數日工夫,找處僻 胡柏齡默算那綠林大會日期。相距漂 一則養息精神・二則以保行

身的善良純潔。固然給了我莫大啓示。但,忽然由罪恶深淵之中,覺醒過來。她本

深·較諸位更有過之。只因遇得你們大嫂

成積習。一旦想放下屠刀,談何容易,非

慧,定力,掃淨靈台,要知半生作悪,已 既能迷途知返,深悔前非。望能以無上智

有極大智慧定力莫辦·」他忽然回顧嬌妻

眼・接道・「如以我昔年作爲・罪惡之

幽谷之中,受那風吹雨打,我怕他忍受不 子,事情就不同了,這幾日因爲兼程趕路 道。「唉!可是咱們現在。有了這一個孩 了懷中的孩子一眼,臉上笑容突然飲去, 不都是過的很快活麼……」她忽然低頭望 常常露宿在荒山幽谷麼?不管那一次・我 ,他一直沒有好好休息過 · 如再露宿荒山 谷寒香笑道:「咱們這幾年來,不是

於吃喝之物,我已在途中採辦許多,儘够 人工所建的方樓畵閣,還要舒服的多,至 出雲龍姜宏微微一笑。接道·「深山 有的是天然突巖石洞,有些比

--110--

天下綠林盟主之位,其實是想借那綠林盟 胆·重履江湖,表面上是趕赴北嶽,爭奪

假道行善・以稍減心中愧疚

戶出身的俠義中人物相信,又開罪了綠林

驟然間去惡向善· 既不能獲得武林正大門 此中微妙,極難用口舌解說,何况一個人

中的朋友,造成了兩面受敵之局,非有强

大的定力决心,實難忍受,

我這次明日張

盜之分,善惡之行,全都繫於一念之間,

一樣手染血腥,但心境却是大不相同,俠

也曾暗中做過幾件大快人心的事,雖然

接道:「但轉念又想到此身既可爲悪,爲

什麽不可行善·不瞒諸位·小兄近年之內

家破人亡。每每億念及此。就恨不得拔劍

我想到無數的善良人家。無數的相愛夫婦 更重要的是她對我百般的深摯情意,這使

· 只因我們一念妄動 · 使別人骨肉離散 ·

自刎・以求心安……」他仰天一聲長歎・

躍退五步,說道:「念你們昔年一番追隨 心意,放你們一條生路,快些上馬去。」

改除舊惡·洗心向善·帮你作些好事?」 傷他們的心麼?唉!大哥爲什麼不勸他們 道:「大哥這樣對待你舊時朋友。不覺太 馬。正待放轡而去。忽又聞那玄衣少婦說 般義盡情絶,不禁同聲黯然一歎。翻身上 江北五龍眼看昔日的龍頭大哥·竟這

追隨大哥,做幾件大快人心之事,也可稍 追隨之情,允把我等收留身側,我等極願 哥何止深重十倍, 大哥如肯念及舊日 悟前非,立志向善,我等罪孽惡行, 到胡柏齡身前。躬身說道:「大哥都能深 勒韁繩,轉過馬頭。緩緩下馬。一齊走 胡柏齡還未答話·忽見江北五龍同時 一大較大

罪惡之中,拔身向善,豈是一件容易之事 受得了。」 能使一個出身綠林,殺人成性的人所能忍 大門派中人物諒解, ,單就內受同道排斥追殺,外難獲一般正 且不去說什麼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的話 冷面閻羅冷笑一聲。道:「一個人從 這兩面受氣之事,豈

私逃下山,那知一入江湖,立即陷入泥淖 更事,受了綠林中人物誘惑,叛離師門。 五人,都是出身武林正大門戶,只因少不 己却不知反省。在這十五年中,造了多少 忽,一心一意的要找大哥替他們報仇·自 看一般兄弟死的死,散的散,大都身遭怪 不克自拔。 十五寒暑,自從大哥歸騰之後,我等眼不克自拔,積惡愈深,惡性愈大,轉眼 出雲龍姜宏忽然提高聲音道。「我等 但仍不知悔悟前非,反而激起滿腹怨

> 哥答允,讓我等追隨左右,既可予我等自道:「姜兄之言,正是我等心意,只耐大 使我茅塞頓開。願以餘生之年,追隨大 孽。妄殺了多少好人。今聞大嫂幾句警言 何宗輝,李傑,劉震等立時一齊接口哀求 可稍減內心愧疚痛苦,縱受千刀萬剮之苦 哥身後,做幾件心安理得的事情出來。也 新之機,也可爲大哥畧効微勞。」 ·亦在所不惜。」他這話一說完,錢炳

心。那就不如趁早走開,免得日後悔恨 中神光閃閃,接着說道:「如有人口不應 共的好兄弟……」他突然一整臉色。環目 們眞有此心,從今以後,我們仍是惠難與 胡柏岭仰險一陣大笑。道:「如果你

碎骨·亦無半句怨言·但薾大哥放心。 芒過處,一株碗口粗細的楡樹應手而斷 手投擲而出,但見寒電奔,紅芒耀目,冷 「你們既然有這等向善之心,我自然歡迎 無半點猶豫之色,不禁心頭一喜,笑道: 胡柏齡聽五人說的斬釘截鐵,臉上毫 江北五龍一齊躬身答道:「縱然粉身 」忽的一揚左臂,拔出背上長劍,反

個個看的不禁一呆。 一株合抱的大白楊樹, 江北五龍看他擲出劍勢,威力驚人, 沒及劍柄。

劍斷榆樹·餘力不衰。又穿透數尺外

功力較昔年又精進很多了 出雲龍姜宏驚歎一聲·說道·「大哥 0

那位兄弟背棄今日之言,此樹就是他的榜 胡柏齡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如果

江北五龍齊聲答道。 「我等如有違背

直在担心着這孩子傷勢,人都想糊塗。
在担心着這孩子傷勢,人都想糊塗。 距那天下綠林聚會爭雄的寒碧崖。只不過 息幾日。既可恢復旅途疲勞。又可就近窺

雖然要緊,但妳就一點也不顧惜自己的身 妳一直抱着他·片刻的都不肯休息·孩子 心中十分憐惜·温聲說道·「這幾日來 胡柏齡望着嬌妻眉宇間隱現的倦容

勢。未得片刻休息,雖是會武之人。人亦 原來谷寒香幾日夜來。爲調護孩子傷

是客覺陰沉一些。

見千尋峭壁,挾持着一道蜿蜒伸展的山

谷

谷寒香轉動星目,打量幽谷景色,只

,谷中生滿翠松綠篁,景物十分清美,

他數用數次了,傷勢還未見好。」 那止血生肌散,本是療治刀傷的靈藥仙品 不知爲麼甚竟似失了靈效一般。我已替 只聽她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大哥

我也會過的很快樂,可是這孩子傷勢未癒

如果露宿在風霜之下……

如是我一個人跟大哥住在寒雪冰潭之中 睡的異常沉熟·心中甚感不安的笑道· 天來似乎又瘦了不少。只見他雙目緊閉

她低頭望望懷中身受重傷的孩子

嬌妻芳心·不忍出口·只有待他油盡燈乾 重,他早已看出孩子難再施救·只因怕傷 日來傷勢不但未見起色,反而愈來愈見沉 肌散後·大見神效,但却如量花一現·數 而且內腑也受傷不輕,是以在初敷止血生 其實他已看出孩子不止是外受刀傷。

景。 到一處幽谷的入口所在。

> 足可容我們幾人存身,咱們先入谷中瞧瞧 生畏,但對待嬌妻,却是和藹異常。 來,聲如洪鐘,使人一見之下。心頭凛凛 滿意的地方。」他長相本極威猛,說起話 在這座幽谷之內,有一座很寬大的山洞 ·我曾在這裏停留半月時間·記憶之中 如果妳覺着不好,再深入尋找一處使你 胡柏齡微微一笑。接道:「十年之前 言來

容逐漸隱失·泛起滿臉憐惜之色。 惹你生氣,唉!早知這樣,我就不帶他啦 。」她低頭望着懷中氣息微弱的孩子 • 「爲了孩子 • 近日來我常常和你爭執 胡柏齡目睹嬌妻感傷之情 谷寒香粉頰上綻開出盈盈的笑意。道 暗道·看她神態·日對懷中孩子 不禁心頭 ・笑

住·我必需想法子救這孩子性命 生出了擊深的情愛,他如一旦不治而夭折 這憂苦感傷的折磨,叫她如何能承受得

但也非短期內能够復元。再休息幾日,自 那等重傷,流血甚多,雖用止血生肌散 然會好,你也不必過份担心。」 ,才說:「他一個六七歲的孩子,身受 胡柏齡微微搖頭,欲言又止,沉吟半

了四五里路,山勢已轉險惡,舉目危峯橫 自行熄滅生命火焰了。 ,絶壑攔路·坐騎已無法越渡·處此情 七人只得棄馬步行,翻越過兩座山嶺 他暗裹嘆息一陣,縱騎帶路入山,走

胡柏岭回望嫡妻一眼。轉身對江北五一處幽谷的入戶月子

隨他的身後。不敢多說一句話。 緩步向前走去。江北五龍個個小心翼翼跟 心中尋思着療救孩子性命之法,人却

悔已往過錯,全意向善,但他昔年的餘威 出言觸怒於他,雖然看出他有着很沉重的 綠林盟主的一代豪雄·雖已洗面革心。痛 心事,但却不敢妄出一言。 仍然使江北五龍心懷着無比畏懼,只怕 這位昔年縱橫在江北道上,被人奪爲

了一座峭立的山壁下面,胡柏齡當先帶路 繞過一塊突立的山巖,走入一座天然石 江北五龍恭謹的閃退到兩側,齊聲說 七人繞着翠松綠篁走約十幾丈遠。到

過這般對她恭敬之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 要這樣怕我呢?」她生平之中。從未遇到 間流現出無比的恭敬。 道·「夫人請進。」垂手低頭而立·神情 谷寒香微一猶豫·道·「你們爲甚麼

身爲江北綠林盟主之奪·我們理應奪敬夫 出雲龍姜宏抱拳答道:「龍頭大哥

咱們已是志同道合,生死與共的兄弟。」 流現出無比的和藹,笑道:「從今而後。 盆於人間之事……」他微微一頓•目光中 後應當以有生之年,作一些救苦救難,有 我們都是滿身孽債,兩手血腥之人,今 江北五龍受龍岩驚般的呆了一朵·齊 胡柏齡嘆道:「昔年之事。早成過去

> 就叫我一聲六哥吧!」 再有你我之分,我比你們大上幾歲,以後 諸位之處正多,彼此既已心意相同·豈可

手攔住五人·說道·「快些講起。」 上說道。「盟主既然這樣吩咐,我等恭敬 如從命・大哥在上・請受我等一拜・」 江北五龍互相瞧了一眼,一齊拜伏地 人已躍出石室,伸

敢勉强,一齊站起身子 一股極為發猛的潛力。擋住下拜之勢,不 江北五龍具覺他那隨手一攔之勢,有

說道:「我應該替你們作些酒菜來,慶賀 間。穿行而過,緊依在胡柏齡肩臂之上 下,可是在這荒山之中…… 出雲龍姜宏哈哈笑道:「大哥肯降奪 谷寒香微微一笑,舉步由江北五龍之 0

中,休息一下旅途疲勞。入夜之後。咱們 紆貴·把我等當作兄弟看待,我等已覺榮 樂而忘形之感·慌忙住口不說。 …」他突然覺着自己言詞神態之間,有些 籠無比。終身銘刻肺腑。怎敢再勞玉駕:: 胡柏齡笑道:「五位賢弟快些請入洞

覺心中有着無與倫比的歡樂,一齊步入山 還有事情要辨●」 但却從未受到過他這般和顏悅色相待,只 江北五龍雖然追隨他近十年的時間。

累·讓我替妳抱抱·妳去休息一下。」 上,妳都抱着孩子趕路,想來定已十分勞 洞之中。 胡柏齡轉臉望着嬌妻笑道:「一路之

答應他,只怕要惹他氣惱……她乃天性温 無限憐惜情意·心中暗自想道:我如不 谷寒香本待拒絶。但見丈夫眼光之中

心願日足,怎敢當龍頭大哥這等厚愛。」 聲說道:「我們只願追隨盟主·執鞭隨鎧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今後我仰仗

過。」 要我休息,我如不聽。你心中定然感到難 笑。說道:「我一點也不覺着疲倦,但你 比,一和丈夫眼光相觸,竟自難以出口拒柔和婉之人,對待丈夫用情,更是深重無 絶。緩緩的把孩子交到丈夫手中·微微一

不住時,病倒了怎麼辦?」 妳並不覺得,如若再過幾日,待精神支持 副精神,貫注在他的身上,人雖疲倦。但 胡柏齡笑道:「因担心孩子傷勢,全

紅·條而住口 **名參香笑道** • 「大哥這般憐我惜我! 」忽然想到身側還站着江北五龍。粉

間,一時間極難適應。 走在一起。彼此之間情愛深重。行動說話之處。形影不離,從沒有第三個人和他們 ,亦無避忌,此刻驟然有江北五龍加入其 他們數年以來,大都生活在深山僻靜

石洞景物。 谷寒香一面緩步而行·一面流目打量

寒香緩步向裏面一間走去。 一道天然突嚴,剛好把石洞分隔爲二,谷 這座石洞大約三間房子大小・中間有

位也請坐下休息一下吧。」當先依壁而坐 ,閉日運氣調息。 胡柏齡望了江北五龍一眼·道·「諸

之中,泛上來一股熱氣,循經走脈,運行 不停在孩子身上推拏 到四肢之上,緩緩把孩子放在地上,雙手 他內功精湛,畧一運息,立時由丹田

乎胡柏齡的推绎之術。使他感到很大的舒 着他·嘴角間慢慢流現出微微的笑意。 那孩子睜着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瞧 似

的閉上了眼睛,沉沉的熟睡過去。 適,連日來的痛苦神情·一掃而光,慢慢

他機能逐漸消失的六臟,恢復功能,但這 碧崖比武之争・影响非淺。 樣必然會使自己本身元氣大耗,對來日寒 唯一能够救他的辦法。就是自己拚耗元氣 諳醫道· 日瞧出孩子難再拖過七日· 眼下 上的孩子,心中泛起了無比的煩擾,他深 ,打通他全身經脈·促使他氣血流暢,使 胡柏齡停下雙手。低頭望着橫臥在地

阴廛寰而去,必將大創愛妻芳心·····。 這孩子對她是那樣重要·如果孩子一旦離 但他已從嬌妻的惜憐神色之中,看出

面對一個垂死的孩子時,却有着手足無措 感覺。輕輕的嘆息一聲,茫然不知所從。 天真無邪。他看在眼裏。生出一種微妙的靜臥在地上孩子的微笑。流現出一片 他曾經親手毀滅過千百條生命,但當

送給我來抱·好麼?」 息了·抱着孩子·定然休息不好·把孩子 甜的聲音。道:「大哥。你也該好好的休 這個垂死的生命。 忽聽裏面石室中,飄傳出來谷寒香嬌

出神,腦際中,一直在盤旋着該不該救活 界限是那麼微妙。他臉上一片茫然,呆呆 的感覺,這正是人性中善良和殘酷分野,

措的神志,爲之一清。 靂一般,使他的心弦震蕩,也使他茫然無 這消脆嬌柔聲音,却如晴天暴起的霹

齊投注在他的身上。 人中只餘下三人靜坐室中,六道眼神,齊 他轉眼掃掠了江北五龍一眼。只見五

數年前往事,閃電般重現腦際,那時

水。」

帶着奔走,未能好好休息,早已油盡燈乾 香。道。「他因流血過多,幾日來又被我 上的左手,長長喘息一聲,側臉望着谷寒 •命懸旦夕之間……」 胡柏齡忽然收回按在孩子「天靈穴」

我呢! 臉上汗水 谷寒香道:一大哥爲甚麼不早些告訴 」緩舉皓腕。輕揮羅帕。 又擦去他

他吵醒了

輕輕一揮,留在室中的三龍,一齊站起身

悄然退了出去。

寒香的問話。道:「孩子睡的很好,別把

妳好好的休息吧--」伸出右手

心中回憶着昔年往事,口中却答着谷

未間斷,如今事隔數年,難得他們還是這 兩人,替他守衞值夜,五人輪流担值,從

・他只要一住下來・江北五龍中總要派出

子情愛甚重,如果把此事據實相告,怕妳 聽了傷心。」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我見你對孩

丹田眞氣,左手輕按在他頂門「天靈穴」他望着地上的孩子,微微一笑,暗提

上・暗運內勁・逼出眞氣・循着孩子「天

去給孩子倒杯水來。」 谷寒香站起身子,嫣然一笑道:「我

樓, 易才把眞氣調勻。運行至身。衝上十二重 息,他强行運勁迫出眞氣,精神損耗極大 這一運氣調息,立時覺出不對,好不容 胡柏齡點頭微笑,閉上雙目,運氣調 漸入物我兩忘之境。

胡柏齡本身精湛的內功,逼出的眞氣。穿

運氣和那攻入體內的眞氣呼應,全要憑仗

要知一個毫無武功基礎的孩子。不能

靈穴」直攻體內。

道。「唉!大哥平日運氣調息。至多不過 色。坐在對面。一見胡柏齡清醒過來,急 看去,只見谷寒香懷抱孩子。滿臉憂鬱之 調息·用了這樣長的時間呢!」 個時辰就可醒了過來,怎麼這一次運氣 待他運功清醒,天色已然入夜,睁眼

手,一刻停息,即將前功盡棄,只得勉力手,在未打通孩子全身經脈之前,無法住法承受這等眞氣大量耗消之苦,但旣一出

一般,滾滾而下,饒是他內功精湛,也無

片刻之後,他頭上的汗水·已似水澆

苦撑,源源不絶的逼出丹田眞氣。

忽覺幽香撲鼻,一方柔軟的絹帕,輕

齡却要大耗元氣●

能恢復功用,孩子雖然獲益甚大,但胡柏 經走脈。帶動他氣血運轉。促使他心臟機

子打通經脈之時,耗損眞氣過多,是以這 四天時間,自己損耗眞氣,却無法在四日 該,默算相距比武日期,除了今夜, 尚餘 次調息所用時間較長。」心頭却是暗生凛 胡柏齡笑道:「妳不用担心,我替孩

轉眼即到 谷寒香幽幽道:「寒碧崖比武之爭

> 妳看我不是完全復元了麼?」 胡柏岭哈一笑,挺身躍起,道。「

站在石室外面,不敢進來。 何宗輝,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並齊 回頭望去,只見江南三龍中的飛天龍

怎麼不進來,姜錢二位賢弟那裏去了? 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緊隨飛天 飛天龍何宗輝道。「姜錢11人現在谷 胡柏齡瞧了三人一眼,笑道:「你們 • 」說話之間,人日跨入祈室。

喘息。顯然,他是急奔而來。胡柏齡微微 姜宏疾服勁裝飄。然踏入石室。口中微作 吧!」一語甫落,忽聞風聲颯然,出雲龍 龍何宗輝身後而入。 一皺眉頭,問道:「出了事廢?」 姜宏道:「谷外來了 胡柏齡搖搖頭笑道。「去請他們回來 七八個人……」

武兩位兄弟。」 時收口接道:「正是追隨大哥的陳文,陳 盟……」忽然想到幾人已是結拜兄弟•立 姜宏道:「其中兩人,正是昔年追隨

不同不相爲謀,由得他們去吧!」 胡柏齡道:「我們既已洗心向善,道

年,護擁着一個身穿長衫之人……… 之外,還有四個年齡相岩,勁裝佩劍的少 姜宏又說道:「除了陳文,陳武兩人

瓢把子是也不是? 之人·可能就是起而代我的江北綠林道上 胡柏齡道。「你要告訴我那身穿長衫

姜宏點首道。「大哥料事如神,小弟

當可替你們出一口氣。 四日時間,屆時自然免不了和他一場拚搏 未有犯我之心,不可找人麻煩,好在只有 展開爭奪綠林盟主之位的大戰。現下如人 胡柏齡笑道:「四天後,寒碧岩即可

去。 姜宏不敢再說,抱拳一禮,向洞外退

胡柏齡忽然叫道。「你去把錢賢弟也

叶回來吧-姜宏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的甚麼樣子,大約有幾歲年紀了 胡柏岭又叫住姜宏,間道:「那人長

能講出他的面貌,不過。依他身材看來 垂面,他雖縱橫江北道上數年,却沒一人 大約在二十三四歲的年紀。 姜宏道:「其人故作神秘。經常黑紗

胡柏齡哦了一聲。道:「別惹他也就

胡柏齡接着道:「不要管他們也就是

讓他們進來無妨。 這山谷中來,是否也要放任他們進來? 胡柏齡說道:「此處既非我們所有 姜宏微一沉吟。問道:「如他們要進

來,以免造成騎虎難下之局。」 全不同。當下說道:「大哥既然這等吩咐 我這就去通知二弟·不要和他們衝突起 姜宏只覺胡柏齡性格大變,和昔年完

手毒辣異常,獨讓錢賢弟守在外面,反將 多讓我担份心事・還是去叫他回到石室中 胡柏齡點點頭,說道。「那人既然出

突聽一聲怒喝,遙遙飄傳過來。

似是錢!|弟所發……]話至此處,倐然住 入雲龍姜宏臉色一變,道:「這喝聲

了一個嬌脆的聲音道:「大哥爲了使我快 輕的拂着他頭上的汗水,耳際間同時响起

· 不惜這等耗消元氣 · 只怕對北嶽比武

-112-

精神・頭也不抬說道・「不要緊・」 胡柏齡運氣正值緊要關頭,不敢分散 忽然,孩子呼叫道。 「媽媽,我要喝

江北五龍十數年一直形影不離,彼此上兵刃。 「日注胡柏齡等候示下。

騰去。」大步向洞外走去。 胡柏齡濃眉一揚,道:「走!咱們瞧

· 胡柏齡還未來及答話,瞥見一條人影道。「大哥,你要到那裏去?」 忽聽堂中傳出來谷寒香嬌脆的聲音,

電射橫掃過去。

兄弟麼?」縱身一躍迎了上去。出雲龍姜宏大聲問道:「來人可是錢疾如流星般直奔過來。

胡柏齡回頭望了嬌妻一眼,道:「沒宗輝一人,站在胡柏齡身側未動。時飛躍而起,緊隨姜宏身後而去,只有何時飛躍而起,緊隨姜宏身後而去,只有何

谷寒香道•「我一個人怎能放得下心有甚麽大事,妳回去休息吧!」

忽聞兵刃交擊之聲,就在這一轉眼間休息呢……」

危境,已快被人追上。原來三人迎上前去,正趕上錢炳陷身原來三人迎上前去,正趕上錢炳陷身

去路。 | 古時情勢緊急異常,誰也顧不得開口 | 治時情勢緊急異常,誰也顧不得開口 | 記話,姜宏一側身讓過錢炳・隨手一刀「

右合擊過來。 村量姜宏,一語不發。同時探臂出劍,左 村量姜宏,一語不發。同時探臂出劍,左

> 筆,虎頭鈎搶前面接住了兩枝長劍。 等攻出,心頭大怒。雙雙搶步急攻,判官 等,房頭鈎搶前面接住了兩枝長劍。 李傑,劉震同時趕到。李傑施一對虎

長劍,借勢還了一招「春雲乍展」,刀光不,人選未到,手中長劍已自點襲出手,來,人選未到,手中長劍已自點襲出手,來,人選未到,手中長劍已自點襲出手,來則

高六人照面之炎。一唇下变。立寺畏閉了姜宏一刀横掃。振腕重又攻了上來。身子,倏忽間又向後退回去四五尺遠,避身子,倏忽間又向後退回去四五尺遠,避

彼此之間,展開了搶制先機的快攻。點點,鉤影縱橫。刀光如雪。劍氣漫天,開了一塲極爲猛烈的拚搏。刹時間。筆芒開了一塲極爲猛烈的拚搏。刹時間。筆芒開了姜宏一刀橫掃。振腕重叉攻了上來。

殿蹌的錢炳問道·「你受了傷麼?」 飛天龍何宗輝搶前一步·扶住了步履

息就可以復元。」 掌力銳鋒,左肩被掌勢餘力掃中,畧一調 掌力銳鋒,左肩被掌勢餘力掃中,畧一調 不要緊。我被他們

情。 · 抬頭望去。只見丈餘外處。站着一個。 · 抬頭望去。只見丈餘外處。站着一個。 一個黑衣少年。橫劍而立。目光凝住 隨着一個黑衣少年。橫劍而立。目光凝住 隨着一個黑衣少年。橫劍而立。目光凝住

陳武一眼。
胡柏齡環眼中目光如電・望了陳文,

生了兩枝長劍。 少年,手中長劍內變化,十分能異,蘇來雙雙搶步急攻,判官 場中打鬥,愈來愈是激烈,三個黑衣筆,目賭對方雙劍聯 不覺心頭一震,趕忙別過頭去。 趕到,李傑施一對虎 陳氏兄弟眼光一和胡柏齡目光相觸,

少年。手中長劍的變化。十分詭異。 寧輔襲之處,無不是人身關節要穴之 位。

大的劍招,却是從未聞見之學。 大的劍招,却是從未聞見之學。 大的劍招,却是從未聞見之學。 大學對方劍勢忽正忽反來勢極難捉摸數,只覺對方劍勢忽正忽反來勢極難捉摸數,只覺對方劍勢忽正忽反來勢極難捉摸數,只覺對方劍。 大門戶出身,常聽師長數,沒人都是武林正大門戶出身。常聽師長數,沒是對方劍。 大門內劍招,却是從未聞見之學。

勝不敗之局。勝不敗之局。勝不敗之局。

胡柏齡背手卓立。眼聽姜宏等和對手中來,你們功力進境不淺,雖處劣勢。而年來,你們功力進境不淺,雖處劣勢。而心不亂,尤屬難得……」

大喝道:「沒有用的東西,還不給我閃開

」話還未完,人日欺到姜宏身前,左手

士,雙肩微微一晃,人已欺入塲中,口中

· 落落大方,無懈可擊。 小客落大方,無懈可擊。 一刀攻出手去,却都有極為强猛的威力 每一刀攻出手去,却都有極為强猛的威力 每一刀攻出手去,却都有極為强猛的威力 等。 一路一式的施將出來,既無波濤汹 在一次出手去,却都有極為强猛的威力

較深厚・但也難能把這套刀法・發揮到十八羅漢杖法中演化而成・姜宏功力雖然稍・知他那十八招羅漢神刀・是由少林派十八起漢杖法中演化而成・姜宏改功知之甚詳人也同在一處學藝・對姜宏武功知之甚詳

風。心中大感驚奇。

風。心中大感驚奇。

風。心中大感驚奇。

等中形势图斯均引台粤港、 等法由于 据如何變化?如何能異難測?但都被姜宏 不平凡凡的刀招化解朋去。 不管對方劍 凝神運刀。神情間從容沉着。不管對方劍 废神運力。神情間從容沉着。不管對方劍

場中形勢逐漸的開始轉變,姜宏由守 等,在相搏數十照面之後,日能逐漸適應 化解對方能異的劍招。

原來他們三個黑衣少年出手的劍招雖 然凌厲,但尚未臻達爐火純靑之境,而且 然凌厲,但尚未臻達爐火純靑之境,而且 然凌厲,但尚未臻達爐火純靑之境,而且 然凌厲,但尚未臻達爐火純靑之境,而且 然凌厲,但尚未臻達爐火純靑之境,而且 然凌厲,但尚未臻達爐火純靑之境,而且

ドース・刀弓皮人爪主・下巻つ頁で変が一人。此人出手込如電奔・姜宏只覺眼前人踢過去。脳神之間已然抓住姜宏刀背飛起一脚。直翻轉之間已然抓住姜宏刀背飛起一脚。直

勢非傷在對方脚下不可。對方左脚已近小腹。如不撤手丢刀而退。影一閃。刀已被人抓住。不禁心頭大駭。影一閃。刀已被人抓住。不禁心頭大駭。

就在這生死刹那之間,一股拳風。斜 。 就在這生死刹那之間,一股拳風。斜

刀之策,掩遮過去,只道他因刀斷而退。果然,觀戰之人都被他這巧妙震斷鋼果然,觀戰之人都被他這巧妙震斷鋼

,好說,大駕可是人稱冷面……」 長衫蒙面文士冷笑一聲,道:「好說下十分僱服。」

中半截單刀,說道:「兄台功力深厚,

午

胡柏齡也不揭破,微微一笑,投去手

加匪號。在下有個了。」

胡柏齡道:「冷面閻耀是江湖中人相無影。在下是胡柏齡,兒台想是……」長衫蒙面文士,朗朗大笑聲中。探臂長衫蒙面文士,朗朗大笑聲中。探臂一抖,白絹脫落。露出一把三尺六寸長短一抖。白絹脫落。露出一把三尺六寸長短一點。我一個銀虹,說道:「兄弟自出道江湖以來。尚未用過兵刃和人動手。今日幸會。敢不自珍。在下有個了。」

招之下,彼此已都知逢上勁敵。

左手陡然加力,一股暗勁由刀上直傳過

長衫蒙面文士,挫腕收回擊出的掌勢

無比·胡柏齡也化解的恰當至極,

交手兩

凶猛異常的手法,那蒙面文士。攻的凌厲

這幾招攻拒之學,無一不是驚險絶倫

而出。一招「畫龍點睛」,迎向那蒙面文

胡柏齡右手抓住刀柄·左手駢指疾點

士右腕,指風如剪,直點脈門。

回的同時,右掌已隨着疾伸而出。猛向姜不得不收回踢向姜宏的右脚,但他右脚收

强勁的拳風,迫的那長衫豪面文士,

把他壓服,今宵决難罷休,當下笑道:「 不你這麼看得起我,胡柏齡何幸如之,在 下就以這一雙內掌,奉陪大駕的緬鐵軟刀 下就以這一雙內掌,奉陪大駕的緬鐵軟刀

之上・除了一曳・二奇之外・又多此一强

道:此人武功不弱,這次恒山大會

宵機會把他懲服收爲己用。或是挫辱一番敵,屆時難免要多費一番手脚,不如借今

迫他離此。

微感心頭一震,一面運集內力反擊。一面

非有極精深的內功。決難辦到,胡柏齡

搖顫着向後退去。此人生性似極個强。人却被胡柏齡反擊之力震的馬步不穩。全身

柏齡突感心頭一震,但那長衫蒙面文士,

兩股借刀身相互傳擊的暗勁一觸。胡心念一轉,又暗加二成內勁。

•握刀右手加勁一震•一柄精鋼單刀•竟雖被震向後退•兇性不減•口中冷哼一聲

刀光而進。一次<li

時收招,必將被對方摺扇劃傷,當下一吸

這一招大出胡柏齡意料之外,如不及

衫文士手中緬鐵軟刀。陡然震出杂杂刀花氣,疾退三步。只聽長嘯震耳,那蒙面長氣,疾退三步。只聽長嘯震耳,那蒙面長明 胡柏齡雖然身負絕世武功。見聞廣博

• 分襲胡柏齡數處要穴 •

・ 技術、
 ・ 大地市
 ・ 大地・
 ・ 大地市
 ・ 上、
 ・ 大地・
 <l

道一擊迅速奇奧兼俱。果是名家手法 的柏岭攻擊一回而搶主動。側身欺上 可文士握刀右腕的脈門。 面文士握刀右腕的脈門。

·霸稱江北綠林道上總瓢把子。左手一沉然不凡。無怪一出道。就懲服了江北羣雄然不凡。無怪一出道。就懲服了江北羣雄忽閻倒捲過來。截斬小臂。

不慌亂·右腕暗加內勁一震·緬鐵軟刀條

只看的全場觀戰之人·無不暗生敬服。

蒙面長衫文士心中雖然驚駭。但却毫

翼」護住了身子。
蒙面文士震刀解危之後,身子一側,蒙面文士震刀解危之後,身子一側,

一般出・刹那間・刀光如雪・扇影縱横・連環が蒙面長一吸 要・胡柏齡攻襲之勢・被迫向後一撤・那是聞廣博出三尺・要知高手過招・搶佔先機最爲重丹田之氣・腿不屈膝・脚不移步的向後退

对柏岭一着失機,落入被動,吃那蒙不是人身致命的要害。

面文士一拾急攻·迫的無力選手。

襲他的脈穴要位,迫他自行撤招。 手法,專在那蒙面文士刀扇擊出之時,指 手法,專在那蒙面文士刀扇擊出之時,指

即將傷在對方手中。即將傷在對方手中。即將傷在對方手中。即將傷在對方脈穴。迫使敵人自動撤招。不是對襲對方脈穴。迫使敵人自動撤招。不是,是一個人。但是一個人。

中不見。 中不見。 武和四個施劍少年說道:「咱們走啦! 的聲音,起自身後。道:「大哥,可要用大怒,正待施下辣手求勝,忽聽一個嬌脆 蒙面書生,却似渾然不覺一般,不禁心中 這等手下留情之舉,心中定已明白,那知 手點傷對方·他以對方的劍招獨度,自己 駭。胡柏齡別有用心。是以,不肯當眞下 截穴的指掌・迫的手忙脚亂・心中暗生驚 十幾招後。那蒙面文士。日爲胡柏齡斬脈 厲無比,早日勝算在握, 之人,都看那蒙面文士,劍花扇影攻的凌 乘武功之人,極不易看的出來·是以場中 功高强,在下自歎弗如。」回頭對陳文陳 面文士·忽然收了寶劍·說道:「兄台武 迫退那蒙面文士,還未來得及開口·那蒙 兵双麽?」胡柏齡心中一凛,疾攻兩招。 但這等極高斬脈點穴手法,非具有上 其實兩人拚搏了

- · 震斷鋼刀・無非借此,掩人耳目・以掩頭自己全力反繫震傷之險。仍然强運功力

--114--

被他暗運內力折斷。

胡柏齡日光是何等銳利之人,瞧他不

双正待追趕,却聽胡柏齡低聲說道:「不江北五龍一見敵人撤走,全都拔出兵 那蒙面文士身後而去。 陳文,陳武和那四個施劍少年,緊隨

胡柏齡微作喘息之狀,但他却似怕人聞得 入雲龍姜宏回頭看時,只見冷面閻羅

息一下啦。」轉身望着谷寒香低聲接道。 呆了一呆,叫道:「大哥·」 ·故意提出她最爲關心之事,以分散她 孩子呢!」他怕谷寒香瞧出自己喘息之 盡量的壓制住喘息之聲,不禁心頭大駭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你們也該休

向石洞之中奔去· 對自己注意的精神。 果然·聽得她輕輕的啊喲一聲,轉身

盤膝閉目坐下調息。 胡柏齡加快脚步。緊隨她身後而入

柏齡閉日而坐!只好依着他身旁坐下。 齡身邊·她本想說幾句慰藉之言!但見胡 谷寒香抱着孩子出來,緩步走到胡柏

療傷耗去的眞元之氣,養復過來。 調息,想在綠林英雄大會之前,把替孩子 幾日中,胡柏齡很少說話,日夜盤坐運氣 幾人在山谷之中・一連住了四天・這

假身側·輕語相慰,她那裏想到胡柏齡正 中惶惶難安。是以失去往日歡樂。温柔依 她只道丈夫憂慮難得那綠林盟主之位,心 過他這等用心的練習武功,即使練功過後 以短短數日的時間,把耗消買元恢復,如在擬神專志排出心中雜念。想創奇跡,要 休息之時,也很少看到他有過笑容, 谷寒香自和胡柏齡結識以來,從未見 但

拏出爬山用的索繩。擁護着谷寒香攀登上 正待飛下突岩,接迎幾人。江北五龍已自

和我保持着三四丈的距離,免得一旦遇伏 名甚著,只怕沿途有甚麽埋伏。你們最好 條小徑,似是通往峯頂之路,一曳二奇兇 **覺微微一笑,道:**「左側十幾丈處,有一 應變不及 胡柏齡看他們備帶之物十分齊全。不 ●」說完直向左側奔去●

雪 無痕之境, 只要有着足之處, 就可飛躍 他的輕功提縱術。已達登萍渡水。踏

幾人相扶而行·向左側走去。 但江北五龍和谷寒香却無法和他相比

• 」轉臉望去,只見數百道日光,盡投注

胡柏齡點頭笑道。「這辦法倒是不錯

要知谷寒香美絶天人,姿色生香,任

到達峯頂之時,已是辰末時分。 沿途之上,一路未停。也未遇上埋伏。 胡柏齡當先開路,疾向絕峯上面奔行

來 奇,用的甚麼方法,把這些東西,搬了上 這等插天絶峯,一徑如線・空手攀登而上人不等・但所用桌椅都是一色檀木製成・ ,都十分吃力,也不知主持其事的一叟二 早已坐滿了二十餘桌客人,每桌十 放眼瞧去,只見一片廣闊的草坪之上

白色圍裙的廚師·正在忙碌着調製菜餚。 然早已經過人工打掃修整,是以瞧上去十 峯頂一角處,炊烟縷縷,十幾名身着 這峯頂草坪,大約四五畝地大小,顯

人?」

有四五個人站了起來,說道:「你罵甚麼 近之處的幾個人。都聽得字字入耳。立時

座 都用黄緞墊襯,但座位虛設,並無一人在 廣坪正中央,排列五席,桌椅之上。

> 抱孩子,搶前兩步,當在李傑前面,說道 幾人壓制下去・以鎭全場・忽見谷寒香懷 塌糊塗不可。」正待出來,把當先站起來

將近兩百之數,如要打起來,勢非鬧的一

胡柏岭一皺眉頭,暗道:「全場之人

:

「你們要幹甚麼?」

她雖是責叱之言。但聲音嬌脆動人

-116-

姜宏目光一轉。低聲對胡柏齡道:

修養復元。 在平時,至少要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才能

創出奇跡,消耗的眞氣,仍然未復。 這天。已屆比劍之日。胡柏齡並沒有

們决不致加害於妳。 這次比武失手,妳要好好的帶着孩子離開 H 道上極有身份,如果妳不招惹他們。想他 他畧畧一頓之後,又接着說道:「如果我 江南,這次聯名發起英雄大會,邀請遍天 神,笑道。「今日是綠林英雄大會揭幕之 下綠林同道參加,野心自是不少,.....」 ,此次參與這盟主之爭的人。大都在綠林 ·嶺南二奇和羅浮一叟·早年都已享名 但他爲了怕嬌妻担心。不得不振作精

難道還能活得下去嗎?」 麼?要是真的有甚麼不幸之事,我一個人 說呢?唉!四五年啦!你還不知道我的心 谷寒香急道。 「大哥,你怎麼能這樣

宏道。「孩子幾天來,傷勢已經大見好轉 孩子送去托人撫養。」 就帶着他離開這裏·找一個積善之家·把 • 如果大哥要是有了甚麼不幸之事 • 你們 她低頭望了孩子一眼·瞧着出雲龍姜

豈是敵手?更遑論其他之人·嫂夫人但請 絶世·蓋代英傑·羅浮一叟·嶺南二奇· 江北五龍一齊躬身答道•「大哥武功 胡柏齡淡淡一笑。大步走出石洞。他

綠林盟主之位·信心大減 因損耗功力未復,自知難耐久戰,對爭霸

已往的豪邁之氣,驟然不見,心中暗自憂 胡柏岭的舉動,此刻看他笑容無限凄凉。 姜宏心思縝密。幾天來都暗中留神看

> 豪壯之氣,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出適當言 慮,輕輕一皺眉頭。舉步緊隨胡柏齡而出 ,他本想說幾句鼓勵之言,以激起胡柏齡

的山道上。 朝露如珠,閃閃生光。胡柏齡當先而行 帶着谷寒香和江北五龍魚貫緩行在崎嶇 太陽爬過山峯,照射在幽谷的松竹上

刻却滿臉凝重之色,心頭加壓着千斤重鉛 一向豪氣加虹的冷面閻羅胡柏齡。此

人,大家默默而行。 步履之間,沉重異常。 他一人情緒低落。似乎影響了所有的

天,神情無限黯然。 多少英雄豪客的性命。」說完話,仰望雲 前面那座雲霧封繞的高峯,就是寒碧崖 步。他指着前面一座插天絕峯。說道:-—這場綠林中爭霸之戰,又不知要斷送了 登了一座山嶺,胡柏齡突然停下了脚

所能抗拒 · 有甚麼奇怪之處? 」 法,威力强大,豈是一般詭異之稱的劍法 激戦之時・施出十八招羅漢刀・扳回劣勢 當下問道:「昨宵兄弟和那蒙面怪人屬下 少林派中十八羅漢杖法演化而成的正宗刀 心,才能使他恢復爭雌之念。豪壯之氣, 一動,暗道:我必需要激起他大義凛然之 ・爭回主動・對此事・一直耿耿難忘・ 胡柏齡道: 「一十八招羅漢神刀,乃 姜宏目睹胡柏齡黯然神色。心中突然

如神助一般。不知原因何在?」 弟平日也常用出十八招羅漢神刀和人對敵 ,但却都不及昨夜威勢來的强大·刀刀有 姜宏笑道:「大哥說的不錯,不過兄

奇道:隨行之人既到,爲何不見正主? 望,瞧不到一處可以隱身地方,不禁暗自 與爭奪綠林盟主之人的座位……」舉目四 大哥,那正中五桌,大概都是各方霸主參 下去,呆呆一笑,却是答不出一句話來。 容色耀眼生花,幾個站起之人一齊都坐了 入雲龍姜宏低聲道•「老四不要多事•

幾位兄弟,到旁邊席位上去。 道·「大哥,大嫂就請在此席坐下 姜宏選了正中一桌主位,拉開椅子,笑多爪龍李傑忍下胸中之氣,冷哼一聲 胡柏齡看見姜宏選擇的席位,乃全席 我和

近休息。他們既不派人迎接大哥。大哥也

有了主意·接道·「參與正主·想必在附

他乃久歷江湖之人,畧一沉思,已然

置,我如今坐了下來,只怕要把三人氣倜 位如非二奇的席位·定是那羅浮一叟的位 最好的位置,微微一笑。低聲說道·「此

嫂夫人先行入席,選擇一個最好的位置坐 設,十成十是各地霸主之位,大哥不妨和 不必去找他們·反正那正中五桌席位之佈

致說甚麼難聽之言。」 合召集天下英雄·爭選盟主,裝也要裝出 一點寬宏大度出來,縱然心中不滿,也不 姜宏道:「羅浮一曳和嶺南二奇・聯

在這桌位之上坐下吧!」 胡柏岭回顧嬌妻一眼說道。「咱們就

這一笑,如花盛放,引得四圍羣雄又是 谷寒香嫣然一笑。依着丈夫身邊而坐

爪龍李傑在五人之中,脾氣最暴,不禁破

「沒見過世面的下流胚子・挖了

• 但江北五龍却不禁一個個大怒起來 • 多

這等尶尬之事,可空見慣,日經不以爲意 難正襟危坐。一眼不瞧,胡柏齡經常遇上 是何等穩重之人,見了那等艷麗容色,也

你們狗眼睛,看你們還瞧不瞧……

他這幾句話,罵盡至塲之人,坐在較

侧桌空位上坐去。」 雲龍錢炳等低聲說道。「走!咱們到左一 入雲龍姜宏眼見兩人坐好・回頭對出

中席位之上奔來,正是四日之前,和胡柏 衫,面蒙黑紗之人,已越過羣豪· 上盟主·蒙面怪人。 齡在山谷中動手相搏。 新起的江北綠林道 直傳峯上,眨眼間一個手搖摺扇,身着長 五人剛剛轉過身軀,忽聞長嘯劃空, 直向正

勢有如丸飛電掣一般,大部份人均未看到 然不取下蒙面黑紗,但因他身法奇快,來 此人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仍

> 兄弟恭賀丁。 猛狠辣,但却反為你刀法所制,小兄要向, 凜凜含威,是故,對方劍招雖然極為迅清楚,你劈出的一招一式,無不神色莊嚴 滿手血腥,難見天日,是以你施展那十八來,想我等過去所作所爲之事,無一不是 正心·光明磊落·很難把刀勢威力發揮出乃是一種正宗武學·如果施用人不能正意 出來,昨宵你突然神勇大增,你自己也許 招羅漢神刀之時・無法把刀勢威力・發揮 · 畧一沉思,答道:「十八招羅漢神刀, 胡柏齡不但武功絶佳·而且才智過人 不知原因。但小兄一側觀戰,却看的極是

然粉身碎骨,但也死得心安理得,大哥武 批之心……。」 山卵石·正是武林擎天巨柱。豈可自消豪 功博深,才智絶人,和我等相比,無擬泰 仁行扶危之事,以減少點過往的積惡,雖 昂之志,將以有生之年·作幾件有益人間 頂·使我等驟悟前非·一念向善,頓生浩 ,雖然只短短幾句相勸之言,却如醍醐灌 姜宏微微一笑,道:「大哥仁德感召

被濃霧薄雲封繞·縱有超異常人的目力。 疾奔,片刻之間,已到寒碧崖下 死而何憾。」登時豪氣大生・放腿向前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存心正大 抬頭望去,一峯觸天·山腰之中, 胡柏齡哈哈大笑。道:「兄弟說的不

也無法瞧清楚峯頂景物。 胡柏齡回頭望了谷寒香一眼,低聲囑

張望了一陣·果然發現了一條登山小徑 直升兩丈多高,落在一塊突岩之上, 道·「香妹小心!」忽的一振雙臂,凌空 四下

他蒙着面紗。

之下,蒙着面紗的怪人,立時引起紛紛識子,次部份人才瞧淸楚。這位在光日耀照 直待他奔到正中席位之上。停下了身

禁心中微生怒意。 發現他站的角度,似正凝神望着嬌妻,不 胡柏齡微微一皺眉頭·瞧了他一眼

他正凝望着嬌妻● 從他神態之間,和他站的角度中,推想出因那蒙面黑紗極是濃厚,胡柏齡只能

手相搏之時,還能運用自如,難道他真能 光,不知他何以能够瞧到別人,而且在動 濃厚·我一點也無法瞧到他面色和眼中神 透物胨人不成。 忽然心頭一凛, 暗道:此人面紗這等

這一用心凝看果然被他看出了破綻。 心中動了懷疑之念,暗中留神看去

難看得出來。 是濃黑之色,和面紗顏色相同,不留心很 塊指甲大小的水晶石片·外面又有 紗掩遮。 原來那濃厚的蒙面黑紗之上。嵌着兩 而且那兩片水晶石片的顏色。也 一層黑

少年,和兩個疾服大漢,跑的氣喘如牛般忽聞一陣喘息之聲,四個勁裝佩劍的 衝向正中席位之處。

人 陡然 出手攻襲 ・ 立時散開 ・ 護守着谷寒 江北五龍本欲要走,但因怕這蒙面怪

都集中着保護谷寒香的安全。 人縱然突施暗算也難傷得了他,是以幾人 幾人心知胡柏齡武功高强,那蒙面怪

(未完)

以早就製備好的七王爺造反的證據,和蓋 决定關乎國家大局, 要楊玉燕不可亂出主 秀不可答應,七王爺以事關重大,岳秀的 要岳秀自己决斷,楊玉燕大急,冲口叫岳 萬生靈,岳秀徵詢七王爺主意,七王爺却 件,要脅七王爺要求岳秀自戕,七王爺正 爲駭,但仍堅持原意,要岳秀捨生以拯百 感爲難之際,岳秀突然現身,二姑娘雖感 有朱毅大印,寫給常大將軍的勾結造反函 ,那晚,二姑娘果親自潛進七王爺書房, 自投羅網,明裏離開王府,暗中曆回府中 上回書至岳秀施行引誘龍鳳會二姑娘

STATESTATESTATES AND STATESTATES

軟硬全不受

公私兩不忘

水,向後退了兩步。 楊玉燕呆了一呆,突然落下了兩行淚

這樣的卑下,無怪岳秀堅持不要進入官場 她忽然間,發覺了官場中事,竟然是

岳秀道:「大哥要小弟决定什麼?」

龍鳳會手中的證據。 七王爺道:「我想,咱們應該先取得 岳秀嘆口氣,道:「大哥,你可是真

的相信了她的話麼?」 七王爺雙目眨動了一下・道・「兄弟

自然,早已作了很多的安排,所以,她說 你是說,她說的話是假的。」 岳秀道:「她混跡王府中數年之久

怕他,你真的迫死了岳大哥,她們就更無 的話了,她要殺了大哥,那是因為她們害 住,說道:「七王爺,你真正相信小妖女

・千萬生靈塗炭・比一二人的生死・重要 七王爺歎道:「玉燕,我顧的是大局

岳秀一揮手,道:「不可以對王爺無

禮。

的可能是大部份都很眞實。」

七王爺道・「既然是很真實,那就很

楊玉燕無法再控制內心的激動,忍不

多了。 楊玉燕道•「你怎麼想不轉彎……」

> 得入體,七王爺究竟是一脈龍體,怎可輕 二娘姑說道:「對呀,還是岳大俠藏 楊玉燕咬咬牙忍下去沒有說完的話。

用挑撥,妳如是眞能擾的天下 岳秀微微一笑,道。「二站娘,你不 大亂・別説

七王爺會就範,就是真要我岳秀項上人頭 , 我也毫不可惜…… 一」姑娘接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懷疑。」 二姑娘道。「既然相信,你還有甚麼 岳秀道·「相信。

負責執行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有權處置一 會中該有個總頭目,下面該有龍,鳳二門 ,你不過是鳳字門中的一個二級頭目 ● 」 二姑娘道。「你不瞭解龍鳳會,我是 岳秀道:「第一,妳作不了主,龍鳳



二姑娘道:「我不信,你真能砥柱中

道本章,說明內情。」 岳秀道:「妳錯了,七王爺立刻要修 二姑娘道:「我證據確明,皇上未必

自己保持平靜,但星目中仍然閃掠過一抹 會相信,並說一句你震驚的話,皇上身側 也一樣有我們的人。」 岳秀心中微微一震,雖然他極力想使

驚異的神色。 岳秀淡淡說道:「不是怕,而是有些 一站娘得意的笑一笑,道:「岳秀,

常大將軍身側也派的有人。 話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是否在

可以反三。」 二姑娘道:「你果然是聰明的很,舉

在? 已完全脫離了江湖常規,究竟是用心何 岳秀道。「二姑娘,你們做法,行爲

·也一樣無法阻止你的陰謀了。」 二姑娘道:「如若你岳秀真的死了 岳秀道:「那就算拿去了我岳秀的人 二姑娘道:「我不能告訴你。」

情形又大不相同了。」 岳秀道·「此話怎講o·」

所有的證據,脫離龍鳳會,誠心誠意的作 二姑娘道:「你真的死了,我就燒去

楊玉燕大聲叫道。「爲甚麼?你這樣

他殺不了我。」 楊玉燕道・「我……我…… 岳秀揮手一笑,道·「玉燕·別激動 一姑娘道:「因爲你喜歡他。」

事 我陶醉中,咱們乾脆把事情說個明白。」 姑娘,我不想讓你像做夢一般,永遠在自 道:「你說吧!咱們在江湖上混,有很多 也並非是單憑武功才能解决。」 二姑娘臉色也變成了鐵青色,冷冷說 目光轉注到二姑娘的臉上,接道:- 「

出言威嚇,你準備如何對付我,盡情施展 岳秀笑一笑,道•「二姑娘,用不着

也用不着我對付你。 二姑娘接道:「我對付不了你,不過

字門中人・遷是鳳字門中人・ 岳秀道:「那要甚麽人對付我,是龍

明朝的錦繡江山而死,你說這是多麼偉大 你的大哥手中,你是爲千萬生靈而死,大 二姑娘道:「都不是,我們要你死在

償心願。」 在下,也可能在七王爺的請求下,使你得 個陰謀,七王爺自然會被你說服,而且, 岳秀道:「二姑娘,我如不揭穿你這

妖言所感。」 說道:「我相信七王爺,現在不會再爲妳 岳秀回顧了七王爺一眼,微微一笑, 二姑娘道:「現在呢?」

舉步向二姑娘迫了過去。 |姑娘駭然向後退了兩步,道•-「你

要幹基麼。」

· 還是讓我出手。」

也在你大發高論中被點了穴道。……」

手法,人人都會,算不得甚麼o......」 岳秀道:「就算是吧!要一點小小的

看。

你這顆奪命珠能不能奪人的命。」 要命時,自然是可怕的很,不過,問題是

岳秀笑一笑,道:「一個人,决心不

二姑娘說道:「好!那麼咱們就試試

府如無物,任我來去自如。 如若沒有一點自保的方法,又怎敢視這王知道江湖有一句話,不是猛龍不過江,我雙目中冷光如電,緩緩說道:「岳秀,你

個麼?」 大如鷄蛋之物,冷冷說道:「你們認識這 二姑娘突然伸手從懷中,摸出了一個

罵她幾句,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楊玉燕恨的咬牙切齒,口齒啓動,想

再見時,咱們就同歸於盡。」

二姑娘道:「我會留着這一顆奪命珠

,立刻有着一種得意的感覺,笑一笑,道

二姑娘似是已看出楊姑娘口中的恨意

「怎麼?你心裏有些疼,是麼?那就好

,那是甚麼の・」

路綫,但兩三丈內的人,大約都逃不過却三稜飛芒,在火藥爆炸中,它沒有一定的且表皮很薄,裏面有一百一十八個淬毒的二站娘說道:「這裏面裝有火藥,而

乘我現在還沒有改變主意。

岳秀一揮手,道•「快走吧•二」姑娘

二姑娘冷哼一聲,急步而去

直待二姑娘的背影消失,七王爺才急

二姑娘高聲說道: 岳秀冷冷說道:「妳自己束手就縛呢

全都折轉回來,你帶來的四個從衞,恐 岳秀笑一笑,道·「譚雲,歐陽俊等

,最好妳自己棄劍就縛,因爲一旦動手, 語聲突轉冷漠,道•「我不想傷害妳

騙一次,妳走吧了」

岳秀道:

「不用試了,騙也要讓你給

岳秀凝目瞧了一陣,道·「你說說看

它應該叫作一掃光。」 二姑娘道:「子母奪命珠,但我覺着

> 不然,我們死在一塊,你連個死人也撈不 好的,約束着岳秀,別讓他給我見面,要

楊玉燕道:「妳自己呢?」

一一姑娘道。「我自然要死,不過,有

來人啊! 王爺,我這條命,死的也算值得了 你楊始娘和岳秀陪我死,再加上唐嘯和七

一姑娘厲聲接口道:「你們這是一個

那就很難說,我能落手的恰到好處。」 二姑娘臉上泛起了一片奇異的神采,

希望下一次,咱們別再碰上。」

岳秀道:「沒有人會攔截你,不過

二姑娘怔一怔,道•-「讓我走•-」

二姑娘道:「如是不幸的,又碰上了

岳秀哦了一聲,道:「你還有甚麼手

的結果了。」

岳秀道:「那就很難說是一個甚麼樣

岳秀道・「妳解釋一下●

美呢?· 道,那位鳳字門大頭目,不會比二姑娘更 娘確很嬌媚,但她頭上還有人,妳又怎知 氣和抬槓的事,我必需面對龍鳳會,二·

·

·

,我不該間你這麼多事的,你也不該聽我 楊玉燕呆了一呆,黯然說道:「大哥

• 「我們相識不久,岳大哥心目中,根本 星日中滿含淚光,抬頭望着岳秀接道

就沒有這麼一個人…… 日中如是沒有一些份量,這件事,我又爲 岳秀歎口氣,道:「玉燕,妳在我心

個江湖組合,那眞是太可怕了

楊玉燕淡淡一笑。道:「不過,我相

勢力,也能借重江湖高手,似這麼樣一

岳秀道:「不錯,他們能利用官府中

信大哥能對付他們。」

混入了皇宮王府。

楊玉燕接道:「他們還利用了美色

甚麼和你商量呢?」 楊玉燕不知是激動,還是高興,雙目

似乎要一點特殊手段,為了大局,只怕難

在是沒有甚麼把握,不過,對付龍鳳會,

岳秀道:「別太高估了我,我心中實

免和他們混跡一起。」

要妳不把我忘置腦後就行了。 你看看作吧?應該如何?你自己决定,只 能够變成好人,我也不是討厭她,大哥, 了,我看得出,小妖女對你有情,只要她 中,低聲道:「大哥,我不是很自私的人 中突然流下來兩行淚水,撲入了岳秀的懷 只要大哥心中有我楊玉燕,我就很滿足

岳秀微微一笑,道。「這麽看來,你

是覺着我很毒辣。」 楊玉燕破哭爲笑,道:「怎麼?你可

「妳本來,就是很好的姑娘,不過, 我又多知道一些,你不但好, 岳秀輕輕拍拍楊玉燕的肩頭,笑道: 而且 現在

麼 ? 楊玉燕說道:「我也很狡猾

楊玉燕說道。「很快,你就會感覺到 岳秀道·「這個,我還沒覺到。」 岳秀道•「我明白,大哥,小弟會盡們應該把她手中的證據,追回來●」

急說道:「兄弟,怎麼放她走了。」

岳秀道:「大哥,你相不相信她說的

力。

全權處理吧!該怎麼樣做?你就自己决定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道: 「兄弟・你

同,他們能掌握人性的缺點了,充分的利

合,他們和一般江湖匪類,有着很大的不

岳秀道:「龍鳳會是一個很惡毒的組

道:「大哥,我想問你一件事。」 室,楊玉燕緊隨在岳秀身後,行了出來, 岳秀道:「多謝大哥。」奉步行出書

出手殺她。」

了她於事何補,如是她說的謊言,用不着

岳秀道。「如是她說的句句眞實,殺

們能把她拿下,

定可問一個水落石出。」

七王爺道。「我是半信半疑,如若咱

是有些下不了手。

楊玉燕道:「小妖女很嬌艷,大哥可

() • 麼不喜歡在朝中爲官了,七王爺對你是百 般器重,但他剛才的表現,又叫人看了寒 楊玉燕道:「我現在知道了,你爲甚

不太會爲別人打算,七王爺,已經是好的出身有關,龍子龍孫,皇親貴人,一向都 上,每一個人都有缺點,這缺點又和他的 岳秀淡淡一笑,道:「玉燕,別放心

你眞把人頭交給她,他們也一樣會反。

楊玉燕接道:「如若他們眞的造反,

岳秀道:「我不大贊同大哥的意見」

在她擺佈下奉上人頭,……

七王爺輕輕歎息一聲,道。「兄弟

·我只是想套她一些話出來。」

旦開了口,我會不會答應他立刻自絕。 啊!你要答應了,我怎麼辦?」 話出口,才知道說漏了嘴,不禁臉上 楊玉燕道・「是的・大哥,我好担心 岳秀道:「妳可是想知道,七王爺一 楊玉燕道:「大哥我想問你件事。」

一些特殊手段,是吧!」

楊玉燕道:「你要對付龍鳳會,就得

岳秀道·「不錯。」

走一步,再及盧下一步了。 」

七王爺歎一口氣,道:「現在,我應

們佈置的太精密了,目下,咱們只有向前

岳秀道:「我知道大哥的意思,但她

你誤會了

鹿撞,低下頭,緩緩說道·「大哥,你瞧 甚麼?我有甚好瞧的?· 注在楊玉燕的臉上,只瞧的楊姑娘心頭如 岳秀回過頭來,雙目中寒芒如電,目

訴妳幾句話· 岳秀微微一笑,道:「玉燕,我想告

着

岳秀回頭一笑,道:「你說吧。」

的時候,如若她說的很眞實,那眞是千萬

岳秀道•「玉燕,這時間,不是賭氣

生靈塗炭的大刧……

現在明白了。」

岳秀道:「哦!」

我知道了,你轉彎抹角的說了半天,我

楊玉燕道:「眼珠兒轉了一轉,道:

中第二號人物……

岳秀微微一笑,道:「她只是鳳字門

楊玉燕道・「所以呢・你準備在二站

楊玉燕接道:

「但她很嬌媚,對男人

再想法子對付他們。」

岳秀道:「先找出他們的存身之處:

楊玉燕道・「這麽說來,大哥是有意

岳秀道。「是的,你可是認爲,她手

楊玉燕嬌羞道。「你說呢。

此

她的蠱惑,也是因爲她的美色。

言,她是很危險的人物。

岳秀道:「不錯,七王爺幾乎受到了

-120-

岳秀笑一笑,道··「玉燕,這不是賭楊玉燕道··「但你不怕,是麼··」

七王爺道:「兄弟,現在要緊的是咱

中那顆奪命珠眞把我給嚇住了。」 ·我們應該教訓她一下了。」 楊玉燕笑一笑,道・「大哥・早知如

楊玉燕道:「我立刻叫你頭痛。 岳秀道。「要來的總歸要來,妳還是 岳秀微微一笑,道·「甚麼時間。」

多。

岳秀道·「不錯·」 楊玉燕道・「你定要我說出來麼・」

這一生,我還有甚麼面日嫁人。」 所有的尊嚴,七王爺和我爹,都看到了, 雖然很清白,但我在你面前,已經喪失了 最重要的是她的奪嚴和清白,咱們之間, 楊玉燕嚴肅的說道:「一個女孩子

到了,笑一笑,道:「妳不嫁人,難道要 一輩子住娘家麼。」 最後, 兩個字說的很低,但岳秀却聽

麼一個機會了 遍岳大哥口頭上有所承諾·很難再凑上**這** 但她心中明白,機會不可錯過,如不能 楊姑娘再胆大,也不禁聽得臉上一紅

道。「大哥,這是一件很莊嚴的事。」 岳秀看她說的一臉認眞神態,也只好 强忍着一股羞意,抬頭望岳秀一眼,

但却有一個人可嫁,如是那人也不要我了 收飲燒笑神態,道:「甚麼事啊!」 我就只有一條路走。 楊玉燕道:「我不能再嫁給別人了,

岳秀道:「削髮出家麼?」

死。一 我過不了那靑燈黃卷的孤寂,我也忍受不楊玉燕搖搖頭,有些黯然的說道。「 了那些刺心的痛苦,所以,我的一條路是

玉燕,…… 岳秀心頭猛的震動了一下,說道:「

> 聽我說,你想不想知道,那人是誰?」 岳秀低聲說道。「玉燕,這裏耳目很 楊玉燕心中激動,接道:「大哥,先

內心中,都早已知道了,我不顧人激笑, 值得的事。 一 忘去了羞恥,只因爲,我認爲這是一件很 雖然,沒有人當我的面的說出來,但他們 ,說道:「我不管,他們都已經看到了, 楊玉燕是吃了秤錘鐵了心,凄凉一笑

我不能不說……」 要我把話說完,我不管你願不願聽,但 楊玉燕突然流下淚來,接道:「大哥 岳秀低聲道•「玉燕別太任性……」

就說吧。」 不多,而且,都是咱們的好朋友,妳想說 岳秀無可奈何的道。「 這地方 ・人敷

楊玉燕道:「哼」你認爲,人家都瞧

疑。」 們沒有聽到妳說出來之前,總會是半信半 岳秀笑一笑,道:「瞧的出來,但他

要是不理我了,我就死給你看。」 楊玉燕低聲道:「那個人就是你,你

個胆子,敢不理你啊!」 岳秀道:「妳這麼刁蠻的人,我有幾

也為她深情感動,所以,就未打算逃避。 服藥,已感覺出楊姑娘用情極深,但岳秀 楊姑娘,已覺着她對自己很好,到了傷後 其實,岳秀是何等人物,第一次見到

麼激笑我,以後,我會慢慢改過來……」 楊玉燕哈的一笑,道:「大哥,別這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只顧談我們

自己的事忘了公事,你現在,究竟是作何

論那二姑娘說的是幾分眞話,我們却不能

個對付他們的辦法才成。」 楊玉燕道:「不論眞假,咱們都得有

决定·我們得商量一下。」 岳秀道:「這辦法,不是一個人所能

岳秀笑一笑,道:「玉燕,妳實在是 ·你能謙虛一些更妙。

慢慢的改,改的很完美。」 但大體上講,還是個很善良的人 °

點,妳不能把自己改的太過完美了。」 需知天下沒有完美的人,我也有很多的缺 道:「玉燕,別太對自己要求的太苛刻, 大哥·我好高興啊·· 楊玉燕伸手抓住了岳秀的手,道:「 岳秀輕輕拂動楊玉燕頭上的秀髮,說

天不會再來了。 龍鳳門又受此挫,我想他們至少今夜和明 岳秀道:「去吧!好好的休息一下

我這一場傷…… 手太少,這幾天,也實在把妳給累壞了,

了,大哥,我一生中,從沒有像現在這樣 一句不怕你見笑的話,我已經得到的太多

岳秀道:「目下敵情,變化詭異,不

楊玉燕點了點頭,道:「人家都很敬

一個很好的女孩子,雖然有時間刁蠻一些 但我也有很多的缺憾之處,大哥,我會 楊玉燕道。「我本來就是個好女孩嘛

岳秀道:「還是休息一下,咱們的人 楊玉燕道•「我精神好的很。

楊玉燕接道:「別這麽說,大哥,說

返回到七王爺的書房中。 岳秀看到楊姑娘的背影遠去,又立刻 狡黠一笑,轉身而去。

提閻羅判,站在門口。 七王爺正來回在書房中走動,唐嘯手

各位英雄,到客廳議事。」 岳秀輕輕一揮手,道:「唐嘯,去請

順 自從跟了岳秀之後,竟然變的沉靜,温 ,很少說話,和以前,完全成了兩個大 原本是口不留德,鋒利犀利的小頑童 唐嘯一欠身,退了出去。

燕對我有點誤會。」 不相同的人。 七王爺歎口氣,道。「兄弟,只怕玉 書房中·只餘下了兩個人。

要和她一般見識。」 岳秀道:「女孩子,不懂事,大哥不

但有一身武功,滿腹文才,而且,也有着 **陣,竟是看不出岳秀臉上有一絲不快之意** 人所難及的氣度。」 不禁長長吁一口氣,道:「兄弟,你不 七王爺雙目盯注在岳秀的臉上瞧了

,咱們好好的談談。 岳秀道:「大哥誇獎了。 七王爺坐了下去,道:「兄弟,坐下

有敗,至少是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咱們小勝强敵,這一回,咱們也沒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哥, 第一回

事,也有些太過自私……」 楊姑娘對我有些誤會,剛才,我處置這件 七王爺道:「兄弟,想一想,也難怪

岳秀接道:「大哥,你是當天之世,

了 也有他們的人,我相信這些話,不是虛言 恫嚇。」 岳秀道:「兄弟担心的是,皇上身側

重,

僅次於皇上的人・手握江南七省軍政大權

,管轄千萬子民,處事自不能不以大局爲

如是換了我,我也和你一樣。」

身江湖。」 們怎會讓强盗,混到了當今的身側呢?」 岳秀道:「所說侍衞宮中,大半都出 七王爺道。「侍衞宮中不少高手,他

權宜的應對。」

面對像龍鳳會這樣的强敵,誰都會有些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別放心上

七王爺道•「兄弟,我……」

了當今不少的忙,也種了壞因,這眞是有 必有害了,不過,他們未必能混到皇帝 七王爺道:「對!兄弟,侍衞宮,帮

和你相反。」 岳秀道:「大哥,小弟的看法,剛好

岳秀道:「二姑娘這些年,借你之名 七王爺道:「怎麼說!

倒是有一件很麻煩的事,頗使小弟不知所

岳秀歎了口氣,道。「大哥,眼下

七王爺怔了一怔,說道:「我能辦到

希望你能把我當布衣之交,咱們無所不談

七王爺接道。「那才對,兄弟,我也

也不妨有些爭執。」

有把你當王爺看……

,也是我的良師益友。」

七王爺道•「兄弟,你真是我的知己

岳秀揚了揚劍眉,道:「大哥,我沒

你竟然未奉到一道皇諭召旨,這一點,是 少忠於當今的人,龍鳳會那等做法,豈能 豈能會全無所知,再說本省巡撫,也有不 一手遮天,早有奏摺上呈,但這幾年來, 胡作非爲,侍衞宫派在江南不少耳目,

可疑,這方面的原因何在呢。」 岳秀道:「依兄弟推想,可能有原因 七王爺道•「這個,這個,確是有些

那是什麽事?。」

七王爺道。「這等嚴重法,說說看,

岳秀搖搖頭,道:「很難。

上身側的人,把奏摺,本章,都給押了起 七王爺接道。「會不會是他們派在皇

候駕。

「這是一椿很可怕的事,也

不是侍衞宮中的江湖人所能辦到。」 七王爺真的有些慌了,道:「兄弟

-122-

京一

既有此打算,也就不用怕他們要出花樣來

我該怎麼辦。」

七王爺接道。「我也是這麽想,咱們越,面見當今,陳明一切……」

信·都可以一一對付,最壞的法子,

你進

多不利於你的證據,不過,這些事,我相

準備,我相信,

他們確已製造和掌握了很

詳的無懈可擊,這些年,他們處心積慮的

岳秀道:「他們計劃的確很週詳,週

七三爺道:「你是說,他們對我的威

岳秀道:「二姑娘那番話。

火燒眉毛的事,你得沉住氣。」 岳秀笑一笑,道:「眼下還沒有什麼

我想進京一趟,不過,兄弟你得陪我一

七王爺道。「兄弟,處理過這邊的事

龍鳳會,弄明白整個事情經過,肅清王側 弟是義不容辭,不過,兄弟覺着,先對付 還是一椿天大的功勞了。」 你上本奏章,說明詳情,那不但無罪 岳秀道:「事情發展的如有必要,兄

是有理的很了。 七王爺道。「兄弟你這麼一分析,倒

盡管下令調動…… 大,兄弟一人乏力,實也無法對付…… 但能不能如願以償,還難預料,敵勢强 七王爺接道:「要多少人手帮助你 岳秀笑道:「目下咱們只能這麼計劃

少的忙。」 我必得和譚雲,歐陽俊等商量一下,江湖 了命,以他們閱歷的豐富,也可能帮我不 人最重面子,何况,他們都已爲王爺賣過 岳秀接道:「這不是人多能辦的事,

趙。」 七王爺道。「兄弟,是不是要我也去

你去一趟,我會派人來請。」 七王爺道:「好!那麼我就在書房中 岳秀道:「小弟去看情形,如是需要

睡一覺。 急也無補大局,現在,你最好去好好的 岳秀道:「我瞧出你心急如焚,不過

岳秀道:「睡不着也要睡,實在無法 七王爺道:「我那裏能睡得着。

> 閉眼睛時,招呼唐嘯助你一臂之力。 站起身子一揮手,接道:「兄弟先去 __

譚雲,歐陽俊,墨龍王召,都已早在 右廳上高燒着四支火燭,照的通明

位久候。」 岳秀進入室中一抱拳,道:「有勞三

也是剛到不久,岳少俠講坐。 三個人齊齊站起了身子,道:「我等

岳秀在主位上坐了下來,三人才跟着

他們很可能就藏在金陵城中。 譚雲輕輕呼了一口氣,道: 「岳兄

二姑娘…… 府附近……」話題一轉,接道•「我碰到 岳秀點點頭,道。「也可能就在這王

岳兄和那丫頭談些什麼。」 王召接道•「岳兄,果然是算無遺策

爺,幾乎是奸計得逞。」 岳秀笑一笑,道:「那丫頭威脅七王

岳秀把聽得經過之情,很仔細對幾人 譚雲道•「她怎麼威脅七王爺。」

温。

鳳會根本就不是一個純江湖性的組織。」 岳秀道:「兄弟對江湖中事, 譚雲道·「岳兄作何打算呢?」 譚雲皺皺眉頭,道。「這麼說來,龍 知曉的

不多,要諸位出個主意了。 歐陽俊道·「岳兄·照江湖上的作法

生擒二姑娘,再作計議。」 (未完)

A TO THE TO THE TO THE TO THE TOTAL THE TOTAL TO THE TOTA

走後,擬把少女掩埋,這時,驀見秦夢熊與金松來到,誤認康浩殺死易湘琴,發生激鬥 喝聲震醒,一醜残老人喝叫康浩出晤,康浩以衣不蔽體,請其借衣,醜老人將一件黑袍 ,康浩恐另有人來,冒雨狂奔,至一山洞藏身,除下濕衣裸睡洞中,一夜酣睡,爲洞外 ,終於金松中毒殘臂,秦夢熊也在刺傷康浩後,冷不防爲康浩擊碎顴骨,兩皆負創而去 前文提要••互相激門下,犧牲了一名假扮易湘琴的少女,康浩俟兩個復仇會主 上回書至康浩追尋月眉,在山神廟遇到兩個復仇會主,在他們

<u> CARRESTANTON CONTRACTOR AND CONTRA</u>

忍辱做牛馬

新畢挺,而且衣上隱約有一縷異香透出, 起來。只覺那衣服雖然稍嫌短小。却是嶄 令人聞了心裏十分舒暢。 康浩不疑有他。接住新衣便匆匆穿了

着好外衣,以劍拄地。一拐一拐走出

分別在左右監視着。 小桃和小紅連忙舉起「落魂噴筒」。

手道·「多謝老前輩賜衣之情。」 康浩毫不在意。緩步走到軟轎前,拱

先謝謝你才對。」 那醜老人笑道:「別客氣,應該老夫

燙藥汁。沒有將老夫活活燙死。 醜老人道:「老夫要謝謝你那一鍋滾 康浩詫道:「老前輩要謝我甚麼?

康浩疑惑的道。「在下不懂老前輩的

醜老人沉聲道:「你在萬毒谷中幹的

好事,莫非真的忘記了嗎?」

可是,當他一提眞氣,腦中忽然「轟 康浩駭然大驚,失聲叫道。「你是奉

含悲入虎牢 神……」 錯·老夫正是苗廷秀。 醜老人冷笑道:「總算你還記得。不

蹌倒退了四五步· 住了毒神苗廷秀,小桃和小紅便想發射 轎側四名勁裝少女同時跨前一步。

康浩機伶伶打個寒噤,身不由己,踉

落魂噴筒」。 ,更不必浪費老夫苦心製成的落魂香, 苗廷秀却搖手笑道。「你們不必驚慌

逃不出百步之外。」 日經變成甕中之鼈,就算讓他逃,諒他也 康浩萬萬也想不到眼前這醜老人。 竟

是趁早脫身的好。 苗廷秀。我負傷未愈。雙拳難敵四手。還 這番話,心裏飛忖道:無論他是不是毒神 會是萬毒谷中大難不死的老毒物。乍聞之 ·信疑參半,尚未準備逃走。現在聽了

身,突圍遠颺。 念及此,倒提着長劍,便待提氣縱

竟然無法凝聚。 」的一聲响。兩眼金星亂閃,一口眞氣,

新衣送給你穿?」 有緣故。老夫怎會那般慷慨。平白將一件 • 「何必枉費力氣呢?你想想看 • 如果沒 這時,毒神苗廷秀却得意的吃吃笑道

逃走和反抗都只有徒自取辱了,無可奈何 物在外衣上弄了手脚,真氣旣無法提聚, ,只得黯然嘆一口氣。默默垂首不語。 康浩這才明白自己已經中計,被老審

丁嗎? 夫除了膚色變黑之外。 傷勢可不是完全好 毒傷·突然不樂而愈,你再仔細看看,老 腐肉爛皮。竟使老六醫治多年無法治好的 禍得福·那一鍋藥汁,替老宍洗去了身上 當時雖然受傷很重。却不僅未死。反而因 燙死?告訴你,這就叫做吉人天相。老夫 那一鍋沸騰滾燙的藥汁,居然沒有將老夫 苗廷秀接着又道:「你一定在奇怪,

應還沒有到頭……」 是他,以致中計上當。 爲藥汁浸染的關係,可喚自己竟沒有認出 過頭臉和雙手全變成烏黑色,那也許是因 錯,轎中坐着的確實是毒神苗廷秀,只不 昂首說道:「這是你惡貫尚未滿盈,報 事已至此·索與裝得毫無畏懼的樣子 康浩抬起頭來,淡淡掃了他一眼,不

苗廷秀側着頭間道:「你那一鍋藥汁

是?」 有補你一劍,留上你這老毒物,今後不知 ,沒有燙死老宍。心裏一定很後悔。是不 康浩抗聲道:「正是,我很悔當時沒

還要害多少人!」

也一齊燙死,你這種行為,也算是正人君 兩個徒弟。最後又用無恥詭計,想連老夫 邪魔外道似的,老夫倒要問間你,當初在 無端闖入老夫的禁地,偷吃珍果,害死我 萬毒谷中,老夫與你河水不犯井水,是你 命,彷彿天下除了你一個好人。其他都是 你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娃子,總愛以俠義自 老宍這次出山。正是要讓你悔恨無及。像 苗廷秀却不生氣。反而吃吃笑道。「

你這老毒物却是十足的陰險惡人……」 供你奴役,你爲了自私,不知殺害了多少 無辜生命……在下縱然不能算正人君子。 可憐人,你殘害了他們的親人,逼迫他們 叫你陰謀利用我替你試藥?徐家兄弟本是 康浩道:「我迷途入谷並非有意,誰

一番的。」 ·衝着你這一頓罵。老夫總要好好報答 苗廷秀含笑點頭道。「罵得好!罵得

管動手吧!! 就沒有打算再活下去,要殺要剮,你儘 康浩傲然道:「小爺既然落在你手中

這一副傲骨老夫决不能讓你受到委屈。」 理,臉上越笑,出手越霧,他表面上對你 心比手海」之名。而且天性最喜强解奪 康浩梁知喜神苗廷秀素有「笑裏藏刀 苗廷秀笑道··「好··有骨氣·就憑你

道。「你準備把我怎麼樣?」 想到這裏,不由暗暗吃驚,便大聲問 越客氣·那就是你倒霉的時候快到了

苗廷秀道:「老夫平生行事最講道理

對於晚生後輩一向總是循循善誘。希望

聲微頓。忽然斜睨康浩笑道。「老夫知道 年輕人知過能改。尤其對那些桀傲不馴的 你自恃武功高强,雖然兩度被老夫擒獲, 人,老夫總要使他口服心服才吧……」語 心裏一定很不服氣,這話可對麼?

詭計暗算,並非憑眞才實學取勝在下,叫 人怎能服氣?」 康浩脫口道•「不錯•你累次用陰謀

學勝了你·那時你怎麽說?」 苗廷秀含笑道。「如果老夫憑眞才實 康浩道。一在下若是落敗,任憑你宰

却又後悔。 割處置,快無怨言。 苗廷秀道••「你別說得好聽,到時候

行。」 悔。但所謂較量勝負,必須要公平合理才 康浩道。「大丈夫一言千金,豈會反

夫偌大年紀,難不成還能佔你一個後生晚 苗廷秀連連點頭道。「這是自然,老

敗得多慘,你們都不許出手幫助,聽清楚 細瞧着人家康少俠的高明劍術,無論本座 你們退開些,圍成個一丈方圓的圈子,仔 接着。便向隨侍衆女揮揮手。道。

無論康浩敗得多慘,都別讓他離開一丈的 嘻而笑,其實,話中含意却是吩咐衆女以 丈方圓爲界·觀看自己如何挫敗康浩 他口裏自稱要落敗,臉上却得意的嘻

麼? 康浩迷惘的說道:「咱們就這樣動手

苗廷秀道。「正是

• 你用手中長劍

吧?」 在兵刃上老夫讓你佔些便宜,這總公平了老夫只以這支竹竿應戰,因爲你是晚輩,

康浩道。「可是我體內中毒,眞氣難

否提聚真氣,根本沒有太大的關係,何况 是較量招式,又不是拚什麼你死我活, 苗廷秀搶着道。 「那不要緊,咱們只 能

毒,外傷又未痊癒,只怕不是他的敵手, 的眞氣能够提聚。倒不懼他。現在體內中 知道這海物一身武功相當不弱,如果自己 短·互相扯平·誰也沒有吃虧。」 是個殘廢人。行動尚且不便。彼此各有所 你肢體健全,一樣可以施展劍招,老夫却 康浩曾在萬海谷中和苗廷秀動過手。

便,那也是有敗無勝之局。」 安如泰山。在下却無力可施。即使行動方 公平了,你雖然行動不便,但內力深厚, 看來必須再跟他說說條件。 主意一定,便搖搖頭道:「這樣太不

苗廷秀道:「依你便如何?

條件,能答應,咱們就動手較量,否則, 殺刴聽便。要我服氣却辦不到。」 給解樂,你一定不肯,所以我只提出兩個 康浩想了一下。道:「我若要求你先 苗廷秀道:「是什麼條件?你且說說

看。 顧了。」 如在限定招數之內你無法勝我。便算我 康浩道。「第一、咱們必須限定招數

呢? 苗廷秀未置可否,又問道。「第二個

康浩道:「第二、你只能坐在轎中發

間道:「五十招滿了麽?」 幌從地上站了起來·瞪着兩隻血紅的眼睛 可是,當他聽了這句話,却不知從那裏來 一股氣力,竟然帶着滿身血污,搖搖幌

他肌膚,不肯傷他的骨骼。却只傷如無意取他性命,雖然杖杖着肉,却只傷 杖,若想殺死康浩,實在易如反掌,但他

只怕·····嘻-嘻

·嘻嘻……」

年輕人骨頭硬,挺得住。如果換了老夫。

苗廷秀笑道:「不錯,究竟還是你們

不從心了…… 此時的康浩・別説還手乏力・連招架也力 的四輪車。圍着滿地翻滾的康浩團團亂轉 碎衣隨竹杖同飛,血肉共炎日一色-笑聲刺耳驚心,杖影飛翻交錯,靈活

頭硬。

就像他心裏恨不得拿刀將康浩的肉一塊塊

他分明在笑·様子却比哭還要難看

割下來吃掉,口裏却故意稱讚康浩年輕骨

十招中·在下只用了兩招。」

康浩冷冷接道。「你且慢得意,這五

苗廷秀笑道。「莫非你想食言反悔

老夫一杖試試。」

康浩一擊無功。日知不妙。連忙改採 挺身催動輪椅。旋風似的追了過來。 有兩手。老夫竟是小覷你了。來啊。再接

苗廷秀陰惻惻冷笑道:「好小子。這

舉不起來了

整條右臂直如脫臼一般,幾乎連長劍也

康浩咬牙强忍痛楚。倒退踉蹌五六步

觀的觀衆。正一聲聲替肆虐的一方報着數 笑肆虐,一個咬牙忍受痛楚,四週更有圍 這眞是一場殘酷的遊戲。一個揮杖狂

不承認落敗嗎?」

而是五十次痛澈心肺的鞭笞。 嚴格說來,那已經不能算是「五十招」, 一個被鞭策的人來說,却是十分漫長的, 「五十招」雖然不是很大的數目。對

有那一天・老夫一定加倍還你的。

康浩道:「大丈夫言出如山,希望你

有一天會向你討還這欠下的四十八招。」

康浩道:「不!在下雖然敗了。但總

苗廷秀哈哈大笑道:「好極了!」只要

但因失血過多,體力衰竭,說完這些話後 記住這筆賬就是了。」他傷的雖是皮肉。

· 業已氣喘吁吁· 冷汗涔涔

活下去,磨折越大,你要活得越堅强。 爲了洗雪師父的沉寃,必須忍辱偷生 心靈上的凌辱。却使他永生永世也無法淡 他不住的對自己說:康浩啊康浩。

半丈以外,一交跌翻在地上,手中長劍也 竹杖分毫無損,康浩却連人帶劍被震飛出

臂上創口也震裂了,鮮血直流,濕

相交,只聽「噹」的一聲,苗廷秀的細小

停了下來,竹杖又挾着勁風,迎面捲到。

康浩措手不及,迫得舉劍封架,劍杖

。眼看已從身旁掠過。突然一個旋轉。便

孰料苗廷秀那輛四輪車竟然行止自如

個「旋風舞絮」身法,急向旁邊閃避。 長劍一收護住前胸。脚下倒踩七星。使了 守勢。企圖在必敗的情形下拖滿五十招。

獰笑說道:□康少俠。傷勢不要緊吧?環 報滿五十招·苗廷秀悻悻的住了手。

出高徒·强將手下無弱兵。老夫一生最欽

剮·儘管動手,康某决不皺一皺眉頭。」

康浩昂然道:「誰忘記了?你要殺要

苗廷秀姆指一翹,笑道:「果然名師

佩鐵錚錚的硬裝子,說什麼也不會過份難

招,不能離開轎中一步。」

來,只好暗暗寬慰自己道:不用慌,千萬

不了,只要拖延到限定的招數,豈不就算 而自己則可從容趨避,攻守自如,縱或勝 秀不能離開軟轎,使他的竹竿無法及遠, 這是康浩的如意算盤,皆因限定苗廷

下沒意見。」 件,必定不會同意,故而康浩又大方的加 上一句:「至於招數限制,由你决定,在

桃、小紅,你們兩人負責記數,要高聲報點,道。「好!咱們就以五十招爲限。小 出招數。不許私自增減。 知話才說完·苗廷秀已毫不猶疑的把頭 依他猜想。苗廷秀絕對不會答應。誰

<u>_</u>

己上當了,果然,苗廷秀話聲雨畢,伸出 側轎簾,露出座位下方四隻車輪…… 四截轎桿立即自動脫落。接着,又掀去兩 烏黑的雙手在軟轎轎桿上一陣撥弄。 前後 康浩大感意外,心念疾轉,便知道自

而成的。 敢情那乘軟轎。竟是由一輛輪椅改裝

固定在椅座下。顯得十分穩固。後面兩隻 面廻施旋轉·極爲靈巧。 車輪却很小,斜斜伸出座椅之外,可以四 那輪椅下四個車輪,前面兩隻甚大

轎支架直駛了出來,只見他上身左右旋轉 隻脚還方便**靈**活。 進退廻旋,除了無法縱高跳低,簡直比兩 扭動。不須使用雙手。座下輪椅卽能隨意 苗廷秀腰部畧一用力・輪椅便脫離軟

無奈話是自己說的,日經沒有辦法再收回 康浩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懊悔不已,

以苗廷秀的奸詐陰險。對如此苛刻條 你就沒有機會了e 了他的輪椅。老毒物就容易對付了。 要鎮靜,如能在一開始的時候,設法先毀 向苗廷秀當胸射去。 劍十三式中「鬼談焚心」・一縷寒芒・直 轉動,猛的大喝道:「那就有僭了。 射人射先馬,毀了你的輪椅再說。」心念 還是由你先動手的好,若等老夫先出手, 「假如你想觀察老夫這輛萬能車的妙用 。讓你先出手。」 笑容可掬的問道:「現在咱們可以開始 苗廷秀一手提着竹仗,一手輕拍輪椅 他不敢輕敵。一出手便是師門絕學魔 康浩心裏道:「你要我先動手。我就 苗廷秀絲毫不以爲忤。仍然含笑道。 康浩抱劍當胸。說道:「你是殘廢人

往下一撥。 說着,輪椅向左一轉,舉起竹杖迎着來勢 勢。目的却是要引誘他出手封架。以便乘 火候雖嫌稍差。招式倒還凌厲。」口裏 康浩原是用的虚招,表面故作凌厲之 苗廷秀含笑頷首。道:「唔!還不銷

虚毀他的輪椅。

側半傾杂杂劍花已閃電般捲襲車輪中心 焚心」化作「滿地金蓮迎風開」。身形向 康浩突然一頓手腕,劍招陸變,由「魔燄 苗廷秀似乎未料到康浩會出此險招 說時遲,那時快。苗廷秀竹杖方舉,

可惜的是康浩眞力無法凝聚,所用長

邊主輪上的鋼條被劍鋒掃個正着。 閃退暑遲·只聽「錚錚錚」連串脆响·左

算是應了誓約·你看可好? 爲你·這樣吧!就由你替老夫做一件事

康浩道。「你要我做什麼事?」

你做了之後。一定會贏得人們的景仰和讚 的英雄性格,一定很樂意的去做, 義良心的壞事,老夫相信。以你見義勇爲 要你去殺人放火,更不會讓你去做違背道 苗廷秀道:「這件事容易得很。 而且 既不

點點頭道:「只要不是悖於道義良心的事 因爲自己業已承諾在先,樂得大方些。便 嘴上越說得動聽,心裏一定另有陰謀,但 • 你儘管說吧!」 康浩知道這老冪物慣會口蜜腹劍。他

謝康少俠! 答應,現在果然不錯吧?你們還不快些謝 本座就知道康少俠急公好義。必定會慷慨 苗廷秀却回頭對隨行六名少女道:

却依言一齊檢袵爲禮,說道:「多謝康 小桃等六名少女都不懂他指的什麼事

做什麼事? 康浩茫然道:「姓苗的,你究竟要我

夫準備妥當·自然會詳詳細細告訴你。 苗廷秀含笑道:「何必性急,且待老

前,附耳低聲吩咐了一陣。 二女聽了,回頭望着康浩露齒一笑 說着·招招手·將小紅和小桃喚到近

的前方。 下的前,轎桿取了回來,默默裝在四輪椅 然後走向先前軟轎停放的地方。把兩截卸

兩截轎桿,老奉物究竟在弄什麼玄虛? 康浩看得大憨不解。心道:輪椅前裝 雨,摟頭蓋臉猛抽下 身前。「刷刷刷」一連三杖。勢如狂風劇 來。

能不能站起來?」

可憐康浩已是遍體鱗傷。奄奄一息

中主輪鋼條,只不過激起一串火星,却未劍,也不是斬釘截鐵的神兵利器,劍鋒掃

能將鋼條砍斷。

就在這霎眼之間·苗廷秀用力一扭身

緊緊抱住頭臉,滿地翻滾,强忍鞭策。 挨一杖。身上便添一處傷口。只得用雙手 內力護身閃讓,創口破裂,遍體血污,每 可憐康浩既無兵刃可用,又無法提聚

以苗廷秀一身功力和堅硬霸道的鐵竹

綻。悶哼了一聲· 險些仆跪在地。

「刷」的一聲,抽在康浩右肩上。 子,輪椅疾轉半圈,手中竹杖趁勢砸落,

這一下只抽得康浩衣衫破裂,皮開肉

月

鞭笞縱然難以熬受,總有完畢的時候,但沒有呻吟半聲。更沒有哀皆求饒,五十次 皮肉的痛苦,康浩咬着牙關忍受了, 一一荷

處置。這句話想必康少俠不致忘記吧!」

如果康少俠不幸落敗了,

須由老共隨意

苗廷秀詭譎的笑道:「咱們有約在先

製

面發出

一聲怪笑,輪車疾駛如風,又追到 ,這時明白已嫌太遲,苗廷秀仰

-126~

用竹杖,竟是刀劍難傷的「苗疆鐵竹」所

到現在他才恍然明白

9

原來苗廷秀所

役伕。康少俠乃是俠義心肝多情種子。相 將如花似玉的美嬌娥,充作揮汗負重的苦 漸漸收飲,又裝模作樣的藥了一口氣,方 信心裏也定有同感……」說到這裏,笑容 見了也會搖頭嘆息,指責老夫太忍心,竟 用手爬着走麼?總算上天起了憐惜之心。 她們,干山萬水,難道叫我這殘廢老頭子 說另僱伕役。她們又不放心。如果不借重 腸,無奈勢迫如此,又有什麼辦法呢?若 才繼續接道:「其實,老夫也不是鐵石心 大力氣?別說老完心中不忍,就是讓路人 水,備極辛勞,試想她們女孩兒家,有多 裝成軟轎·一路上·輪流抬着老宍登山涉 「老夫身落殘廢。行動不便,此次二度出 ·全仗這六個好心的女娃子·將輪椅改 正在疑惑。忽見苗廷秀笑嘻嘻說道。

拖車·藉以折辱康某?」 下去了,你的意思,竟是要康某替你挽槓 才讓她們有幸遇上了康少俠…… 康浩恍然頓悟。截口道:「不用再說

對這些嬌弱的女娃子。竟沒有一點憐惜之 心 難聽,這是老夫一番好意,難不成康少俠 廷秀連連搖手道:「快別說得那麼

殺我容易,若要折辱我,那…… 康浩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要

如山,一諾千金。』霎眼工夫又變成『大眞不愧滿腹才學,剛才選說『大丈夫言出質不愧滿腹才學,剛才選說『大丈夫言出 的大丈夫。隨便怎麽說都可以。 丈夫可殺不可辱」了。看來康少俠是天生

來反駁他-康浩劍眉連連掀動,却想不出一句話 本來,話是自己說的,承諾

> 悔? 也是自己許的,堂堂男子漢,豈能食言反

> > 使康浩硬拉過去。

這老匹夫的驅策凌辱。替他挽槓拖車。受 可是,如依照諾言履行,又怎甘心受

頓使康浩煩慮洗滌,靈台朗淨,暗自下了 少俠莫非忘了一句話:大丈夫能屈能伸。 痛苦的决定 老宍還在等着償還那四十八招……」 · 這時,却聽苗廷秀又陰惻惻笑道:「康 獾塞 在腦海中,使他愁思 百轉,取捨俱難 …許許多多紛紜紊亂的念頭,一時間都 這句話,宛如黑暗中閃起一點火星, 忍辱偷生?慷慨一死?師恩、情仇, 他長吁 一口氣。毅然抬起

頭來。問道: 苗廷秀揚杖一指東南方的崇山峻嶺。 「你要去什麼地方?

少則二三日,多則五七日,大約就可抵達 緩緩說道:「只有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康浩不再多說,默默上前,挽起了車

的汗水,浸淫着劍創傷痕,使人感到像刀 割一般刺痛-苗廷秀趾高氣揚。時而揮杖抽打。如 山道崎嶇難行,驕陽灼熱如火,鹹澀 -這些·康浩都咬牙忍受。

驅牛馬,時而冷嘲熱諷,如待玩物

和小紅在車前開路。斬荆披棘。穿越而過都無。漸漸已無路可走。苗廷秀便命小桃 許隨行衆女扶持一把,只是揮杖吆喝,逼 但任是康浩舉步維艱。車歪輪陷。都不 ·康浩也咬牙忍受了。 人車蜿蜒直入亂山。所經之處。人跡

的時候,便在車上暢飲大嚼,衆女也輪流 休息進食。只不理會康浩。 給他食物,也不讓他休息,自己感到飢渴

着沉重,緩慢而虛弱的步子,默默踏過山僅憑着胸中一點忍辱負重的堅强意念,邁 嶺,跨過溪流。 遍體鱗傷……但是他連一句話也不說 康浩飢不得食。渴不得飲,揮汗如雨

林。苗廷秀吩咐停車搭起帳幕準備過夜。 走了一天,入夜時來到一座臨溪的樹

開了·心靈所受的屈辱·肉體所受的折磨 瞑目而臥,刹那間,彷彿全身骨骼都快散 身子把自己整個頭部深深埋進溪水裏。 ・塡飽て

忍耐支撐。一旦靜下來。反而感受倍增。 都鬆弛了· 却再也忍不住呻吟出聲…… 康浩正是如此,他熬受了整日的折磨凌辱 沒有叫苦。沒有告饒。此時精神和內體

緩緩來到康浩身旁,笑問道。「康少俠 酒壺,嘴中嚼着肉脯,由小紅推着輪椅, 覺得那兒不舒服麼?」

康浩閉日不理,恍若未聞。

平盛世,那兒來的烽火胡騎?再換一首新 說道·「調是老調,詞也是老詞,如今太

頴一些的・要切合當前情景・才能使康少

骨,餓其體膚……』康少俠能吃得苦中苦 將來必爲人上人,爲什麼生氣, 苗廷秀又吃吃而笑。說道:「聖人有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 不肯說

議了好半晌,才由小桃代表回答道:

衆女聽了這話,都覺得十分爲難,商

俠消去心中不平的氣憤。」

他好像存心要將康浩活活累死。既不

康浩將車槓一抛,蹣跚走到溪邊,俯

頓時都湧上心頭。 洗净汗漬。解了渴意。順手摘了些野 ·肚皮,然後仰面倒在草地上,

好!不好!

調兒。叫人聽來越加心煩。康少俠是大丈好!不好!這種『佳人鎖眉一身愁』的調

才唱了兩句。苗廷秀就搖頭道。

一不

大伙兒圍着火堆盤膝而坐。一面鼓掌

一面輕啓朱唇。漫聲唱道。

「昨夜

夫,大英雄,該唱個慷慨激昂些的。」

衆女低聲商議了一陣·重又唱道:「

所以懶得開口了?」 啊!老夫明白了,康少俠一定是太疲倦, 回頭又對小紅等六名少女吩咐道:「 苗廷秀自顧又道:「啊!老夫明白了 康浩仍然不理不睬,狀如熟睡。

堆火·大伙兒唱幾支歌·替康少俠解解悶 拉了一天車・如今疲倦了・你們就該生個 你們也不懂事。康少俠仗義勇爲。替們你 • 同時也表示一點慰勞之意才對呀! 六名少女齊聲答應,連忙在康浩身旁

泛舟臨雙溪。月影波光夜遲遲…… 生起火堆。

人在痛苦之際。往往能够憑仗意志去

苗廷秀舒適的躺在輪椅上。手裏執着

句音韻都充滿了蓬勃之氣。

但苗廷秀聽到一半,仍舊搖頭不滿,

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這一曲果然聲調激昂。高吭入雲。字

無城廓。雨雪紛紛連大漢。胡雁哀鳴夜夜 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飲馬傍交河。行人

無形中也旺盛了許多。 絲毫不感到飢渴。而且 雖然不能使眞氣復聚,一日不飲不食,却 ,那衰竭的體力

現她的踪跡 就在行列附近,但由晨至暮,始終沒有發 的影蹤,結果是失望了,他深信月眉必然 這一整天,康浩無時不在留意着月眉

到一件事-赫然竟是指向川陝邊境的大巴山 不過,一連三日跋涉,已使康浩警惕 那就是苗廷秀所走的方向

大巴山是復仇會總堂所在。難道老事

物此番重入江湖。已被復仇會羅致了? 以眼前情况推測,這事不僅很可能

會有毒神加盟,何異如虎添翼,不知將在 簡直令人可怕。果眞猜測變成事實。復仇

久的將來,自己又要落到那個冒師父的復康浩並不担心一己之安危,但想到不 武林中掀起多麼大的血腥風浪。

咱們的行程大約還有一二天,如果你未酬 服氣,但也犯不着跟自己的肚子遇不去, 凡事不可太過倔强,老夫知道你心裏很不 的乾粮。並且和藹的說道。「年紀輕輕。 仇會主手中,不禁餘悸復鬼,悚然驚心。 入夜歇息,苗廷秀又分給他一份豐富

離火堆較遠,視綫較隱蔽的草地,倒身睡 身,却統統抛進山澗中,然後選了 康浩也不說話,默默接了過來。 一處距

襲上身來,腦際朦朦朧師,眼皮重逾千斤 躺在那軟綿綿的草地上,不片刻,睡意便 直恨不得放鬆百骸,早早奔入那甜蜜的 他勞累了一天,此時實已疲憊不堪。 給了康浩一份乾粮和半壺美酒 整日。傍晚歇息的時候,苗廷秀破例分 行行復行行,第二天又在亂山中轉了

> 小藥丸,飛快的投進了他的口 接着。兩顆齒關被重重捏了一下

中 •

顆小

藥丸入口卽化,頓時一縷清香,順喉

不行?

意,老夫重重有賞。」

小桃盈盈一笑,便獨自唱道:

苗廷秀道。「行!只要唱得康少俠滿

倒想到一首新歌。不知由婢子一個人唱行有新詞新調。不一定姐妹們都會唱, 婢子

.伏 看也不看。仍然以山泉解渴,採野菓充飢 ,沉沉入睡。 肚子塞飽了,隨處一倒,不久便鼻鼾起 對那些香噴噴的美酒與乾粮,康浩連

的聲音驚醒 誰知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陣悉悉率率

的纖纖玉手,同時低聲道:「月眉-

康浩心頭狂震,猛探手抓向那隻投藥

「虎胆精」!

啊!「虎胆精」!是百禽宮的療傷聖

古來帝王尚忍辱。問君何事滿不平の 仲達笑約巾幗衣。三分天下始歸晉。 文王食子含淚吞。換來周於八百春。

一曲甫畢。苗廷秀已大聲叫起好來。

「好歌詞,這才是即情應景,寓意

敏銳,輕輕睜開眼皮,只見一條纖小的人 ,正向自己倒臥處匍匐欺近。 康浩雖然暫時失去了內力,耳目仍甚

深長。難得!難得!

, 直挺挺躺在火堆邊, 連眼皮也沒有睜

低頭一望康浩。却見他木然無動於衷

劍 個女人,而且,手裏選握着一柄閃亮的長 動身子,黑暗中看不清面貌,但顯然是一 必定停下來左右張顧一遍,然後才繼續移 那人行動已算十分謹慎。每行數步。

驚醒,各掣兵刃跳了起來……

隨着喝聲,六名少女也紛紛從甜睡中

康浩情急生智,連忙低叱了兩聲,喝

間道:「什麼人?」

數丈外一片亂草叢中。

康浩翻身欲追。却聽見苗廷秀沉聲喝

空,人影破空飛起,只一霎眼,已沒入了

誰知那隻手閃電般一縮。竟使他抓個

偷來暗算我不成? 女。這是其中那一個?我跟她們素不相識 無怨無仇,難道她竟會趁深夜時分,偷 同行只有小桃等六名少

急着來舐血吃了?」

苗廷秀和六名少女方始釋然。在火堆

欺·小爺人還沒有斷氣,你們這些畜性就 叫咒罵道:「他媽的,真是虎落平陽被大

,且看她如何下手? 心念電轉,却坦然閉上眼睛,假作熟

信受辱屈胯下,英雄不論出身低。古來將

「太太負販行井市,皆緣時乖運不濟。韓

首給康少俠聽。

定還沒有聽出歌中好處,小桃,你再

苗廷秀皺皺眉頭,接着又道:「康少

小桃清了清嗓子

• 果然又接着唱道

相尚如此,間君何事長嘆息……」

苗廷秀剛想讚好,却見康浩鼾聲隱隱

·居然已經睡熟了。

他心中一陣惱怒。手一翻。竟將半帝

反抗的力量了。 然在白天,也只有束手待斃,根本就沒有 其實,現在的康浩早已精疲力竭,縱

子只蹲在旁邊,怔怔注視着他,並沒有進 子已爬到康浩身邊,但聞嬌喘吁吁,那女 一步的舉動。 伏行之聲漸漸接近,不多一會,那女

剛 伸 一伸手脚,似要翻身的樣子,不料手臂 伸展。突然聽見一聲幽幽的輕嘆。 康浩覺得納悶起來,故作午夜夢廻。

> 只是遠遠讓他看上一眼也好……然而, 在地上,期待着月眉能够再度出現,那怕 各自安歇。 中添了些枯枝。將火燃得旺旺的。然後又 可是,康浩却再也無法入睡。他靜臥

靜如死,喉中餘香仍在,月眉的影子,

夜

壯志已成餓俘·那就太不合算了。

的旅程…… 口氣,抖落滿身悵怨,繼續踏上艱苦羞辱 衆女起身收拾準備上路,才失望的嘆了 始終沒有再出現過。 他整整盼望了半夜,直到夜盡天明

虎胆精」不愧是療傷培元的聖藥

-128-

但是,他只用血紅的眼睛恨恨瞪視着

來...

痛得康浩嘶聲大叫,猛可從草地上跳了起

傷口被烈酒灼燒。宛如刀割火烙。只

• 全淋在康浩身上

苗廷秀。滿口牙齒咬得格格作聲,却始終

沒有說過一句話,說出一個字……

再來。這 到夜深衆人都已入睡的時候,月眉一定會 這麽睡去,他不停的翻身,藉以驅走睡魔 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他要留住她問她爲什麼負氣離開石泉? 實在睏極了,便用指甲重重擰扭自己 但是,他却極力支撐着,不讓自己就 一次·他不能再讓她偷偷溜走了 ·因爲他猜想。等

道她是不是願意聽?是不是會相信和體諒 唉!要說的話真是太多太多,只不知

麼還不來呢? 毒物早已沉睡,如此難得的時機,她爲甚 了月光。火堆也漸漸微弱了。帳幕中的老 荒山寂寂。亂林蕭蕭。天上形雲掩去

辣的液汁。緩緩餵進他的嘴裏…… 覺有人輕輕到了近前, 並且將一種微帶火 曠野寥寂。仍然不見月眉的影子。在沉重 是一聲失望的輕嘆。好不容易熬過午夜。 急急昂起身子四處張望。每次得來的。總 疲倦壓迫之下,不知不覺竟朦朧睡去。 正當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恍惚間似 康浩靜靜躺臥着。偶聞風吹草動。便

若無骨的手臂, 興奮而顫抖的叫道:「月 康浩矍然驚醒,急忙緊緊握住那條柔

間起來,我就說你白天逞英雄,夜裏餓極 來偷我的乾糧。 一伸舌頭。道。「怕甚麼。他要

消 不知是否指的這種情形。這丫頭對我雖是 起來。心忖道:古人說最難消受美人恩。 分憨氣,竟是個說到做到的人,不由顧慮 一番好意。其奈舉動粗野。委實叫人吃不 ·還是少惹她的好。 康浩雖是天不怕地不怕,但瞧她有幾

肩,櫻唇含嗔,模樣兒竟是既俏且媚,風 支着桃腮,閃着一雙似霧的眸子。秀髮垂 在康浩對面,臉上帶着温柔的微笑,玉腕 • 現在却又像個淑女 • 只見她側着嬌驅躺 可是奇怪得很,那小紅適才像個潑婦

然笑道 • 康浩連忙應道:「好! 她用手一推草地上的肉脯和乾糧・嫣 你怎麼又不吃呀? 我吃!我吃!

嚼起來。 取了一片乾餅,迫不及待的塞進嘴裏咀 小紅又笑道:「剛才,你是不是在做

夢?」 月妹」的?」敢情她並沒有聽清楚,竟將 樣厚臉皮,抱住人家拚命叫甚麼『月妹! 康浩愕然道:「做夢?做甚麼夢?」 小紅道:「如果不是做夢,爲甚麼那

我,那個『月妹』是你的甚麼人?」 「那時不知道是小紅姑娘。多有失禮。」 「月眉」錯當成「月妹」了。 小紅道:「失禮倒不要緊,你得告訴 康浩被她間得俊臉緋紅,赧然道。一

-130-

康浩遲疑了一下・道:「她-

一她是

「呀!」那人一聲輕呼。整個軟綿綿

聽我把話說完了再 眉。別走-別走-我有話要告訴你。求你了個軟玉温香抱滿懷,一面低聲道。「月

緊接着。耳傍又响起低啞的話聲。說

應我不要走…… 道:「我的少爺,你小聲一點行不行?」 康浩含糊的道。「月層。你……你答

麼悄悄餵藥給自己吃,却不肯跟自己交說 問她這些日子都去了什麼地方?問她爲甚

一語半句?他更要向她坦述自己和湘琴的

道。「你是誰 臂微鬆,定睛一看之後,忍不住又失聲問 可是你也得放鬆一些讓人家好喘口氣!」 康浩忽然發覺那人語聲有些不對。雙

道 懷中那人急忙又掩住他的嘴,輕輕說 小聲些,我是小紅!」

雖是責問,聲音却壓低了許多。 那人果然是那名叫小紅的少女。不由薄怒 康浩猛可推開她的身子。這才看清楚 「你偷偷跑到這裏來幹甚麼?」語氣

物來,何必這麼兇霸霸的呢?」

口那火辣辣的液汁。八成就是她在餵自己 內脯,小紅手中正拿着酒壺,回想適才入

「謝謝你的好意。我不餓。」 想到這裏。不禁大感歉疚。搖搖頭道

又低聲道:「還說不餓呢,這兩三天, 小紅探頭向苗廷秀所住帳篷望了一眼

掩住了他的嘴。 的嬌軀。仆倒在康浩身上 康浩低頭一看,草地上的確放着一包 小紅幽幽的道:「人家好心替你送食 那人嗤的一笑。道:「好!我不走。 話沒有說完,一隻柔軟的小手,突然 康浩怕她會掙脫離去,雙臂一圈,來

能辜負巫九娘的付托,不能背棄婚約是同 任和承諾,他不能負心背義,就像自己不 情感,那是真誠的道義之交,也是一種實

了妻室啦?那眞是太可惜了**。** 康浩道。「我和她已有婚約。尚未正 小紅吃驚道。「呀!你這麼年輕就有

呢? 看你不像是個笨人。為甚麼要做這種笨事 小紅吐了一口氣,道:「那選好一我

老婆,這還不算笨嗎?」 康浩詫道:「我做了甚麼笨事?」 小紅正色道:「你年紀輕輕的就想討

怎能說是笨事?」 康浩道:「婚配嫁娶,乃是人倫之常

嫁人的時候,就像初開的花朵,千嬌百娟 等於殘花敗草。只有一天比一天枯萎凋零 開的紅,人是未婚的好,一個女人在沒有 句話簡直大錯而特錯。我告訴你,花是未 最後變成人人厭棄的黃臉婆…… 鮮艷奪目,一旦做了男人的妻子,那就 小紅連連搖手道:「錯了 一錯了

反常的話來·的確有些駭人聽聞。 充滿夢一般的憧憬的時候。居然說出這種 值青春年華, 倒也罷了,偏偏這小紅年不過二九,正 這番話如果出自男人或已婚婦女之口 應該正是純眞無邪・ 對人生

· 怎能懂得這些事情? 康浩不禁好奇的問道:「你的年紀這

會主嗎?」 些都是咱們副會主親自講解的。」 康浩心中一動。道:「是復仇會的副 小紅笑了笑。道:「我本來不懂,這

主由副會主親自兼任。咱們堂裏全部都是 • 都屬於復仇會新成立的『姐妹堂』 • 堂 小紅點頭道·「正是。咱們六個姊妹

> 打的,怎麽能不餓?」 整天不停的拖那輛車子。人又不是銅鑄鐵 你只喝些山泉,胡亂塞些野菓充飢,又要

康浩不想對她多作解釋,默然沒有作

來的,只因見你可憐,才……」 我不會害你。這些酒食。都是我偷偷貯下 深仇大恨。但我和你無怨無仇。請你相信 • 道:「我不知道你和苗長老之間有甚麼 小紅見他不說話,又輕輕嘆了一口氣

來可憐。」 康浩突然截口道:「在下並不需要誰

我是欽佩你一身傲骨…… 康浩道:「在下也不值得人欽佩。」 小紅一怔·苦笑道·「算我說錯了

活着才有機會。對不對?」 是鋼。你要想報仇雪恨。至少總得讓自己 自己賭氣,又有甚麼盆處呢?人是鐵,飯 常言說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這樣跟 小紅微吁道:「瞧你這人多難說話。

餓? 經說過了。我不餓,姑娘沒有聽見嗎? 小紅也有些氣了。問道:「你當眞不 康浩不耐煩的道:「對是很對!我日

也無妨…… 康浩哂道。「不餓就不餓,便說十盤 小紅道:「你再說一聲不餓?」 康浩道。「當眞不餓。」

還要睜着眼睛說瞎話,人家好心好意,你 抓起那包肉脯,便向康浩口裹硬塞了一塊 • 一面說道 • 「瞧你瘦得成了皮包骨頭, 騎在康浩肚子上。左手按住他的頭。右手 小紅將酒壺朝草地一抛。一翻身。竟

新增加的了。但不知他叫什麼名字? 聽說復仇會有個會主,那副會主想必也是 女人。彼此以姐妹相稱所以叫姐妹堂。」 康浩暗暗吃驚,忙又問道:「以前只

乃是當今武林第一奇女子。姓冉。名字 小紅得意洋洋的說道:「咱們副會主

康浩脫口道:「冉肖蓮?

險,救過我一次。說起來正是我的救命恩 康浩道:「不錯,她曾經冒着極大危 小紅微怔道:「原來你認識她?

那根本是絕不可能的事。」 沒有弄錯人吧?咱們副會主會救你的命。 小紅却滿臉不信之色。凝目道::「你

錯,那時候,冉姑娘還沒有擔任副會主的

康浩微笑道。「救命恩人,怎麼會弄

會主平素常說:天下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職位·姐妹堂也還沒有成立…… 人都變成女人的奴僕。那時天下才會太平 · 她平生最恨男人· 怎麼會冒險救你性命 • 才給男人一點便宜 • 等到有一天 • 男 女人萬萬不可帮助男人。除非想利用他 小紅搖頭道:「那更不可能。咱們副

含意實已不言而喻。 說出來,其輕蔑與不屑之情,溢於言表 聽計從,遲早要把會主的位子讓給冉姑娘 男人,那邊帳中的苗廷秀,也是男人。」 至於苗長老。哼一 小紅冷冷道:「咱們會主對冉姑娘言 康浩笑道:「別忘了你們的會主就是 - 」下面的話雖沒有

康浩微笑道:「如此說來,你送這些

倒推三推四,你這種人,跟你說道理是不

康浩口中唔唔道•「你……你這是幹

小紅道:「幹甚麼?你自己不肯吃。

又塞進另一塊肉脯,更用小手用力按住康 得給我吃下去。」口裏說着,手上不停, 我就强來。管你餓不餓。反正這些東西你 浩的嘴巴·不讓他再吐出來。

眼睛·將滿口肉脯硬嚥了下去。 扎不開,萬般無奈。只得一伸脖子,一翻 辣,嘴裏被塞得滿滿的,連話也說不出來 身子被緊緊壓住。用盡吃奶的力氣也掙 康浩做夢也想不到這丫頭竟然如此潑

備强灌。 剛喘得一口氣·小紅又抓起酒壺·進 康浩是真急了,又怕吵醒了苗廷秀

連忙告饒道·「姑娘別用强·我……我吃 小紅道:「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倒

想騙我? 康浩忙道:「决不騙你,只要你不用

口酒。以示誠意。」 我一定自己吃!」 小紅還不肯相信,說道:「你先喝下

了一大口。 康浩無奈,只得就着她手中酒壺,喝

着急,一急了,甚麼事都幹得出來。」 少俠,對不起啊。我沒有惡意。只是不能 輕在他身邊躺了下來。低聲嬌笑道。「康 小紅這才滿意的一笑。放開康浩。輕

鬧,難道不怕驚動你們的苗長老麼? 康浩輕嘆一聲。苦笑道。「你這樣胡

麼事吧? 酒食給我·大約也只是想利用我替你做什

小紅語塞。

赧然笑道:「你這個人呀

年黑谷四凶之一,什麼時候被復仇會聘爲 看起來老實,其實壞死了 康浩又試探着問道。「苗廷秀乃是當

自把他禮聘出山的。 聽說是在不久之前。由本會倪總堂主親 小紅道:「詳細的情形,我也不知道

總堂 主是誰都不知道?」 小紅道:「啊!你連咱們復仇會的倪 康浩緊接着問:「倪總堂主是誰?

林中的頂尖高手,對不?」 怎會知道那麼多?依我猜想,大約總是武 康浩笑道:「我又不是復仇會的人。

武林中顯赫過一段時候。我一說出來。你 種天下無人能及的本領,想當年,也曾在 主不僅胸羅萬機。精通奇門幻術。更有 小紅點頭道:「對極了。咱們倪總堂

誰? 康浩道:「你快說出來吧,他究竟是

是當年以擅驅百獸名震天下的倪森。 『獸神倪森』?」 康浩駭然道:「你是說黑谷四凶中的 小紅一翹大姆指,低聲說道:一他就 <u>__</u>

份雖然比會主畧低,其實却是會中第 老的師兄,又兼復仇會金花堂的堂主,名 小紅道:「一點也不錯,他就是苗長 一高

手……」 她繼續說了許多對獸神倪森的推崇之

辭 ,康浩一句也沒有聽進耳去,單憑「獸

神郭金堂」是由康浩親手掩埋, 散,武林傳聞都說他們惡貫滿盈已遭天譴 「毒神」的陰狠,加上復仇會的龐大勢力 驚人而可怕的悪耗,以「獸神」的智計, 」都被復仇會延攬羅致 明高」尚無消息之外,「獸神」和「毒神 神」兩個字・無須贅述・已終足够震駭人 心了,據康浩所知,黑谷四凶自從匿跡星 萬不料却個個仍在世上,其中除了「火 -這的確是一棒 一蛇神董

脫險都有問題,又怎能援救湘琴呢? 即使能轉到,如果無法獲得解藥,連自己 和黄石生・以便早作提防・商議應付之策 密,却苦于無法脫身將這消息通知駱伯傖 ,能否專到易湘琴,也是毫無把握的事, 而自己忍辱負重,冒險前往大巴山總堂 康浩無意中由小紅口裏發現這驚人秘 反覆尋思,心亂如蔴,始終想不出一 ,委實無人堪與匹敵

小紅見他蹙眉不語,輕聲問道:「你

個萬全的方法。

不够深重嗎?」 有什麼目的?如今武林殺孽血腥,難道還 復仇會將這些絶世凶人網羅入會,究竟 康浩道。「沒有什麼,我只是在奇怪

候,凡是復仇會的會友,都可以睥傲天下 於對牛彈琴,我只知道經過這次大亂之後 隨心所欲,儘情享受榮華富貴……」 武林中便再也沒有復仇會的敵手,那時 小紅笑道。「你問我這些大道理,等

武林正義衞道之士是殺不完的。」 康浩冷笑道:「那是痴心妄想,須知

贏了,總少不掉有我們女人的好處。」 殺不完,那是你們男人的事,反正無論誰 康浩道。一這也是冉肖蓮告訴你們的

道理。一 小紅道:一有什麼不對嗎? 冉姑娘常

就有福了,別管他們誰勝誰敗, 女人的僕奴。 對我們說:天下男人自相殘殺, 一會,輕嘆道•「她一生遭 都將淪爲 咱們女人

光。 日將一份乾粮吃完,東方天際也透出了曙 她不該因此仇視天下所有的男人…… 兩人相對而臥,娓娓而談,不知不覺

遇太以可憐,

蘊藏在心中的仇恨太深,但

走,真要被他們發現了……」死,怎麼胡胡塗塗地說了一夜的話,再不 壺残肴,一面喃喃自語道。「唉呀!真該 小紅首先驚覺,急忙收拾草地上的空

• 「這就叫「歡娛嫌夜短」嘛。現在要走 ·已經太遲啦。」 忽聽「噗哧」一聲輕笑,有人接口道

來到近處,正含着滿臉神秘的詭笑,斜靠 在一株矮樹上 兩人循聲驚顧,只見小桃不知何時已

我……我…… 身後,靦覥笑道:「姐姐起身好早 你手上是什麼東西?拿出來給我看。」 小紅不由自主向後直退, 吶吶道: 小桃道:「選早?太陽快晒着屁股了 紅心裏一慌,忙將空壺殘肴反藏在

倒不如爽爽快快拿出來,省得讓苗長老知 道,那時大家都難堪!! 小桃道:「現在掩藏已經來不及了

小紅聳聳香肩,輕鬆的道:一般得完

抵達總堂,過了今夜,便不要緊了。 只望你務必記住我的話,咱們明天就可以 說完,不等康浩再開口,提了水壺, **ـــ**

匆匆而去。

邊和衣躺了下來。 件事放在心上·填飽肚子以後·就在水塘 等到現在?於是·只淡淡一笑·並未把這 形同俎肉,如果是苗廷秀要害我,何須 康浩暗暗訝詫,心忖道:我中毒未解

他委實太疲倦了。頭一着地。霎眼間

恍惚有人輕輕推着他的肩頭・喚道:「康 夢香酣,不知過了多久,朦朧中,

「唔」了幾聲,又沉沉睡去。 重逾千斤,怎麼也睜它不開,口裏含混的 少俠!醒一醒!」 康浩想睜開眼睛,無奈一隻眼皮竟似

死?眞急死人!」 ,只聽那人自言自語道: 「怎麼睡得這樣 他身體雖然疲憊無力,神志却很清醒

康浩心裏也着急起來,因爲那人一邊 邊已揑開他的嘴,正將一種辛辣的

醒,小腹之下燥熱難當,彷彿有千百隻螞 直透丹田 些不同,一入喉中,頓時熱力向下蔓延, 液汁,向他口中直灌。 向一點集中,然後膨脹,膨脹,不斷的膨 蟻在皮膚內蠕動,使人遍體酥麻, 奇癢難 那液汁分明是酒,但却和一般酒液有 -似夢非夢,似醉非醉,似醒非 竟使他平靜的心湖,起了異樣 更有一股灼人的熱流,漸漸的

康浩心跳加速,張大了口 喉中發出 -132-

血沸騰,幾乎要爆裂開來 低沉而激動的咆哮,刹那間,似覺體內熱

烈火的灼燒烘烤之下,他口乾舌燥,忘了 師門沉冤,也忘了連日所受的苦役和凌辱 片混亂的火紅色,整個身子就像陷在熊熊 他只覺得,有一種迫不及待的獸性的需 他猛然睜開了眼睛,但看到的只是一

陣低沉的笑語,道:「康少俠,看看我 驀地裏,一縷幽香撲鼻,耳邊,蕩起

現自己身傍,緊偎着一個半裸半掩的胴體 •他怔了,茫然間道:「你是誰?」 那膩得像蜜糖般的聲音道•「我是小 康浩用力搖搖頭,凝且細看,這才發

桃 肢臂伸動·糾纏了上來。 你喜不喜歡我?嗯?」 說着說着,小桃竟變成了「八脚魚」

再吃你的酒食了。 「你是小紅?你又來幹什麼?我是不會 康浩似乎明白,又有些糊塗,喃喃道

手脚齊施,大胆的採取了主動。 跟她比比不可,且看是誰拔得頭籌。」她 記得小紅,我那一點及不上她?哼!我非 心裏一生氣,立時展開了火辣辣的行動, 小桃冷冷一笑,道:「原來你心裏只

從迷惑中駭然警覺,喝問道:「你在做什 或許是她大胆得太過份了,反使康浩

T

閉了啞穴。 喝聲頓止,喘息之聲却越來越劇烈, 聲未落。 腦後一麻,已被小桃駢指點

> 替他送些吃的東西來。」 少俠餓了兩天,怕他體力不繼,所以…… 小紅無奈,只得低頭道:「小妹見康

麼殷勤? 他,是他自己不肯吃,却要你偷偷來献什 關你什麼相干,苗長老已有乾粮酒食分給 小桃一撇嘴角,道: 「他體力不繼,

姐掩蓋一二・」 小紅垂手道:「小妹知錯了,只求姐

交換條件。」 小桃道:「要我掩蓋容易,但有一個

得到,一定答應就是。」 小紅忙道:「姐姐請說,只要小妹辦

嘰咕低語了一陣。 「妳附耳過來。」凑在小紅耳邊,嘰咕 小桃閃目向康浩掃了一眼,招招手道

條件,必與康浩有關。 憂慮的目光偸望着康浩,顯然那小桃所提 小紅一邊聽,一邊皺眉,不時用焦急

姐姐冤死人了,我們真的只說了一夜閒話 ,並沒有· 聽了一半,小紅忽然連連搖頭道:

却休怪我不顧姐妹的情份。」 沒有妳自己心裏明白,你若答應,大家都 有好處,否則,我就把事情告訴苗長老, 小桃沉聲道:「你少跟我假撇清,有

廂情願的事,即使我答應了,又有什麼 小紅遲疑的道:「好姐姐,這可不是

羹。 自有妙計,事成之後,少不得也分你一杯 小桃說道:「只要你肯帮忙,姐姐我

康浩見那小桃語態詭秘,大有暧昧之

的身子,撕扯着他的衣服,口中囈語連連 ,恍如久病頻危時的呻吟…

推拒……無奈所能施用的力量,却是那麼 呻吟,這情景,別說康浩眞氣渙散,事先胴體,耳中聽到的,是小桃那使人心醉的 微弱,何况他手指接觸的,是小桃火熱的 中一點靈智尚未泯滅。他奮力掙扎,猛烈 仍然是存在的,內心雖受情慾的煎熬,腦 持久拒不爲所惑。 又飲了藥酒,即使沒有,事實上也難以堅 康浩穴道受制不能出聲,身體的感受

突然身子一陣顫抖,呻吟和動作竟一齊停 止,整個嬌驅軟綿綿俯伏在康浩身上。 可是,就在這干鈞一髮的時候,小桃 康浩趁機擺脫糾纏,掙扎着站起身來

罷手?便急急向水塘奔去。 當時也未細想小桃怎會在緊要關頭忽然 當他將自己的頭部浸進淸原的泉水中

的東西重重發了一下,竟糊裏糊塗倒在水 塘邊睡熟了 突覺腦後「黑甜」穴上,似被一個堅硬 等到清醒過來,已是第二天黎明時分

並未負傷,隨身所帶物件,却已全部不見 傷,連忙低頭檢視,這才發現,自己雖然 留着一小灘血漬。 生過。但是,昨夜「糾纏」之處,赫然遺 土山上一片寂靜,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 康浩還以爲是自己在「奮戰」中負了

激動中的小桃如瘋似狂,緊緊扭纏着康浩 山百禽宮的門匙和令牌,百禽翔天圖解,娘臨終所贈那隻純金盒子,裏面存放着巫 容革囊,革囊中除了易容藥物,更有巫九 那些物件,包括十柄風鈴劍和一隻易

> 意,尤其一雙桃花眼妖媚輕佻,令人厭惡 再理會她們鬼鬼祟祟說些什麼了。 便站起身來,逕自走去小溪邊盥洗,不

苗廷秀也起身收拾妥當,吩咐拔簪起行, 繼續上路…… 等到從溪邊回來,旭日已高掛天際

齊翻落峭壁。 次行經山崖險峻處,都差一 堪,有時挽着車槓也會不知不覺入了夢鄉 任是揮鞭痛打,也無法振奮起來,好幾 康浩一連兩夜未能入睡,途中困倦不 點連人帶車一

體力業已不繼,迫不得已,只好提早宣佈 梨營休息。 苗廷秀見此情形·只當他絶食過久

泉解渴,採摘野菓充飢,對其他的事, 概不理不聞。 絶接受乾粮,抛下車槓 這一天因爲提前歇息,紮營的地方是 康浩依然是老方法,既不說話,也拒 ,便逕自去尋覓山

在塘中洗剝乾凈,勉强裹腹。 飲用,却沒有菓樹,康浩只能掘些草根。 一處土山山頂,附近雖然有一個水塘可供 正當他坐在水塘邊咀嚼着難以下嚥的

得太沉,更不可距離苗長老的篷帳太遠, 音急急說道:「康少俠,今夜裏千萬別睡 草根時,小紅忽提着一隻水壺低頭走了過 她偽作取水,靠近了康浩,却壓低聲

小紅道:「我沒有時間詳細告訴你,

任何酒食都不要接受,切記!切記!」

康浩詫異地間道:「莫非有什麼變故

以及月眉的庚帖……

巫九娘?如何對得起月眉? 在竟然全部失去,叫他如何對得起慘死的 所贈,那隻純金寶盒,更是關係重大,現 風鈴劍傳自師門,易容藥物係黃石生

忽見小紅掩掩藏藏奔了過來。 康浩心急如焚,正不知怎麼模辦才好

什麼事故沒有· 關切的間道:「康少俠,昨天晚上發生了 她仍然提着一隻空水壺,偽作取水,

康浩點點頭道。「我遺失了許多重要

些什麼?」 小紅一怔,道·「你遺失了東西·是

見,小紅姑娘,你能替我查轉一下麼? 小紅茫然說道:「是不是被小桃偷去 康浩道?「反正我身上的東西全都不

來我將感激不盡。 那些東西對我十分重要,你若能帮我尋回 「可能是她,也可能是別人……唉!

住 對她有什麼好處呢?」 · 難道只爲了想偷你的東西。那些東西 小紅楞了好一會,喃喃道:「這就奇 她特意調配了藥酒,又將我穴道制

負了傷?是不是藏着一副革囊。·」 「請你替我去查看一下小桃,看她是不是 康浩無暇對她詳細解釋,焦急的道:

頭髮都沒有少一根,那像受過什麼傷。 正說着,忽見小桃也提着一隻水壺 小紅訝道:「受傷?她睡得正酣,連

媚媚走了過來。 康浩定神細看,果見她嬌慵懨懨, 重

堆笑招呼道・「桃姐姐早・」 小桃淺淺一笑,道:「你早!」

安詳,全無一絲異狀。 色,兩人都被小桃這份沉着,弄得如墮五 小紅和康浩互相交換了一瞥詫異的眼 逕自蹲下身子,向水塘中取水,神態

姐自居,六有警戒小紅之意。 課,回頭又招責径。」那口氣儼然以老大 站了起來,轉對小紅說道:「苗長老已經 身了,咱們快去收拾一下,別在這兒躭 片刻之後,小桃汲滿一壺泉水,緩緩

跟隨離去。 小紅連忙答應着,匆匆取了水,準備

康浩實在忍不住了,沉聲道:「慢點

在下有件事想請教。 小桃毫無意外神色,微笑道:「康少

東西,不知姑娘可曾見到?」 **俠有什麼指教**? | 康浩起:「在下昨夜遺失了幾件重要

康少俠凡事三思出口,千萬別信口關河, 是女流之輩,一樣也愛惜清白名聲,希望 貴重東西?難道疑心是我偷的嗎?咱們雖 當下笑容一沉,道:「康少俠丢失了什麼 這句話問得太率直,小桃似感不悅,

康浩聽了,反而張口結舌,說不出

小桃忽微微一笑,間道。「康少俠講

說呀,你究竟遺失了什麼貴重東西?」 康浩忙道。「啊-沒有什麼……沒有

在姊妹們的行李中搜一搜?」 小桃又道:「可要咱們報告苗長老

必了 康浩急急搖手,說道:「不必了!不

小桃聳了聳肩,轉對小紅道:「那麽

蕩瘋狂,今天却又冷若冰霜,莫非得了什 不禁疑雲重重,暗忖道:「遺丫頭昨夜淫 康浩怔忡的望着兩人相偕離去,心中

山谷,谷口兩山夾峙,僅有一條形同棧道 小徑可通,路面險峻而狹窄,輪椅已經 午刻過後不久,抵達一座羣峯環繞的

遊。」 受了四天辛苦,總是算有始有終,履行了 了,老共願意以待賓客之禮,邀你入谷一 自己的諾言,從現在起,你不必再拉輪車 仍然改裝成軟轎,而後對康浩說道·「你 苗廷秀下令在谷口稍歇,並且將輪椅

康浩冷冷答道:「你的意思,是不給

意思,老宍决不勉强。」 帶在身邊,你若願意同往,入谷之後,自 當給你解藥,如果不願,儘可在此地等候 給你解藥,只是老夫臨行倉促,解藥忘了 老共會派人給你送藥出來,一切隨你的 苗廷秀道•「老夫言出如山,豈會不

下淡然一哂,說道。「關下是成名多年的康浩早已料到老毒物會來這一手,當

聲稱解藥尚未配製,還要採集藥材,開爐 前輩,但不知會不會在入谷之後,又突然

儘可跟老夫一同去取。」 不會,不會,解藥就在谷中,你若不信

要試試復仇會總堂,是不是龍潭虎穴。」 康浩道•「好-·我就跟你去一趟,倒

擋住去路,入谷小徑至此突然中斷。 入山谷,才行了不到百丈,迎面一座石屋 軟轎改裝還原,仍由兩名少女抬着進

班査驗放行。」

直入室中,然後放下軟轎,悄悄退了出來 石門重又自動關閉 屋中却空無人影,那兩名少女抬着軟轎 軟轎行到石屋前,兩扇石門霍然而開 0

都不見了。 門再度啓開,屋中的苗廷秀和軟轎竟然全

仍和先前一樣空空盪盪,毫無異狀。 康浩暗吃一驚,凝神細看那座石屋,

聲又起…… 劍少女也進入了石屋,石門關閉,隆隆之 接着,兩名抬轎的少女和另外兩名佩

只剩下康浩和小桃,小紅三個人了。 康浩忍不住好奇的間道:「這石屋中

難道另有秘密通路麼?

們了。」

苗廷秀居然毫不臉紅,吃吃笑道。

去的風鈴劍和百禽宮寶盒。 那不僅爲了取得解藥,更爲了要尋回失 事實上,他已勢成騎虎,不去不行了

只聽一陣「隆隆」聲响,不多久,石

過了不久,四名少女也消失在空屋中

然就知道了。 小紅輕聲道:「不要多問,等一會自

小桃接口說道:「走吧!這次輪到咱

防窺伺本谷機密。」

張望,却見屋頂平滑光潔,連一個小孔也 隨着話聲,燈光復明,康浩急忙仰頭

沒有,不知那話聲究竟由何處傳進來的?

沒你們的事了,下去吧!」

少俠乃是……」 小紅遲疑了一下,俛首道:「這位康

去休息。」 道:「本座知道,你們一路辛苦,早些下 獸神倪森嘴角微一扯動,似笑非笑的

些呼痛出聲。

這時候,隆隆之聲又起,整座石屋突

・若非

堂審訊犯人的模様。

連三聲金鐘响,有人大聲道••「總堂主駕

康浩心裏正納悶,只聽「噹噹噹」一

小紅輕輕扯了康浩一下,低聲道:「

,直勒得康浩兩眼生疼,金星亂閃

險

狀如師爺的老頭子,正在那兒慢慢磨墨潤

另在交椅左邊,設了一張書案,一個

鋪設紙張,

三張交椅都空着,廳內肅

看這情景,頗像衙門裏官吏坐

說道·「康少俠,得罪了。」

繭立。

分列一十六名大漢魁個個魁梧慓悍,按刀

紗巾蒙上眼睛,那小桃用力打了一個

小桃從袖內抽出一條紗巾,叠了數意

話也沒有說,逕自轉身而去。 了個眼色,施禮退出廳外,那小桃連半句 小紅不敢再說,只偷偷向康浩飛快遞

了下來,面孔朝上一揚,沉聲道:「報上 **倪森待二女去後,才在左首交椅上坐**

正向前面疾馳而去,而且由四週廻音判斷

,石屋經過的地方,並非空曠地面,乃是

一條穿透山腹的隧道。

消息等佈置頗有幾分心得,却沒想到那座

副會主相等,你對他恭敬些,少不了有你

小紅道:「總堂主兼領刑堂,地位和

康浩詫道:「爲什麼?」

康浩曾受「巧手韓林」指導,對機關

空盪石屋,竟是一輛接送出入的車廂,而

佛那座石屋已經變成一輛行駛中的車廂,

腰際有那道鋼環鎖住,幾乎要摔倒地上。 然向前迅速的移動,康浩猝不及防

他眼不能見,只能從感覺上推測,彷

藝 浩 籤,恭敬的唸道。「查得欺師叛門逆徒康 予擒獲,解會應訊,宜請判處重刑,以振 囂狂,實已不堪教誨,現由本會苗長老親 蒙會主寬宥告誡,然惡行不改,更勝往昔 變之後,悍然叛師,屢與本會爲敵,雖數 不思圖報師恩,反信奸佞蠱惑,承天坪事 倫綱,並儆效尤,此呈。」 揚言以師爲仇,公然咀咒抗命,其頑劣 即蒙本會會主收養,已承恩育,復授絶 一名,原係無父無母之孤兒,尚在襁褓 ,二十載含辛,始使成人,詎料該康浩 那師爺模樣的老頭子立即捧起一張紙

康浩上跪天地雙親,下跪師門尊長,他倪

康浩沒待她說完,仰面冷笑道。「

我

森算什麼東西,也配我下跪……」

小紅急急攔阻道:「我的爺,你小聲

狠朝他臉上吐兩口唾沫。 笑皆非,眞恨不得揪那混蛋師爺過來, 這篇訴狀,只聽得康浩氣惱交加 , 狠 噼

行駛速度,估計隧道的長度,至少也在十

老糊塗……」

下有黃金,豈肯低頭跪他一個爲虎作倀的

康浩反而大聲道:「怕什麼?男兒膝

石屋在隧道中足足行了頓炊之久,從

速度也逐漸緩慢下

來最後終於完全停止。

忽然,沉悶的隆隆聲音遽減,飛馳的 點,的確大大出乎他始料之外。

里以上·大約因爲穿行山腹的關係·途中

並未再檢查盤問

石屋靜止之後,

壁上鋼環也自動縮回

老人。

身,連那書案前的老師爺也恭敬的站立起

那老人一出現,廳內衆人盡皆肅立躬

步踱出來一個面貌清癯,身裁枯瘦的青袍

話猶未畢,只聽一聲輕咳,屏風後緩

小桃替康浩解下了蒙眼紗巾,與小紅兩

頭,另外更有精擅土木消息的奇能之士, 仇會不僅網羅了「黑谷四凶」這等絶世魔 且隧道穿透山腹,工程何等浩大,看來復

聲喝道·「跪下··· 那師爺唸完了訴狀,兩傍跨刀大漢齊

康浩負手綽立,昂然不理。

姐妹堂小桃小紅・參見總堂主・」 小紅和小桃雙親折腰檢衽,說道:「 獸神倪森擺擺手,道:「很好!這兒 你跪下!你聽見了沒有?」說着,手提長 爲首一名大漢怒道:「大胆人犯,叫

纖毫畢現。 射下四道耀眼燈光,照得全屋一片雪亮, 石門緩緩閉合,門縫甫合,屋中四角突然 二人分左右陪着康浩走進石屋,兩扇

苗長老之命入谷,來不及請領銅牌,求貴 樣投出圓牌,但石壁却毫無動靜,片刻後 一鍋牌僅有兩枚,當中那名男子是誰? 」的一聲投入壁上一條細縫中,小桃也同小紅從懷中取出一塊銅製圓牌,「叮 屋頂忽然傳來一陣低沉的聲音,問道。 小紅連忙答道:「他姓康名浩,係奉

證。 低沉的聲音道:「靠壁坐下,聽候查

說完,四角燈光突然一齊熄滅。

小紅伸手拉了拉康浩,輕聲道:「快

「錚」的一聲响·腰際一緊·日被一道兒 康浩依言退到石壁前,剛席地坐下

不容易,再要出來,只怕更要難如登天了 異銅墻鐵壁,戒備又如此森嚴,進去已屬 復仇會大巴山總堂,雖非龍潭虎穴,却無 臂粗細的鋼箍攔腰鎖住 他心頭暗震,不禁有些懊悔,看來這

道・「來人特准入谷・但須掩蔽雙日・以 正思忖間,屋頂又傳來那低沉的聲音

• 早知這樣,寧可在谷口等候,也不該冒

意料之中。 此人連師父都不認,其桀驁不馴,自在 語聲微頓,兩道銳利的目光投注在康 獸神倪森擺手道:「不必拘泥形式了

浩險上,間道:「康浩,你知罪了麼?」

康浩不屑地哂道:「在下只覺得很好

倪森道:「何事好笑?

名人物,居然言而無信,這還不叫人笑掉 大牙嗎! 日經令人齒冷,堂堂黑谷四凶中的成 康浩道。「赫赫復仇會主偽冒他人名

欺祖,日由本會會主嚴令緝拿,這却是公 解藥,那是你們之間的私事,至于你叛師 堂審判,須待你的罪刑確定後,始能給你 事。苗長老不願因私廢公,才將你先交本 解藥。此事甚稱公允·有什麼可笑的? 獸神倪森冷冷答道:「苗老應允給你

細的筆錄下來。 一面振筆疾書,將所說的每一句話, [振筆疾書,將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詳他一面說話,那師爺模樣的老頭子便

堂,在下並不是復仇會的人,憑什麼要受 康浩抗聲道:「你執掌是復仇會的刑

令師却是本會會主,本堂接受令師委托 你的審訊? 獸神倪森道・□你雖然沒有入會,

就有權將你審訊定罪。」 不在人世,貴會那位會主,只是一個無恥 康浩冷笑道:「可惜在下的恩師業日

公允,向無偏私,你若有理儘可申述,但 不得口出惡言,侮辱原告。」 獸神倪森險色一沉·道·「本堂執法

正常,才發現置身處竟是一所寬敞的大廳 一時仍無法看淸附近景物,等到日力恢復 康浩雙眼掩蔽太久,雖然卸去紗巾 」字形擺着三張交椅,兩側

-134-

刀

·大步走了過來。

前文提要·

忽地向大砲訝,依你看,黑蛟龍那般人可 乳山上,馳下兩騎人馬,銅頭牛塞包和拉 滿途不好趕路,便往一小茶樓歇足,塞包 事在他腦海中迴旋,激盪……武安鎮南站 憶症不藥而癒,一刹時,他覺得一幕幕往 葬後,忽見辣手郎中,觸起他的記憶,失 乃分別,君之楓把大威鏢局各遇難鏢師埋 運屍入洛陽,君之楓不願插足其間,兩人 教,但因傷勢太重,返魂無術,白玫瑰要 大威鏢局二鏢頭倒身道左,君之楓極力施 族人,自稱爲大砲的蠻人,兩人因大雪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白玫瑰往洛陽,途見

枯林救義士 武安罩陰霾

又要去問誰哪?」 賣全是外行,你問我黑蛟龍可不可靠,我 我來啦。你明明是想氣死我大炮老爺。你 他媽的又不是不知道我素來都是單槍匹馬 一個人闖江湖,我又不跑帮會,對交易買 • 「嘿!我說禿頭你啊。你他媽的倒問起 大炮一揚粗粗的眉頭· 掃了他一眼道

得過去?」 刀山,下油鍋的,真是!」沒好氣的瞪了 江湖啦,對黑蛟龍這個人你大爺是否還看 湖上跑了二三十年來啦,是個頂呱呱的老 他一眼,塞包懶懶的道:「我是說你在江 「哎喲。看你這樣子。又不是叫你上

個。這般無名脚色。大爺連他鼻子是圓或 混飯吃的時候。黑蛟龍不過是個鴨子屎一 是老早就對你說了嗎。大爺入你們中原來 大炮咧着嘴道:「你這人真怪,我不

花招的!」微微一頓。 皺了皺濃黑的眉頭 但毛頭小道。再跳也跳不了三尺高。禿頭 能等閒視之哪!」 • 壓着聲接道:「說真的,老包,咱非賣 ,你放一百萬個心好啦,諒他也不敢要啥 他閣下要是沒兩下子。豈不餓扁肚皮?

你大炮有更好的辦法不成?」

大炮沉聲道:「我總覺得賣了太可惜

媽的眞太沒見識啦。黑蛟龍姓易的傢伙雖 扁的都不知道,叫我對他從何看起啊? 『落雁江』。幹得頗爲有點聲色。却也不 然算不了什麼,可是近些年來,他盤據着 眨了眨牛大眼。塞包道:「那你就他

低頭啜了一口,大炮道:「那當然啦

那玩意不成!」 掠了他一眼,塞包聳聳肩道:「難道

『開山劍』乃絶代名器・斬鐵如泥・ 弟兄。但黑旋風那些狗崽却折去了干來名 回塞外老窩去了一我們雖死去四百來名的 』和三千騎的那些『拉干族』蠻狗連夜逃 林中人已密切注視『三環旗』的『無命人

賈丁•這不等於兄弟會整個垮了?」 何况開山劍乃兄弟會鎭會之寶,一旦把它 寶劍。乃無價之寶,怎能輕易賣掉。」吞 見血封喉,且具有驅邪避毒的作用,這等 一口口水,望了望塞包,接着道:「更 臉色凝重的數了一口氣·塞包沉聲道

深山。在武安的勢力完全瓦解。而我們又 敗了。儘管我們有的雄心。但我們已流落 們五百弟兄折剩百多不到。我們激底的失 不能如願以償,由於我們事件的爆發,武 不能落草爲寇,打家刦舍……」 ・但也成功了・漢賊子黑旋風那般狗崽子 道。我怎會不知呢?自從上次失敗後。我 「大炮·你難道還不懂我的意思嗎?」 咬咬牙•塞包笑道:「我們雖然失敗 黯然的垂下頭・大炮悲聲道・「我知



旗當眞常捲整個中原武林。讓他們去額手 **哩!我有時想起來眞恨不得黑旋風和三環** 僅不相信。竟還他娘的認爲我們譭謗中傷 的叫。我們大聲揭發他們的陰謀。有人不 的黑旋風裝得若無其事。既不哼也不他媽 苦笑了一下 •塞包道 • 「這也難怪

的是咱一點證據也沒有。換了你我也不可 物。我們兄弟會不過微不足道吧。最主要 望重。但在武林人士眼中仍不失爲正派人 能相信呢,對不? 黑旋風的帮主『斬斧』當然算不上是德高

風表面不理不睬,一副半夜鬼敲門心不驚 **誤認你故意中傷咬他一口,他娘養的!」** 你秃頭幾年前和『斬斧』有過樑子,使人 旋風有任何關連,而且憑空製造謠言,說 剩下三四百名的嘍囉。分成無數小撮人馬 ·暗暗潛回湘境·使武林人士看不出與黑 大炮慍聲道:「黑旋風陰險的是。把 一挫牙·又道·「最操他娘的是黑旋

牙切齒又道:「幸好我們藏身的始乳山林 茂崖陡,不易搜尋,否則真他媽的…… 越說越氣。額角上青筋直冒。大炮咬 苦澀的扯了一下唇角。塞包摸着光秃

伏,企圖連我們的根都拔了!

的樣子。暗地裏却派出高手在武安一帶潛

秃的頭頂道:「雖然我們一直沒被發現

寶物 是 粥少僧多。總有吃完的一天。那時我們兄 說坐山吃空,雖然我們能攪個好價錢, 在實質上和精神都有着不可衡量的價值的 你才决定把兄弟的鎮會之實開山劍一 •老包。你忘了一點…… 大炮抬起頭,抓住他的手道:「老話 賣給黑蛟龍·以渡不濟之急。 但 可 這

我們該怎麼辦呢?殺人?放火?搶刦?收 弟會再賣褲子嗎? 淡的睨着他,平緩的道:「大炮,你以爲 抽回手,懶懶的聳了一下肩。塞包淡

狗熊。他們反而成了他媽的英雄哩!那不 黑旋風正好有下手的機會,我們不僅成了 接道。「就算我們願意幹這勾當。不是讓 一陣語塞,大炮攤了一下雙手……

還是上吊?」 再也沒有值錢的東西了,我們跳河去嗎? 賣劍的銀子吃完之後,咱又怎辦?兄弟會 磁了一下牙·大炮攝了搔耳根道:

忽然。塞包抬眼望住大炮。簡短的道

「拆伙?」彷彿是被蚊子叮了一口拆伙!」

樣的血肉之軀。我們無法永遠藏在深山野 地裏·不能。」 都是活生生有着七情六慾。和一般常人一 始乳山。百來名的弟兄。包括你大炮和我 但那總是遲旱的問題·縱算黑旋風永遠找 到我們的藏身地,我們却不能永遠藏在

沮喪的低下頭,大炮道:「所以禿頭

握緊了一下拳頭。大炮怒道: 「狗屎

是天大的笑話嗎?」 喝了一大口茶·塞包吐出一片茶菜。

各的路? 「禿頭・你閣下是說解散兄弟會。咱各定 大炮兩眼猛可地睁大了起來。他脫口道:·

啥更好的辦法?有麽?! 大炮閣下,你請告訴我禿頭塞包在下 依然那副神情。塞包道。 「除此之外

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我大炮閣下沒有更好的他媽的辦法。但散 大炮睜眼道:「你塞包在下當然知道

能拯救武林嗎?

欲言又止・大炮張了張口・忽又低下

天下是這麼大。當眞除了兄弟會就沒有人

畢竟是以後的事情。我們無法逆料。 至於以後黑旋風會不會再勾結三環旗,那

何况

様才說得過去嗎?· 死鬼?吊死鬼?或是黑旋風的刀下鬼?那 那點說不過去?要等到弟兄大伙們成了餓

的可惜哪! 兄弟會辛苦成立。一旦散伙。是有點他媽 塞包冷冷說道:「話這樣說,是沒錯

你該知道我比你更不願意!」

着聲道:「老傢伙,我知道你不願意。但 厚的手掌,巍顫顫的按住他的肩頭。微顫

眼裹射出了一股難言的痛苦。他伸出了粗

唇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

塞包的大牛

生路。」 去自取滅亡。不如趁早大家散伙。各謀 。但我們不能不衡量事實。與其這樣呆 掃了大炮一眼•塞包接着又說道:

我就要親手把它扳滅……」

顧聲道:「兄弟會,是我親手創立的,而

强吸了口氣。塞包努力的抑制自己

泛淚光,喉中不覺一梗,哽聲道:「禿頭

大炮猛一抬頭,見塞包那兩顆大眼隱

• 俺大炮了解你。真的!

大炮截口道:「是呀!但黑旋風還沒

塞包淡淡的道:「目前,黑旋風是沒

凝望着他。徐徐說道:「禿頭。你比我想

用力的按握住他的手掌。

大炮灼灼的

像的還堅强。

咱把銀子拿到手後。交給衆兄弟。各自

故裝若無其事的磁了下牙·塞包道·

解我這老二‧那還成話嘛?」

當然啦,咱是把兄弟,你這做老大的不了

用力眨了眨眼皮,塞包强顏道:

一那

救了武林一次浩劫。在某種意義而言。我 雖然沒有消滅黑旋風那般狗屎。但却也拯 不相信。但或多或少有人在注意了。我們 不敢有絲毫的蠢動的。武林人士雖然是 塞包翻翻牛眼。 道。「短時間黑旋風

們是成功的!」

是逼於形勢。我們常說大丈夫要拿得起

現在就是我們該放下的時候了

微微一停。接道·「我們解散兄弟會

淡淡一笑。塞包掠了他一眼。道:

急得搔耳後根·大炮道·「我是說是

兄弟會成立的目的,是阻止黑旋風出賣武

• 咱怎能……

大炮挿嘴又道: 「以後呢?

壓? 大炮訝異道:「怎麼?賣了劍就散伙

瞪了他一眼。塞包道:「當然啦。說

但我親眼看見他徒手掙斷『死環』五合鐵 的武功是高强的,我們就算不相信傳言 人,比你更清楚『無命人』,頭,我願意再告訴你,俺大爺 ,我願意再告訴你,俺大爺是塞外的變 不錯,他們

他嗎?……」 他負傷吧,我敢說,那也决不是三五招之 命人,但也决不可能負傷!再退一步, ,才又道 • 「好吧,就說那小子打不過無 大炮似乎說得很激動,他喘了一口氣 算

用盡全力,而且非過一百招不可! 內可使他受傷的,無命人那五條狗不僅要

定計劃,我們五百弟兄用火箭,硝石,給•「可是,禿頭,你告訴我「那晚,照原 黑旋風那些狗腿子一個猝其不意的火攻 握緊了拳頭,大炮瞪視着塞包切齒道

千五百隻狗腿的,但我們沒有!沒有!」這是萬無一失的,我們可以完全殲滅那一 怒道:「正當我們幹得正順手,黑旋風的 但他並不想就此停止,他依然口沫橫飛的 說到末後,大炮已激動的紫脹了臉,

慌喪胆的黑旋風的狗爪子鎮定下來,從而 仰馬翻之時,無命人,婊子養的無命人, 那些狗脚子被我們弟兄殺得措手不及,人 節敗走·終至潰敗! 從容應戰,他們使我們弟兄招架不住,節 像五條餓狼般及時的撲進來 他們使驚

又道:「當無命人衝殺進來之時,個個兇 如惡虎,猛如豺狼,那有經過一場厮殺的 下嘴角的唾沫,大炮寒聲接着

「除非我見到真正的事實,我决不相塞包默默的聽着,良久,他才說了一

大概是黑旋風的狗爪子吧?]

散就散,選有假的麼?」

是 『不眨眼』君少俠的朋友…… 俊美少年連忙道:「噢,不不,在下

潑當心大爺打斷你他娘的狗腿! 的就是那小子的同路人?滾!滾!再不 塞包一臉急也。冲着他道。「大炮 忽地,大炮勃然大怒,吼道:「你他 話未完,塞包和大炮大吃一驚!

子?相信他沒有出賣我們?狗屁!

你要我相信甚麽?相信那小子是個義氣君

猛哼一聲,大炮兩眼翻天,嗤道:「

,就憑這一手內功,『無命人』能够擺平

大炮。我以前給你講了這麼多。你完全

塞包用力踢翻了一塊雪塊,這才道:华晌——

是憑你那套狗屁理由,堅持認為他出了賣

緩緩的透了一口氣,塞包道:「你還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麼不能?」深沉的眼眶裏射出一

鎮會之寶,竟願意賣了給弟兄當路費,禿

開山劍是你自家的傳家之實。而拿來當

怔怔的望了他好一下子·大炮歎道:

頭。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加諸你身

上是當之無愧!」

屁股走路麼?」

可以再支持一陣子,但以後叫弟兄們光着

塞包用力搖了兩下大光頭。道:「是

還可以支持一陣子啊,不是麼?

L--

大炮連忙道:「但我們有了那筆銀子

着那個瞪楞發呆的俊美少年·他叫道·· 「 股不可遏止的憤怒,大炮咬牙切齒的怒瞪 小子,大爺講的漢語不够標準嗎?叫你他 媽的滾你聽不懂嗎?滾!」

嘴來談他嗎?」

撮毒,不眨眼,呔!他够資格用大爺的食

大炮憤怒道:「嘴上一把甜,心中一

我們那才不好意思呢。」

「說得是,咱這就走吧。」

不着人,可會急哪,再說讓黑蛟龍人家等

,咱不能再躭擱了,阿寶一人在鎭上等

撩眼望向窗外。塞包道:「雪似乎小

連忙向那名俊美少年急施眼色! 了整個茶樓的騷動。塞包一看不大對頭 大炮這一串子的疾言厲色,頓時引起

兄去找他。有下

落嗎?我不明白你怎這麽

來說,四五個月來,我們派了這麼多的弟

轉眼望住塞包,轉口道。

「好」我們

裹 頭離去,忽又轉身向塞包道:「在下在城 見塞包示意自己離開,這才咬了咬牙,轉 憤怒。一見整個茶樓的人都在看自己。又 『心悅客棧』落脚。」 俊美少年經過一陣發呆後。似乎有點

只要黑旋風行動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他打

頓,冷笑一聲,接着道:「快了

算他小子沒出賣我們,我的好禿頭,請你

一塞包沉聲打斷他的話,道。

想了一下,急着又道:「這個不說

相信?」

寨子看他抱着多小艷那臭女人作樂,你才 他媽的死心眼,非要你親眼見到黑旋風的

炮身前從容施了一禮·道·「末學買銘智

的俊美少年迎面走來,只見他在塞包和大

忽然隔座的一名身穿白袍,手持羽扇

塞包往桌子上放了幾個銅板。正欲啓 大炮說着·屁股已離開了板凳。

見過兩位前輩。

塞包微一抱拳道:「這位老弟,恕老夫眼

大炮和塞包一臉楞然。互望了一眼。

遮住怒氣冲天的大炮…… 塞包朝他用力點了點頭,一面用手欄

俊美少年疑惑的望了大炮一眼,這才

炮離開茶樓。 塞包等他差不多走遠了。這才拉着大

路上。

塞包則滿臉沉凝…… 大炮的臉上怒氣未息……

兩位前輩的片斷談話。才知道前輩是頂頂

俊美少年道:「在下適才無意間聽見

大名的兄弟會會主·

兩人沉默着……

定在某一個地方療傷……」 負傷逃走嗎?或許他傷得很重,他現在 無命人」殺死了他嗎……」 告訴我他現在在那裏好嗎?你仍然認爲了 「無命人乃塞外有名的高手,他沒有可能

的咆哮着道。「純粹是狗屁不通,秃大炮忽地大吼了兩聲,他幾乎克制不 「狗屁!狗屁!」

-138-

「你是甚麼人?」

是兄弟會會主?」

俊美少年含笑道:「敢問前輩是否就

满臉疑惑的朝他上下打量。塞包道。

的狗屎!」 竟賭了眼和這等人義結金蘭,呸!真他媽 「枉費我大炮跑遍關奧關外,大江南北, 滿臉鄙夷的神色,大炮不屑的嗤道。

不是?」 了一聲,說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誰說 狠狠的呸了一聲,忽又無限感傷的歎

聲响起!

面色猛地一變,塞包脫口吐道。「飛

挪動了一下身上那張大弓,但聞一串鈴噹

冷森森的一笑,黑衣人不打話,只是

的了,大爺還沒動手揍他呢! 何必對那個年輕人發這麼大的勁?」 怒哼一聲,大炮道:「這已經够客氣 沉默了一陣子,塞包道:「方才你又

君的關係,外人素所不知,那人找我們幹 啥?而他又怎知道咱認識小君呢?」 正說着,忽見前頭路當中,昂立着一 眨眨眼,塞包忽道:「大炮,咱和小

的眼眸,冷冷的一哼,道:「秃頭,算你

,如發自鬼魅口裏似的,他睜了睜陰驚

黑衣人嘿嘿笑了兩聲,笑聲冷沉而陰

有見聞。」

那人高大身材,一身黑裝,背着一口

個!

絶鈴,原來是黑旋風的狗腿屎,我操你娘

像毒蛇般的眼光狠狠的掃了他一下

大炮楞了一下,隨即大吼道:「飛箭

塞包和大炮已走近前來了,但那黑衣

眼,憑他們豐富的閱歷,他們很快的肯定 人一點也沒讓路的樣子…… 兩人不由自主的停下來了,互望了一

开 · 裂嘴道· 「朋友,收買路錢嗎?」 摸了一下光秃秃的頭頂,塞包磁了下

森冷的道:「不錯·」 大炮哇了一聲道:「好哇,大爺的氣

叫着,一拳就搗了過去!

黑衣人微一閃腰,大炮那斗大的拳頭

出來者不善,當下拉住大炮,低聲道。「 便沒下沒落了矣一 再一掄拳,大炮又要砸去,塞包已看 兜了大空!

大炮,慢慢來。」 說着,轉首向黑衣人道:「朋友拿姓

然厲害,不見得就能勝過大爺和禿頭的聯

得意,當下喃喃自道。「這些狗脚子除掉

「哼・這等料子也敢來?」大炮好不

,何不回過頭去幹飛箭絕鈴?那傢伙雖

喪黃泉,一命嗚呼了矣!

刀風虎虎,快岩激星。

春雷,大喝一聲,憑空掠向飛箭絶鈴!

此着,忙不迭往旁一縱!

去……

此?一 身,直飛林中去……「好傢伙,你胆敢加 一咬牙,飛箭絶鈴早撲身追去……

向另外一邊樹林! 心頭大喜,當下猛一提丹田之氣,人已撲 大炮一見塞包的調虎離山計已成功

過去,塞包只得停下身形……

飛箭絕鈴擋住了他的去路,嘴角浮着

想不到這傢伙的輕功比大爺的還行! 趕來,心頭一陣駭然,驚忖道-

他剛不過撲進林裏,飛箭絕鈴已隨後

-媽的,

正思忖着,飛箭絶鈴已自他頭頂趕了

大辣辣的點了一下頭,大炮哼道:一

嘿嘿,今兒個你插翅也難逃: 怪異的笑了兩聲,飛箭絕鈴盯住塞包 話沒完,大炮已暴跳如雷,只聞一聲 「禿頭,我還以爲你上天入地去了哪 ・人巳撲去・

但見兩旁條地竄出幾條人影來! 冷冷一抬眼,飛箭絕鈴忽地一招手

大炮見狀,連忙煞住身形……

兇如惡煞,頭紮黑巾,身着黑裝,肩背大 但只見眼前,又多了五六個人,個個

> 腕·反手一拍·正着胸中八卦! 猛是一怔,飛箭絶鈴顯然是料不到有 不過說着,一撮刀光已迎面劈來! 但立刻又一名漢子如捲風般的撲來, 怒嗤一聲,塞包一把抓住了那人的手 塞包撲空落地,却不回頭,再一個縱 一個閃身,讓了過去,塞包陡地舌紅 那名黑衣人嘷叫一聲,仰跌了過去!

> > 包雖然打不過他,但他的兩條腿跑起來倒下子可弄平,幹下去可要誤了正事哪!老

下子可弄平,给下了了了。一多,他都翻眉頭,又

但忽地又停了下來,他皺皺眉頭,

說着,一躍身形,掠空而起,

下子可弄平,幹下

還蠻靈光的哩!」

說着,遂又轉過頭來,朝鎭上疾奔而

頭來,照頭就是一拳,把當先追來的漢子 大炮掉頭一看,熬忍不住,忽又轉過 那些漢子見狀,忙不迭騰空追去…

撲而上! 見不太對勁,當下互施了個眼色,齊齊 六名黑衣大漢躺了兩名,其餘的四名

血濺紅了雪地!

人落,不過片刻工夫,黑衣漢子們盡皆命

道:「大炮,你往城裏幹買賣去,這些點 塞包見狀不妙,連忙附住大炮的耳朵

打翻了過去!

棒,照準一棒,一名漢子狂哎一聲,一攤

大吼一聲,塞包條地抽出腰間的打狗 要保住老命也不難,只要說出你們藏身的 脚下功夫不錯,但碰着本人,也不過像孫一絲得意的微笑,嘿笑道:「人說你禿頭 地方。」 猴子跑不出如來佛爺的掌心一樣吧,禿頭 ,你原來這般沒種,我太高估你了! 一頓,鄙夷的一哼,道:「禿頭,你

大炮此刻殺性熾起,毒招迭出,棒起

面就給了他兩拳! **呸了一聲,塞包不管三七二十一,照** 「休想!」

塞包蹬蹬的直退四五步! 飛箭絶鈴不閃不避,單手一格,即見

絲獰笑,對準塞包的頸子一刀刺下…… 其餘的嘍囉諒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說時遲·那時快 心念打定・飛箭絶鈴的唇角浮起了一

他個痛快,免得夜長夢多,只要宰了禿頭

眼見塞包就將血濺五步,忽聞一聲大

飛箭絕鈴本能的一怔忡。這當中。樹 「慢着!刀下留情!」

林裏驀地射出一條人影來!

提氣。拔起了五丈來高。堪堪讓過來襲的 容不着飛箭絕鈴有第二個意念。猛一 來人快若激星,急撲向飛箭絕鈴!

一抖,手中的利双已劃起一道寒芒,脫手 半空中,他矯捷的打了個跟斗,順手

是陰狠毒辣的偷襲。而那人方甫不過兩脚 開去。在半空裏既不打話。也沒事先動作 不得了的是那人猛撲過來。飛箭絕鈴猛跳 更硬是要得-•順着身子轉翻的勁突然打出飛鏢 • 這算 徒手接鏢。事實上並沒什麼不得了 飛箭絕鈴這手硬是要得,可是那來人 -他穩穩的把它接在手裏!

別視之了 吃了一驚。不禁凝貶朝來人暗暗端詳…… 飛箭絶鈴在五六丈落地後,心中着實

沿地。竟能從容接下飛刀!這。就不能等

看…… 眼……最令人氣結的是。他把接到的利双 俯望塞包的傷勢。面對飛箭絕鈴,看也沒 小輩。五官不凡。淡藍繡龍夾襖合身而悅 · 在手上抛了抛 · 便揷在腰間 · 逕自蹲身 但只見來人不過是個年在二十的後生

大弓,站着一動也不動…… 就是塞外的蠻狗,大炮?」 飛箭絶鈴皮笑肉不笑的間了一聲:「你,

眼前的「朋友」是來找確的!

對,正是你爹。」

一臉陰沉,他冷冷的瞅了兩人一眼,這才 黑衣人緩緩抬起面孔,不笑也不說,

正沒處發,你他媽的!

萬不是對手·心中曰鳴起退堂鼓…… 功比自己所估計的還要高,他心知自己萬 心頭駭然,塞包想不到飛箭絶鈴的武

大炮的人影,不禁一楞…… 塞包見狀,檢了這個空檔,當下長吸 飛箭絕鈴正想欺身。忽見道路上失去

般的疾飛馳去『 口氣,脚下猛力一點,嗖一聲,如怒矢

• 不禁咬牙罵道:「媽的 • 想不到一時大 飛箭絶鈴一楞之後,已不見塞包身影

狗。却不叫你禿頭飛上天去!」 意,竟上了這兩個土蛋的當,好一跑了餐

兩脚一彈。飛箭絶鈴也如離弦之箭。

箭絕鈴老遠就看到了前頭的塞包… 雖是在樹林裏,但樹葉都落光了,飛

「非好好侍候這個禿頭不可! 飛箭絶鈴愈想愈氣,心中直磨牙道:

利箭日如飛蝗般的射去! 地停下身子,但見他扳下背上大弓,拈上 隻利箭。猛地一放。鈴噹噹一聲。那隻 須臾,兩人已出了樹林。飛箭絶鈴忽

鈴响,心中大鷲,連忙往左閃去! 饒是如此,已是太慢矣,但聞他哎唷 塞包正全力展開身形。忽聽背後一陣

穿而過! 聲,便栽倒地下。左臂已着實中箭。貫

塞包掩住血涔涔的傷口,掙扎着爬起 飛箭絶鈴已帶着一絲獰笑縱到

出失頭,但見一股鮮血直噴而出! 塞包一挫牙,拍一聲,把箭折斷,拔

熬住痛,塞包撕下衣服下擺,包住傷

H ...

候,這才嘿嘿的笑了兩聲,陰沉沉的道: 抹殘酷的冷笑。他等塞包包紮好傷口的時 「包好了?但這又有啥用?能免去你一死 飛箭絶鈴只是站在那。唇角上噙着一

「格老子!」怒罵一聲,塞包一個劈

的一聲,把塞包刮個正着! 起來令人渾身不舒服的笑,只見他一探手嘿嘿一笑,飛箭絶鈴似乎很喜歡這聽 擋住了塞包的劈手,忽地反手一掌,拍

爬不起來…… 一個四脚朝天,塞包仰了過去,半天

9 中揣出一把亮森的利双,一招「黑虎偸心 照着飛箭絶鈴的胸脯戳去! 口中怒罵着,塞包掙扎着起來,從懷

,叭一聲,看來是那般輕鬆的把塞包又踢 不閃也不避,飛箭絶鈴桀笑着一抬脚

老半天才站了起來。 只聞塞包悶哼一聲,口中吐出一道血箭, 飛箭絶鈴那一脚,似乎踢得很實心

塞包痛苦的捂着小腹,緩緩的跪了下 甫一站穩,塞包的小腹又重重的挨上

子横飛出五尺外去!

他吕完全落敗,他全然不是飛箭絶鈴

"痛快"······ 「痛快"······ 包細微的呻吟着……, 飛箭絶鈴噙着一絲 光亮的頭頂已冒出了斗大的汗珠,塞

驀地,塞包六喝一聲,鼓起餘勇倏地

那顆亮禿禿的腦瓜子已急衝而來,離他小 可是,就當他接住飛刀的時候,塞包

探,穩穩的夾住了迎面飛來的利双……

飛箭絶鈴顯然早料到有此着,兩指一

腹不過幾寸許一

逾千斤 右脚,狠狠的對準塞包的禿頭踢去! 心中大驚,飛箭絕鈴毫不考慮的猛抬 飛箭絕鈴這一脚可說是雷霆萬鈞,重 ,可是踢在塞包的腦瓜上,就好像

出去! 嗯哼一聲,飛箭絕鈴整個人被撞飛了

蹴上了一個鐵球!

,這是啥子的頭? 只覺右足疼痛難當,心中猛忖道一 一個旋拐,飛箭絶鈴安全的飄落於地

硬碰硬,連忙拐閃讓過,忽又猛一踢脚! 的肩胛踢去。只見塞包哇了一聲。整個身 撞前來,飛箭絕鈴已吃了一次苦頭,心知 塞包的秃頭非一般之頭可比,當下再不敢 這一脚却不再是踢頭了,而是往塞包 驚楞之時,塞包又頂着那個大禿頭猛

還低低的呻吟着…… 似乎再也爬不起來,躺在地上直喘氣, **叭!一陣雪泥捲起,塞包摔了個結實**

盡? 引誘其他的殘黨,前來救駕,來個一網打 ,忽又暗道・「慢着,何不留着這禿頭 ,眼露很光。一舉手中的利双,就要戳下 飛箭絶鈴飛身射前去。停在塞包身旁

停了一停·又想道:「算了 • 還是給

-140-

·你是什麼東西。爺的事你管得着嗎?」 不管你是誰。尊駕頭上那顆腦袋。在下 氣怒萬分,飛箭絶鈴喝叱道:「小子

的瞳孔裹消失不見…… 騰身追趕時,只見一個黑點逐漸在他睜大 飛箭絕鈴大驚失色。大叫一聲慢走。

道輕烟般的消失了!

不眨眼要定了!」說完。忽地一長身。像

……噢,那一身輕功,本帮不能高枕無憂 「是不眨眼那小魔頭!他不是失踪了麼? 他驚惶的停下來。不期然的自道着。

麼人?」 飛箭絶鈴心中一驚,轉聲喝道:「什 驀地,林襄又射出幾條人影來!

大漢落在飛箭絕鈴身前 話落。一名嬌艷女子和五名彪形黑衣 「左衞主,是我多護法

護法。」 飛箭絶鈴心中一喜。道:「原來是多

她嬌聲說道。「左衞主,是不是發現了點 艷。只見她嫵媚依舊。光艷迷人。一身大 紅色勁裝。露出豐腴的美妙曲綫……只見 那叫多護法的美艷女子正是煞女多小

飛箭絶鈴訝異道:「多護法。妳怎如

了一名弟兄,那邊林裏躺了五名,是不是 秃頭?」 眨了下媚眼,多小艷道:「路當中死 咬了一下牙。飛箭絶鈴道:「還有那

下子兩人都露臉了?我還以爲他們遁到 睁大了一下眼,多小艷道:「怎麼,

驚異的又道:「讓他們跑了? 張望了一下四週,望見地下一攤血

的調虎離山計,讓大砲那隻蠻狗,先給跑 飛箭絶鈴說道:「一時的大意,中了他們 深沉的兩眸,射出一股不甘的怨色

脚比蠻狗的要差多啦。難道他中了你一箭 下血漬旁的斷箭。不解的道:「禿頭的手 。選能飛嗎?」 疑惑的皺了一下柳眉·多小艷望着地

出了個人救走了!」 : 一眼看給他一刀喪命。不想節骨眼裏冒 沮喪似的低了下頭。飛箭絶鈴低聲道

去? 驚疑的道。「是誰能在左衞主手裏安然逸

握緊了一下拳·飛箭絶鈴道·「不眨

多小艷猛可地啊了一聲,忽地張口結

舌。竟呆得說不上話來! 其餘的黑衣大漢也盡露駭然之色!

。本衞主就不相信他如何了不得。我不過 • 一不眨眼,哼,也不過是個小毛頭吧了 眨了一下眼·飛箭絶鈴哼了一聲·道

餘悸猶存,她凝聲道。「有他作梗,我們 沉默了片刻。多小艷的一張俏臉依然

> 帮主…… 的任務就難上萬倍了一我們必須馬上禀告

做?久聞不眨眼藝高膽大,心黑,手更辣 飛箭絶鈴冷冷攔嘴道:「何必小題大 ·人畏三分·我就不相信這個

雌雄。一 衛主·那你打算如何?」 嘿嘿一笑。飛箭絶鈴睜眼道:「决一 張了張小嘴,多小艷吶吶的道:「左

滅自個兒的志氣。依我看。最好禀告帮主 道:「左衞主,並非我有意長他人威風, ,再派右衞主前來……」 輕輕吐了一口氣,多小艷搖了搖螓首

對手?」 多護法,妳的意思,是說我不是不眨眼的 哼了一聲。飛箭絶鈴不悅的詡道。「

法·請妳別再說這種洩氣話!」 你算是第一把交椅,但不眨眼那小子我 面現怒容。飛箭絶鈴截口道。「多護

聳聽。我只是以敵我之情形。據實向左護 主……」 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並非危言 笑了一下。多小艷繼續 問道:「兵法

打斷了多小艷的話語道:「多護法,妳不

伸出纖纖玉指掠了一下雲髮。多小艷

• 「他。終又出現了!」 半晌。多小艷打了個哆嗦。喃喃自道

是一時大意……」

我看他的武功恐怕要凌駕帮主之上…… 已親身領教過。壓根兒不是他的對手。依 手之列,在本帮來說,除了帮主和右衞主 主別見怪。左衞主的武功當然是在武林高 多小艷點了一下頭道:「說了請左衞

正說着。飛箭絶鈴忽地嘿了兩聲。他

要說了,本衞主心意已决?」

轉首正視着多小艷。接着又道:「但

9

幹掉了那傢伙?」

過重,只和那傢伙淺淺的交了一下手,就 背着你禿頭到這個地方來。」 君之楓搖頭道:「沒有,我怕你的傷

掠去,逕回湘境覆命去了…

眼那小魔頭。哼。死無葬身之地…」

說着。玉手一招。和那五名大漢騰空

棺木,以便歸天成佛! 小子會爲你出氣的,我已吩咐那傢伙準備 一頓,笑着接道:「不過, 請放心

塞包惋惜輕吁道:「好可惜,沒殺了

包口裏。接着在他週身大穴推拏…

的傷勢顯然不重,只不過片刻。

傷藥。用心包紮好。再用兩粒藥丸納入塞 傷勢。他首先重新爲塞包左臂的傷口敷上

他在一間小土地公廟裏,爲塞包治療

却說君之楓救走了塞包之後-

伙是誰? 一下眼,君之楓攔嘴道。 「那像

鈴! 回道:「他就是黑旋風的左衞主。飛箭絶 「你不知道?」塞包訝間了 一聲,才

?他就是飛箭絶鈴?」 忽地一睜眼,君之楓大驚道:「什麼 塞包微一頷首,訝道: 一點兒也不

大了眼,怔怔的望着君之楓。半晌沒說話

伸出右手緊緊抓住他的肩胛。塞包瞪

兩隻大眼忽地蒙上一層淚光!他微笑着

叫道:「老包,老包,沒怎樣吧?」

君之楓見塞包醒來,喜形於色,連聲

驚疑道:「噢!小君!是你?」

凝眼細瞧,忽地啊了一聲,坐了起來,

一張眼,便覺眼前的人好生眼熟

錯,你沒看見他背後一張掛有一串銅鈴的

叫大炮別賣劍!」

道: 見他這副神情,塞包不解的說了一聲 猛地用力拍了一下大腿,君之楓順足 「我真該死!

會是在夢裏吧?」

,帶着些些的顫抖,激動的道:「這,不

哼…… 我 和他有筆賬正要算算呢!早知道是他 君之楓肅容道:「踏破鐵鞋無覓處

淚滑下他臉腮,塞包抖着喉結,哽聲道:

熬忍不住的閉下眼。一顆圓滾滾的熱

道:「是真的!老包,這不是夢!

用力握住他粗厚的手背,君之楓含笑

「我。我太高興了!」

心中陡地一陣翻騰,君之楓顫聲道。

賬? 塞包忍不住揷嘴,問道。「是甚麼爛

跑不了!」 絶鈴,除非你上天入地,多兩隻腿給你也 君之楓透了一口氣,咬牙道:「飛箭

底有甚麼樑子? 搖了搖他,塞包急道·「你們之間到

> 還和你在一塊嗎?弟兄們呢?」 長,老包,你先帶我去見大炮,哦,大炮 君之極哦了一萬,這才道:一說來話

上去!」 眼,道:「啊呀!不好! 猛然想起了甚麼,塞包突然睜大着雙 小君,你快到鎭

之楓楞道:「是怎麼了?」 被他這突如其來的墨動嚇了一跳,君

聲…… 說着就要站起來,忽又拉着左臂,哎哼 山劍,我們現在趕去可能還來得及…… 塞包急着道:「大炮現在在鎮上賣開

雖然射穿了手臂,但萬幸沒傷着筋骨,四 傷口,飛箭絶鈴的箭矢幸好沒塗上劇毒, ,五天之內不能亂跳亂動。」 塞包急道:「可是我們必須到鎭裏去 君之楓連忙扶住他道:「當心弄裂了

兒? 君之楓韶道:「到底是怎的一檔子事

止他們! 但大炮可能把劍賣了,所以我們必需去阻 既然回來了,咱兄弟會就用不着拆夥了! 到鎮上去,我誘開飛箭絶鈴……今小君你 不想叫飛箭絶鈴給攔截了,爲了好讓大炮 乃無價之寶,本來我和大炮是要到鎭上賣 它,所得之銀交給弟兄們,大家散伙 塞包道:「開山劍是本會鎭會之劍

,可別亂跑。」 ,我去就好了,事情辦好,回頭再來找你 眨了下眼,君之楓道。「你身負創傷

塞包點頭道:「事已然眉,你這就快

手來…… 妳只消把這兒情勢禀報就好了,別說派接 本衞主不反對多護法妳回去向帮主覆命,

多小艷詫異道:「左衞主,你要留下

這就去吧。 「是的。不斬不眨眼。誓不爲人!」 傲悍的點了一下頭。飛箭絶鈴嗤聲道 說着。 輕輕一揮手道:「多護法,妳

知左衞主。」 多小艷忽凝聲道:「我有件事情要告

說。」 飛箭絶鈴連忙跟道:「多護法,請快

集向『悅心棧』。我本來想睛左衞主一同 去看個究竟的。」 常的跡象,有陸陸續續的帶刀漢子。分批 多小艷道:「適才在鎭上發現有不專

去看看。」 飛箭絶鈴輕輕點首, 訝道: 「好,我

左衞主你留着聽用好了。 都被那蠻狗大砲殺死了,這裏五名弟兄, 多小艷道:「左衞主,你的六名屬下

本衞主心領了。」 東護閣』的護法・我是『左衞堂』的衞主 護法,妳我雖都効命於黑旋風,但妳是『「不,多 · 職權有分 · 我怎用妳的弟兄呢?」 冷漠一笑,接着道:「多護法好意,

死呢!在帮裏你可以趾高氣揚,遇上不眨 不起,老娘好心給狗吃,還道老娘貪生怕 哼了一聲·道·「哼·幹個衞主又有啥了 多小艷望着他遠去的身影。楞了楞 說畢,拱了拱手,便飛身雕去……

是在『悅心客棧』裏頭…… 道:「慢,你還沒告訴我在那裏?」 拍了下光頭,塞包笑道:「真該死! 君之極點了下頭,正想動身,忙又間

你一件事。 改口道:「哦,對了,小君,我忘記告訴 君之楓詫異道:「那事來着? 一說到悅心客棧,塞包忽睜了下眼

友。」 間:「是誰?」 塞包道:「我在茶樓裏遇見了你的朋 「我的朋友?」擠了下眉頭,君之楓

塞包答道·「賈銘智。」

頭道:「沒有啊, 「**賈銘智?」輕念了一聲,君之楓搖** 我的朋友沒有叫賈銘智

塞包 前: 「是一個年青英俊的俊美

識這個人。 想了一想,君之楓疑惑道:「我不認

你去了自然明白! 塞包催道:「他也在悅心客棧裏頭

事見!! 塞包忽又招手道:「慢,慢」還有件 君之楓點點頭,正待動身……

子事啦?」 楞了一楞·君之楓訝道·「又是那門

直認爲你出賣了我們…… 塞包望着他凝聲道。「大炮那傢伙一

聲,瞠楞於地,兀自說不上話來! 半晌,他輕歎一聲,說道:「大炮和 此語一出,君之楓駭然大驚,啊了一

大笑一聲,塞包問道:「好小子 ,你

步,老包,你的禿頭,就要變成了斷頭

-142-

笑着點頭,君之楓道:「是的,再慢

望了望四週,塞包訝道:「小君,是

就是我的拜弟了,我如何不相信你?」 小君,我也和大炮結異姓兄弟,你當然 塞包連忙笑道:「不,我始終相信你

手掌,顫聲道。「二哥 激動的向前衝去,君之楓握住塞包的

泥形式,小子你還是叫咱禿頭來得自然些 謂?免了,免了!」說畢,又是一串子的 哈哈,顯得豪邁無比! 順口嗎?」一頓,接道:「我們江湖輩人 義結金蘭,萬重於『義』,又豈在於稱 就像你我叫大哥爲大炮,那樣不是比較 塞包打了聲哈哈,道:「我不喜歡拘

魄如此,這不能怪大炮……道:「那夜,我貽誤大事, 「那夜,我貽誤大事,累得兄弟們落 君之楓素不拘小節,也不堅持,轉口

一對大牛眼 · 」 然你不解釋,我禿頭也决相信你小子,塞包揷嘴道。「小子,別說這了, 個固執的死牛脾氣 我相信我禿頭的 我 縱

會向大炮和你禿頭表明原因。 大炮相信我的,只要這檔子事辦完,我自 包好一會,這才微笑道:「放心,我會使 激動得抖了抖喉結,君之楓凝注着塞 用力擊了一下他的肩膀,塞包豪笑道

君之楓笑着點頭,腰身一旋,人已疾

不徐的走着…… 官道上,一名清秀而俊美的書生不急

雅 ,然英朗的眉字間却顯露着一抹淡淡的 只見他一扇在手,意態悠揚,狀似閒

不? 便要去找他,正好在樓下碰到了我,是黑狼接口說道:「於是,你們姊弟倆

他? 個人要照顧義姊,那可能在兄弟會裏找到 神智不清了,要不是兄台你帮忙我,我一 你兄台的仗義帮助,那時義姊她已陷入半 賈銘智望住他,說道:「是的,多虧

到 的人影……」 ,只見義姊她又昏絶於地,却不見不眨眼 ,那時,忽地暴風雨來襲,等我趕去之時 不眨眼竟仍一跑了之,義姊瘋狂追去 輕歎一聲, 接着又說道:「但萬想不

狂奔,而致失足墜岩,魔咤女因趕不上他 就是了,照我猜測,不眨眼不願見魔咤女 ,心中受了打擊,失去理性,在暴風雨裏 ·傷心欲絶,而昏迷過去。」 黑狼聽完,沉思半晌,這才道:「這

崖不是不可能……」 而致理性散失,而又在暴風雨中,失足墜 這樣推測有可能,一個人心靈受到打擊, 賈銘智低首沉思了一會。道:「照您

憐義姊她現在已變以痴迷了…… 神情轉爲悲傷,賈銘智歎聲道。

,只呆睜着兩隻眼睛,她瘦得幾乎不像 賈銘智不勝悲傷道•「她成天不說不 黑狼間道:「魔咤女現在怎麼了?」

低聲道:「說來這也該怪我。」 黑狼忽地臉上湧起一片歉疚之色。他

道 「這話從何說起?」 話落賈銘智大驚。不解的望着他。間 黑狼苦笑道·「賈兄·當初你並沒有

> 若有似無的憂愁…… 他漫無目的似的瀏覽着週遭的雪景,

忽覺身後一陣沉重的馬蹄聲傳來: 那匹馬好快,不過轉眼,飛也似的掠

過了那名俊秀書生!

有他的下落麼?」

「沒有,一丁點兒也沒有。

一停,反口問道:「怎麼,買兄也沒

我幾個問題,不知買兄你……

賈銘智沉吟了一下,抬眼道:「黑狼

出不眨眼墜崖的理由前,你必須據實回答

黑狼連忙道:「哦,賈兄,在我說不 旋不解間道。「黑狼,你問這……」 賈銘智點頭道·「是的。」

來…… 而那急馳而過的快騎,忽地一停,勒轉回 **股熟,不自覺噫了一聲,正想招手呼叫,** 人,披肩散髮,背後揹着一把利斧,好生 俊秀書生抬眼望去,只覺馬上之黑衣

一黑狼--我是賈銘智啊--俊美書生細眼凝瞧,忽地大喜,呼道

狼,只見他也招手道:「賈兄…」 : 噢!原來馬上之人竟是大名頂頂的黑

語落,黑狼已到了俊秀書生賈銘智跟

10年 - 同頭露出一對酒窩兒,他道: 「披肩長髮,英挺非凡,他坐在馬鞍上,微 差點錯過去了!! 原來是賈兄,怪不得我覺得這般眼熟,我 他看來一點兒也沒變,一身黑勁裝

狼,別來可好?」 俊美書生賈銘智長揖到地,道:「黑

那兒去,但總算我黑狼腦瓜子沒落地,所 道:「這年頭,刀尖上跳的人似乎好不到 以說起來,也不算不好。」 黑狼輕健的翻下馬背,兩拳一抱,笑

在下雖不過一名文弱書生,非武林中人, 誰胆敢使你黑狼人頭落地?這才是天大笑 但你黑狼這名號却如雷貫耳,婦孺皆知, 一眼,微微一 話哪!」 賈銘智張開羽扇,搖了兩下,掠了他 一笑道: 「黑狼你太謙虚了,

有不眨眼的消息?」 黑狼撵了撵身上的雪泥,聳了下肩道 話音一頓,神情一凝,改口道:「可

是自殺了?」 成他是墮下岩底死啦● 臉色一變,賈銘智大驚道:「難道他 黑狼揚了揚劍眉,張口道:「我猜八 賈銘智神情凝重的搖了搖頭……

話! ?他如果真自殺了,那眞是天下第一大笑 黑狼笑聲道。一笑話,不眨眼何許人

清楚他們之間的感情糾紛吧?

買兄,你是魔咤女的義弟,大概 一離就半載,江湖傳言他倆是

搖了一下頭,買銘智聳肩道:「這個

在下就不知道了。」

微一怔,黑狼詫道:「買兄不知?

賈智銘點了點,道。一在下雖是魔咤

忽告分手,

道:「久聞不眨眼與魔咤女雙飛雙宿

拂了一下肩後散髮,黑狼踱了個方步

足墜岩? 微一怔, 賈銘智道: 「那你是說他失 點了一下頭,黑狼沉聲道:「我想是

見。」 黑狼,恕在下不能同意你兄台的看法。 哦了一聲,黑狼側首間道。「願聞高 不以爲然的笑了一聲,買銘智道:

故意地和你假裝親熱,而氣走了不眨眼的是,在洛陽酒樓那次,你不是說,魔咤女

下對他倆之間的糾紛,實在一無所知。」 而小弟一個人雲遊四方,並不在一塊,在 女的義弟,但她一直和不眨眼行走江湖,

詫異非常的望着他,黑狼訝道。「但

柄輕敲手心,道:「在下雖一介書生,然 如何的不小心,終不可能到失足墜岩的地 亦早聞不眨眼乃當今武林頂尖高手,他再 刷一聲,收起手中羽扇,賈銘智把扇

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揚了揚眉,黑狼截口道。「這買兄你

洗耳恭聽,聆聽高見。」 賈銘智面漾微笑,欠身道:「在下願

『魔咤女」夏秋心夏姑娘義弟,是麽?」 黑狼笑了笑,道:「買兄,你說你是

方醒,一見我,就拉着我說:帮義姊出氣 酒樓,便遇上了義姊魔咤女,她似乎酒後 「那次實在是無巧不成書,我甫一到洛陽 到她的房門口,結果不眨眼一氣之下便跑 哼!他有甚麼了不起!說着,硬把我拉 賈銘智拂了一下逍遙帽的中帶,道:

但是義姊她却暈絶了。整整兩個時辰之後 ,她才醒過來……」 沉默了半晌,買銘智才黯然接道:「

進入一座樓閣裏去,那時我便也潛進去, 我們打聽到他被兄弟會擄去的時候。我們 的模樣。只以爲是不眨眼甩了她。所以當 魔咤女停在樓閣邊的一棵榕樹上……」 正想去營救,不想剛摸進兄弟會,却見他 把這個情形告訴我。我見魔咤女那副凄苦

說

,只要不眨眼有生的一天,我黑狼和他

怒氣萬分。便用話激他……」 進去。便見他正在調戲一個女人。我當時 他吞了一口口水。按着道:「我方一

買兄您大概不知道我和不眨眼之間的關係 說到這,他忽改口道:「哦,對了

江湖上名不經傳吧。」 書生,我却對您頗有好感,只是因爲您在 名頭比我响亮,而賈兄你,不過一個文弱 兄。我突然明白了。我想大概是『名』在 作祟吧,老實說,我非常不服氣不眨眼的 失英名。那才划不來。所以每次我倆之間 彼此武功相伯仲。恐一旦動起干戈。而致 每次都想動手,但鑒於一沒深仇大恨,一 的關係很是微妙。說是朋友。却曾交過手 」說到此處。他忽然望着賈銘智道:「賈 總是不了了之,關係十分奇怪而微妙…… 但我們之間一旦相逢時。却常冷言相諷。 仇人嘛。也談不上,沒深仇也沒大恨。 **瞇了下星眸,黑狼道:**「我和他之間 賈銘智詫異的搖搖頭……

兄台這是嫉妒不眨眼,未免顯得太小家子 燥了!」 緩緩說道:「黑狼,恕小弟說句逆耳話, 買銘智詫異萬分的望着他,良久,才

但黑狼隨即哈哈一聲道:「所謂當局者迷 猛一楞·似是料不到對方有此一言。

呢!

旁觀者清。賈兄言之有理。但不管如何 說。一

何願意帮助他們團圓呢?」 較量高下的决心便一天不滅!」 臉色微微一變。 賈銘智道:「那您爲

最大願望,這是風馬牛不相干。」 義不容辭,找他較量,是我黑狼一生中的 所謂君子有成人之美,我黑狼理當爲之, 扯在一起呢,帮助他和魔咤女重修舊好。 謂橋歸橋。路歸路。這是兩碼子事。怎能 黑狼笑道:「這事不能混爲一談,所

又何苦來哉?」 接着,轉口道·「這撇開不說。你到 賈銘智不以爲然的搖搖頭,道:「那

女是我的女人……」 底用些什麼話激他?」 黑狼停了一停·沉聲道·「我說魔咤

·「黑狼。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驚呼一聲。賈銘智怒聲道

這句話。 景像,心中着實氣不過,口不擇言的說了 人。想到我們辛辛苦苦找他。却見到這副 也沒啥壞意。我只是看到他在調戲一個女 聳了一下肩。黑狼苦笑道: 「其實我

當時你如果說了,他又怎會跑走呢?」 。你並沒有告訴他義姊是來找他解釋 賈銘智怒瞪他道•「難怪他突然跑走

全怪我啊。說起來。倒應該怪您買兄才對 部的責任! 攤了一下雙手。黑狼道:「這也不能 一頓,咬牙道:「黑狼,你必須負全

一楞,賈銘智訝道:「邁話又是怎麼

開玩笑了,買兄,您說是不? 告訴我。那我再小人。也不敢加油添醋亂 萬想不到他會相信,要是賈兄當初把真象 和魔咤女之間的誤會。我不過想氣氣他 黑狼沉聲道:「因爲我不知道不眨眼

到這麼多呢?」 只想趕緊找到不眨眼。好加以解釋。那料 不認識,加之我見義姊模樣,心急如焚, 想了一想,賈銘智歎道:「當時你我

交給魔咤女!」 尾。我將盡我的全力尋找不眨眼的下落 任的。我黑狼素來敢做敢當。决不縮頭縮 黑狼凝聲道:「當然,我是避不了責

崖死了呢?」 賈銘智悲傷道:「萬一不眨眼眞是墜

這般容易就死去呢?」 武林,幾番出生入死,皆化險爲夷,那能 是推測而已,不眨眼横掃江湖羣雄,睥睨 渾身猛地一震,黑狼道:「這也不過

憾終身! 真的死了。那就是天忌英才。我黑狼將抱 一頓,瞇眼接口詡道:「要是不眨眼

的義姊……」 今・也只有盡力而爲了・只是・可憐了我 沉默半晌,賈銘智搖首道:「事到如

的。」 常走花街柳巷。拈花惹草。才鬧感情糾紛 喝嫖賭,樣樣具精,我想魔咤女,是恨他 眨眨眼·黑狼說道·「素聞不眨眼吃

他丁。」 ,要不然,義姊那次就不會故意拉我來氣 賈銘智接口詡道:「小弟也是這般想

-144-

俠女,不眨眼未免太不知足了啊! 賈銘智說道:「想想,我倒有點恨他 黑狼聳了下肩道:「魔咤女乃一絶色

年的工夫。他怎不知道,魔咤女有個義弟 奇怪,不眨眼和魔咤女在一起,已有好些 黑狼側了一下首。問道:「我倒覺得

黑旋風的一部,因暗謀與塞外的『三環旗

一入侵中原,瓜分武林,兄弟會怒而起變

傳說紛紜,莫衷一是。」

我呢?」 酒樓正巧碰見的。就算不眨眼知道魔咤女 從小就在一塊。後來她練武。我從文。從 有個義弟。但不曾相見。他又怎麼知道是 此就分開了,一直沒見面,就那次在洛陽 賈銘智笑道:「在下一義姊是孤兒。

兄。您怎也到武安來了?」 黑狼恍然的說了聲,接着問道:「賈 「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的。

定,我之所以到武安來,就是想探個究竟

一頓,笑道:「老實說,我也不敢肯

中傷他,我想這比較有可能性。

的帮主『斬斧』和塞包有過節,塞包故意

黑狼想了一下。道:「有人說黑旋風 賈銘智道:「依您兄台的看法呢?」

包的。」 黑狼眨眼道:「那不是兄弟會的會主 賈銘智道:「我是來找『銅頭牛』塞

法又如何呢?」

稍稍一停,反問道:「賈兄,您的看

間垮台了。賈兄怎麼還找他?」 安的時候,發生了變亂,結果兄弟會一夜 嗎?買兄有事找他?聽說那夜我們離開武

確實想謀畧武林!」

不一樣了。依在下所調查的結果。黑旋風

賈銘智笑道:「在下的看法和兄台就

乳山裏,所以我就到這來找他探聽不眨眼 的下落。」 賈銘智道:「聽說他們一黨人藏在姑

賈兄, 您是如何調查得來的?」

此語一出。黑狼猛是一震。問道。「

的羽扇,道:「塞包因不滿黑旋風吃裏扒

「這姑且不言。」賈銘智幌了幌手中

受其害嗎?」 會的美人計而被俘嗎?那夜不眨眼逃出來 ,賈兄去向他們間人,豈不緣木求魚,反 ,他才跑的,兄弟會算是不眨眼的對頭啦 ,找『煞女』多小艷報復,正巧我們趕到 黑狼驚異道:「不眨眼不是中了兄弟

地網羅高手

心處慮生變。因感於本身武功平平。乃暗 外,連絡外人攻打中原武林,所以早就積

恩俠

賈銘智笑了笑道:「這小弟已調查得

忙的?

點點頭。賈銘智沉聲道:「馬內

您是說不眨眼並非被抓去,而是被請去帮

黑狼不待他說完。戴口道:「賈兄

豪傑,當然知道兄弟會那晚所發生的變亂 很清楚。」 一頓·轉口問道·「黑狼,您是江湖

方致功虧一簣。」

而下落不明,致使他們的計劃沒配合好, 因爲那時我們趕了去,不眨眼受到打擊,

制,塞包起而抗之,又有說兄弟會實質是 會自己寫裏反,有說兄弟會受到黑旋風控 黑狼道:「江湖傳言不一,有說兄弟 此事?」

三環旗三千人馬陸續入關。這些都是眞有 。煞女多小艷眞是黑旋風的人。無命人和

旋風的東護法,她是兄弟會的監視人。無 分批曆回湘境黑旋風本部。而無命人和三 千人馬, 化整為零, 暗地要到兄弟會會合 們的行動保秘。迅速,所以才瞞過了武林 環旗的三千人馬也急急回到塞外。由於他 ·事情突變後,多小艷和三四百名黑旋風 命人早就潛到兄弟會了,三環旗也派出三 人士的耳目。」 賈銘智道·「不錯·多小艷早就是黑

本身的兄弟會却垮了!黑旋風爲了要混淆 **竿起義。使江湖躲過一次血刧。但他自己** 是非,故意散言和塞包有仇,使人誤以爲 賈銘智道·「是的,就因爲他毅然揭

黑狼啊了一聲。眨眸道:「這麼說來

禿頭·武林就要遭到一次空前浩劫了?」 黑狼道。「這麼說來,要不是塞包那

予辯解·使得塞包變成無的放矢。」 風陰謀中原,黑旋風爲裝得清白。故意不 塞包是中傷黑旋風。不相信塞包所說黑旋

破壞,恨死了兄弟會的餘黨。乃暗地派東 欲暗地殺盡兄弟會中的殘黨。」 護法煞女多小艷和左衞主飛箭絶鈴到此。 微一頓。接道:「但黑旋風的計劃被

眞的?」 黑狼吃驚道:「買兄,您所說的都是

用力的點了一下頭。賈銘智道:「如

人? 着買銘智。問道·「買兄。您到底是什麼 有一字虛假。天誅地滅!」 黑狼良久都說不出話來,忽地張眼瞪

猛然楞住…… 忽然,黑狼驀地轉身向一座松林裏張 賈銘智似乎料不到黑狼會有此一問

口喝道:「什麼人?出來!

眉皆白的老和尚…… 。接着走出一名身着袈裟,手担唸珠。鬚 「阿彌陀佛」」一聲洪亮的佛號揚起

預

仇義 故傳 事奇 雲 伐 世

它雖是一個豪門世代家族,但它一跺脚可以使整個江湖震盪,一投手可以

把整個江湖握殺,它表面上是個金粉世家,可是,其中有很多神秘莫測的事跡 都由這個世家發展出來,亦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也由它揭發出來……

逸

俠義 奇恩 說小俠武派為



電話H四八四二二

14 (13) (12) (11)

粉骷髏

邵氏公司)

雪嶺珠魂(嘉禾公司)

仇深似海(華夏公司

十字飛刀

(邵氏公司

雲中七鳳(嘉禾公司

偏發類損損

斯斯万埃色

桥猫

据数据前批州 污煤機關

場形造遺構

鐵布衣

威震四方(海外公司

7 6

冷劍娥眉(聯華公司)

十二銅鑼(

千秋壯士血 (邵氏公司 黑白傘(畢虎影業公司

忠義門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讀者優待証 憑 翻 舞 独 人 折 優 待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了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BR.PASTELLA

百事得

光學博士

17-20时 毎件只售 \$22.00

21-24时 毎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息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